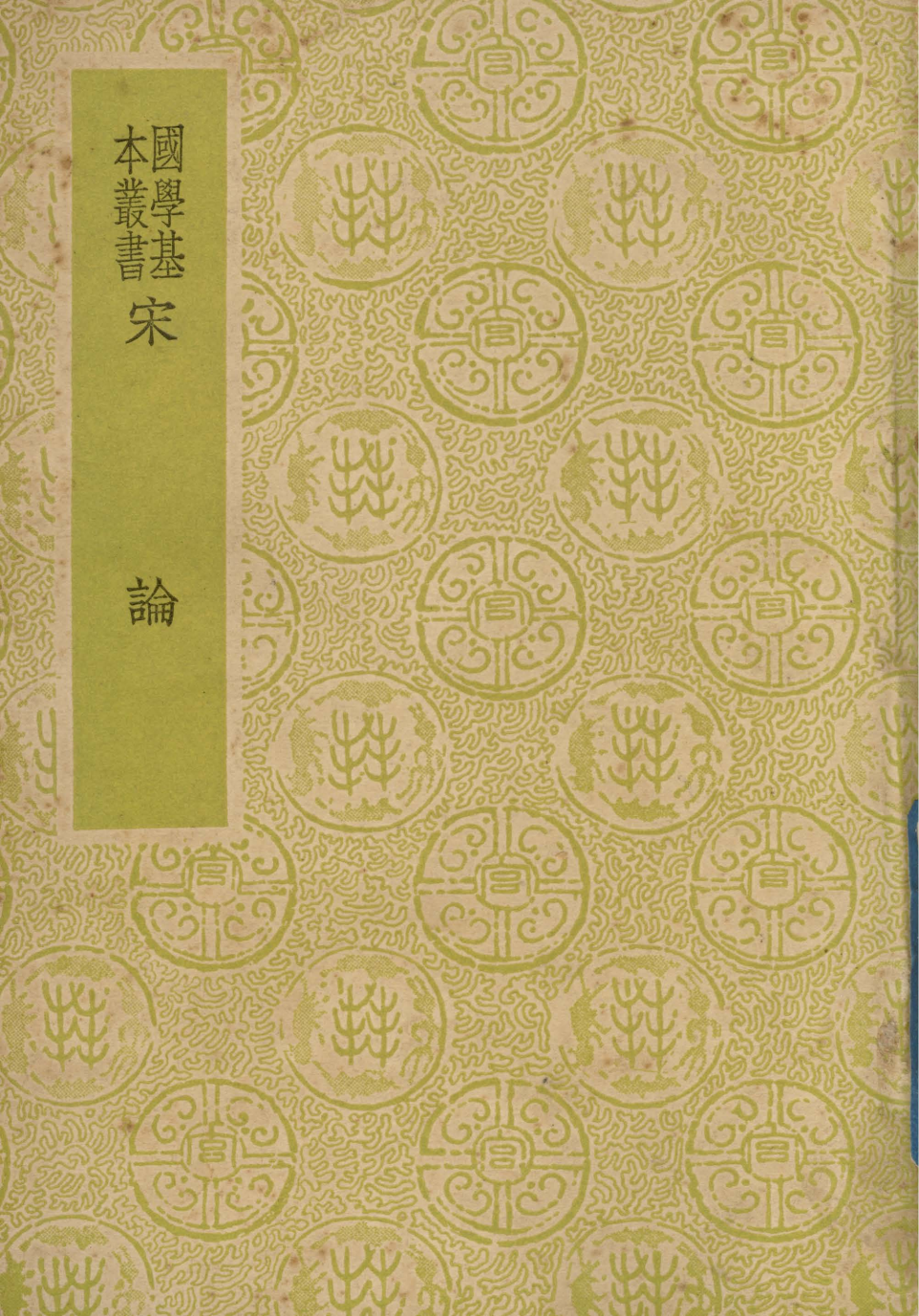


國學基  
本叢書  
宋

論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6 1623B

~~17602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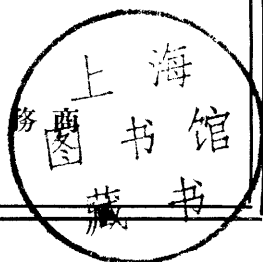
書叢本基學國

論

宋

撰之夫王

行發館書印務



# 目錄

第一卷	太祖
第二卷	太宗
第三卷	真宗
第四卷	仁宗
第五卷	英宗
第六卷	神宗
第七卷	哲宗
第八卷	徽宗
第九卷	欽宗
第十卷	高宗
第十一卷	孝宗
第十二卷	光宗
第十三卷	寧宗



宋 論 目錄

第十四卷 理宗

第十五卷 度宗

恭宗

端宗

祥興帝

# 宋論卷一

## 太祖

衡陽王夫之撰

宋興統一天下。民用甯。政用乂。文教用興。蓋於是而益以知天命矣。天曰難讎。匪徒人之不可狃也。天無可狃之故常也。命曰不易。匪徒人之不易承也。天之因化推移。斟酌而曲成以制命。人無可代其工而相佑者。特勤也。帝王之受命。其上以德。商周是已。其次以功。漢唐是已。詩曰。鑒觀四方。求民之莫德。足以綏萬邦。功足以戡大亂。皆莫民者也。得莫民之主而授之。而民以莫。天之事畢矣。乃若宋非鑒觀於下。見可授而授之者也。何也。趙氏起家什伍。兩世爲裨將。與亂世相浮沈。姓字且不聞於人閒。況能以惠澤下流。繫邱民之企慕乎。其事柴氏也。西征河東。北拒契丹。未嘗有一矢之勳。滌關之捷。無當安危。酬以節鎮。而已逾其分。以德之無積也。如彼。而功之僅成也。如此。微論漢唐底定之鴻烈。卽以曹操之掃黃巾。誅董卓。出獻帝於阹危。夷二袁之僭逆。劉裕之俘姚泓。馘慕容超。誅桓元。走死盧循。以定江介者。百不逮一。乃乘如狂之亂。卒控扶以起。弋獲大寶。終以保世滋大。而天下胥蒙其安。嗚呼。天之所以曲佑下民。於無可付託之中。而行其權於受命之後。天自讎也。非人之所得而豫讎也。而天之命之也。亦勞矣。商周之德。漢唐之功。宜爲天下君者。皆在未有天下之前。因而授之。而天之佑之也。逸。宋無積累之仁。無撥亂之績。乃載攷其臨御之方。則固宜爲天下君矣。而凡所降德於民。以靖禍亂。一在既有天下之後。是則宋之君

天下也。皆天所旦夕陟降於宋祖之心而啓迪之者也。故曰命不易也。兵不血刃而三方夷。刑不姑試而悍將服。無舊學之甘盤而文教興。染掠殺之餘風而寬仁布。是豈所望於兵權乍擁守一長莫著之都點檢哉。啓之牖之鼓之舞之俾其耳目心思之牖如披雲霧而見青霄者。孰爲爲之邪。非殷勤佑啓於形聲之表者。日勤上帝之提撕而遠能然邪。佑之者天也。承其佑者人也。於天之佑可以見天心於人之承可以知天德矣。夫宋祖受非常之命而終以一統天下。底於大定。垂及百年。世稱盛治者何也。惟其懼也。懼者惻怛不容自甯之心。勃然而猝興。恍然而不昧。乃上天不測之神。震動於幽隱。莫之喻而不可解者也。然而人之能不忘此心者。其惟上哲乎。得之也順。居之也安。而懼不忘。乾龍之惕也。湯文之所以履天祐人助之時。而懼以終始也。下此則得之順矣。居之安矣。人樂推之而已。可不疑。反身自致。而信其無歉。於是晏然忘懼。而天不生於其心。乃宋祖則幸非其人矣。以親則非李嗣源之爲養子。石敬瑭之爲愛婿也。以位則非如石劉郭氏之秉鉞專征。據巖邑而統重兵也。以權則非郭氏之篡。柴氏之嗣。內無贊成之謀。外無捍禦之勞。如嗣源敬瑭知遠威之同起而佐其攘奪也。推而戴之者。不相事使之儔侶也。統而馭焉者。素不知名之兆民也。所與其理者。且秦暮楚之宰輔也。所欲削平者。威望不加之敵國也。一旦岌岌然立於其上。而有不能終日之勢。權不重。故不敢以兵威劫遠人。望不隆。故不敢以誅夷待勳舊。學不夙。故不敢以智慧輕儒素。恩不洽。故不敢以苛法督吏民。懼以生慎。慎以生儉。儉以生慈。慈以生和。和以生文。而自唐光啓以來。百年囂陵噬搏之氣。寢衰寢微。以消釋於無形。盛矣哉。天之以可懼懼宋。而日夕迫動其不康之情者。震驚百里。不喪七鬯。帝之所出而天之所以首物者。此而已矣。然則宋旣受命之餘。天且

若發童蒙。若啓甲坼。縈回於宋祖之心。不自讎而天豈易易哉。雖然。彼亦有以勝之矣。無赫奕之功而不自廢也。無積累之仁而不自暴也。故承天之佑。戰戰栗栗。持志於中而不自溢。則當世無商周漢唐之主。而天可行其鄭重仁民之德。以眷命之。其宜爲天下之君也。抑必然矣。

韓通足爲周之忠臣乎。吾不敢信也。袁紹曹操之討董卓。劉裕之誅桓元。使其不勝而身死。吾容不許之。以忠。吾恐許通以忠者。亦猶是而已矣。藉通躍馬而起。閉關而守。禁兵內附。都人協心。宋祖且爲曹爽。而通爲司馬懿。喧呼萬歲者。崇朝瓦解。於是衆望不屬。幼君託命。魁柄在握。物莫與爭。會附青雲之衆。已望絕於沖人。黃袍猝加。欲辭不得。通於此時。能如周公之進誅管蔡。退務明農。終始不渝。以扶周社乎。則許之以忠。吾固不敢信也。然則通之以死抗宋祖者。其挾爭心以逐柴氏之鹿乎。抑不敢誣也。何也。宋祖之起。非有移山徙海之勢。蘊崇已久而不可回。通與分掌禁兵。互相忘而相忌。故一旦變起。奮臂以呼。而莫之應。非若劉裕之於劉毅。蕭道成之於沈攸之。一彼一此。睨神器而爭先獲。各有徒衆。以待決於一朝者也。無其勢者。無其志。無其志者。不料其終。何得重誣之曰。通懷代周之謀。而忌宋祖乎。夫通之賢死以爭者。亦人之常情。而特不可爲。蒞怯波流者道耳。與人同其事。而旋相背。與人分相齒。而忽相臨。懷非常之情。而不相告。處不相下之勢。而遽視之若無。有心者不能不憤。有氣者不能不盈。死等耳。亦惡能且頡頏而夕北面。舍孤弱而卽豪彊乎。故曰。賢死以爭。亦人之常情。而勿庸逆料其終也。嗚呼。積亂之世。君非天授之主。國無永存之基。人不知忠。而忠豈易言哉。人之能免於無恆者。斯亦可矣。馮道趙鳳。范質陶穀之流。初所驅使者。已而並肩矣。繼所並肩者。已而頰首矣。終所頰首者。因以稽顙稱臣。駿奔鵠立。而洋洋

自得矣。不知今昔之面目。何以自相對也。則如通者。猶有生人之氣存焉。與之有恆也可矣。若遽許之曰。周之忠臣也。則又何易易邪。

太祖勒石鎖置殿中。使嗣君卽位。入而跪讀。其戒有三。一保全柴氏子孫。二不殺士大夫。三不加農田之賦。嗚呼。若此三者。不謂之盛德也不能。德之盛者。求諸己而已。舍己而求諸人。名愈正。義愈伸。令愈繁。刑將愈起。如彼者。不謂之涼德也不能。求民之利而興之。求民之害而除之。取所謂善而督民從之。取所謂不善而禁民蹈之。皆求諸人也。駁儒之所務。申韓之敝帚也。夫善治者。已居厚而民勸矣。讒頑者。無可逞矣。已居約而民裕矣。貪冒者。不得黷矣。以忠厚養前代之子孫。以寬大養士人之正氣。以節制養百姓之生理。非求之彼也。捐其疑忌之私。忍其忿怒之發。戢其奢吝之情。皆求之心。求之身。人之或利或病。或善或不善。聽其自取。而不與爭治。德蘊於己。不期盛而積於無形。故曰。不謂之盛德也。不能求之己者。其道恆簡。求之人者。其道恆煩。煩者。政之所繇紊。刑之所繇密。而後世儒者。恆挾此以爲治術。不亦傷乎。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政刑煩而民之恥心蕩然。故曰。不謂之涼德也。不能文王之治岐者。五者皆厚責之上。而薄責之吏民者也。五者之外。有利焉。不汲汲以興。有害焉。不汲汲以除。有善焉。不汲汲督人之爲之。有不善焉。不汲汲禁人之蹈之。故文王之仁。如天之覆下土。而不憂萬物之違逆。夫治國亂國。平國三時也。山國土國澤國。三地也。愿民頑民庸民。三材也。積三三而九等。以差其爲利爲害爲善爲不善也。等以殊而巧歷不能窮其數。爲人上者。必欲窮之。而先喪德於己矣。言之娓娓皆道也。行之逐逐皆法也。以是爲王政。而俗之偷。吏之冒。民之死者。益積無他。求之人而已矣。宋有求己之道三焉。軼漢唐而幾於商。

周傳世百年。歷五帝而天下以安。太祖之心爲之也。逮慶曆而議論始興。逮熙甯而法制始密。舍己以求人。而後太祖之德意漸以泯。得失之樞。治亂之紐。斯民生死之機。風俗淳澆之原。至簡也。知其簡。可以爲天下王。儒之駁者。濫於申韓。惡足以與於斯。

自太祖勒不殺士大夫之誓。以詔子孫。終宋之世。文臣無歐刀之辟。張邦昌躬篡而止於自裁。蔡京賈似道。陷國危亡。皆保首領於貶所。語曰。周之士貴。士自貴也。宋之初興。豈有自貴之士。使太祖不得而賤者。感其護惜之情乎。夷考自唐僖懿以後。迄於宋初。人士之以名誼自靖者。張道古。孟昭圖而止。其辭榮引去。自愛其身者。韓偓。司空圖而止。高蹈不出。終老巖穴者。鄭遨。陳搏而止。若夫辱人賤行之尤者。背公死黨。鬻販宗社。則崔允。張濬。李磻。張文蔚。倡之於前。而馮道。趙鳳。李昊。陶穀之流。視改面易主爲固然。以成其風尚。其他如和凝。馮延巳。韓熙載之儔。沈酗倡俳之中。雖無巨慝。固宜以禽魚畜玩。而無庸深惜者也。士之賤於此而極。則因其賤而賤之。未爲不愜也。惡其賤而激之。使貴必有所懲。而後知改抑御世之權也。然而太祖之於此。意念深矣。昔者周衰。處士橫議。脇侯王。取寵利。而六國以亡。秦惡其囂。而坑儒師吏。以重抑之。漢之末造。士相標榜。驚擊異己。以與上爭權。而漢以燬。曹孟德惡其競。而任崔。災毛玠督責吏治。以重抑之。然秦以賈怨於天下。二世而滅。孟德死。司馬氏不勝羣情。務爲寬縱。而裴王之流。倡狂誕。以大反曹氏之爲。而中夏淪沒。繇此觀之。因其賤而賤之。懲其不貴而矯之者。未有能勝者也。激之也甚。則怨結而禍深。抑之也未甚。則乍伏而終起。故古之王者。聞其養士也。未聞其治士也。聰明才幹之所集。溢而出。而成乎非僻。扶進而導之。以興。斯興矣。豈能舍此而求椎魯獷悍之醜夷。以與其天下哉。其在詩曰。鴛

飛戾天。魚躍于淵。周王壽考。遐不作人。飛者不虞其颺擊也。躍者不虞其縱壑也。涵泳於天淵之中。而相期以百年之效。豈周士之能自貴哉。文王貴之也。老氏之言曰。民不畏死。奈何以死威之。近道之言也。民不畏死。而自有畏者。並生並育於天地。獨以敗類累人主之矜全。雖甚冥頑。能弗內媿於心。況乎業已爲士。聰明才幹。不後於人。詩書之氣。耳已習聞。目已習見。安能一旦而棄若委土哉。夫太祖亦猶是武人之雄也。其爲之贊理者。非有伊傅之志學。睥睨士氣之淫邪。而不生傲慢。庶幾乎天之貯空霄。以翔鳶淵之涵。止水以游魚者矣。可不謂天啓其聰。與道合揆者乎。而宋之士大夫。高過於漢唐者。且倍蓰而無算。誠有以致之也。因其善而善之。因其不善而不善之。以治一家不足。而況天下乎。河決於東。遏而回之於西。未有能勝者也。以吏道名法。虔矯天下士。而求快。匹夫婞婞之情。惡足以測有德者之藏哉。

語有之曰。得士者昌。得云者。非上心自得之。以爲己德也。下得士而貢之於上。固上之得也。下得士而自用之。以效於國。亦上之得也。故人君之病。莫大乎與臣爭士。與臣爭士。而臣亦與君爭士。臣爭士。而士亦與士爭其類。天下之心。乃離散而不可收。書曰。受有億兆人。離心離德。非徒與紂離也。人自相離。而紂愈爲獨夫也。人主而下。有大臣。有師儒。有長吏。皆士之所自以成者也。人主之職。簡大臣。而大臣忠。擇師儒。而師儒正。選長吏。而長吏賢。則天下之士。在巖穴者。以長吏爲所因。入學校者。以師儒爲所因。升朝廷者。以大臣爲所因。如網在綱。以羣效於國。不背其大臣。而國是定。不背其師儒。而學術明。不背其長吏。而行誼修。悉率左右。以燕天子。羣相燕也。合天下賢智之心於一軌。而天子之於士。無不得矣。和氣翔洽。充盈朝野。寢榮寢昌。昌莫盛焉。得士者昌。此之謂也。大臣不以薦士爲德。而士一失矣。師儒不以教士爲恩。而



士再失矣。長吏不以舉士爲榮。而士蔑不失矣。乃爲之語曰。拜爵公門。受恩私室。非法也。下泮渙而不相親。上專私而不能廣。億兆其人。而億兆其心。心離而德離。鮮不亡矣。故人主之病。莫甚於與下爭士也。自唐以來。進士皆爲知舉門生。終其身爲恩故。此非唐始然也。漢之孝廉。於所舉之公卿州將。皆生不敢與齒。而死服三年之喪。亦人情耳。持名法以繩人者。謂之曰不復知有人。人主聞之。憤恚不平。曰。彼得士而我失之矣。繇是而猜妒刻覈之邪說。師申韓以束縛縉紳。解散士心。使相攜貳。趨邪徑。騰口說。以要人主。懷姦擅命之夫。自矜孤立。而搖蕩國是。大臣不自信。師儒不相親。長吏不能撫。於是乎綱斷紐絕。而獨夫之勢成。故曰不信乎朋友。弗獲乎上。於朋友不信。上亦惡得而獲之哉。少陵長賤妨貴。疏閒親不肖。毀賢。胥曰吾知有天子而已。豈知天子哉。知爵祿而已矣。夫士之懷知己也。非徒其名利也。言可以伸志。可以成氣。以類而相孚。業以摩而相益。易曰拔茅茹以其彙。拔不以其彙。而獨莖之草。不足以葺大廈久矣。大臣心腹也。師儒耳目也。長吏臂指也。以心應耳目之聰明。以耳目應臂指之動作。合而爲一人之身。而衆用該焉。其互相離者。不仁者也。不仁者痿以死。如之何。君臣爭士而靳爲己得也。太祖之欲得士也已迫。因下第舉人。搥鼓言屈。引進士而試之殿廷。不許稱門生於私門。賴終宋之世。不再舉耳。守此以爲法。將與孤秦等。察察之明。悄悄之忿。响响之恩。以撫萬方。以育多士。豈有幸哉。豈有幸哉。

太祖數微行。或以不虞爲戒。而曰有天命者。任自爲之。英雄欺人。爲大言耳。其微行也。以己之幸獲。虞人之相效。察羣情以思豫制。私利之褊衷。猜防之小智。宋德之所以衰也。野史載其乘輦以出。流矢忽中輦板上。見之。乃大言曰。射死我。未便到汝。流矢者。卽其使人爲之也。則微行之頃。左右密護之術。必已周矣。

而諫者曰萬一不虞徒貽之笑而已。凡人主之好微行也有三。此其一也。其下則狂蕩嬉遊如劉子業諸君耳。其次則苛察以爲能。而或稱其念在國民。以伺官箴之汙潔。民生之苦樂。國事之廢舉者也。若此者。其求治彌亟。其近道彌似。其自信彌堅。而小則以亂。大則以亡。迄乎亂與亡而不悔其失。亦愚矣哉。何也。兩足之所至。兩目之所覘。兩耳之所聞。斤斤之明。簷簷之智。以與天下鬪捷。未有能勝者也。且夫人主而微行。自以爲密。而豈果能密邪。趾未離乎禁闈。期已洩於近倖。形一涉乎通達。影已徹乎窮巷。此之伺彼。也有涯。而彼之伺此也。無朕。於是懷私挾佞者。飾慧爲樸。行諂以戇。醜正而相訐。黨姦而相獎。而受其欺。背貽其笑。激怒沽恩。而國是不可復詰矣。卽令其免乎此也。一事之得。不足以蓋小人一行之疵。不足以貶君子一人之恩。怨不足以定仁暴。一方之利病。不足以概海隅。而偶得之小民者。無稽無詢。溢美溢惡。遂信爲無心之詞。自矜其察微之容。以定黜陟。以衡興革。以用刑賞。以權取與。而羣臣莫敢爭焉。此尤不待姦人之詭道相要。而坐受其蠱。小之以亂。大之以亡。振古如斯。而自用者不察。良足悲已。夫欲成天下之務。必詳其理。欲通天下之志。必達其情。然而人主之所用。其聰明者固。有方也。以求俊乂。冢宰公而側陋舉矣。以察官邪。憲臣廉而貪墨屏矣。以平獄訟。廷尉慎而誣罔消矣。以處危疑。和臣忠而國本固矣。故人主之所用。智以辨臧否者。不出三數人。而天下皆服其容光之照。自朝廷而之藩牧。自藩牧而之郡邑。自郡邑而之鄉保。聽鄉保之情者。邑令也。聽邑令之治者。郡守也。聽郡守之政者。藩牧也。因是而達之。廷臣以周知天下之故。遺其小利。懲其大害。通其所窮。疏其所壅。於是而匹夫匹婦私語之情。天子垂旒。纘而坐照之。以無遺。天下之足。皆吾足也。天下之目。皆吾目也。天下之耳。皆吾耳也。能欺其獨知。而不能掩

其衆著明主之術恃此而已矣。愚氓一往之情辭不屑聽也。而況宵人之投隙以售姦者哉。古之聖王詢芻蕘問工瞽建鞀鼓以達臣民之隱者爲己救過也。非以察人也。微行者反是。察愈密聽愈惑。自貽敗亡而不悟。故曰良足悲已。故微行者有三。而皆君道之所惡。若宋祖者。卽不微行亦豈有攘臂相仍以奪其所奪於人者乎。則亦均之乎愚而已矣。

劉禪孫皓之容於晉非晉之厚也。誠有以致之也。劉先主以漢主之裔保蜀土奉宗祧任賢圖治民用又安尙矣。孫文臺奮身郡將討董卓復雒京父子三世退保吳楚民不受兵者百餘年天之所佑人之所懷司馬氏弗能重違而絕其世有不可絕者在也。禪雖闇皓雖虐非稱兵首難燭亂天紀者降爲臣僕足償其愆而惡容殄滅乎。李煜孟景劉鋹以降王而享國封受賓恪之禮非其所應得者也。宋之厚也迹其先世無積累之功無鞏固之守存乎蓬艾之間偷以自王不足以當白馬之淫威久矣。其降爲皂隸可無餘憾而優渥之禮加乎其身故曰宋之厚也。雖然責蜀粵江左之亢僭爭衡不夙奉正朔於汴雒而以俘虜之刑處之則又不可。臣服者必有所歸也。歸命者必有所歸也。有君而後有臣猶有父而後有子也。唐亡以來天下之無君久矣。朱溫賊也。李存勗石敬瑭沙陀之部夷也。劉知遠郭威乘人之燭乍踞其位猶螢之耀於夜也。剖方州而稱帝僅得其十之二三。特以汴雒之墟爲唐故宮之趾。乘虛襲處而無識者遂題之以正統。如是而欲雄桀足恃者納土稱臣以戴爲共主。天其許之。而人其順之乎。故徐溫孟知祥劉巖之與朱李石劉相爲等夷而非賊非夷較猶愈焉。則其後嗣之守土不臣勢窮而後納款固君子所矜而弗容苛責者也。若夫因亂竊立窮蹙而俘宜膺王者之誅則抑必首亂以劫奪而非有再造之志者耳。項

羽雖負罪有十而誅秦猶因義憤。故漢高封魯公以厚葬之而不掩其功。王莽之亂人心思漢。諸劉鵠起而隗囂公孫述張步董憲之流。倣擾天紀以殃求莫之民。楊廣凶淫。民雖靡止而竇建德蕭銑徐圓朗乘之以掠殺既困之民。劉武周梁師都薛仁果倚戎狄以戕諸夏。王世充受隋寵命。狐媚而售其攘奪。凡此者皆首禍於天下。無已亂之情而利於亂者也。故雖或降附而橐街之懸。邱民咸快。其與蜀粵江南不可同日而語矣。王者上溯天心。下軫民志。操不爽之權衡。以行誅賞。差等之殊。不容紊也。徐溫佐楊行密以禦畢師鐸。秦宗權之毒。而江淮安。江淮之亂。非楊徐始之也。劉巖坐擁百粵。閉關自擅。而不毒民。以與吳楚爭彊。孟知祥卽不據蜀疆。石劉惴惴以偷立。契丹外逼。諸鎮內訌。救死不遑。固無能越劍閣以綏兩川也。則此三方者。未嘗得罪於天人。嗣子保其遺業。嬰城以守。衆潰而後降。苟非殘忍甚。害以爲心。亦惡能以竇建德蕭銑之誅。違理而逞其淫刑乎。天之所怒者。首亂者也。人之所怨者。彊爭者也。仁有不可施。義有不可襲。必如宋祖之優處降王。而後可曰忠厚。

口給以禦人。不能折也。衡之以理。度之以勢。卽其禦我者以相詰。而固無難折。夫口給者。豈其信爲果然哉。懷不可言之隱。相誘以相劫。而有口給之才。以濟其邪說。於是坐受其窮。惟明主周知得失。禍福之原。乘無私以照情僞之始終。則不待詰而其辯窮矣。曹翰獻取幽州之策。太祖謀之趙普。普曰。翰取之誰能守之。太祖曰。卽使翰守之。普曰。翰死誰守之。而帝之辯遂窮。是其爲言也。如春冰之脆。不待鑿而自破。而胡爲受普之禦也。取之與守。其難易較然矣。勞佚饑飽之勢。旣殊。而攻者處可進可退之地。人無固志。守則生死之爭也。能奪之於彊夷之手。而畏其不保乎。因其城壘。用其人民。收其芻糧。則蟻附者不能爭我。

於散地。況幽州者。負西山。帶盧溝。沓嶂重崖。以東迤於海。其視瀛莫。河朔之曠野千里。可恣騎兵之馳突者。奚若得幽州。則河朔之守撤。不得幽州。則趙魏之野莫非邊徼。能守趙魏而不能守幽州乎。憂曹翰死而無能守幽州者。則姑置之。徒不憂守趙魏之無人。抑將盡取大河南北而授之契丹也。與翰死而不能更得翰。則幽州之取愈亟矣。所患者幽州不易得耳。既已得之。而使翰經理守之之事。則雖不如翰者。倚其所繕之營堡。食其所儲之米粟。用其所備之甲兵。自可百年而屹然以山立。繇漢以來。踞燕山以扼北邊。豈人皆如翰。而短垣卒不可踰。又何憂翰之不再得哉。慮之遠者。亦知其所可知而已。呂后問漢高以社稷之臣。至於一再。則曰非汝所知。非獨呂后之不知。漢高亦不知也。所可知者。育材有素。揀選有方。委任之以誠。駕馭之以禮。則雖百年以後之干城。皆早卜其勳名之不爽。何事於曹翰。膂力方剛之日。而憂其難繼哉。逆料後之無良將。而靳復其故宇。抑將料子孫之無令人。而早舉中夏投之戎敵。以免戰爭之勞。與故普之說。口誠給也。以其矛攻其盾。破之折之。不待踟蹰而春冰立泮。然而以太祖之明。終屈於其邪說也。則抑有故矣。謂誰能守者。非謂才不足以守也。謂翰死無能如翰者。非謂世無如翰之才者也。普於翰有重疑矣。而太祖曰無可疑也。普則曰舍翰而誰可弗疑也。幽燕者。士馬之淵藪也。天寶以來。范陽首亂。而平盧魏博成德。相踵以叛。不懲其失。舉以授之亢衡強夷之武人。使拊河朔以瞰中原。則趙氏之宗社危矣。嗚呼。此其不言之隱。局躄喔嘶於閨闈。而甘於胸縮者也。不亦可爲大哀者乎。夫直北塞垣之地。阻兵而稱亂者。誠有之矣。漢則盧綰陳豨彭寵盧芳。唐則始於安祿山。終於劉仁恭父子。然方躍以起。旋仆以滅。亡漢唐者。豈在是哉。且其擁兵自保。而北邊闌入之禍消。雖倔強不戢。猶爲我吠犬。以護門庭。

也。迨及朱溫屠魏博。李存勗滅劉守光。而後契丹之突騎。長驅於河汴。而莫之能遏。御得其道。則雖有桀。驚之夫。而無難芟刈。卽其不然。割據稱雄者。猶且離且合。自守其疆域。以爲吾藩棘。此之不審。小不忍而甯擲之敵人。以自貽憑陵之禍。四顧懷疑。密謀而安於棄割。弗能告人曰。吾之憂在此也。則口給之言。入乎耳。而警於心。普曰。翰未可信也。繼翰者。愈可疑也。則畫河自守。鞭易及而馬腹無憂耳。宋之君臣。匿情自困。而貽六百年衣冠之禍。惟此而已矣。乃若普者。則又不僅是以幕客之雄。膺元勳之寵。睥睨將士。奄處其上。而固無以服其心也。陳橋之起。石守信等尸之。而普弗與。下江南。收西川。平兩粵。曹彬潘美等任之。而普弗與。則當時推誠戮力之功。臣皆睨普而憤其軋已。普固有不與並立之勢。而日思虧替之。以自安。所深結主知。以使倚爲社稷。臣者。豈計安天下以安趙氏哉。惟折抑武臣。使不得立不世之功。以分主眷而已。故其受吳越之金。而太祖曰。彼以爲天下事盡繇書生也。則太祖亦窺見其情。徒疑忌深。而利其相制耳。惟然而太祖之任普也。亦過矣。不仁者不可與託國。則他日之甚害其子弟。以固寵祿。亦何不可忍也。誠欲崇文治。以消桀篡。則若光武之進伏湛卓茂。以敦樸純雅之風。抑干戈之氣。自足以靖方夏。而化彊悍若湛茂等者。皆忠厚之心。而無陰鷲鉗伏之小知者也。故功成退處。而世效其真。當宋之初。豈無其人。而奚必此懷槩倚門。投身戎幕之策士乎。弗獲已。而竇儀呂餘慶之猶在也。其愈於普也多矣。險詖之人。居腹心之地。一言而裂百代之綱維。嗚呼。是可爲天下萬世痛哭無已者也。

曹翰之策取幽州。勿慮其不可守也。正惟欲取之而不克。何以明其然也。兵者非可乍用而勝者也。非可於小康之世。衆志惰歸。而能當大敵者也。宋承五代之餘。人厭干戈。梟雄之氣衰矣。江南蜀粵之君臣。弄

文墨恣嬉遊。其甚者淫虐逞而人心解體。兵之所至。隨風而靡。宋於是乘之以有功。彼未嘗誓死以守。此未嘗喋血以爭。如項羽公孫述竇建德。辭舉之幾勝。幾負。而始克者也。乃天下已收其八九。而將卒之情。胥泮渙矣。以此而驟與彊夷相競。始易視之。中輕嘗之。卒且以一衄。而形神交餒。故太宗之大舉北伐。驚潰披離。而死傷過半。孰是曹翰之奮獨力以前。而可保堅城之遽下邪。雖然。抑豈無以處此哉。漢高帝嘗困於白登矣。至武帝而幕南可無王庭。唐高祖嘗稱臣於突厥矣。至太宗而單騎可使卻走。夫漢與唐。未嘗不偃戈息馬以靖天下也。未嘗不制功臣使蹲伏。而不敢窺天位也。特不如趙普者。惴惴畏人之有功。而折抑解散之。以偷安富貴。則遲之又久。而後起者藉焉。何憂天下之無英傑。以供驅使哉。句踐一隅之君耳。生聚之。教訓之。卒以沼吳。惟長頸烏喙之難與共功。而范蠡去。文種誅。以終滅於楚。一得一失之幾。決於君相之疑信。非繇天下之彊弱。其當審矣。以普恃害之小慧。而宋奉之爲家法。上下師師。壹於猜忌。狄青王德用。且如芒刺之在背。惟恐不除焉。故秦檜相而叩馬之書生。知岳侯之不足畏。則趙普相而曹翰之策。不足以成功。必也。翰之以取幽州自任也。翰固未之思也。

記曰。禮從其朔。朔者。事之始也。從之者。不敢以後起之嗜欲狎鬼神也。又曰。禮時爲大。時者。情之順也。大之者。不忍於嗜欲之已開。而爲鬼神禁之也。是故燔黍而有敦黍。捭豚而有燔肉。元酒而有三酒。太羹而有和羹。不廢其朔質也。而將其敬。不從其情。則文也不違其時。文也。而致其愛。不靳乎美。則質也。兼敦而互成。仁人孝子。之以事鬼神者。乃盡之。祭用籩豆。周制也。夏殷以上。固有不可盡致者矣。不可致者。無自而做爲之。則以古之所可致者爲朔祭之用。籩豆。鏹俎。敦彝。做周制而備其器。所以從朔而將其敬。非謂



必是而後爲鬼神之所歆也。尊其祖而不敢褻文治也。而質爲之詘矣。太祖欲撤之而用當時之器。過矣。過則自不能晏然於其心。而必爲之怵惕。故未幾而復用之。然而其始之欲用當時之器。以順情而致養。亦未甚拂乎道也。歉然不愜。而用祖考之所常御。恍然中變。而存古人之所敬陳。皆心也。非資聞見以倣古。徇流俗以從時也。愛不忍忘。而敬不敢弛。質不忍靳。而文不敢替。故兩存之。於其必兩存者。可以察仁孝之動以天者矣。雖然。其未研諸慮而精其義也。古者天子諸侯之事。其先歲有祫。時有享。月有薦。薦者自天子達於庶人。而祭以等降。祭以文昭。敬位未尊。而敬不得伸。薦以質盡。愛苟其親者而愛皆可致。夫祭必有尸。有尸而後有獻。有獻斯有酢。有酢斯有酬。有酬斯有釋。周洽彌綸。極乎文而不欲其相瀆。故尊罍設。元酒陳。血膋燔。牲升首。太羹具。振古如斯。而籩豆鏞俎。敦彝皆法古以重用其文。而後尊之也。至尊之也。至而後敬無不伸。若夫薦則有不必其然者矣。薦非不敬。而主乎愛。主乎愛則順乎其時。而以利得其情。古之薦者。所陳之器。所獻之味。無考焉。意者惟其時而不必於古。與其器習用而安之。其味數嘗而甘之。仁人孝子。弗忍絕也。則於薦設之焉可矣。且夫籩豆俎鏞。亦非隆古之器矣。和羹燔炙。亦非隆古之食矣。古今相酌。而古不廢。今於祭且然。而況薦乎。漢唐以下。所謂祭者。皆薦也。未有舍今以從古者也。惟不敢不以從朔之心。留十一於千百。則籩豆相仍。用志追崇之盛。而古器與今器雜陳。古味與今味互進。酌其不相拂者。各以其候而遞用之。極致其敬愛。必有當也。而太祖未之講。卒然而撤之。卒然而復之。義不精而典禮不定。過矣。然而其易之之情。復之之心。則固誠有於中。憬然而不容抑者存也。有王者起。推此心以求合精於義。而質文交盡。存乎其人焉。非可以意之偶發而廢興之也。

省官以清吏治。增俸以責官廉。開寶之制。可謂善矣。雖然。有說。語云。爲官擇人。不爲人建官。此覈名實求速效之說也。非所以獎人材。厚風俗。勸進天下於君子之道也。郡縣之天下。其爲州者數百。爲縣者千餘。久者六載。速者三載。士人之任長吏者。視此而已。他則委瑣之簿尉。雜流兼進者也。以千餘縣。歲進一人。十年而溢於萬。將何以置此萬人邪。且夫歲進一人之不足。以盡天下之才也。必矣。古之建國也。其子男之國。提封之壤。抵今縣之一二鄉耳。而一卿三大夫。九上士。二十七中士。八十一下士。食祿於國。爲君子而殊於野人者。且如此。進而公侯。又進而天子之廷。凡其受田祿而世登流品者。不可以紀。故其詩云。濟濟多士。文王以寧。以文王之德。且非是而無以寧也。育人材以體天成物。而天下以靖。故易曰。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民志於民。而安於利。士志於士。而安於義。勿抑其長。勿汙其秀。乃以長養善氣。禮樂興。風俗美。三代之所以敦厚宏雅。迎天地之清淑者。豈在循名責實。苟求速效之閒哉。士之有志。猶農之有力也。農以力爲賢。力卽不勤。而非無其力。士以志爲尙。志卽不果。而非無其志。士之知有善。猶工賈之知有利也。工賈或感於善。而旣已知利。必挾希望之情。士或惑於利。而旣已知善。必忌不肖之名。爲人上者。因天之材。循人之性。利導之者。順。屈抑之者。逆。學而得祿者。分之宜也。菟而必伸者。人之同情也。今使爲士者。限於登進之途。雖受一命。抑使遷延。坎珂白首。而無除授之實。則士且爲困窮之淵藪。則志之未果者。求爲農而力不任。且疾趨工賈。以不恤舊德之淪亡。其黠者。弄唇舌。舞文墨。銜淫巧。導訟訐。以搖蕩天下。而爲生民之大蠹。然後從而禁之。亂且自此而興矣。是故先王建國。星羅碁布。而觀之於射。進之於飲。一鄉一遂。皆有賓興之典。試於司馬。而授之以事。豈其人之果賢於後世哉。所以誘掖而玉成之。

者其道得也。夫論者但以吏多而擾民爲憂耳。吏之能擾民者賦稅也。獄訟也。工役也。雖衰世之政三者之外無事焉。抑攷周官六典任此以督民者十不二三。而興學校。興禮樂。治賓旅。涖祀事。候災祥。庀器服者。事各一司。司各數吏。咸以上贊邦治。下修邦事。勸相之以馴雅之業。而使向於文明。固不能以其喜怒濫施於卑賤。貪叨獵取於貧民弱族也。則吏雖繁而治固不禁。又何十羊九牧。橫加鞭撻之足憂哉。任之以其道也。興之以其賢也。馭之以其禮也。黜之陟之以其行也。而賦稅獄訟工役之屬。無冗員。無兼任。擇其人而任之以專。則吏治之清。豈猶有慮而必芟之夷之。若芒刺在體之。必不能容邪。乃若無道之世。吝於俸而裁官以擅利。舉天下之大。不能養千百有司。而金蝕於府。帛腐於筭。粟朽於筭。以多藏而厚亡。天所不佑。人所必讐。豈徒不足以君天下哉。君子所弗屑論已。

軍興。芻糧糗器。仗舟車。馬牛。屏履。帟幕。械具。日敝。日增。重重以椎牛釃酒。賞功酬謀之費。不可殫極。未有儲畜未充。而能興事以圖功者也。於是而先儲其盈以待事。謀國者所務詳也。雖然。歲積月累。希一旦而用。則徒以受財之累。而事卒不成。太祖立封樁庫。積用度之餘。曰。將以圖取燕雲。志終不遂。而數傳之後。反授中國於北敵。則事卒不成之驗也。積財既廣。既啓眞宗驕侈之心。以奉鬼神。抑使神宗君臣效之。以箕斂天下而召怨。以致敗亡。則財之累也。財可以養士。而士非待餘財以養也。謝元用北府兵以收淮北。劉宋資之以興。郭子儀用朔方兵以挫祿山。肅宗資之以振。豈有素積以質死士哉。非但拔起之英。徒手號召。百戰而得天下也。蓋兵者用其一旦之氣也。用其相習而不駭爲非常之情也。用其進而利坐而不足以享之勢也。恃財積而求士以養之。在上者奮怒之情。已奄久而不相爲繼。在下者農安於畝。工安

於肆商安於旅。彊智之士亦既清心趨於儒素之爲。在伍者既久以虛名食薄糈。而苦於役。應募者又皆市井慵惰之夫。無所歸而寄命以餬口。國家畜積豐盈。人思獵得片言之合。一技之長。飾智勇以前而坐。邀溫飽。目睨朝廷如委棄之餘食。惟所舐齧。而誰憂其匱。一日之功未奏。則一日之坐食有名。稍不給而潰敗相尋以起。夫安所得士而養之哉。鎔銖斂之。日崩月坼以盡之。以是圖功。貽敗而已矣。且夫深智沈勇。決於有爲者。非可望於中材以下之子孫也。吾之積之。將以有爲也。而後之人不能知吾之所爲。而但守吾之所積。以爲祖德其席豐而奢汰者。勿論矣。馴謹之主。以守藏爲成憲。塵封若蔽。數無可稽。猶責填人者無已。姦人乘之。竊歸私室而不見其虛。變亂猝生。猶將死護其藏。曾不敢損其有餘。以救禍。迨其亡。徒贈寇讎。未有能藉一錢之用。以收人心。而拯危敗者。財之累於斯酷矣。豈非教積者之作法於涼哉。天下之財。自足以應天下之用。緩不見其有餘。迫不見其不足。此有故存焉。財盈則人之望之也賒。財詘則人之諒之也定。見有餘者常畏其盡。見不足者自別爲圖。利在我則我有所戀。而敵有所貪。利不在我則求利於敵。而敵無所覲。向令宋祖乘立國之初。兵狃於戰。而幸於獲。能捐疑忌。委腹心於虎臣。以致死於契丹。燕雲可圖也。不此之務。而竊竊然積金帛於帑。散戰士於郊。曰吾以待財之充盈。而後求猛士以收百年已冷之疆土。不亦迷乎。翁媪之智。畜金帛以與子。而使訟於鄰。爲達者笑。奈何創業垂統。思大有爲者。而是之學也。

宋初定開寶通禮。書佚不傳。大抵自唐開元禮而上。至於周禮。皆有所損益矣。婦服舅姑。斬衰三年。則乾德三年。從大理寺尹拙等奏也。本生父母得受封贈。則淳化四年。允李昉之請。贈其所生父超。太子太師。

母謝氏太夫人始。而真宗天禧元年。遂令所後父每亡。得封本生父母。遂爲定制也。斯二者皆變古制。而得失可攷焉。禮有不可變者。有可變者。不可變者。先王亦既斟酌情理。知後之無異於今。而創爲萬世法。變之者。非大倫之正也。可變者在先王之世。尊尊親親。各異其道。一王創制。義通於一。必如是而後可行。時已變。則道隨而易守而不變。則於情理未之協也。人之大倫五。惟君臣父子夫婦。極恩義之至。而服斬兄弟。則止於期矣。朋友則心喪而止矣。其他皆君臣父子夫婦之推也。舅姑雖尊。繇夫婦而推。非倫之正也。婦人不貳斬。旣嫁從夫者。陰陽合而地在中。均之於一體。而其哀創也深。夫死從子。其義雖同。而庶子不爲其長子。斬庶子之妻。亦如之。則非適長之不斬。不視從夫而重。雖夫歿無異一姓之中。無二斬也。是則伉夫於父而妻道盡矣。推而之於舅姑。不容不降也。異姓合而有賓主之道焉。故婦初執筭。以見舅姑。拜而舅姑答之。生答其拜。歿而服期。君子不以尊臨人。而廢禮。所以昭人倫之辨也。今之夫婦。猶古之夫婦也。則自唐以上。至於成周。道立於不易。情止於自靖。而奚容變焉。若尹拙之言曰。夫居苦塊。婦被羅綺。夫婦齊體。哀樂宜同。其言陋矣。哀樂者。發乎情。依乎性者也。人各自致。而奚以同於天哉。婦之於夫。其視子之於父也。奚若。父斬子期。亦云哀樂異致。非父子之道乎。子之居喪也。非見母不入於內。則婦之得見於夫者。無幾。雖不衰麻。自有質素。祭不行。而無饋籩。亞獻盛飾之服。苟爲禮法之家。亦何至被羅綺。以與衰麻相閒乎。婦有父母之喪。夫不舉樂於其側。緣情居約。哀者哀。而哀已節者。固不以樂亂之。亦無俟強與固哀。而爲不及情之貳斬矣。自宋失之。而相沿迄今。以瀆典禮。此不可變者。變而失其正也。若夫爲人後者。以所後之父母爲父母。而不得厚其私親。周禮也。非周之盡一天下萬世於不可變者也。夫周則

有厚道矣。天子諸侯則有世守。卿大夫則有世祿。仰承天職。上事宗廟者。相承也。抑有百世之宗。五世之宗。以合族而勗家政。故嗣國嗣位之適子。與其宗子而未有子。則必豫擇其昭穆之等。親且賢者。以建爲嗣。大位姦窺。危病邪伺。不豫則爭亂繇此而作。漢之桓靈。唐之武宣。聽廢置於婦寺之手。其炯鑒已。立後以承統。而道壹於所尊。不得以親閒之。示所重也。後世自天子而外。貴賤無恆。奮身自致。廟祧不立。宗子不尊。所謂爲人後者。以私愛置。以利賴干。未嘗見貴游之子。出後於寒門。素封之支。承嗣於窶室。又況鄙滅於莒。賈篡於韓。之瀆倫敗化者。相仍以亂。則謂他人父。謂他人母。割其天性之恩。以希非望之獲。何有於尊親而執古以律今。使推恩斬於罔極。不亦悖乎。若李昉者。吾不知其何以出後於人。而致青雲。依白日極人世之通顯。或懷响响之惠。忘覆載之恩。曾不念位。晉三公之身。爲誰氏之身也。其忍也乎哉。非以世祿而受榮名。非以宗祧故而爲養子。前之失也。補過未晚也。且夫古非盡人而有爲之後者也。故禮有無後之祭焉。苟非宗子。與有世祿。廟祀不因己而存亡。從子可資以繼祖。則子之有無。天也。人不可以其僞於天。而強爲駢拇枝指者也。僭立後者。非法。覬覦以忘親。爲人後者。非人。古所不敢不忍者也。奚容假古禮以薄於所生也哉。今之後。非古之後也。李昉之請。天禧之制。變之正也。是故因亦一道也。革亦一道也。其通也。時也。萬古不易者。時之貞也。其塞也。時也。古今殊異者。時之順也。考三王。俟百世。精義以中權存乎道而已矣。

將欲公天下而不私其子乎。則亦惟己之無私。而他非所謀也。將欲立長君。託賢者。以保其國祚乎。則亦惟己之知所授。而固不能爲後之。更授何人者。謀也。故堯以天下授舜。不謀舜之授禹也。舜以天下授禹。

不謀禹之授啓也。授禹而與賢之德不衰。授啓而與子之法永定。舜禹自因其時行其志。而上協帝心。下順民志。堯舜豈能豫必之哉。吳壽夢爲四世之謀。而僚死於光。宋穆公爲三世之謀。而與夷死於馮。雜公私以行其意。欲及亂之生。隱作於骨肉而不可止。宋太祖懲柴氏之託神器於冲人。而傳之太宗可也。乃欲使再傳廷美。三傳德昭。卒使相戕而大倫滅裂。豈不愚乎。我以授之太宗。我所知也。太宗之授廷美。廷美之授德昭。非我所能知也。臣民之不輸心於太宗之子。而奉廷美德昭。非我所能知也。堯舜不能必之於舜禹。而已欲恃趙普之一人。以必之於再傳之後乎。變不可知者。天之數也。各有所懷。而不可以強者。人之情也。以人而取必於天。以一人而取必於無定之臣民。則天人無權。而惟己之意欲。聖人之不爲此也。所以奉天而順人也。且使太宗而能舍其子。以傳之弟與從子也。不待吾之鄭重也。如其不能。則骨已朽。言已寒。與聞顧命之趙普。且笑我爲誤。而況拜爵銜恩於太宗之廷者乎。以己意期人。雖公而私。觀之不達。雖智而愚。乃以不保其子弟。不亦悲乎。

三代以下。稱治者三。文景之治。再傳而止。貞觀之治。及子而亂。宋自建隆息五季之凶危。登民於衽席。迨熙甯而後。法以數。民以不康。繇此言之。宋其裕矣。夫非其子孫之克紹。多士之贊襄也。卽其子孫之令。抑家法爲之槩括。卽其多士之忠。抑其政教爲之薰陶也。嗚呼。自漢光武以外。爰求令德。非宋太祖其誰爲。迥出者乎。民之恃上。以休養者。慈也。儉也。簡也。三者於道貴矣。而刻意以爲之者。其美不終。非其道力之不堅。而不足以終也。其操心之始。無根而聊資以用。懷來之不淑。不能久揜也。文景之修此三者。無餘力矣。乃其慈也。畜刑殺於心。而姑忍之。其儉也。志存厚實。而勤用之。其簡也。以相天下之勳。而徐制其後也。



老氏之術所持天下之柄者在此而天人不受其欺故王道至漢而闕學術之不貞者爲之也唐太宗之慈與儉非有異心也而無固志故不爲已甚之行以售其中懷之祕與道近矣然而事因迹襲言異衷藏蒙恩者幸承其惠偏枯者仍罹其傷若於簡則非其所前聞矣繁爲口說而辨給奪人多其設施而吏民滋擾夫惟挾恢張喜事之情則慈窮而忿起儉困而驕生惡能凝靜以與人休息乎是三君者有老氏處錙之術以互於中既機深而事必詭有霸者假仁之美以著於外抑德薄而道必窮及身不償猶其才足以待之不能復望之後嗣固其宜矣宋祖則二者之患亡矣起行閒陟大位儒術尙淺異學不亂其心忱於天命之不恆感於民勞之已極其所爲厚柴氏禮降王行賑貸禁淫刑增俸祿尙儒素者一監於毒民侮士之習行其心之所不安漸損漸除而蘇其喘息抑未嘗汲汲然求利以興求病以去貿恐氓之愉快於一朝以不恤其久遠無機也無襲也視力之可行者從容利導而不尸自堯自舜之名以矜其美而刻責於人故察其言無唐太宗之喋喋於仁義也攷其事無文景之忍人之所不能忍容人之所不能容也而天下紛紛之情優游而就緒瓦解之勢漸次以卽安無他其有善也皆因心者也惟心之緒引之而愈長惟心之忱出之而不妄是以垂及百年而餘芳未歇無他心之所居者本無紛歧而行之自簡也簡以行慈則慈不爲沽恩之惠簡以行儉則儉不爲貪吝之謀無所師故小疵不損其大醇無所倣故達情而不求詳於文具子曰善人爲邦百年可以勝殘去殺或以文景當之者非也老氏之支流非君子之所願見也太祖其庶幾矣雖然尤有其立本者存焉忍者薄於所厚則慈亦非慈侈者必奪於人則儉亦非儉文帝之伎淮南景帝之削吳楚太宗之手刃兄弟也本已削而枝葉之榮皆浮榮矣宋祖受太后之命知

其弟不容其子。而趙普密譖之言。且不忍著聞。而亟滅其迹。是不以天位之去留。子孫之禍福。斷其惻怛之心。而不爲之制。廓然委之於天。以順母而愛弟。蹈仁者之愚。而固不悔。漢唐之主。所安忍懷慙。而不能自戢者。太祖以一心涵之。而坦遂以無憂。惟其然也。不忍之心。所以句萌甲坼。而枝葉向榮矣。不忍於人之死。則慈不忍於物之殄。則儉不忍於吏民之勞。則簡斯其慈。儉以簡也。皆惟心之所不容已。雖粗而不精。略而不詳。要與操術而詭於道。務名而遠於誠者。所繇來遠矣。仁民者。親之推也。愛物者。民之推也。君子善推以廣其德。善人不待推而自生於心。一人之澤。施及百年。弗待後嗣之相踵。以爲百年也。故曰光武以後。太祖其迥出矣。

# 宋論卷二

## 太宗

錢氏之歸宋與竇融之歸漢彷彿略同。宋之待之也。視光武之待融固相若也。而宋加厚矣。融之初起與光武比肩事主。從更始以謀復漢室。非有乘時徼幸之心也。更始既敗。獨保西陲。而見推爲盟主。亦聊以固圉而待漢之再興。其旣得通光武也。絕隗囂而助攻囂之師。囂亡。隴土歸漢。融無私焉。則奉版圖以入朝。因而禮之。寵以上公。錫以茅土。適足以相酬而未有溢也。而錢氏異矣。乘唐亂以起於草澤。心固董昌之心也。要唐命以擅有東土。情亦楊行密之情也。徒以西有彊吳與爭而恐不敵。故假拜表以彈壓衆心。何嘗有其主在其意中哉。唐亡而朱溫篡。則又北面事賊。假溫之力以掣吳之右臂。自王自霸。鯨食山海而富無與匹。及宋之興。雖曰奉朔。亦聊以事朱李石劉者事宋。觀望其興衰而無固志。宋之攻江南也。名爲助宋。而投閒抵讎。坐收常州爲己有。僭僞向盡。乃始執玉以入庭。戀國主之尊。猶不自釋也。太宗踵立。中原大定。始捲土以來歸。宋之得之。豈錢氏之能授宋也哉。若然則宋之加厚於錢氏也。不已過乎。夫置人之情僞以審己之得失。則予奪正絜己之愉怫。以諒人之從違。則恩怨平。斯二者君子之道也。而宋其庶矣。錢氏雖僻處一隅。非宋敵也。而以視江南粵蜀亦足以頡頏而未見其誦。主無荒淫之愆。下無離叛之惡。畫疆自守。稟岸有餘。使不量力而閉關以謝宋。則必勤師遠出。爭戰經時。而後下之。使然則白骨橫野。流血載道。吳越之死者積。而中國亦已疲矣。且夫錢俶者。非崛起卒伍。自我得而自我失者也。仰事其

先則宗廟之血食久矣。俯臨其下。受祿而立庭衆矣。一旦削南面之尊。就班聯之次。委故宮於茂草。撤祖廟之榱桷。夫豈不有痛心於此者。則遲回依戀。不忍遽束手而降。附人各有情。誰能卽決於俄頃。不得已而始率宗族子孫。以思媚於一王。因以保先王。愍留之赤子。俾安於隴畝。而無暴骨之傷。則不忍苛責。以顯比之不夙也。道宜然也。而宋能折節以勤恩禮。力修長者之行。固非驕倨自大者所能知久矣。有可責而弗責也。可弗厚而必厚矣。故曰君子之道。而宋其庶矣。休養兩浙之全力。以爲高宗立國之基。夫誠有以貽之也。

不仁之人。不可以託國。悟而弗終託之。則禍以訖。不悟而深信。雖悟而終託之。亂必自此而興。明察有餘。而弗悟者不鮮。固有甚難知者在也。有人於此。與之謀而當。與之決而斷。與之言而能不泄。察之於危疑之際。而能不移。若此者。予之以仁而不得。斥之以不仁而亦不得。故難知也。雖然。自有不難知者在矣。處人父子兄弟夫婦之間。而投蠟承旨以勸之。相忮相戕者。則雖甚利於我。而情不可測。蓋未有仁未絕於心。而忍教人以忮害其天倫者也。持此以爲券。而仁不仁之判。若水與火之不相容。故弗難知也。張子房李長源之智也。求之於忠謹而幾失之。而於漢高帝唐肅宗德宗父子猜嫌之下。若痛楚之在肺肝。曲爲引譬。深爲護持。以全其天性之恩。則求之於忠謹而不得者。求之於仁而仁亦至矣。乃漢唐之主。弗託以國也。使懷髮疑以去。若夫舉宗訪民社。委之以身後長久之圖。則往往任之不仁者而不疑。於是而楊素徐世勣趙普之姦售焉。此三人者。謀焉而當。決焉而斷。與之言而不泄。處危疑而不移者也。而其殘忍以陷我於戕賊。則獨任之而不恤。嗚呼。天下豈有勸人殺其妻子兄弟。而可託以社稷者乎。楊元感之反。非

元感之狂也。素之志也。素不死。楊廣在其目中。而隋之鹿素得之矣。徐敬業之起兵。非義師也。世勣之殺王后立武氏。欲以武氏亂唐。而奪其踐田之牛也。敬業之力不足。以勝武氏耳。世勣不死。縱武氏而後操之中宗之愚。且爲司馬德宗。而唐移於徐氏矣。夫趙普亦猶是也。所與太祖誓而藏之金匱者。曰立長君防僭奪也。廷美德昭死矣。太宗一旦不保。而普存。藐爾之孤。生死於普之股掌。然則所云防僭奪者。特以太祖死。德昭雖弱。而太宗以英姿居叔父之尊。已隱必不可伸。姑授太宗。以俟其身後之沖人。而操縱惟己。故曰普之情。一素於楊廣。世勣於武氏之情。非苛摘之也。試取普之終始而衡之。其於子房長源也。奚若。而於素世勣。其異者又幾何也。導人以戕殺其天倫者。爲何等事。而敢於人主之前。無憚於心。無疑於口。非至不仁者。誰敢爲之。而誰忍爲之乎。太宗覺之矣。酬賞雖隆。而終寄腹心於崛起之李昉呂端。能普以使死於牖下。故宗社以安。太祖未悟也。發吳越之甕金。受雷德驤之面愬。亦旣備察其姦。猶且曰此忠我者。仁足以託。惡知其睨德昭而推刃之心。早伏於譖毀太宗不聽之日邪。雖然。無難知也。凡普之進謀於太祖者。皆以鉗網太祖之故舊元勳。而斂權於己也。不仁之不可揜已久矣。

觀於趙普。盧多遜。進退之際。可以知普之終始矣。普在河陽。上表自訴曰。外人謂臣輕議皇弟。臣實預聞。皇太后顧命。豈有閒然。太祖得表。手封而藏之宮中。夫所謂輕議者。議於太祖之前也。議與不議。太祖自知。普何庸表訴。苟無影迹。太祖抑可宣諸中外。奚必密緘以俟他日。然則欲蓋彌章之心見矣。傳弟者非太祖之本志。受太后之命。而不敢違耳。迨及暮年。太宗威望隆。而羽翼成。太祖且患其偪。而知德昭之不保。普探志以獻謀。其事甚祕。盧多遜窺見。以擿發之。太祖不忍於弟。以遵母志。弗獲已。而出普於河陽交。

相覆蔽以消他日之罅隙。則普當太祖時。以毀秦王者毀太宗。其術一也。太宗受其面欺。信藏表之言。以爲戴己。曾不念立廷美者。亦太后之顧命也。普豈獨不預聞。而導太宗以置之死。又何心邪。普之言曰。太祖已經一誤。普之情見矣。普於太祖非淺也。知其誤。而何弗勸之改圖。則當日陳不誤之謀於太祖。而不見聽。小人雖譎。不期而自發其隱。惡能揜哉。太宗亦漸知之矣。崇以虛榮。而不委之以機要。故宋琪以兩全爲普幸。普亦殆矣。特其脇顧命以臨太宗。而又曲成其賊害。則心知多遜前此之譖。非普所本無。而弗能施以鈇鑕也。杜后之命非正也。盧多遜守太后之命。始之欲全太宗於太祖之世。繼之欲全秦王於太宗之世。則非不正也。太后之命雖不正。而疑妒旣生。戈矛必起。天倫爲重大位爲輕。愛子之私。不敵奉母之志。多遜之視普。其立心遠矣。夫普則誠所謂鄙夫者耳。子曰。苟患失之。無所不至。患失而無不可爲者。誠之所及。志之所執。習之所安。性之所成。以是爲利用安身之至要。而天下之道。無出於此。切切然患之。若疾疢之加於身。而不能自己。是故苟其所結之友。卽以患失爲待友之信。則友暱之。苟其所奉之君。卽以患失爲事君之忠。而君寵之。爲友患失。而阿附朋黨。傾危善類。以爲友固其榮利。爲君患失。而密謀行險。戕害天倫。以爲君遂其邪心。夫推其所患。以與君友同患。君與友固且懷之以沒世。惡知迷以導迷。旣陷於大惡。而不能自拔。且患之之情旣切。則進而患得者無涯。楊素徐世勣之陰謀。不訖於子孫之援戈。以起而已。皆鄙夫之所必至者乎。唐亡以後。鄙夫以成姦之習氣。熏灼天下。而不可浣。普以幕客之雄。沈毅尤至。而機械愈深。雖見疑於英察之主。而終受王封。與馮道等。向非太祖亟進儒臣。以蕩滌其痼疾。宋且與五季同其速亡。周世宗之英斷。豈出太宗下哉。然一傳而遽斬者。鄙夫充位爲之也。故曰。鄙夫可

與事君也。與哉不可與友以事君。則君不可使之事。已所固然矣。

不教之兵可使戰乎。曰不可。日教其兵可使戰乎。曰固不可也。世所謂教戰者。張其旗幟。奏其鉦鼓。喧其呼噪。進之止之。回之旋之。擊之刺之。避之就之。而無一生一死相薄相逼之情形。警其耳目。震其心神。則教之者戲之也。日教之者。日戲之也。教之精者。精於戲者也。勅敵在前。目癸魄蕩。而盡忘之矣。卽不忘之。而抑無所用之。是故日教其兵者。不可使戰也。雖然。抑豈可使不教之兵以戰哉。夫教戰之道。無他以戰。教之而已矣。古之教戰也。教之於四時之田。禽如其敵也。獲禽如其殺敵也。驅逆如其挑戰也。獲而獻禽。如其計功以受賞也。趨利而惟恐失。洞中貫腦而惟恐斃之不速。衆爭追逐而惟恐其後於人。操必殺之心。而如不兩立。以此而教行乎戰之事矣。然而古之用兵者。鄰國友邦之爭。怒盡而止。非夷狄盜賊之致死於我。而不可與之俱生。以禽視敵。而足以戰矣。夫人與人同類。則不容視其死如戮禽。而不動其心。敵與我爭命。則不如人可殺禽。而禽不能制人之死命。以此爲教。施之後世。猶之乎其有戲之心。但習其馳射。進止之節。而不能鼓臨事之勇。於戰固未有當也。況舍此而言教戰。黷武也。黷之以戲而已矣。夫營壘有制。部隊有法。開合有勢。伏見有機。爲將者務知之。而氣不屬焉。則嫻習以熟。而生死成敗之介乎前。且心目交焚。而盡失其素。況乎三軍之士。鼓之左而左。鼓之右而右。惟將是聽。而惡用知兵法之宜然哉。所恃以可生可死。而不可敗者。氣而已矣。氣者非可教而使振者也。是故教戰者。惟數試之戰。而後氣以不駭。而昌日習之日教之。狎而玩之。則其敗愈速。是故不得百戰之士。而用之。則莫若用其新。昔者漢之擊匈奴也。其去高帝之時。未及百年。凡與高帝百戰。以定天下者。雖已略盡。而子孫以功世。徹侯皆以兵爲



世業習非不夙而耐金之令削奪無餘武帝所遣度絕幕斬名王橫馳塞北者衛青霍去病李廣程不識蘇建公孫敖之流皆拔起寒微日未視孫吳之書耳未聞金鼓之節乃以其方新之氣而威行乎朔漠其材官健兒以及數十萬之衆天子未聞親臨大閱將吏未暇日教止齊令頒於臨戎之日馳突於危險之地卽此以教之而已足於用故教戰者舍以戰教而教不如其無教教者戲而已矣雖然抑有說焉有數戰而不可使戰者屢試之弱敵幸而克捷遂欲用之於勅敵也則宋之用曹彬潘美以爭幽州是已此數將者皆爲宋削平割據以統一天下者也然而其效可睹矣劉鋹之虐也孟景之荒也李煜之靡也此於乍安而盡弛其備兵一臨之而如春冰之頓釋河東差可自固而太祖頓於堅城之下太宗復親御六軍躬冒矢石而僅克之則諸將之能概可知已幸人之弱成其平國之功整行長驅臥鼓偃旗而敵已潰未嘗有飛矢流於目睫白刃接於肘腋凶危不測之變也方且以仁厚清廉雍容退讓釋天子之猜疑消相臣之傾妒迨雍熙之世而益老矣畏以勳名見忌而思保富貴於暮年之情益篤矣乃使質首於積壘之契丹岐溝之死傷過半豈旌麾不耀雲日部伍不綴星辰以致敵之薄人於無法哉怙其勝小敵者以敵大敵突騎一衝爲生平所未見而所習者不與之相應不燿何待焉張齊賢曰擇卒不如擇將諸將之不足以一戰也夫人而知之矣夫宋豈無果毅蹀躞之材大可分闔而小堪奮擊者乎疑忌深而士不敢以才自見恟恟秩秩苟免彈射之風氣已成舍此一二宿將而固無人矣岐溝一蹶終宋不振吾未知其教之與否藉其教之亦士戲於伍將戲於幕主戲於國相率以嬉而已嗚呼斯其所以爲弱宋也歟數變之言志士恥言之英主惡聞之其尙口而無所擇也已賤者也且詭隨而無定操也不令者也其反

激以相顛倒也。懷姦者也。張齊賢不失爲伉直之臣。太宗非聽熒之主。宜其免焉。乃當瓦橋戰後。議者欲速取幽燕。齊賢力陳其不可。越六年。齊賢與王顯同任樞密。而曹彬潘美等大舉北伐。取岐溝之敗。帝謂齊賢曰。卿等視朕。今後作如此事否。而齊賢媿咎不遑。則岐溝之役。齊賢實贊成之。何前後之相齟戾邪。齊賢不以反覆爲恥。太宗不以反覆加誅。夫豈其憤憤之至斯哉。乃取齊賢前日之言而覆理之。則齊賢之志。未嘗須臾忘幽燕者也。其云擇卒不如擇將。任力不如任人。擇將而任之。豈徒以守內地而爲偷安之計邪。而太宗卒不能庸。其於將也。無所擇。醇謹自持之曹彬已耳。胸縮不前之潘美已耳。因仍而委之。無所擇也。其於人也不欲任。曹彬之謙謹而不居功。以避權也。潘美之陷楊業而不肯救。以避功也。將避權而與士卒不親。將避功而敗可無咎。勝乃自危。賢士卒之死以自全。而無有不敗者矣。雖有都部署之名。而知上之任之也。無固志。弗獲已而姑試焉。齊賢亦知其不可。而姑聽焉。於是而齊賢久蘊之情。不容不降志以相從矣。夫齊賢既知其不可。而不以去就爭之。何也。嗚呼。舍此而宋之事。無可爲矣。契丹之得十六州也。得其地。得其人矣。得其地。則繕城郭。列堡戍。修巖險。知宋有欲爭之情。益傲。而日趨於鞏固。得其人。則愈久而其心愈不回也。當石晉割地之初。朔北之士民。必有恥左衽以悲思者。至岐溝敗績之歲。凡五十年。故老之存者。百不得一。仕者食其祿。耕者習其事。浮靡之夫。且狎其嗜好。而與之俱流。過此無收復之望。則其人且視中夏爲絕域。衣冠爲桎梏。禮樂爲贅疣。而力爲夷爭其勝。且惟恐一朝內附。不能與關南之吏民爭榮辱。則智者爲謀。勇者爲戰。而終無可復之期矣。故有志之士。急爭其時。猶恐其已暮。何忍更言姑俟哉。且夫志於有爲者。敗固其所不諱也。漢高之夷項羽。武帝之攘匈奴。光武之破赤眉。郭

子儀之平安史皆屢敗之餘氣不爲茶而懲其所失卒收戡定之功彬美旣卹而後齊賢有代州之捷尹繼倫有徐河之勝將非無可擇人非無可任耶律隆緒屢勝之驕兵非無可挫用兵者勝亦不可恃也敗亦不可沮也贊成北伐何足以爲齊賢病哉而奚庸諫止焉惟是太宗悔非所悔宋琪王禹偁相獎以成乎怯懦齊賢於是亦無如此虛枵之君與大臣何徒有孤出以當一面少寄其磊砢之壯志而已故知齊賢之始終以收復爲心而非游移數變無有定情者也太宗亦深知其有憂國之忱特不自勝其疑忌消沮之私豈聽熒乎繇其言察其情君子是以重爲齊賢悲也

太宗修册府元龜太平御覽諸書至數千卷命江南西蜀諸降臣分纂述之任論者曰太宗疑其懷故國蓄異志而姑以是靡之錄其長柔其志銷其歲月以終老於柔翰而無他嗚呼仗人之善而爲之辭以擿之以細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奚足信哉楊業太原之降將也父子握兵死士爲用威震於契丹謗書迭至且任以邊圉而亡猜張洎徐鉉句中正之流浮華一夫自詡不爲之用縱之壑而不足以游夫人而知之矣李煜降而不能有他曹彬諒之而任其歸邸已灰之燼不可復炊二三弄穎之士固不屑爲之重防也張洎之視諸人智計較爲敏給亦任之政柄與參坐論其餘可知已宋所忌者宣力之武臣耳非偷生邀寵之文士也乃其所以必授纂修之事於諸降臣者有故自唐亂以來朱溫凶戾殄殺清流杜荀鶴一受其接納而震慄幾死陷其域中者人以文藻風流爲大戒豈復有撩猛虎而矜雅步者乎李存勗石敬瑭皆沙陀之孽劉知遠郭威一執帶之傭也獷悍相沿弓刀互競王章以毛錐司權算且不免噪啄於羣梟六籍百家不待焚坑而中原無慙遺矣抑且契丹內蹂千里爲墟救死不遑誰暇閱遺文之廢墜周世宗

稍欲拂拭而張之。而故老已凋。新知不啓。王朴竇儀。起自燕趙。簡質有餘。而講習不夙。隔幕望日。固北方學士之恆也。惟彼江東西蜀者。保國數十年。畫疆自守。兵革不興。水涘山椒。滕絨無損。故人士得以其從容之歲月。咀文苑之英華。則欲求博雅之儒。以采羣言之勝。舍此二方之士。無有能任之者。太宗可謂善取材矣。光武之興道藝也。雅樂儀文。得之公孫述也。拓拔氏之飾文教也。傳經定制。得之河西也。四戰之地。不足以留文治。則偏方妥處者存焉。蒙古決裂天維。而兩浙三吳。文章盛於晚季。劉宋章陶。藉之以開一代之治。非姚樞許衡之得有傳人也。繇此言之。士生禮崩樂圯之世。而處僻遠之鄉。珍重遺文。以須求舊之代。不於其身。必於其徒。非有爽也。坐銷歲月於幽髮困菀之下者。殆所謂自棄者與。道勝者道行而志已得。文成者文著。而心以亨。奚必任三事位。徹侯而後足。以榮與。漢興功臣。名多湮沒。而申培伏勝。遺澤施於萬年。然則以纂述爲束縛英才之徽纆者。細人之陋也。以沮喪君子而有餘疚已。

人之可信者。不貪不可居之名。言之可信者。不傳不可爲之事。微生之直。仲子之廉。君子察其不謾。室遠之詩。漂杵之書。君子辨其不實。人惡其飾言。飾行以亂德也。言惡其溢美。溢惡以亂道也。君子之以敦實行。傳信史。正人心。厚風俗者。誠而已矣。江州陳兢。九世同居。而太宗歲賜以粟。蓋聞唐張公藝之風。而上下相蒙以矜治化也。九世同居。天下亦多有之矣。其宅地廣。其田牧便。其習業同。未可遽爲孝慈友愛。人皆順以和也。公藝之告高宗也曰。忍。夫忍必有不可忍者矣。則父子之諄語。婦姑之勃谿。兄弟之交。瘡。以至於敦倫傷化者。皆有之。公藝悉忍而弗較。以消其獄訟讎殺之大惡而已。使其皆孝慈友愛。以無尤也。則何忍之有邪。故公藝之言。猶不敢增飾虛美。以惑人爲可信也。傳陳兢之家者曰。長幼七百日。人無閒

言已溢美而非其實矣。又曰：有犬百餘，共一牢食。一犬不至，羣犬不食。其誕至此，而兢敢居之爲美。人且傳之爲異史，且載之爲真。率天下以僞，君子之所惡。夫亂德之言者，非此言哉！人而至於百，則合食之頃，一有不至，非按而數之，且不及察矣。犬而至百，盆涌而前，一犬不至，卽智如神禹，未有能一覽而知者。奚況犬乎？計其家七百日之無閒言，爲誇誕之說，亦如此而已矣。堯舜之有朱均，文王之有鮮度，天不能私其美於聖人之家。子之賢不肖，天也。天之化，未有能齊者也。何獨於陳氏之家，使皆醇謹，以約於長者之訓耶？而曰：自陳崇以至於兢，教之有方，飭之有道。家訓立而人皆勸，則堯之於子，旣自以則天之德立範於上，而又使事舜於猷畝，以薰陶其氣質。陳氏之德，十百於堯，其教也。十百於舜，庶乎可矣。不然，慧者愚者，彊者柔者，靜者躁者，咸使整齊專壹，而無朱均鮮度之梗化於中。陳氏何德以堪此？取堯舜猶病之美，誇鄉原非刺之無兢之僞史之誣，豈待辨而明哉！且以陳氏之族，如彼其善矣。又何賜粟以後，九世之餘，寂寂無足紀數，而七百日敦仁崇讓之子弟，曾無一人能樹立於宋世哉！當唐末以後之喪亂，江州爲吳楚交爭之衝，陳氏所居，僻遠於兵火，因相保以全其家，分數差明，而無訟獄讎殺之釁。陳氏遂栩栩然以自矜，有司乃栩栩然以誇異。太宗且栩栩然以飾爲時雍之化，相率爲僞，而犬亦被以榮名。史氏傳其不足信者，而世信之。妄人售而爲父兄者，恤虛名以瀆倫紀。君子所以爲世道憂也。夫君子之齊家以化及天下也，不爲不可成，不居不可久。責備賢者而善養不才，立異以使之同，昭辨以使之異，賢者易以篤其恩，不肖無以增其慝。是以命士而上，父子異宮，不欲其相黷也。五世而降，功總以絕，不欲其強飾也。立庭之訓，止於詩禮。夜飲之戒，嚴於朝廷。三十授田，而田廬分處，八口以外，而饑寒自贍，無相雜也。則無相競。

也使九世可以同居。族以睦而分以明。則先王胡不立此以爲制。而文昭武穆。必使有國有家。各賜族以。使自爲紀哉。化不可驟。情不可強。天不可必。人不可豫。爲之防。故僞行僞言不宣。上以誠教。下以誠應。同。人之道。類族辨物。而於宗則各家人之義。嘻嘻失節。而威如以孚。垂世立教。仁之至。義之盡矣。俶詭之行。矜夸之說。熒惑之下。飾大美以鬻名利。天性受誣。而人紀以亡。讀史者又何豔焉。

三代而下。遂其至性。貞其大節。過而不失其中。幽光內韞。垂五十餘年。人無得而稱者。其楚王元佐乎。元。佐太宗之元子也。太宗遂其傳子之志。則天下者。元佐之天下也。杜后之命曰。太祖傳位弟。而旋授德昭。卽令太宗恤遺命。全秦王。而授之位。秦王立。其猶從母命也。德昭雖死。而惟吉存。使其不然。則秦王且私。授其子。此吳光與僚先後得國之勢也。元佐其猶夷昧餘祭之子。位不得而及焉。必矣。太宗挾傳子之私。忌秦王而致之死。豈憂己位之不固哉。爲元佐計。欲坐收而奄有之爾。故曰。如太宗之志。天下者。元佐之天下也。於是而元佐憬然發其天性之惻怍。以質鬼神。以對天下。必欲曲全叔父。以免君父於不仁。憤太。宗之不聽也。激烈佯狂。縱火焚宮。示不可以君天下。進則有九五之尊。退則膺庶人之罰。萬一父怒不惻。而死及之。亦且甘之如飴。嗚呼。是豈三代以下。教衰俗圯之得再見者哉。廢爲庶人。而元佐之心得矣。得。其心者。得其仁也。是伯夷泰伯之所以弁髦人爵。寢處天彝。而保此心以復於禮者也。東海王彊之安於。廢。父不欲畀以天下也。宋王成器之屈於元宗。弟有社稷之元功。已不得而居其上也。父志存焉。人心歸。焉。不敢與爭。而僅以自保其王爵。議者猶且獎之。元佐以逸獲之天下。脫屣而求。愜其孤心。豈彼所能企。及哉。乃廷無公論之臣。史無闡幽之筆。且以建儲稱寇準之忠。擁戴詭呂端之節。實錄所紀。又爲燕不得。

與及李后王繼恩謀立之說。曲毀其至德。故司馬氏曰。伯夷雖賢。得孔子而名益著。世無君子。信流俗傾妒之口。揜潛德而曲誣之。後世之史。不如其無史也多矣。太宗怒欲安置之於均州。百官諫而止者。知其志之正而理之伸也。真宗立。復楚王之封。加天策將軍之號。待以殊禮者。知其棄萬乘以全至性。而李后之謀。必其所不就也。太宗媿之。真宗安之。而不能動廷臣國史之心。流俗之迷而不覺。有如是夫。或曰。秦伯不欲有天下。逃之句吳。而元佐終受王封。何也。曰。周未有天下。而句吳爲殷之蠻服。古有公子去國。而爲羈之禮。則有餘地以聽秦伯之徜徉。宋則一統六寓。而元佐奚適焉。宜其終受王封也。藉令秦王立。惟吉繼。而太宗既君天下。致年康。則其元子固當爲王。王者。元佐之應得也。不爲天子而德已至。奚婢婢然致怒天倫。效陳仲子之爲哉。乃於是而見宋之無人也。德昭之死。廷美之竄。大亂之道。太宗之巨慝也。立其廷者。以剛直稱。則竇僞姚坦。以昌言稱。則田錫張齊賢。以方正稱。則李昉呂端。皆所謂賢臣也。而頰首結舌。聽其安忍戕性。以行私。無敢一念開國之先皇者。僅一慮多遜。衛太宗於前。護秦王於後。無忘金匱之言。而趙普之邪說一張。附致深文以竄死。昏靈揜日月之光。僅露孤光於元佐。有心者自知擇焉。奚必孔子。而後可致伯夷於青雲。存乎人心之不死者而已矣。

太宗謂秦王曰。人君當淡然無欲。勿使嗜好形見於外。殆乎知道者之言也夫。且夫人之有所嗜好而不能自己者。吾不知其何以然也。耳目口體。於天下之物。相得而各有合。欲之所自興。亦天也。匪徒小人之所依。抑君子之所不能去也。然而相得者。期於得而止。其合也。既合而固。可無求。匪徒崇高富貴者之易於屬厭。抑貧窶之子。可致而致焉者也。故夫人之所嗜。亦大略可睹矣。居海國者。不嗜麋鹿。處山國者。不

嗜鮪蛤未聞其名則固不慕也。未盡其致則固不耽也。然則世之有所嗜好而沈迷不反者皆著見於外而物得乘之以相惑耳。繇是而銷日糜月濫喜狂怒廢事喪德戕天物耗財用導悖淫邇宵小抵於敗國亡家而不悟豈果其嗜好之不可遏哉。羣然取一物而貴之則貴矣。羣然取一物而安之則安矣。有所貴而忘其賤有所安而忘其本不足以安時過事已而不知當日之酷好者何心。若是者吾又惡知其何以然哉。衛懿公之於鶴也。唐元宗之於羯鼓也。宋徽宗之於花石也。達者視之皆無殊於瓦缶之與塊土凡蟲也。而與之相守以不離求其故而不得設身而代爲之思蓋觸目喜新偶動於中而著見於外窺之者曲以相成習聞數見浮言胥動隨以流而不可止耳。口之欲止於味而山珍海錯者非以味也以其名也。體之欲止於適而衣珠玉者非以適也以其名也。一夫偶以奇而炫之無識者相因而和之精而益求其精備而益求其備乃至胡椒之八百斛楊梅仁之十石不知何所當於嗜欲而必汲汲以求者如此嗚呼以口還口而味亦靳矣。以目還目而色亦靳矣。以耳還耳而聲亦靳矣。以體還體而衣被器用游觀之所需者亦靳矣。過此則皆流俗浮游之言轉相傳述溢於其分而勞形怵神殃民殄物役役以奔走至死而不釋嗚呼是其愚也。吾且惡知其何以然哉。故君子之無欲不爽於理者無他耳。目口體止於其分不示人以殊異之情則人言之沓至稗官之妄述導諛者之將順鬻技者之蠱惑惑不以易吾耳口口體之素然則淡然無欲者非無欲也。欲止於其所欲而不以流俗之欲爲欲也。夫流俗之欲而蕩其心夫人之不能免也。奚以治之其惟有以鎮之乎。太宗曰朕無他好惟喜讀書所以鎮之也。鎮之者息其紛紜抑其競躁專凝其視聽而不遷。古今成敗得失之故迭至而相警以域其聰明其神閒其氣肅其幾不可已其



得不能忘。如是而流俗之相禁者，不待拒而自不相親。以是而形見於外，天下之飾美以進者，相獎以道藝。其人非必賢，其所習者抑不詭於正矣。其學非必醇，其所尚者固不損於物矣。因而精之，因而備之，而道存焉。故太宗之擇術善矣。宋儒先以格物窮理爲身心意知之所自正，亦此道焉耳。雖然，但言讀書而猶有所患，所患者以流俗之情臨簡編，而簡編之爲流俗用者不鮮也。故蕭繹、楊廣、陳叔寶、李煜，以此而益長其恣淫，豈徒人主然哉。凡爲學者皆不可不戒也。夫苟以流俗之心而讀書，則讀書亦嗜好而已。其銷日糜月，廢事喪德也，無以愈。如是者其淫有三：不知戒而蹈之者衆，故不可不戒也。物求其名，形求其似，誇新競麗，耽僻摘險，以侈其博。如是者謂之色淫。師鯁儒之章程，殉小生之矩步，析音韻以求工，設機局以相應，曳聲引氣，意短言長。如是者謂之聲淫。讀可喜之言，而如中酒，讀可怒之事，而如操戈，嬉笑以諧心，怒罵以快意，逞其氣以擊節於豪宕之篇，弛其志以適情於閒逸之語，心與俱流，情將日蕩。如是者謂之志淫。此三淫者，非所讀之書能病之也。風雅兼貞淫之什，春秋有逆亂之書，遠流俗，審是非，甯靜以鎮耳目之浮明，則道貞於一。軒輜之語，里巷之謠，無不可益也。非是而涉獵六籍，且有導人以迷者。況史冊有繁言，百家有瑣說乎。班固之核也，蔡邕之典也，段成式、陸佃之博也，蘇軾、曾鞏之辨也，以是而獵榮名，弋物望，又奚異於爛羊之關內侯、圍棋之宣城守。宣淫之控鶴監乎，無他以讀書爲嗜好，則適以導人於欲也。惟無欲而後可以讀書，故曰太宗之言，殆知道者之言也。

論治者僉言久任爲州縣長吏言之耳。夫豈徒牧民者之使習而安哉。州縣之吏，去天子遠，賢不肖易以相欺，久任得人，則民安其治，久任失人，則民之欲去之也，不能以旦夕待，而壅於上聞，故久牧民之任，得

失之數猶相半也。至於大臣而久任決矣。國家之政見爲利而亟興之則姦因以售見爲害而亟除之則衆競於囂。故大臣之道徐以相事會之宜靜以需衆志之定恆若有所俟而不遽乃以熟嘗其條理而建不可拔之基志有所憤不敢怒張也學有所得不敢姑試也受政之初人望未歸得君之始上情未獲則抑養以冲和待以審固泊乎若無所營淵乎若不可測而後斟酌飽滿以爲社稷生民謝無疆之恤期月三年之神化固未可爲大賢以下幾幸也乃秉政未久而已離乎位矣欲行者未之能行欲已者未之能已授之他人而局又爲之一變勿論其君子小人之迭進而蕘稗竊嘉穀之膏雨也均爲小人而遞相傾者機械後起而益深均爲君子而所學異者議論相雜而不調以兩不相謀之善敗共圖一事之始終條緒判於咫尺尋而得失差以千里求如曹參之繼蕭何守畫一之法以善初終者百不得一也且惟蕭何之相漢與高帝相爲終始緒已成而後洞然於參之心日無所容其異同向令何任未久而參代亦惡能成其所未就以奏治定之功況其本異以相攻彼抑而此揚者乎夫爰立作相者非驟起衡茅初登仕版者也抑非久歷外任不接風采者也既異乎守令之遼闊而不深知則不可決之於早既任之而固可勿疑奚待歷事已還而始謀其進退故善用大臣者必使久於其任而後國是以不迷君心以不眩宋自雍熙以後爲平章爲參知爲密院總百揆掌六師者乍登乍降如拙棋之置子顛倒而屢遷夷攷其人若宋琪李昉李穆張齊賢李至王沔陳恕張士遜寇準呂端柴禹錫蘇易簡向敏中張洎李昌齡者雖其間不乏僥倖之士而可盡所長以圖治安者亦多有之十餘年間進之退之席不暇暖而復搖蕩其且前且卻之心志未伸行未果謀未定而位已離矣則求國有定命之訐謨人有適從之法守其可得與以此立法

子孫奉爲成憲。人士視爲故事。其容容者。旣以傳舍視黃扉。浮沈於一日之榮寵。欲有爲者。亦操不能久待之心。志氣憤盈。乘時以求勝。乃至一陟一遷。舉朝視爲黜陟之期。天子爲改紀元之號。緒日以紛。論日以起。謬訟盈廷。而國隨以斃。垂法不臧。非旦夕之故矣。夫宋之所以生受其敝者。無他。忌大臣之持權。而顛倒在握。行不測之威福。以圖固天位耳。自趙普之謀行於武人。而人主之猜心一動。則文弱之士。亦供其忌玩。故非徒王德用狄青之小有成勞。而防之若敵國也。且以寇準起家文墨。始列侍從。而狂人一呼萬歲。議者交彈。天子震動。曾不念準非操懿之姦。抑亦無其權藉。而張皇怵惕。若履虎之啞人。其愚亦可嗤也。其自取孤危。尤可哀也。至若蔡京秦檜賈似道之誤國以淪亡。則又一受其蠱惑。以終身屹峙若山。莫能搖其一指。立法愈密。姦佞之術愈巧。太宗顛倒其大臣之權術。又奚能取必於閹主。徒以掣體國之才。使不能畢效其所長。嗚呼。是不可爲永鑒也歟。

自唐漁陽之亂。藩鎮擅土自殖。迄於割據。而天下裂有數郡之土者。卽自帝自王。建蟻封之國。養兵將。修械具。僭儀衛。侈宮室。立百官。益以驕奢。其用不貲。戶口農田之筭。斂史不詳其虐。取者奚若。概可知其谿壑之難填矣。然而固不給也。於是而海國之鹽。山國之茶。皆官權賣。又不足。則權酒稅農器之令。察及毫毛。迨宋之初。未能除也。皆仍僭僞之陋也。然就此數者論之。惟農器之稅。爲虐已甚。稅興而價必涌貴。貧民不贖。則器不利。而土荒。民之貧日以酷矣。權酒者。官吏降爲當壚之傭。保辱人賤行之尤也。而抑有可通之理焉。惟海之有鹽。山之有茶。農人不得而有也。貧民不得而擅其利也。棄耒耜以營牢盆。舍原隰而趨岡阜。富民大賈。操利柄以制耕夫之仰給。而軍國之盈虛。杳不與之相與。則逐末者日益富。力田者日

益貧匪獨不均抑國計民生之交蹙矣故古者漆林之稅二十而五車乘牛馬稅之於商先王之以敦本裕民而持輕重之衡以低昂淳黠者道莫隆焉則斯二者多取之以寬農田之稅仁之術義之正也雖偏方之主立爲程法其迹若苛而有王者起又惡得而廢焉若夫酒則尤有道存焉古之爲酒者以療疾以養老以將敬於賓祭而過飲之禁自禹以來垂戒亟焉天子所不敢耽聖人所不敢旨則愚賤貧寒之子不敢恣其所欲素封執袴之豪不得聽其所嗜故周官有萍氏之譏惡人之易得而飲也商賈貿販之不可缺也民非是無以通有無而贍生理雖過徼民利而民亦待命焉若夫酒則藉其無之而民生自遂且能永無之而民氣尤醇乃其流既久而不可以乍絕則重稅之而酤者不得利焉稅重價增而貧者不得飲焉豈非厚民生正風俗者之所大快哉然則稅之已重而不爲民病者莫酒若也榷酒雖辱而稅酒則正又何疑乎百家之市無懸帘則日暮無猜爭之狂子三時之暇無巷飲則長夏無稱貸之窮民又何病焉淳化五年罷官賣而使輸課折衷之允得者也新法行而官賣復行乃至以歌舞誘人之沈湎惡足以體太宗之至意乎稅不一而莫先於酒其次茶也又其次鹽也三者之輕重準諸道而可得其平惟農器之稅至景德六年而後罷太宗於此疏矣

古有云受降如受敵非但行陳之間詐降以誘我而覆我也果於降而無以馭之示以瑕而使乘激其怨而使憤益其驕而使玩其禍皆深於受敵受敵而不競一敗而止屢敗而猶足以振患在外也受降而無以馭之則患在內而無以解梁之於侯景身斃國傾朱异受之也唐之於河北兵連禍結僕固懷恩受之也或激之或驕之禍一發而不知所以防而不僅此也無以激之而無以綏之猶激也無以驕之而無以

服之猶驕也。則宋之於李繼捧是已。李氏自唐以來。世有銀夏。阻於一方。無可歸之主。衣被器具之需。仰給於中國者。不贍翹首以望內集者。固其情也。及是河東之下三年矣。僅隔一水。而卽宋疆。僭僞削平。風聲遠訖。捲土而來。披襟而受之。易易也。而正未易也。銀夏之在西陲。士馬精強。風俗獷戾。十九同於外夷。固非錢氏蹙處海濱。文弱不振之比也。則受之也。豈得以受錢氏者受之乎。太上之受遠人也。以德。其次以恩。其次以略。又其次以威。惟德與威。非一旦之積也。宋之德而旣涼矣。其恩則响响之仁。不足以撫驕子。其威則瓦橋關之圍。莫州之敗。岐溝之趾。天子親將。傾國大舉。而死傷過半。而議寢兵。李氏入而深測之矣。三者無得而待焉。則受之之略。不容不審也。繼捧旣移鎮彰德。而四州易帥矣。帥之者誰使而可邪。使能擇虎臣以鎮撫。鼓厲其吏士。而重尉之。旣可以斷契丹之右臂。而久任之。部曲尙武之邊民。各得效其材勇。以圖功名。繼遷雖逃。無能闌入而搖蕩之。四州安矣。乃豈無可遣之帥。而託非其人。非無可遣也。夙將如曹彬。而弭德超。得行其離間。血戰如楊業。而潘美等。得謗以叛離。固不欲付馬肥士勇。鹽池沃壤於矯矯之臣也。夫旣不能爾矣。則繼捧雖奉版以請吏。而以恩懷之。使仍擁定難之節。無失其世守。薄收其貢稅。漸設其僉判。以待其定。而後易制之。且勿使遷居內地。窺我設施。以相玩。而啓戎心。不猶愈乎。且夫欲降者。繼捧與其二三僚幕而已。其從之以入者。倔強之心。未嘗一日而去於其懷。故繼遷之走。旋起收之。而樂爲之用。還繼捧於故鎮。則部落民庶。旣得內附之利。而無吏治之擾。繼遷無以蠱衆心。而囂張漸革。無難折箠而收之矣。是策也。惟乘其初附。而銷萌於未亂。則得也。迨繼遷復振之後。守臣殲。疆土失。趙普乃用之。以縱繼捧。而使歸。則中國已在其目中。徒以長寇而示弱。則繼捧北附於契丹。繼遷且僞降。

以緩敵。卒至帝制自雄。度劉西土。掣中國以納賂於北敵。而日就亡削。謀之不臧。禍亦烈矣。乃當日者。處堂之君相。栩栩然曰。天下已定。百年割據之遠人。懷音歸我。披襟以受之。無難也。不已妄乎。無其德。不建其威。恃其恩。不知其略。有隕自天之福。非其人不克承也。是故東漢之絕西域。宣德之斬交趾。誠有戒心焉。保天下以無虞者。惟不可動以小利。而思其永。斯以得懷遠招攜之道。固非宋之所能勝任也。爲君子儒者。亟於言治。而師中商之說。束縛斯民。而困苦之。乃自詭曰。此先王經理天下。大公至正之道也。漢唐皆有之。而宋爲甚。陳靖請簡擇京東西荒地。及逃民產籍。募民耕作。度田均稅。遂授京西勸農使。陳恕等知其不可行。奏罷之。而黜靖。知陳州論者。猶惜靖說之不行。爲恕等咎。嗚呼。非中商之徒。以生事殃民爲治術者。孰忍以靖之言爲必可行乎。聖王不作。而橫議興。取詩書周禮之文。斷章以飾中商之刻覈。爲君子儒者。汨沒不悟。哀我人斯。死於口給。亦慘矣哉。今姑勿論其言。且問其人。靖太常博士也。非經國之大臣。無田賦之官守。出位以陳利害者。何心。及授以陳州之民社。則尸位以終。於民無循良之績。於國無匡濟之能。斯其人。概可知矣。故夫天下無事。而出位以陳利國便民之說者。其人皆概可知也。必其欲持當國大臣之長短。思以勝之。而進其黨者也。不則其有所忮忌於故家大族。而傾之也。不則以己之貧。嫉人之富。思假公以奪人者也。不則迎君與大臣之意旨。希得當以要寵利者也。卽不然。抑偶覩一鄉一邑之敝。動其褊衷。不知天下之不盡然。而思概爲改作者也。如是者。覽其章奏。若有愛民憂國之忱。進而與之言。不無指天畫地之略。及授以政。則面牆而一無能爲。是其爲浮薄僥倖之匹夫也。逆風而聞其羶。而皮相者。樂與之親書曰。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誠畏之也。乃若其言則苟實。求諸事理。而其姦立見。惟夫國

敵君貪。大臣無老成之識。於是而其言乃售。今取靖言而按之。所謂荒地者。非荒地也。所謂逃民產籍者。非逃民也。自汴晉交兵。迄於契丹之打草穀。京東西之凋殘劇矣。張全義成汭之僅爲拊循。周世宗以來之乍獲休息。乃有生還之游子。僑寓之羈人。越陌度阡。薄耕以幸利。而聊爲棲息。當陳靖陳言之日。宋有天下三十二年耳。兵火之餘。版籍錯亂。荒萊與熟地。固無可稽。逃亡與歸鄉。抑無可據。則荒者或耕。逃者或復。幸有脫漏。以慰鴻鴈之哀鳴。百年大定以還。自可度地度人。以使服賦率。靖固知其非荒非逃。而假爲募民之說。俾寸土一民。詞窮而盡斂之。是役一興。姦民之訐發。酷吏之追償。無所底止。民生蹙而國本戕。非陳恕等力持以息其毒。人之死於靖言者。不知幾何矣。唐之爲此者。宇文融也。而唐以亂。宋之季世爲此者。賈似道也。而宋以亡。託井地之制於周官。假經界之說於孟子。師李悝之故智。而文之曰利民。襲王莽之狂愚。而自矜其復古。賊臣之賊也。而爲君子儒者。曾以其說之不行爲惆悵乎。夫三代之制。見於典籍者。旣已略矣。若其畫地域。民而俾任土。作貢者。則有以也。古之人民。去茹毛飲血者。未遠也。聖人教之以耕。而民皆擇地而治。惟力是營。其耕其蕪。任其去就。田無定主。而國無恆賦。且九州之土。析爲萬國。迨周併省。猶千有八百諸侯。自擅其土。以取其民。輕重法殊。民不堪命。故三代之王者。不容不畫井分疆。定取民之則。使不得損益焉。民不自爲經界。而上代爲之。非此則擇肥壤。棄瘠原。爭亂且日以興。蕪萊且日以廣。故屈天子之尊。下爲編氓作主伯之計。誠有不得已也。夫豈以限萬世而使必服其征哉。乃其所謂再易者。非必再易也。一易者。非必一易也。其萊田非必萊也。存其名不覈其實。勤者不禁其廣耕。而田賦正如其素。故自上農以至下農。其獲五等。豈百畝之所獲。勤惰如是其差乎。萊地之耕否使然耳。及漢

以後天下統於一王。豈無分土踰額之征。下有世業相因之土。民自有其經界。而無煩上之區分。至於兵火之餘。脫鋒刃而務蓄畬者。或弱民有田而不敢自列於戶。或丁壯有力而不但自墾其田。夫亦患田之不辟。而民之不勤。百姓不足。而國亦貧耳。無與限之弗勞募也。名爲募而實爲綜察。以與歸飛之雁爭稻梁。不已慘乎。夫如靖者流。妒匹夫匹婦之儉得一飽。而爲富有四海之天子。益錙銖升斗之利。孟子曰。辟草萊任土地者。次於上刑。非若此儻其孰膺明王之鈇鉞邪。不勸而自勸者農也。勸農者厲農者也。頭會箕斂而文之曰勸。夫申商亦何嘗不曰吾以利民哉。而儒者誣先王易簡之德。以申商之織密當之。晉陳靖以與周公齒道之不明。莫斯爲甚矣。



此页空白

# 宋論卷三

## 真宗

咸平四年詔賜九經於聚徒講誦之所。與州縣學校等。此書院之始也。嗣是而孫明復胡安定起。師道立。學者興。以成乎周程張朱之盛。及韓侂胄立僞學之名。延及張居正魏忠賢。率以此附致儒者於罪罟之中。毀其聚講之所。陷其受學之人。鉗網修士。如防盜賊。彼亦非無挾以爲之辭也。固將曰天子作君師。以助上帝綏四方者也。亦既立太學於京師。設儒學於郡邑。建師長。籛生徒。長吏課之。貢舉登之。而道術咸出於一。天子之導士以興賢者。修舉詳備。而惡用草茅之士。私立門庭。以充君師而擅尸其職。使支離之異學。雌黃之游士。熒天下之耳目而蕩其心。爲此說者。聽其言。恣其辯。不覈其心。不揆諸道。則亦媿媿乎其有所執而不可破也。然而非妨賢病國。祖申商以虔劉天下者。未有以此爲謀國之術者也。孔子之教。於洙泗。衰周之世也。上無學而教在下。故時君不能制焉。而孔子以爲無嫌。彼將曰。今非周綱解紐之代。不得尸上天木鐸之權也。嗚呼。佞人之口。給不可勝窮。而要豈其然哉。三代之隆。學統於上。故其詩曰。周王壽考。遐不作人。然而聲教所訖。亦有涯矣。吳越自習文身。杞莒淪於夷禮。王者亦無如之何也。若太學建於王都。而圻內爲方千里。庠序設於邦國。而百里儉於提封。則春絃夏誦。禮射雅歌。遠不違親。而道無歧出。故人易集於橋門。士樂趨於鼓篋。迨及季世上之勸之也不勤。而下有專師之函丈矣。況乎後世之天下。幅員萬里。文治益敷。士之秀者。不可以殫計。既非一太學之所能容。違子舍。涉關河。抑立程限。以制

其來去。則士之能就學於成均者。蓋亦難矣。若夫州縣之學。司於守令。朝廷不能多得彬雅之儒。與治郡邑。而課吏之典。又以賦役獄訟爲黜陟之衡。雖有修業之堂。釋菜之禮。而迹襲誠亡。名存實去。士且以先聖之宮牆爲干祿之捷徑。課之也愈嚴。則遇之也益詭。升之也愈衆。則冒之也愈多。天人性命。總屬彫蟲。月露風雲。祇供游戲。有志之士。其不屑以此爲學也。將何學而可哉。惡得不倚賴鴻儒。代天子而任勞來匡直之任哉。君子於此。以道自任。而不嫌於尸作師之權者。誠無媿也。道不可隱而明之人。不可棄而受之。非若方外之士。據山林以傲王侯也。非若異端之師。亢政教以叛君父也。所造者一王之小子。所德者一王之成人。中忠孝之義。勸士而使之親上。立義利之防。域士而使之靖民。分天子萬幾之勞。襄長吏教思之倦。以視掄文之典。不足以獎行。貢舉之制。不足以養恬。其有裨於治化者遠矣。當四海一王之世。雖堯舜復起。不能育山陬海澨之人材。而使爲君子。則假退處之先覺。以廣教思。固其所尸視而求者也。爲君子者。又何媿焉。教行化美。不居可紀之功。造士成材。初無邀榮之志。身先作範。以遠於飾文行干爵祿之惡習。相與悠然於富貴不淫。貧賤不詘之中。將使揣摩功利之俗學。媿悔而思附於青雲。較彼掄才司訓之職官。以詩書懸利達之標。導人弋獲者。其於聖王淑世之大用。得失相差。不已遠乎。然則以書院爲可毀。不得與琳宮梵宇之莊嚴而並峙。以講學爲必禁。不得與丹竈利竿之幻術而偕行。非妬賢病國之小人。誰忍爲此。戕賊仁義之峻法哉。宋分教於下。而道以大明。自真宗昉視梁何允鍾山之教。加隆焉。其功偉矣。考古今之時。推鄒魯之始。達聖王之志。立後代之經。以摧佞舌。憂世者之責也。可弗詳與。

漢武帝之告匈奴曰。南越王頭已縣闕下。單于能戰可來。而匈奴遠遁。是道也。齊桓公用之。踰卑耳。伐山

戎爲燕辟地。然後南次陘亭。而楚人服罪。故曰不戰而屈人之兵。非不戰也。戰功成於彼。而威自伸於此也。中國之自尋兵也。則夷狄必乘之以誑。非徒晉之八王爭而劉石起。卽漢唐之始。漢夷秦項而冒頓益驕。唐平僭僞而突厥方騁。何也。鬪不出於其穴。知其力之已疲也。若夫皆爲夷狄矣。彊弱之情勢。雖遼絕而不相知。抑以其意揣而類推之。謂曠戾馳突無制之勇。風飄雨驟而不可禦者。彼猶我也。中國能以其長破其阻。殲其衆。得其君長。郡縣其部落。則我亦猶彼。而何弗惴惴焉。志曰。先人有奪人之心。非奪之於方戰之謂也。奪之於未戰之前。不戰而屈。卽戰而已。先餒其衄。敗可八九得矣。李繼遷死。德明嗣立。曹瑋上言。國危子弱。願假精兵。擒德明。送闕下。復河西爲郡縣。此一時也。固宋室興替之大機。而庸主具臣。畏蒞偷安。猥云德致拒瑋之謀。降詔招撫。悲夫。宋之自折入於西北。爲千古憾。雖有虎臣。其將如之何哉。瑋之爲將。非徒言無勇。徒勇無謀。稽其後效。槩可觀矣。世爲助臣。宋抑待以肺腑。睥睨孤豚。游其几俎。誠假以精兵。推心授鉞。四州斗絕。一隅孺子。植根未固。功之夙成。在瑋心目間。亦在天下後世心目間也。德明知其不敵。且斂手歸朝。而聽我之建置。西陲以掣契丹之右臂。百年逋寇。平以一朝。威震賀蘭。而聲馳朔漠。固將曰。今之中國。非昔之中國也。耶律隆緒。其敢輕舉以嚮澶州。脅盟要賂乎。善用兵者。欲其攻瑕也。而又不欲攻其已瑕者也。舍瑕而攻堅。則挫於堅。而瑕者亦玩。怯於堅而攻其已瑕。則勝之不足爲武。而堅者諒其無能。夫唯處於瑕不瑕之間。而乘瑕以破其堅。則足以震勅寇之心。而制之以氣。李繼遷之彊狡。固契丹之所憚也。而暴死之頃。弱子撫不輯之衆。人心離而無爲之効。死以爲堅。而有瑕可攻。以爲瑕。而人知其堅。不知其瑕。則功一就而震聲迄於遐荒。其必然之勢矣。且不但此也。宋之所以召侮於契丹。

者氣先茶也。昔之收巴蜀入兩粵下江南皆以衆凌寡乘其瓦解而坐獲之一試之白草荒原控騎鳴鏑之地邊聲一起而氣已先奪夫河西亦塞外矣引置之凶危之地而捷報以可就之功則將視朔漠之驕子亦猶是可走可馘之虜氣已先增十倍而又得李氏數世之積以使趨利而爭進且以土爲吾土人爲吾人士馬爲吾士馬使若璋者撫而用之渡一葦以嚮雲中則幽燕在其股掌南取甘涼內撤延環之守關中固而汴維得西面之屏藩何至澶州之警一聞盈廷項縮邊欲走金陵走巴蜀爲他日海門竄死之噓矢哉。璋謀不行德明之詔命一頒而契丹大舉之師踰年卽至其應如嚮而宋窮矣況德明不翦延及元昊叢爾小醜充爲敵國兵虺將死趣奉金縢禍迄於亡而不一機之失追救未繇嗚呼謀國如斯孰謂宋有人邪周整王繼英之尸位中樞不足責也張齊賢李沆之咎又奚辭哉沆之言曰少有憂勤足爲警戒此士變內甯外患之邪說也沆者宋一代柱石之臣也而何是之述焉。

凡上書陳利病以要主聽布行之者其情不一其不足聽則均也其一大姦挾傾妒之心已不言以避指摘而募事外之人訐時政之失以影射執政激天子以廢置掣任事者之肘而使去因以得遂大姦之所懷其一懷私之士或欲啓旁門以倖進或欲破成法以牟利其所欲者小其言之也大而借相類之理以成一致之言雜引先王之正訓詭附於道而不授人以攻擊其一小有才而見誦其牙慧筆鋒以正不足以安有餘非爲炎炎妮妮之談不足以表異微幸其言之庸而身因以顯此三者皆懷慝之姦諛君相以從已而行其脅持者也非此則又有聞君之求言也亟相之好士也甚躡蹀而與本無定慮搜索故紙旁問塗人以成其說明其中懷亦未嘗信爲可行而姑試言之以耀人之耳目非此則又有始出田野薄游

郡邑受一命而登仕籍。見進言者之聳動當時。而不安於緘默。晨揣夕摩。索一二事以爲立說之資。而撥拾迂遠之陳言以充幅。亦且栩栩然曰。吾亦爲社稷計靈長。爲生民拯水火者也。以自炫而已矣。非此則抑有誦一先生之言。益以六經之緒說。附以歷代之因革。時已異而守其故株。道已殊而尋其蠹迹。從不知國之所恃賴。民之所便安。而但任其聞見之私。以爭得失。而田賦兵戎。刑名官守。泥其所不通。以病國毒民而不恤。非此則有身之所受一事之甘苦。日之所睹一邑之利病。感激於衡茅。而求伸於言路。其言失也。亦果有失也。其言得也。亦果有得也。而得以一方者失於天下。得以一時者失於百年。小利易以生。愚氓之喜。隱憂實以忱君子之心。若此者。心可信也。理可持也。而如其聽之。則元氣以傷。大法以圯。弊且無窮。而況挾前數者之心。以誣上行私。而播惡下土者乎。故上書陳利害者。無一言之足聽者也。李文靖自言曰。居位無補。唯中外所陳利害。一切報罷。可以報國。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此可以當之矣。道者。安民以定國。至正之經也。秉道以宅心。而識乃宏。識惟其宏。而志以定。志定而斷。以成。斷成而氣以靜。氣靜而量乃可。函受天下而不迫。天下皆函受於識量之中。無不可受也。而終不爲之搖也。大矣哉。一人之識。四海之藏。非有道者。孰能不驚於所創聞。而生其疑慮哉。夫天下有其大同。而抑有其各異。非可以一說竟也久矣。其大同者。好生而惡死也。好利而惡害也。好逸而惡勞也。各守其大經。不能無死者。而生者衆矣。不能無害者。而利者長矣。不能無勞者。而逸者遠矣。天有異時。地有異利。人有異才。物有異用。前之作者。歷千祀。通九州。而各效其所宜。天下雖亂。終亦莫能越也。此之所謂傷者。彼之所自全。此之所謂善者。彼之所自敗。雖仁如舜。智如禹。不能不有所缺陷。以留人之指摘。識足以及此矣。則創制聽之前王。修舉

聽之百執。斟酌聽之長吏。從違聽之編氓。而天下各就其紀。故陳言者之至乎吾前。知其所自起。知其所自淫。知其善而不足以爲善。知其果善而不能出吾之園中。蟬噪而知其爲夏。蛩吟而知其爲秋。時至則鳴。氣衰則息。安能舉宗社生民以隨之震動。而士自修其素業。民自安其先疇。兵自衛其職守。賢者之志不紛。不肖之姦不售。容光普照。萬物自獻其妍媸。識之所周。道以之定。故曰天下之動。貞於一者也。文靖之及此。迴出於姚元之陸敬輿。司馬君實之表遠矣。前乎此者。丙吉。後乎此者。劉健。殆庶幾焉。其他雖有煌炫之績。皆道之所不許也。以安社稷不足。而況大人之正物者乎。有姚元之。則有張說。有陸敬輿。則有盧杞。有司馬君實。則有王安石。好言而莠言興。好聽而訟言競。惟文靖當國之下。匪徒梅詢曾致堯之屏息也。王欽若列侍從。而不敢售其姦。張齊賢寇準之伉直。而消其激烈。所以護國家之元氣者至矣。文靖沒。宋乃多故。筆舌爭雄。而郊原之婦子不能甯處於桑園瓜圃之下矣。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高者不易攀也。景者無有歧也。道之所以覆冒萬物而爲之宗也。豈易及哉。豈易及哉。

澶州之役。寇平仲折陳堯叟。王欽若避寇之策。力勸真宗渡河決戰。而日與楊大年飲博。歌呼於帳中。故王欽若之譖之曰。準以陛下爲孤注。其言亦非無因之誣也。王從珂自將以禦契丹於懷州。大敗以歸。而自焚。石重貴自將以追契丹於相州。諸將爭叛。而見俘於虜。皆孤注也。而真宗之渡河類之。且契丹之兵勢方張。而飲詭自如。曾無戒懼。則其保天子之南歸。而一兵不損。寸土不失。似有天幸焉。非孤注者之快於一擲乎。則欽若之譖。宜其行矣。嗚呼。盈宋之庭。錚錚自命者。充於班序。曾無一人能知準之所恃。而驚魂喪魄。始撓其謀。終妒其功。高瓊楊億以外。皆巾幗耳。後之論者曰。準以靜鎮之也。生死存亡。決於俄頃。

天子臨不測之淵。而徒以靜鎮處之乎。則論者亦馮拯王欽若之流。匹特見事成。而不容已於贊美。豈知準者哉。無所見而徒矜靜鎮。則景延廣十萬橫磨之驕語。且以速敗而效之者。誤人家國。必此言矣。夫靜鎮者。必有所以鎮。而後能靜也。謝安圍碁賭墅。而挫苻堅於淝水。非但恃謝元北府之兵也。慕容垂朱序張天錫之撐持。實久矣。夫平仲所恃者。奚在哉。按事之始終。以察勢之虛實。則洞若觀火矣。愚者自不察耳。觀其形勢。固非小有所得。而遽弭耳以退也。乃增世萬之賂。遂無一矢之加。歷之數十年。而無南牧之馬。豈蕭撻覽之偶中流矢。曹利用之口給辯言。遂足戢其戒心哉。兵甫一動。而議和之使先至。利用甫歸。而議和之使復來。則其且前且卻。徜徉無鬪志者。概可知也。契丹之滅王從珂也。石敬瑭爲之內主。其滅石重貴也。杜威趙延壽爲之內主。契丹不能無內應。而殘中國。其來舊矣。此內之可恃者也。且今之契丹。非昔之契丹矣。隆緒席十六州之安。而內淫於華俗。國人得志於衣錦食梁。而其習於恬嬉。至是而習戰之將。如休哥輩者。亦已骨朽。其入寇也。聞李繼遷以叢爾之小醜。陷朔方。脅朝廷。而羈縻弗絕。及其身死。子弱國如浮梗。而尙無能致討。且不惜錦綺以餌之。使安宋之君臣。可以虛聲恐喝。而坐致其金繒。姑以是脅之。而無俟於戰也。則挾一索賂之心。以來。能如其願。而固將引去。虜主之情。將士之志。三軍之氣。皆此焉耳矣。故其攻也不力。其戰也不怒。關南之士。亦可得則得。不得則已之本情。兵一動而使頻來。和之也易。而攻之也抑無難。平仲知之深。持之定。特兵謀尙密。不欲昌言於衆。以啓曉曉之辯論耳。使乘其不欲戰之情。而亟攻之。因其利我之和。而反制之。甯我薄人。必勝之道也。平仲曰。可保百年無事。非虛語也。此外之可恃者也。可恃之情形。如彼其昭著。六軍之士。歡呼震野。皆已灼見無疑。唯欽若堯叟馮拯之流。



聞邊情而不警於耳。閱奏報而不留於目。挾彫蟲之技。傲將吏而不使盡言。修鶴立之容。迨退食而安於醉夢。羽書洊至。驚如迅雷。金鼓乍聞。茫如黑霧。則明白顯易之機。在指掌之間。而莫之能喻。已而虜兵忽退。和議無猜。且不知當日之何以得此於契丹。則其云孤注者。雖傾妒之口。抑心所未喻。而億其必然也。故體國之大臣。臨邊疆之多故。有密用焉。而後可以靜鎮。密者縝也。非徒其藏而不洩也。得將吏之心。而熟審其奏報。儲偵諜之使。而曲證其初終。詳於往事。而知成敗之繇。察其合離。而知彊弱之數。故蹲伏匿於遐荒。而防其馳突。飛鏑交於左右。而視若蠱蠖。無須臾之去於心者。無俄頃之眩於目。其密也。斯以暇也。其暇也。斯以奮起而無所懼也。謝安石之稱詩曰。訐謨定命。遠猶辰告。命定於夙。而時以告猷。斯遠矣。夫豈易言靜鎮哉。

王旦受美珠之賜。而俛仰以從真宗之僞妄。以爲榮於貨。而喪其守。非知旦者。不足以服旦也。人主欲有所爲。而厚賄其臣以求遂。則事必無中止之勢。不得則必不能安於其位。及身之退。而小人益肆。國益危。且居元輔之位。繫國之安危。而王欽若。丁謂。陳彭年之徒。側目其去。以執宋之魁柄。則其遲回隱忍而導諛者。固有不得已於斯者矣。真宗之夙有侈心也。李文靖知之久矣。澶州和議甫成。而畢士安散兵歸農。罷方鎮。招流亡。飾治平之象。弛不虞之防。啓其驕心。勸之夸誕。非徒欽若輩之導以恬嬉也。欽若曰。唯封禪可以鎮服四海。誇示外國。言誠誕矣。然而契丹愚昧。惑於禩祥。以戢其戎心者。抑數十年。則旦知其不可。而固有不能遏抑者也。欽若謂之姦。旦知之矣。陳彭年上文字。旦瞑目不視矣。欽若之相。旦沮之十年矣。奉天書而悒怏死。且自媿激。而欲披緇矣。然而終不能已於順。非從欲之惡者。於此而知大臣之不易。

於任也。使旦而爲孫奭，則亦可以天豈有書對也。使旦而爲周起，則亦可以毋恃告成諫也。即使旦已處外而爲張詠，亦可以乞斬丁謂爭也。且使旦仍參政而爲王曾，猶可以辭會靈宮使自異也。今旣委國而任之我，外有狡虜，內有羣姦，大柄在握，君心未厭，可以安上靖邦，息民弭患，而憤起一朝，重違上旨，虛位以快小人之速進，爲國計者亦難言之。故曰：大臣不易任也。雖然，旦之處此也，自有道焉。旦皆失之，則徬徨而出於苟且之塗，弗能自拔，其必然矣。澶州受盟納賄之恥，微欽若言，君與大臣豈能無媿於心，恬然以爲幸者，畢士安、蒞畏之流耳。且旣受心膺之託，所用雪恥而建威者，豈患無術哉？任曹瑋於西陲，乘李德明之弱而削平之，以斷契丹之右臂，而使讐於威，可決策行也。兵初解而猶可挑，戍初撤而猶可置，擇將帥以練士馬，慎守令以實巖邑，生聚教訓，舉天下之全力以固河北，而臨幽燕，可漸次興也。能然，則有以啓真宗憤恥自彊之心，作朝氣以圖桑榆之效，無用假鬼神以雪前羞，而欽若不能逞其邪矣。如其才不逮，則其初膺爰立之命，不可不慎也。旦之登庸，以寇準之罷相也。欽若不能與同朝，則旦亦不可與欽若並用。乃欽若告旦以祥瑞之說，旦無以處之，而欽若早料其宜無不可，則旦自信以能持欽若，而早已爲欽若所持。夫其爲欽若持而料其不能爲異者，何也？相位故也。使旦於命相之日，力爭寇準之去，而不肯代其位，則欽若之姦不摧而自折，真宗之惑不辨而自釋，亦奚至孤立羣姦之上，上下交脅以阿從哉？進退之際，道之枉直存焉。旦於此一失，而欲挽之於終，難矣。旣乏匡濟之洪猷，以伸國威而定主志，抑不審正邪之消長，以慎始進，而遠佞人，雖有扶抑之微權，而不容不詘，要而言之，視相已重，而不知其重不在位，而在所以立乎其位者也。宋之盛也，其大臣之表見者，風采煥然，施於後世，繁有人矣，而責以大臣

之道咸有歎焉。非其是非之不明也。非其效忠之不摯也。非其學術之不正也。非其操行之不潔也。而恆若有一物焉。繫於心而不能舍。故小人起從而蠱之。已從而玩之。終從而制之。人主亦陽敬禮而陰菲薄之。無他。名位而已矣。夫君子樂則行。方行而憂。憂即違也。憂則違。方違而樂。樂又可行也。內審諸己。而道足以居。才足以勝。然後任之也。無所辭。外度諸人。而賢以彙升。姦以夙退。然後受之也。無所讓。以此求之。張齊賢寇準王曾文彥博富弼杜衍諸賢。能超然高出於升沈興廢之間者。皆有憾也。而且適遇真宗睿注之深。則望愈隆。權愈重。所欲爲者甚殷。所可爲者甚賸。於是而濡輪曳尾以求濟。而不遂其天懷。以抱媿於蓋棺。皆此爲之矣。嗚呼。世教之衰。以成乎習俗之陋也。童而習之。期其至而不能必得。天子而下。宰相而已。植根於肺腑。盤結而不可鉏。且之幼也。其父祐植三槐於庭。固已以是爲人生之止境。而更何望焉。後世之人材。所繇與古異也。不亦宜乎。

宋初吏治疏。守令優閒。宰執罷政。出典州郡者。唯向敏中勤於吏事。寇準張齊賢非無綜核之才也。而憊任情日事遊宴。故韓琦出守鄉郡。以畫錦名其堂。是以剖符爲休老之地。而不以民瘼國計。課其榷理也。且非徒大臣之出鎮爲然矣。遺事所紀者。西川遊宴之盛。殆無虛月。率吏民以嬉。而太守有遨頭之號。其他建亭臺。邀賓客。攜屬吏以登臨玩賞。車騎絡繹。歌吹喧闐。見於詩歌者不一。計其供張尊俎之費。取給於公帑者。一皆民力之所奉也。而獄訟征徭。且無暇以修職守。導吏民以相習於逸豫。不憂風俗之日偷。宜其爲治道之蝨也。滋甚。然而歷五朝百餘年。閒民以恬愉。法以畫一。士大夫廉隅以修。萑草澤無揭竿之起。迄乎熙甯以後。亟求治而督責之令行。然後海內騷然。盜夷交起。繇此思之。人君撫有四海。通

天下之志。以使各得者。非一切刑名之說。所可勝任審矣。子曰。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張弛之用。敬與簡之並行不悖者也。故言治者之大病。莫甚於以申韓之慘嚴。竄入於聖王居敬之道。而不知其病天下也。如振苗而求其長也。夫儉勤與敬。治道之美者也。恃二者以恣行其志。而無以持其一往之意氣。則胥爲天下賊。儉之過也。則吝。吝則動於利。以不知厭足。而必貪勤之亟也。必煩。煩則責於人。以速如己志。而必暴。儉勤者。美行也。貪暴者。大惡也。而弊之流也。相乘以生。夫申韓亦豈以貪暴爲法哉。用其一往之意氣。以極乎儉與勤之數。而不知節耳。若夫敬者。持於主心之謂也。於其弛不敢不張。以作天下之氣。於其張不敢不弛。以養天下之力。謹握其樞機。而重用天下。不敢以己情之弛而弛天下也。不敢以己氣之張而張天下也。故敬在主心。而天下咸食其和。夫天有肅則必有溫矣。夫物有華而後有實矣。上不敢違天之化。下不敢傷物之理。則易簡而天下之理得。固非外儒術而內申韓者之所能與也。以己之所能爲。而責人爲之。且以己之所不欲爲。強忍爲之。而以責人。於是抑將以己之所固不能爲。而徒責人以必爲。如是者。其心恣肆。而持一敬之名。以鞭笞天下之不敬。則疾入於申韓。而爲天下賊也甚矣。夫先王之以凝命守邦而綏天下也。其道協於張弛之宜。固非後世之所能及。而得其意。以通古今之變。則去道也猶近。此宋初之治。所以天下安之。而禍亂不作者也。三代之治。其詳不可聞矣。觀於聘燕之禮。其用財也。如此其費。而不吝。飲射烝蜡之制。其游民也。如此其裕。而不煩。天子無狗馬聲色玩好之耽。而不以宵旦不遑者。督其臣民。長吏無因公科斂。取貨鬻獄之惡。而不以寢處不甯者。督其兆庶。故皇華以勞文吏。四牡以綏武臣。杖杜以慰戍卒。卷阿以答燕游。東山詠結縵之歡。芣苢喜春遊之樂。皆聖王敬以承天。而下宜乎人。

者其弛也。正天子之張於密勿。以善調其節者也。宋初之御天下也。君未能盡敬之理。而謹守先型。無失德矣。臣未能體敬之誠。而謹持名節。無官邪矣。於是而催科不促。獄訟不繁。工役不損。爭訐不興。禾黍既登。風日和美。率其士民。游泳天物之休暢。則民氣以靜。民志以平。里巷佻達之子弟。消其囂凌之戾氣。於恬愉之下。而不皇皇然。逐錐刀於無厭。懷利以事其父兄。斯亦平情之善術也。奚用矯情於所不堪。惜財於所有餘。使臣民迫束紛紜。激起而相攘。敏哉。易曰。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不言利者。利之所由。以美也。內申韓而外儒術。名爲以義正物。而實道之以利也。區區以糜財爲患者。守瓶之智。治一邑而不足。況天下乎。夫財之所大患者。聚耳。天子聚之於上。百官聚之於下。豪民聚之於野。聚之之實。斂人有用之金粟。置之無用之窖藏。聚之之心。物處於有餘。而恆見其不足。聚之之弊。輦之以入者。不知止。而竊之以出者。無所稽。聚之之變。以吝陋激其子孫。而使席豐盈。以益爲奢。侈聚之之法。培克之僉人。日進其術。而蹈刑之窮民。日極於死。於是而八口無宿眷。而民多窮瘠。饋餽無趨事。而國必危亡。然且曰。君臣上下。如此其儉。以勤而猶無可如何也。嗚呼。勞形忧心。以使金死於藏。粟腐於庾。與耳目口體爭銖兩。以怨咨操是心也。其足以爲民上。而使其赤子自得於高天廣野之中乎。夫官資於民。而還用之於其地。則猶然民之得也。貢稅之入。旣以象兵而衛民。敬祀而佑民。養賢而勸民。餘於此者。爲酒醴豆邊。特賜之需。而用之於燕遊。皆田牧市井之民。還得之也。通而計之。其納其出。總不出於其域。有寬之名。而未嘗不惠。較之囊括於無用之地者。利病奚若邪。子曰。奢則不孫。惡其不孫。非惡其不畜也。傳曰。儉德之共也。儉以恭己。非儉以守財也。不節不宣。侈多藏以取利。不儉莫大於是。而又窮日殫夕。汲汲於簿書期會。以毛舉纖微。

之功過使人重足以立而自詫曰勤是其爲術也始於晏嬰成於墨翟淫於申韓大亂於暴秦儒之駁者師焉熙豐以降施及五百年而天下日趨於澆刻宋初之風邈矣不可追矣而況采薇天保雅歌鳴瑟之休風乎

宋之以隱士徵者四陳搏种放魏野林逋夫隱非漫言者考其時察其所以安於隱則其志行可知也以其行求其志以其志定其品則其勝劣固可知也搏之初非隱者也唐末喪亂詐僞相仍搏棄進士舉結豪俠子弟意欲有爲其思復唐祚與自欲爭衡也兩不可知大要不甘爲盜竊之朱溫沙陀之部族屈而思誅逐之力不贍志不遂退而隱伏乃測天地之機爲養生之術以留目而見澄清之日迨宋初而其術成矣中國有天子而志抑慰矣閒心雲住其情既定未有能移之者而天子大臣又以處軒轅集者待搏則不知搏也彌甚但留其所得於化機之一端傳之李挺之穆伯長以及邵氏雖倚於數未足以窮神化於易簡而歸諸仁義則抑與莊周互有得失而不可廢也搏之用以隱者在此使其用也非不能有爲於世而年已垂百志不存焉孰得而強之哉若种放則風斯下矣東封西祀躡屩以隨車塵獻笑益工視顏益厚則其始授徒山中高談名理者其懷來固可知已世爲邊將不能執干戈以衛封疆而託術於斯以招名譽起家閥閱抑不忠名不聞於黼座詬誅交加植根自固惡足比數於士林邪魏野林逋之視此則超然矣名已達於明主而交遊不結軫於公卿迹已遠於市朝而諷咏且不忘於規諫質其義也而安以無求樂其情也而順以自適教不欲施非吝於正人也以求己也書不欲著非怠於考道也以避名也若是者以隱始以隱終志之所存行則赴之而隱以成與搏異尙而非放之所能頽頽久矣乃以其時考

之。則於二子有憾焉。子曰。有道則見。無道則隱。云。有道者。豈時雍之代。無待於我。但求明主之知。以自榮哉。苟非無道。義不可辱。固將因時之知。我不知而進退也。今二子者。當真宗之世。君無敗德。相不嫉賢。召命已臻。受祿不誣。而長守荒山。矯稱巢許。不已過乎。前乎此者。鄭雲叟也。後乎此者。蘇雲卿呂微之也。皆搶攘之世。道在全身。而二子非其時也。乃以實考之。抑有不足爲二子病者。真宗召命下徵之時。宋有天下。方五十年。而二子老矣。江南平。太原下。之去此也。三十二年爾。則二子志學之始。固猶在割據分爭之日也。懲無定之興亡。惡亂人之去就。所決計以自命者。行吟坐嘯於山椒。耿介之志一定。而所學者不及於他。迨天下之既平。二子之隱局已就。有司知而欽之。朝士聞而揚之。天子加禮而願見之。皆曰。此隱君子也。夫志以隱立。行以隱成。以隱而見。知。因隱而受爵。則其仕也。以隱而仕。是其隱也。以仕而隱。且爲梯榮致顯之捷徑。士苟有志。孰能不恥哉。伊呂之能無嫌於此者。其道大。其時危。溝中之民。翹首以待其澆滌。故莘野渭濱。非爲卷婁集羶之地。若二子之時。宋無待於二子也。二子之才。充其所能爲。不能軼向敏中孫奭馬知節李迪而上之也。一旦晉立於大廷。無所益於邱山。終身退處於巖穴。無所損於培塿。則以隱沾清時之祿。而卒受虛聲之誚。二子之所不忍爲。念之熟矣。岸然表異。以媿夫銜孤清而微榮寵者。抑豈非裨益風教。以效於天下與來世哉。君臣之義。高尚之節。皆君子之所重也。而要視其志之所存。志於仕。則載質策名。而不以爲辱。志於隱。則安車重幣。而不足爲榮。苟非辱身賤行之僞士。孰屑以高蹈之名。動當世而希君相之知乎。嗣是而後。陳烈以迂鄙爲天下笑。邵康節志大而好游於公卿之間。固不知周子之不卑小官。伊川之不辭薦召。爲直伸其志。而無枉於道也。存乎其心之所可安者而已矣。

寇平仲求教於張乖崖。乖崖曰：霍光傳不可不讀。平仲讀之，至不學無術而悟曰：張公謂我，夫豈知其悟也。正其迷也。故善聽言者之難，善讀書者之尤難也。久矣。班史云：學吾未知其奚以學也。其云術，吾未知其術何若也。統言學，則醇疵該矣。統言術，則貞邪疑矣。若夫乖崖之教平仲也，其云術者，貞也。則其云學者，亦非有疵也。奚以知其然邪？乖崖且死，以尸諫，乞斬丁謂頭，置國門，罷宮觀，以紓民命。此乖崖之術，夫豈摧剛爲柔，矯直爲曲，以希世免禍而邀榮之詭術哉？術之爲言，路也。路者，道也。記曰：審端徑術。徑與術，則有辨。夾路之私而取便者，曰徑。其共繇而正大者，曰術。摧剛爲柔，矯直爲曲者，徑也。非術也。平仲不審乎此，乃懲剛直之取禍，而屈撓以祈合於人主之意，欲於是而任朱能，以僞造天書進，而生平之玷，不可磨矣。抑亦徒爲妖人大逆之媒而已。且受不道之誅，謫死瘴癘之鄉，則其懲霍光之失者，禍與光等。而汗辱甚焉。術不如其無術。故曰：其悟也。正其迷也。夫人之爲心，至無定矣。無學以定之，則惑於多歧，而趨蹊徑以迷康莊。固將以蹊徑爲康莊，而樂蹈之。故君子不敢輕言術，而以學正其所趨。霍光之無術，非無張禹、孔光之術也。其不學，非不如張禹、孔光之學也。浸令霍光挾震主之威，而藏身於張禹、孔光之術，則抑且爲僞爲恭謹之王莽，不待其子而身已膺漸臺之天誅。非唯乖崖不欲平仲之爲此，卽班史亦豈欲霍光之若彼哉？學也者，所以擇術也。術也者，所以行學也。君子正其學於先，乃以慎其術於後。大學之道，正身以正家，正家以正天下。正身者，剛而不可撓，直而不可枉。言有物而不忘，行有恆而不遷。忠信守死，以不移。驕泰不期，而自遠。光能以是爲術，則雖有芒刺之君，無所施其疑忌。雖有悍妻驕子，不敢肆其凶逆。而永保令名於弈世矣。夫光立非常之功，居危疑之地，惟學可以消其釁。況平仲之起家儒素，進退惟君。



無偏上之嫌者乎。伊尹之學存乎伊訓。傅說之學存乎說命。周公之學存乎無逸。召公之學存乎旅獒。張禹孔光掇拾舊聞。資其柔佞。以正若彼。以邪若此。善讀書者其何擇焉。平仲快快於用舍。一不得當。剗方爲圓。揚塵自蔽。與王欽若丁謂爲水火而效其尤。夫且曰吾受教於張公而知術矣。惜哉其不得爲君子。而自貽竄殛之災。故曰其悟也。正其迷也。君子之學於道也。未嘗以術爲諱。審之端之而已矣。得失者義利之大辨。審之也。毫髮不可以差。貞淫者忠佞之大司。端之也。跬步不可以亂。祿不可懷。權不可怙。君惡不可以逢。流俗不可以徇。妖妄不可姑爲嘗試。宵小不可暫進與謀。詩云。周道如砥。其直如矢。行之家而家訓。修行之天下。而天下之風俗。正行之險阻。而險阻平。可榮可悴。可生可死。而心恆泰然。君子之以學定其心。而術以不窮者。此而已矣。乖崖之言術者。此也。則意班史之言術者。亦應未遠於此也。平仲所習聞於當世之學者。楊億劉筠。彼所謂浮華之士也。則固不足以知學者之術矣。惡足以免於疚哉。小人之不容於君子。黜之竄之。誅之。以大快於人心。而要必當於其罪。罪以正名。名以定法。法以稱情。情得法伸。姦以永懲。天下咸服。而小人亦服於其罪。而莫能怨。君子非求免怨於小人也。而怨以其理。則君子固任其愆。且使情不得而怨。以其理者勿恤。則深文忤害之門啓。而小人操此術。以致難於君子也。靡所不至。遂以召羅織於無窮。故君子之治小人也。至於當其罪而止。而權術有所不用。不得則姑舍而待。其自斃。苟已無愆。得失治亂。聽之於理數。不得而無自失。不治而不釀亂。足以自靖而已矣。正大持理法之衡。刑賞盡忠厚之致。不可不慎也。王曾宋之君子也。丁謂之爲小人。天下允之。萬世允之者也。真宗崩。嗣君始立。曾與謂分執政柄。兩不相容。謂之怨毒滿天下。公惡徧朝廷。必不容於執政者。可計日待也。卽

且夕不可使尸輔弼之權。號於王庭而決去之。亦豈患無辭。曾欲去之。誘爲留身。密陳其惡於沖主。權也。亦權之不詭於正者也。乃以山陵改作石穴。水出而爲之辭。曰。謂欲葬真宗於絕地。使無後嗣。致雷允恭於大辟。而竄謂於海外。嗚呼。此小人陷君子之術。而奈何其效之邪。舍其興淫祀。營土木。陷寇準。擅除授。毒民病國。妒賢黨姦之大罪。使不得昭著於兩觀。而以誕妄亡實之疑案。殺不當殺者。以致謂於羽山之殛。則孰得曰。曾所爲者。君子之道哉。移山陵於水石之穴。以爲宜子孫者。司天監邢中之言也。信而從之者。雷允恭也。謂無能爲異而聽之。庸人之恆態也。苟當其罪。以斷斯獄。中和以邪說竄。允恭以黨邪逐。謂猶得未滅。而不宜以此譴大臣。曾乃爲之辭。曰。包藏禍心。移皇陵於絕地。其不謂之深文以陷人也。奚辭。夫穿地而得水石。謂非習其術者。而惡能知之。石藏於土。水隱於泉。習其術者。自謂知之。以術巧惑人。實固不能知也。浸使中和允恭告曾於石未露。水未湧之時。而爲之名。曰。宜子孫。曾能折以下有水石而固拒之乎。真宗既不葬於此矣。仁宗無子。繼有天下者。非真宗之裔。又豈曾仍用舊穴之罪乎。中和以爲宜子孫。妄也。曾曰。絕地亦妄也。兩妄交爭。而曾偶勝。中和允恭且銜冤於地下。勿論謂矣。天下之惡。謂怨謂而欲其竄死也久矣。一聞抵法。而中外交快。乃謂姦邪病國之辜。不昭著於天下。以儆官邪。則君子不以爲快。乘母后之怒。以非其罪而定。謂於窮髮瘡癘之鄉。君子且爲謂悲矣。謂以是而竄死。謂之榮也。而曾何幸焉。嗚呼。宋之以不道無將。陷人於罪。罟者。自謂陷寇準始。急絕其流。猶恐不息。曾以是相報。而益長滔天之浸。嗣是而後。章惇蘇軾黨人交相指摘。文字之疵。誣爲大逆。同文館之獄。興而毒流士類者。不知紀極。君非擁襍之子。臣非擁兵擅土之雄。父子兄弟世相及。而位早定。環九州以共戴一王。宗社固若

磐石。孰爲無將。孰爲不道。藉懷不逞之心。抑又何求。而以此爲名。交相傾於不赦之羅網。曾欲誅逐小人。而計出於此。操心之險。貽害之深。誰得謂宋之有社稷臣哉。其君子氣而已矣。其小人毒而已矣。氣之與毒。相去幾何。君子小人之相去。亦尋丈之間而已矣。天下後世之欲爲君子者。尙於此焉戒之哉。

# 宋論卷四

## 仁宗

曹魏嚴母后臨朝之禁。君子深有取焉。以爲萬世法。唐不監而召武韋之禍。元宗既靖內難。而後爲之衰。止不期宋之方盛而急裂其防也。仁宗立。劉后以小有才而垂簾聽政。乃至服袞冕以廟見。亂男女之別。而辱宗廟。方其始。仁宗已十有四歲。迄劉后之始。又十年矣。既非幼稚。抑匪闇昏。海內無虞。國有成憲。大臣充位。庶尹多才。惡用牝雞。始知晨暮哉。其後英宗之立。年三十矣。而曹后挾袞養之恩。持經年之政。蓋前之轍迹已深。後之覆車弗恤。其勢然也。宣仁以神宗母。越兩代而執天下之柄。速除新法。取快人心。堯舜之稱。喧騰今古。而他日者以挾女主制沖人之口實。授小人以反噬。元祐諸公。亦何樂有此。而況母政子政之說。不倫不典。拂陰陽內外之大經。豈有道者所宜出諸口哉。夫漢唐女主之禍。有繇來矣。宮闈之寵深。外戚之權重。極重難返之勢。不能逆挽於一朝。故雖骨骸大臣如陳蕃者。不能不假手以行其志。至於宋而非其倫矣。然而劉后無可奉之遺命。而持魁柄。迄於老死。而後釋。孰假之權。則丁謂之姦實成之也。謂以邪佞逢君。而怨盈朝野。及此而事將變矣。結雷允恭以奉后。而覬延其生命。則當國大臣。秉正以肅清內外。在此時矣。王曾執政。繫天下之望者。不輕會無定命之謨。倡衆正以立綱紀。仍假手乞靈於簾內。以竄謂而求快於須臾。劉后又已制國之命。而威伸中外。曾且無如之何。然則終始十年。成三世垂簾之陋。激君子小人相攻不下之勢。非曾尸其咎而誰委哉。曹后之賊也。先君慎擇付託之嗣子。幾爲廬陵。

房州之續。則劉后之逐宰相者。逐天子之竿也。微韓公伸任守忠之法。以危詞而急撤其籠。浸使如曾。宋其殆矣。韓公一秉道而革兩朝之弊。後起之英。守成憲以正朝廷。夫豈非易易者。而元祐諸公。無懷私之惡。有憂國之心。顧且踵曾之失。仍謂之姦。倒授宰制之權於簪珥。用制同異之見於沖人。以不正而臨人。使正不已。惜乎。夫昔之人有用此者。謝安是也。安圖再造之功於外。而折桓氏之權於內。苦勢已重。不欲獨任魁柄。以召中外之疑。貽桓氏以口實。抑恐羣從子弟。握兵柄。泊方州。倚助望以自崇。蹈敦溫之覆軌。故奉女主以示有所稟。而自保其臣節。元祐諸公。夫豈當此時。值此勢不得已而姑出於是哉。所欲爲者。除新法也。所欲去者。章惇蔡確邪慝之鄙夫也。進賢遠姦。除稗政。修舊章。大臣之道。大臣之所得爲也。奉嗣君以爲之。而無可避之權。建瓴之勢。令下如流。何求不得。而假靈寵於宮闈。以求快於一朝。自開覺隙。以召人之攻乎。易動而難靜者。人心也。攻擊有名。而亂靡有定之禍。自此始矣。用是術者。自王曾之逐丁謂。倡之韓公。矯而正之。而不能保其不亂邪。一中於人心。而賢者惑焉。理之不順。勢不足。以有行。而世變亟矣。夫奉母后以制沖人。逆道也。躬爲天子矣。欲使爲善。豈必不能。乃視若贅疣。別擁一母后之尊。臨其上。以相箝束。行一政曰。太后之愛民也。用一人曰。太后之任賢也。非甚盛德。孰能忍此。卽其盛德。亦未聞天子之孝。唯母命而莫之違也。且以仁宗居心之厚。而全劉氏之恩於終始。其於政事。無大變矣。而劉后方殂。呂夷簡張若等大臣之罷者。七人。王德用章德象。俱以不阿附故。而受顯擢。則元祐諸公。推崇高后。以改法除姦。而求其志道之伸。保百年之長治也。必不可得矣。太后固曰。官家別用一番人。而諸公不悟。盱豫以鳴。曾莫恤後災之殆甚。何爲者也。王曾幸而免此者。仁宗居心之厚。而范希文以君子之道立心。

陳揆小故以全大德之言能持其平也。觀於此而韓范以外可謂宋之有大臣乎。不可拂者大經也。不可違者常道也。男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內。既嫁從夫。夫死從子。婦道之正也。雖有庸主猶賢哲婦。功不求苟成。事不求姑可。包魚雖美。義不及賓。此義一差。千塗皆謬。可不慎與。

仁宗之稱盛治。至於今而聞者羨之。帝躬慈儉之德。而宰執臺諫侍從之臣。皆所謂君子人也。宜其治之盛也。夷攷宋政之亂。自神宗始。神宗之以興怨於天下。貽譏於後世者。非有奢淫暴虐之行。唯上之求治也。亟下之言治者已煩。乃俞其臣下之煩言。以啓上之佚志。則自仁宗開之。而朝不能靖。民不能莫。在仁宗之時而已然矣。國家當創業之始。繇亂而治。則必有所興革。以爲一代之規。其所興革。不足以爲規一代者。則必速亡。非然則略而不詳。因陋而不文。保弱而不競者。皆有深意存焉。君德民心。時會之所湊。適可至於是。既至於是。而亦足以持國於不衰。乃傳之數世而弊且生矣。弊之所生。皆依法而起。則歸咎於法也。不患無辭。其爲弊也。吏玩而不理。士靡而亡實。民驕而不均。兵弛而不振。非其破法而行私。抑沿法而巧匿其姦也。有志者憤之。而求治之情。迫動於上。言治之術。競起於下。聽其言。推其心。皆當時所可厭苦之情事。而釐正之於旦夕。有餘快焉。雖然。抑豈必歸咎於法。而別求治理哉。吏玩而不理。任廉肅之大臣。以飭仕階而得矣。士靡而亡實。崇醇雅之師儒。以興正學而得矣。民驕而不均。豪民日競。罷民日瘠。人事盈虛之必有也。寬其征徭。疲者蘇而競者無所容其指畫矣。兵弛而不振。繕有而伍無。伍有而戰無。戰爭久息之必然也。無薦賄之將。無私殺之兵。委任專而弛者且勸。以彊勁矣。若是者。任得其人。而法無不可用。若十一千百之掛漏。創法者固留有餘。以養天下而平其情。匹夫匹婦。祁寒暑雨之怨咨。猾胥姦民。

爲鼠爲雀之啄齧。惡足壞綱紀而傷教化。有天下者無容心焉可矣。宋自建隆開國。至仁宗親政之年。七十餘歲矣。太祖太宗之法。敝且乘之而生者。自然之數也。夫豈唯宋祖無文武之至德。議道之公輔。無周召之宏猷乎。卽以成周治教之隆。至於穆昭之世。蚩蠹亦生於簡策。固不足以爲文武周召病也。法之必敝矣。非鼎革之時。愈改之則弊愈叢生。苟循其故常。吏雖貪冒。無改法之可乘。不能託名踰分。以巧爲吹索。士雖浮靡。無意指之可窺。不能逢迎揣摩。以利其詭遇。民雖彊可凌弱。無以啓之。則無訐訟之興。以兩俱受斃。俾富者貧而貧者死。兵雖名在實亡。無以治之。則亂游惰之民。以梟張而起。進則爲兵。而退則爲盜。唯求治者汲汲而憂之。言治者嘖嘖而爭之。誦一先生之言。古今異勢。而欲施之當時。且其所施者。抑非先王之精意。見一鄉保之利。風土殊理。而欲行之九州。且其所行者。抑非一邑之樂從。神宗君臣所夜思晝作。聚訟盈廷。飛符徧野。以使下無法守。開章惇蔡京熾亂以亡之漸者。其風已自仁宗始矣。前乎此者。眞宗雖有淫祀驕奢之失。王欽若丁謂雖有貪權惑主之惡。而李太初慎持之於前。王子明謹守之於後。迨乎天聖明道之間。老成凋謝。已向盡矣。僅一直方簡重之李迪。起自遷謫。而任之不專。至若王曾等者。非名節之不矜也。非勤勞之不夙也。以術間道。以氣矜剛。而仁宗當受諫之美名。慕恤下之仁聞。欣然舉國以無擇於聽。迨及季年。天章開條陳進。惟日不給。以取綱維而移易之。吏無恆守。士無恆學。民無恆遵。兵無恆調。所賴有進言者無堅僻之心。而持之不同。不然。其爲害於天下。豈待熙豐哉。知治道者。不能不爲仁宗惜矣。夫秉慈儉之德。而抑有清剛之多士。贊理於下。使能見小害而不激。見小利而不欲。見小才而無取。見小過而無苛。則姦無所熒。邪無能閒。修明成憲。休養士民。於以坐致昇平。綽有餘裕。奈何強

飲疥癬之疾以五毒之劑而傷其肺腑哉。故仁宗之所就者。概可見矣。迹其謀國。則屢敗於西而元昊張啓侮於北而歲幣增。迹其造士。則聞風而起者。蘇氏父子。掉儀秦之舌。揣摩而前者。王安石之徒。習中商之術。後此之撓亂天下者。皆此日之競進於大廷。故曰神宗之興。怨於天下。貽譏於後世者。皆仁宗啓之也。夫言治者。皆曰先王矣。而先王者。何世之先王也。孔子曰。吾從周。非文武之道。隆於禹湯也。文武之法。居所世守而安焉者也。孟子曰。遵先王之法。周未亡。王者未作。井田學校。所宜遵者。周之舊也。官習於廷。士習於學。民習於野。善者其所夙尚。失者其所可安。利者其所允宜。害者其所能勝。慎求治人而政無不舉。孔孟之言治者。此而已矣。嘖嘖之言。以先王爲口實。如莊周之稱秦氏。許行之道神農。曾是之從。亦異於孔子矣。故知治者深爲仁宗惜也。

仁宗有大德於天下。垂及今而民受其賜。抑有大弊政以病民者。二百年。其餘波之害。延於今而未已。蓋其求治之心已亟。但知之而卽爲之。是故利無待而興。害不擇而起。其有大德於天下者。航海買早稻。萬石於古城。分授民種是也。其種之也早。正與江南梅雨而相當。可以及時。而畢樹藝之功。其熟也早。與深秋霜燥而相違。可弗費水而避亢旱之害。其種之也。田不必腴而穫不貲。可以多種而無瘠蕪之田。皆其施德之普也。昔者周有天下。既祀后稷以配天。爲一代之祖。又祀之於稷。以配社。享萬世之報。然則有明王起。飭正祀典。以酬功德。奉仁宗以代周棄。而享祀千秋。其宜也。惜乎無與表章者。史亦略記其事。而不揄揚其美。則後王之過也。若其弊之病天下者。則聽西川轉運使薛田張若谷之言。置交子務是也。交子變而爲會子。會子變而爲鈔。其實皆敝紙而已矣。古之稅於民也。米粟也。布縷也。天子之畿。相距止於五



百里莫大諸侯。無三百里之疆域。則粟米雖重。而輸之也不勞。古之爲市者。民用有涯。則所爲者簡。田宅有制。不容兼并。則所齎以易者輕。故粟米布帛器械。相通有無。而授受亦易。至於後世。民用日繁。商賈奔利於數千里之外。而四海一王。輸於國。餉於邊者。亦數千里而遙。轉輓之勞。無能勝也。而且粟米耗於升。僦布帛裂於寸尺。作僞者湮溼。以敗可食之稻麥。靡薄以費可衣之絲帛。故民之所趨。國之所制。以金以錢。爲百物之母。而權其子。事雖異古。而聖王復起。不能易矣。乃其所以可爲百物之母者。固有實也。金銀銅鉛者。產於山。而山不盡有成。於煉而煉無固獲。造於鑄。而鑄非獨力之所能成。薄貨之所能作者也。其得之也難。而用之也不敝。輸之也輕。而藏之也不腐。蓋是數物者。非寶也。而有可寶之道焉。故天下利用之王者。弗能遠也。唯然而可以經久行遠者。亦止此而已矣。交子之制。何爲也哉。有楮有墨。皆可造矣。造之皆可成矣。用之數則速裂矣。藏之久則改制矣。以方尺之紙。被以錢布之名。輕重惟其所命。而無等則官以之。愚商。商以之。愚民。交相愚於無實之虛名。而導天下以作僞。終宋之世。迄於元延及洪永之初。籠百物以府利於上。或廢或興。或兌或改。千金之費。一旦而均於糞土。以顛倒愚民於術中。君天下者。而思爲此。亦不仁之甚矣。夫民不可以久欺也。故宣德以來。不復能行於天下。然而餘害迄今。而未已。則傷詔祿之典。而重刑辟之條。無明王作。而孰與更始。其害治亦非小矣。鈔之始制也。號之曰千錢。則千錢矣。已而民遞輕之。而所值遞減。乃至十餘錢。而尙不售。然而千錢之名。固有也。俸有折鈔以代米。乃至一石而所折者數錢。律有估物以定贓。乃至數金。而科罪以滿貫。俸日益薄。而吏毀其廉。贓日益重。而民極於死。僅一鈔之名。成而害且積。而不去。況實用以代金錢。其賊民如彼乎。益之以私造之易。殊死之刑。日聞於

司寇以誘民於阱而殺之。仁宗作俑之愆不能辭矣。是故君天下者一舉事而大利大害皆施及無窮不可不審也。聽言輕則從善如流而從惡亦如流。行法決則善之所及者遠而惡之所被者亦長矣。以仁如彼以不仁如此。仁宗兩任之圖治者其何擇焉。舜之大智也。從善若決江河而戒禹曰無稽之言勿聽以其大智成其至仁治道盡此矣。

大臣進位宰執而條列時政以陳言。自呂夷簡始。其後韓范富馬諸君子出統六師入參三事皆於受事之初例有餘奏聞之曰天下有道行有枝葉天下無道言有枝葉。以此知諸公失大臣之道而明道以後人才之寢降風尚之寢卑。前此者石李向王之風軌不可復追矣。書曰敷奏以言明試以功以言者始進之士非言無以達其忱上之庸之非言無以知其志。故觀其引伸知其所學觀其蘊藉知其所養非必言之可行而聽之行也。後世策問賢良科舉取士其法循此而抑可以得人然而不能無不得之人矣。至於既簡在位或賢或否則以功而明試之非以言者之始測於影響而下亦僅此以爲自效之資也。且夫藉言以爲羔鴈者亦挾長求進之士爾其畜德抱道具公輔之器者猶不屑此而況大任在躬天職與共神而明之默而成之者非筆舌之所能宣而喋喋多言以揜力行不逮之愆尤乎。卽以敷奏言之射策之士諫議之官言不容已也而抑各有其畔不可越也。將以匡君之過與則卽以一德之涼推其所失而導之以改無事掇拾天德王道盡其口耳之所記誦者罄之於一牘也。非是者爲鬻才之曲士將以指政之非與則卽一事之失極其害之所至而陳其所宜無事旁推廣引汎及他端之未善以責效於一朝也。非是者爲亂政之辯言將以摘所用之非人與則卽以一人之罪狀明列其不可容無事抑此伸彼濫及盈廷。

以唯吾所欲廢置也。非是者爲死黨之儉人。將以論封疆之大害與。則卽以一計之乖張。專指而徵其必債。無事臚列兵法。畫地指天。以遙制生殺之樞機也。非是者爲首禍之狂夫。且夫一言出而且俟君之行。此一言也。則事不宥。而力以暇而有餘。一言出而君旣行。此一言矣。則意相得。而後可因而復進。故志行而言非虛設。行與不行。皆未可必之於君心。姑且言出如哇。而唯恐不充於幅。誠何爲者。況乎一人之識。以察一理。尙慮其義不精。而害且伏於其隱。乃搦管經營。旁搜雜引。舉君德民情。兵農禮樂。水火工虞。無涯之得失。窮盡之於數尺之章疏。才之果勝與。念之果周與。發果以誠。而行果無不得與。問之心而固不能自信。按之他日而已。知其不然。徒爾洋洋妮妮。建瓴傾水而出之。不少待焉。不怍之口。莫知其咎。亦孔之醜矣。則在懷才初進之士。與職司言責之臣。猶不可不慎也。而得君已深。歷任已夙。居密勿以靜鎮四海者。尤勿論矣。明道以後。宰執諸公。皆代天工。以臨羣動者也。天下之事。唯君與我坐而論之。事至而行之。可興則興之已耳。可革則革之已耳。惟道之從。惟志之伸。定命以辰告。不崇朝而徧天下。將何求而不得。奚待煩言以聳衆聽。如其微言而不悟。直言而不從。欲行而中沮。欲止而旁出。則有引身以退。免疚惡於寸心。而不待暴白以號於人曰。吾已縷析言之。而上不我庸也。此宰執大臣。所以靖邦紀而息囂凌之樞要也。在昔李太初。王子明。以實心體國。奠七十餘年社稷。生民於阜安者。一變而爲尙口紛呶之朝廷。搖四海於三寸之管。誰尸其咎。豈非倡之者在堂。皇和之者盡士類。其所繇來者。漸乎宰執有條奏矣。侍從有條奏矣。庶僚有條奏矣。有司有條奏矣。乃至草茅之士。有喙斯鳴。無不可有條奏矣。何怪乎王安石之以萬言聳人主。俾從己以顛倒國是。而遠處蜀山。聞風躍起之蘇洵。且以權謀僭險之術。習淫遁之文。

章售其尉繚孫臏之詭遇。簧鼓當事而熒後世之耳目哉。姚元之之以十事要元宗也。在未相之先謂不可行而已不敢相也。是亦慎進之一術也。既已爲相則唯其行之而無復言矣。陸敬輿之詳於論事也。一事竟而又及一事。因時之迫以答上問而非闊達迂疏以侈文章之富也。宰執之道司聽言以待黜陟耳。息浮言以正人心耳。言出而行澆言長而忠薄言之不已而國事不可爲矣。讀者感焉。詫爲盛美。違山十里。螻蛄猶聞。東宋人章奏於高閣。學術治道庶有槩焉。俗論不然。宜中國之日疲以蹙也。

仁宗之生以大中祥符三年歲在庚申及嘉祐二年乙酉二十有六年擬之於古未逮乎壯有室之齒也。曹后之立未及期月則皇子之生非所絕望乃育宗英於宮中使后拊鞠之嗚呼念宗社之重而忘私是豈非能爲人之所不能足爲萬世法者哉。三王以後與子之法立苟爲適長道不得而廢焉。漢明雖賢光武猶謂失德晉惠雖闇武帝不任其愆故三代有豫教之法盡人之所可爲而賢不肖治亂安危舉而聽之於天亦且無如之何矣。乃無子而嗣未有定以及乎危病之際姦人婦寺挾私意以援立庶支市德居功而倒持魁柄漢唐之禍率繇此而興其近正者則辨昭穆審親疏弟與從子以序而登斯亦可以止爭而靖國矣。而於帝王慎重天位之道固未協也。夫唯適長之不容變置爲百王之成憲而賢不肖非所謀耳。無子而授之同產之弟與從子之長古未有法道無可執則天既授我以選賢而建之權如之何不自化裁可諉諸後以任臣僚之扳立邪。英宗方四歲而鞠之宮中察其情志審其器量遠其外誘習其家法而抑受恩勤之德於中宮他日曰宮中嘗養二子小者近不慧大者可也。帝之留心於國本非一日矣。范富包文司馬雖心是其請且不欲授以援立之權獨託腹心於韓公然抑聞命而始請其名。前此者亦未

敢有所擬也。則熟籌密運於一人之心。又豈姦邪之得窺伺哉。在禮有之。曰爲人後者爲之子。非盡人無子而必爲立後也。自大夫以上。有世祿。食采邑。建祖廟者。達乎天子。苟無子而必有後。則三代之興。雖無子而固有子。豫立之典。雖不見於史策。而以爲後之文推之。則苟有有世守無無子者。必有子而與子之法。固不以無出而廢也。抑在禮有之。曰爲人後者。爲其父母服。本非碁而加以碁之謂也。若以親疏序及。而所立者從子之長。則所生父母雖降。而固有叔父之親。不必加隆。而固服碁。則功總以降之。族子。但使溫恭之度。形於早歲。皆擇養而豫教之。無問親疏。亦明矣。漢唐之君。輕宗社而怙其專私。未有能者。仁宗慮之早。而斷之決。以定百王之大法。於是高宗有所稟承。遠立太祖之裔孫。而本支不敢妄爭。臣民欣爲推戴。兩宮全其慈孝。社稷賴以小康。皆仁宗之貽謀爲之先導也。雖然。義隱於三代。而法沮於漢唐。仁宗起而決策。以至正之舉。而有非常之疑。故任守忠。惑曹后以起釁。而仁宗無慮也。有韓公在。制守忠之死命。而曹后黜於其義也。高宗無可恃之大臣矣。於是而內禪以定其位。然則心苟無私。變通在我。居天位之尊。承皇天之命。仰先祖之靈。奉名義之正。無志不可行。無謀不可定。何畏乎命異。何憂乎事變哉。朋黨之興。始於君子。而終不勝於小人。害乃及於宗社。生民不亡而不息。宋之有此也。盛於熙豐。交爭於元祐。紹聖。而禍烈於徽宗之世。其始則景祐諸公開之也。國家剛方挺直之正氣。與敦龐篤厚之醇風。並行而不相悖害。大臣任之。而非但大臣任之也。人主平其情。以不迫行其用。舍慎其聽。以不輕動於人言。則雖有小人。不傷君子。其有君子。不患其有小人。而國是貞矣。而囂凌息矣。前乎景祐者。非無丁謂。王欽若之姦佞也。而王旦沮欽若之登庸。馬知節折欽若之匿奏。張詠且死。請戮尸。以留丁謂之頭。李迪誓死。

而斥丁謂之姦。王曾且獨任竄謂之舉。而不勞廷臣之交擊。故欽若謂非無邪黨。亦以訐訟不行。而但偷容容之福。胡旦翟馬周梅詢會致堯之徒。或乍張而終替。或胸縮而不前。蓋大臣以國之治亂。人之貞邪。引爲己任。而不倦情於且吐且茹之交。授發姦摘伏之權。於銳起多言之士。故剛而不撓。抑重而不輕。唯其自任者決也。而天子亦不矜好問好察之名。聞人言而輕爲喜怒。則雖有繁興之衆論。靜以聽君相之從違。自非田錫孫奭任諫諍之職者。皆無能騁其辯也。好善則進之。惡惡則去之。任於己以持天下之平者。大臣之道也。引之不喜。激之怒。居乎靜以聽天下之公者。天子之道也。而仁宗之世。交失之矣。仁宗於求治也急。而性情之所偏倚者。寬柔也。寬柔者之能容物。人所知也。寬柔者之不能容物。非知道者不知也。至於前而有所稱說容之矣。未遽以爲是。未遽以爲非也。容之容之。而言沓至。則辯言者且將怒其所必怒。而終不能容。夫苟樂求人言。而利用其臧否。則君子小人。莫能自必。而特以議論之短長爲興廢。於是而小人之黨。競起爭鳴。而自附於君子之華士。抑綽約振迅。飾其文辭。以爲制勝之具。言滿天下。蔚然可觀。相傳爲不諱之朝。故當時士民。與後世之聞其風者。所甚欽仰於仁宗。皆仁宗之失也。於是而宋興以來。敦龐篤厚之風。蕩然不足以存矣。抑攷當時之大臣。則耆舊已凋。所僅存者。呂夷簡爾。夷簡固以訕之不怒。逐之不恥。爲上下交順之術。而其心之不可問者多矣。其繼起當國。能守正而無傾險者。文彥博矣。而亦利用夷簡之術。以自挫其剛方之氣。乃恐其志不足以行。則旁求助於才辯有餘之士。羣起以折異己。而得仲韓富范馬諸公。雖以天下爲己任。而不能自超出於此術之上。於是石介蘇舜欽之流。矯起於庶僚。而王素唐介蔡襄余靖。一唱百和。唯力是視。抑此伸彼。唯勝是求。天子無一定之衡。大臣無久

安之計。或信或疑。或起或仆。旋加諸膝。旋墜諸淵。以成波流無定之宇。熙豐以後。紛呶噂沓之習。已早見於此。而君猶自信曰。吾能廣聽大臣。且自矜曰。吾能有容士。競習於浮言。揣摩當世之務。希合風尚之歸。以顛倒於其筆舌。取先聖之格言。前王之大法。屈抑以供其證佐。童而習之。出而試之。持之終身。傳之後進。而王安石蘇軾。以小有才而爲之領袖。皆仁宗君相所側席以求。象成其毛羽者也。乃至呂惠卿鄧綰。邢恕沈括陸佃張耒秦觀曾鞏李薦之流。分朋相角。以下逮於蔡京父子。而後覆敗之局終焉。嗚呼。凡此訾訾捷捷者。皆李沆王旦所視爲士偶。任其擲棄山隅。而不使司禍福者也。而仁宗之世。亟導以興。其剛方也。非氣之正也。其敦篤也。非識之定也。置神器於八達之衢。過者得評其長短。而移易之日。刻月敵。以底於敗亡。天下後世。猶獎其君德之宏。人才之盛。則知道者之希。知治者之無人。抑今古之有同悲矣。按仁宗之世。所聚訟不已者。呂夷簡夏竦之進退而已。此二子者。豈有丁謂王欽若蠹國殃民已著而不可揜之惡哉。夷簡之罪。莫大於贊成廢后。后傷天子之頰。固不可以爲天下母。亦非甚害於大倫。竦之惡。莫大於重誣石介。而介之始進而被黜。以爭錄五代之後。亦宋忠厚之澤。過而無傷於教化。矜氣以爭黜。莫亦非已甚。而范余歐尹。遽羣起以去國。爲高投滴水於沸油。燄發而莫之能遏。然則呂夏固不足以禍宋。而張逐虎之網。叫呼以爭死命於麀兔。何爲者邪。天子不慎於聽言。而無恆鑑。大臣不自秉國成。而獎浮薄。一彼一此。以氣勢爲榮枯。斯其以爲宋之季世而已矣。讀其書言。不可勝求也。聞其名。美不可勝傳也。卽而察之外疆。而中枯靜。而診之脈浮。而筋緩。起伏相代。得失相參。契丹脅之。而竭力以奉金繒。元昊乘之。而兵將血於原野。當時之效。亦可睹矣。奚問後世哉。

言者人得進諫於君而諫無專官。不欲天下之以言爲尙也。聖王樂聞天下之言而惡天下之以言爲尙。上下交責於己而不攻人以求勝。治之所以定。功之所以成。俗之所以淳。亂之所以訖也。諫之有專官。自蕭梁始。而唐因之。諫有專官。則以言爲職矣。以言爲職。則以言爲尙矣。以言爲職。欲無言而不可以言爲尙。求所以言者。但可言而卽言之。於是進不揆於理。退不信於心。利其所病。病其所利。賢其所不肖。不肖其所賢。時之所趨。意之所動。聞見之所到。曲折以斬乎工。矯揉以成其是。科條繁而搏擊驚。枝葉盛而蔓延張。唯其所尙。以稱其職。無不可言也。易曰。亂之所繇。生則言語以爲階。職此謂矣。乃唐之有專官也。隸於門下省。則與宰相爲僚屬。而聽治於宰相。法猶善也。所以然者。天子之職。論相而已矣。論定而後相之。旣相而必任之。不能其官。而唯天子進退之。舍是而天子無以治天下。夫天子無以博察乎人之賢。茲而悉乎民之隱志。唯此一二輔弼之臣。寄以子孫黎民者。爲其所謹司。然而弗能審焉。則天子無以爲天下君。若夫必置諫官以贊其不逮者。有故。大臣者。一諫而善道之。再諫而昌言之。三諫而危言之。然而終不庸焉。則引身以退。大臣之道也。故唯宗社安危。賢姦用舍。生民生死之大司。宰相執之。以弼正天子之愆。而自度其去就。若夫天子一言之不合。一動之不臧。好尙之不端。喜怒之不節。見端於微。未形於大。宰相屑屑然以力爭。爭而不從。不從而不去。則辱其身。不從而急去。則遺其君。故宰相必斬於其小。而以封駁爭論之權。授之諫官。而後宰相得以持其大。而爲進退之大經。故唐之制。猶善也。宰相之用。舍聽之。天子諫官之子奪聽之。宰相天子之得失。則舉而聽之。諫官環相爲治。而言乃爲功。諫官者。以繩糾天子。而非以繩糾宰相者也。天子之職。止此一二日侍密勿心膂之大臣。弗能決擇而委之諫官。則天子曠矣。天子



曠而繁言興。如是而不亂者。未之或有。仁宗詔宰相毋得進用臺官。非中丞之難保薦者。毋得除授。曰。使宰相自用臺官。則宰相過失。無敢言者。嗚呼。宋以言語沓興。而政紊於廷。民勞於野。境蹙於疆。日削以亡。自此始矣。且夫宰相之非其人。有自來矣。上之所優禮。而信從者。必其所喜者也。下之詭遇而獲上之寵任者。必上之所歆者也。上喜察察之明。則苛煩者相矣。上喜响句之恩。則柔茸者相矣。上貪黷武之功。則生事者相矣。上利錙銖之獲。則掎克者相矣。上耽宴安之逸。則擅權者相矣。上逐聲色之欲。則導淫者相矣。上惑佛老之教。則妖妄者相矣。上寄耳目於宦寺。則結奄豎者相矣。上委國政於妃嬪。則交宮禁者相矣。天下不患無君子。而不能獲上於所不好。天下不能無小人。而不能惑上於無所迷。故諫官以其犯顏無諱之危言。繩之於早。糾之於微。則木不腐而蠹不生。形不污而影不黯。宰相之可否。入明鑑之中。莫能隱蔽。又豈待諫官之毛舉細過。以加其上。而使不足以有爲乎。是道也。自天子以至於修士。未有不以此爲聽言之經者也。言之益也。在攻其過。而詔以其所不知。然而有辨矣。或聽言而悟。或聽言而迷。剛復以自用。則禍至而不知。無主而聽。則釁生於不審。故曰。樂聞天下之言。而惡天下之以言爲尙。道之迹相背。而實相成者。唯君子能辨之。有言於此。攻己之失。而盡其辭。君子之所樂也。言雖不當。抑必有當焉者矣。卽無所當。而不欲拒之。以止人之忠告也。有言於此。攻人之失。而發其隱。君子之所惡也。言雖非私。必有私者伏矣。卽果無私。而不欲行之。以啓人之訐謗也。故君子之聽言。止以自攻。豈徒天子之於宰相爲然邪。百執之得失。有司之功罪。司憲者治之矣。天子以含宏之德。臨其上。育其才。而進之。以所未逮。人乃以自勸於修爲。而樂效其職。而越位以持人之短長者。矯舉纖芥。摘發暮夜。以敗人之名節。而使自棄。固

明主之所必遠。抑豈徒天子之聽諫官爲然邪。庶士之族。亦有親疏。閭里之交。亦有比耦。其離其合。自以其倫而爲厚薄。而浮薄之士。喜談臧否者。攻其所不見。述其所未聞。以使猜疑。固修士之所必絕。且豈徒攻人之過。以相排陷者爲然邪。朝則有章家。則有法先王之精意。不可以小利疑其不宜。先正之格言。不可以私心度其未至。而積引繁雜。瑣陳利害。快愚賤之鄙心。以要譽。乘時勢之偶然。以改圖。一人之識。而欲盡天下之理。一端之得。而欲強百致之齊。憑臆見以虧短成法。倚古語以譏駁時宜。言不如其心。心不如其理。窮工極變。以盡人心。而亂常道。尤有道者之所必絕。而不使敢干。夫君子所樂聽人言者。私欲之不戢。器識之不宏。學問之不勉。好尚之不端。喜怒之不節。動止之不莊。出話之不正。勿憚我之威。勿疑我之拒。勿薄我爲不足言。勿怨我以姑有待。如石攻玉。必致其精。如繩裁木。必壹於正。則薰沐以求之。拜稽以受之。而唯恐其易盡。如其剛直之氣。不以加我。而以加人。則小臣僕妾。且將不可以一言人。而刑賞及之。況僅此一二坐論之元臣。而授榮辱之大權於悠悠之心口哉。自仁宗之爲此制也。宰執與臺諫。分爲敵壘。以交戰於廷。臺諫持宰執之短長。以驚擊爲風采。因之廷叱大臣。以辱朝廷。而大臣乃不惜廉隅。交彈而不退。其甚者有所排擊。以建其所欲進。而巨姦且託臺諫以登庸。害乃伏於台輔。宰執亦持臺諫之短長。植根於內庭。而假主威以快其報復。於是或竄或死。乃至褫衣受杖。辱當世之士。而好名者且以體膚之傷毀爲榮。其甚者布私人。假中旨。以居掖垣。而自相攻擊。害又中於言路。季世之天下。言愈長。爭愈甚。官邪愈侈。民害愈深。封疆愈危。則唯政府諫垣不相下之勢激之也。仁宗作法之涼。延及五百年而不息。求如唐之諫官宰相。同寮而不疑其容隱者。且不可得。況古之無人不可諫。用匡君德。而不以尙口爲

習俗者。養敦龐剛正之元氣。以靖邦家。其得失豈尋丈之間哉。自仁宗之爲此制也。呂夷簡卽以逐孔道輔等十人。而余靖孫沔。旬日再竄。廷臣水火之爭。迄於徽欽。無日無人不爭爲鼎沸。論史者猶以爲善政。則甚矣一曲之士。不足與言治道也。

元昊之必反。弗待其後事而知之。今立於五百年之餘。不揣而信其必然。況當日乎。粵自繼遷之死。子弱國危。弗能制其死命。漫曰以恩致之。實則輸錦綺以獻笑。丐其不相凌暴而已。於是而西陲撤備。將帥戢身。戍兵束手者。垂三十年。而吳始反。計德明之世。無亡矢折鏃之患。擁鹽池苑馬之資。藉中國金縉之利。休養其人。以稟岸於河山險固之地。雖微元昊。且將鷹飽而飛。況吳以雄狡之才。中國久在其目中。而欲使弭耳以馴於桺也。庸可得乎。於是而宋所以應之者。固宜其茫然也。種氏以外。無一人之可將。中樞之地。無一策之可籌。僅一王德用之擁虛名。而以貌類藝祖。宅枕乾岡之邪說。搖動之而不安於位。狄青初起。抑弗能乘其朝氣。任以專征。不得已而委之文臣。匪特夏竦范雍之不足有爲也。韓范二公。憂國有情。謀國有志。而韜鈴之說未嫻。將士之情未浹。縱之而弛。操之而煩。慎則失時。勇則失算。吟希文將軍白髮之歌。知其有弗獲已之情。四顧無人。而不能不以身任。是豈足與狡詐凶橫之元昊爭生死者哉。其所用以直前者。劉平石元孫任福。關茸輕脆之夫也。則吳之不能東取環延。南收秦隴。以席捲關中者。幸其無劉淵石勤之才也。故韓范二公之任此良難矣。三十年間。執國柄以贊廟謨者。誰邪。李沆四方艱難之說。無可告語。而僅以屬之王旦。旦亦弗能效也。曹瑋憂元昊之狀貌非常。不得昌言。而僅以語之王巖。巖固弗能信也。君飾太平以誇驕虜。臣立異同以爭口舌。將畏猜嫌而思屏息。兵從放散而恥行枚。率不練之

疲民馭無謀之蹇帥。出入於夏竦王沘之間。呂夷簡復以疲痺任心膂。而可否其上。才卽倍蓰於二公。亦弗能振宿萎之枝。而使翹然以起。則不能得志於一戰。而俛首以和。終無足怪者。乃以其時度其勢。要之後效。宋之得免於危亡也。二公謀異。而范公之策愈矣。任福之全軍覆沒也。范公過信。吳之可撫。而墮其術中也。韓公力主進兵會討。策吳之詐。而自戒嚴以行邊。則失在范。而韓策爲長。然范之決於議撫者。度彼度此。得下策以自全者也。古今有定勢焉。弱者不可驟勝。而彊者。可徐俟其弱。故有不必危亡之勢。而自貽以危亡者。以不可張之弱。嘗試而爭。乍張之彊也。夫前之自萎以積弱。而養吳之彊者。已如彼矣。然彼雖彊。而未嘗無所憚也。以一隅而敵天下。則貧富不相若。以孤軍而抗天下。則衆寡不相若。內患未起。而人利於安存。則滅我也難。內治猶修。而人不思外附。則誘我也無術。固本自彊。以待其疲。猶足恃也。而無識者。蹶然而起。以希非望之功。驅積衰之衆。糜無益之財。投進有可前。退有可卻之散地。挑進則利。卻則死於狡寇。姑與薄侵其邊疆。而墮其陷阱。一嘗之而敗矣。彼氣增而我氣折矣。再嘗之。三嘗之。而無不敗矣。彼氣彌增。而我氣折盡。以無餘矣。彼固未能如是其勇。我以勇貽之也。我且未必如是其怯。自教吾人以怯也。前之有所憚者。無可憚矣。有所疑者。無可疑矣。則雖有勇將勁兵。以繼其後。彼且無所懼。奮死以相搏。而勢終不敵。元魏之於六鎮。契丹之於女真。女真之於蒙古。皆是也。不然。以土地甲兵芻糧之富。率有餘之衆。衛久立之國家。以捍乍興之小醜。奚其不敵。而瓦解以亡哉。使如韓公徇夏竦之策。併數路之兵。同出一道。用爭勝負。人懷異心。而投之虜穴。彼盡銳以攻其瑕。一將齟。而全軍駭潰。內地更無堅守有餘之兵。豈徒蹶延涇原之不可保哉。關中糜爛。而汴雒之憂亦棘矣。范公之鎮延州也。興營田。通斥

候修堡砦。种世衡城青澗。以相策應。緩夏竦之師期。按兵不動。以觀其釁。使得如公者。以終其所爲。財可充。兵可用。術可擇。俟之俟之。元昊死。諒祚弱。無難折箠。以收爲外臣。卽未能然。而不驅嘗試之兵。送腰領。以增其驕悍。重城屹立。士氣猶存。元昊雖強。卒不能渡河。而有尺土。此范公之略。所繇愈於韓公者遠也。可移者石也。不可移者山也。無土以障之。則河不決。無水以濺之。則油不炎。使漢高以武帝之兵。臨冒頓。則漢必危。抑使楊鎬。王化貞。以范公之策。保瀋遼。則國必不斃。是道也。持於積弱之餘。而以救其失者也。急庸人之所緩者。建威之宏略。緩庸人之所急者。定傾之成算。無事而嬉於堂。聲變而聞於市。今古敗亡之券。可不鑒諸。

人之不能有全才也。惟其才之有所獨優也。才之所規。遂成乎量。才所獨優。而規之以爲量。則量窮於所規。規之內有餘。而規之外不足。嗚呼。夫孰知不足者之能止其分。而無損於道。有餘者求盈於所規之外。治之而實以紛之也。觀於韓范二公。可見矣。韓公之才。磊落而英多。任人之所不能任。爲人之所不敢爲。故秉正以臨險阻。危疏之地。恢乎其無所疑。確乎其不可拔也。而於纖悉之條理。無曲體求詳之密用。是故其立朝之節。直以伊周自任。而無所讓。至於人官物曲之利病。吉凶變動之機宜。則有疏焉者矣。乃以其長用之於短。其經理陝西也。亟謀會師進討。而不知固守以待時。多刺陝西義勇。而不恤無實而有害。皆用其長而誦焉者也。若法度典禮。銓除田賦。皆其所短者。而唯其短也。是以無所興革。而不啓更張之擾。而范公異是。以天下爲己任。其志也。任之力則憂之亟。故人之貞邪。法之疏密。窮簷之疾苦。寒士之升沈。風俗之醇薄。一繫於其心。是以內行修謹。友愛施於宗族。仁厚式於鄉閭。唯恐有傷於物。而惡人之傷。

而物也獨切。故以之驅戎。無徼功之計。而致謹於繕修自固之中策。惟其短也。而善用之。乃以終保西陲。而困元昊於一隅。若其執國柄以總庶務。則好善惡惡之性。不能以纖芥容。而亟議更張。裁倖濫。覈攷課。抑詞賦。興策問。替任子。綜覈名實。繁立科條。一皆以其心計之有餘。樂用之而不倦。惟其長也。而亟用之。乃使百年安靜之天下。人挾懷來以求試。熙豐紹聖之紛紜。皆自此而啓。曾不如行邊靜鎮之賴以安也。繇是觀之。二公者皆善用其短。而不善用其長。故天下之不以用所長而成乎悔吝者。周公而後。僅見其人。也。夫才之所優。而學亦樂赴乎其途。才既優之。學且資之。喜怒亦因之。而不可遺。喜心既行。而物之。不傷者鮮矣。才注於斯。學效於斯。喜怒循斯。以發量之所規。不能度越乎斯。而欲以此槩及乎規之所不至。則何如不足。其所不足者。上忱心於天時。下增疑於物理。謹以待物之至。而治之以時。使可受益於天人。而量固未嘗不宏遠也。才之英發者。擴而充之。而時履於危危。而有所懲。則止。故韓公之於西夏。主戰而不終。其刺義勇也。已敝而終改。若其折母后。定儲位。黜姦奄。匡幼主。無所三思。以直行其道。則正以不勞。形忱心於細故。而全其大勇。而范公憂之已急。慮之已審。乃使纖曲脂韋之士。得依附以售其術。固自天下已任之日。極其量而不得有餘矣。苟爲君子。則必知所敬矣。才所不足。敬自至焉。才所有餘。不覺其敬之弛也。惟其敬也。是以簡也。才所有餘者。欲簡而不能。手所不足者。欲不簡而不得。簡之必敬。敬則不容。不簡以此而論。二公韓之蔽於所長者。僅也。而范公已甚矣。天章閣開之後。宋亂之始也。范公縝密之才。好善惡惡之量爲之也。是以縝密多知之才。尤君子之所慎用也。

科舉試士之法有三。詩賦也。策問也。經義也。宋皆用之。並相褒貶。而以時興廢。夫此三者。略而言之。經義

尙矣。策問者有所利用於天下者也。詩賦者無所利用於天下者也。則策問之賢於詩賦宜其遠矣。乃若精而求之。要歸而究之。推以古先聖王涵泳之仁。濯磨之義。則抑有說焉。經義之制自唐明經科之帖經始。帖經者。徒取其記誦。則其待士者已末矣。引而伸之。使演其精意而著爲經義。道之所以明治之所以定。皆於此乎取之。抑使天下之士成童以後。日紬繹於先聖之遺書。以厭飫於道腴。而匡其不軌。故曰經義尙矣。然而不保其不敝者。習之斯玩之。玩之斯侮之。以仁義中正之格言。爲弋利掠名之捷徑。而支離者。旁出於邪。疲茸者。偷安於鄙。彫繪者。巧亂其真。拘攣者。法傷其氣。皆所謂侮聖人之言者也。則明經而經以晦。尊經而經以褻。末流之所必趨。糾之以法。而法愈以鋼人之心。是其爲弊也。已弊而後知之。未弊之前。弊伏而不覺。故君子不能豫度士風之日偷。而廢之於先。而弊之顯著於初者。莫詩賦若也。道所不謀。唯求工於音響。治所勿問。祇巧繪其鶯花。其爲無所利用於天下也。夫人而知之。夫人而能言之。則固不得與策問爭長矣。策問之興。自漢策賢良始。董仲舒。天人之對。歷數千年。而見爲不刊。嗣起者。競起以陳當世之務。爲得爲失。爲利爲病。爲正爲邪。爲安爲危。人百其言。言百其指。以爭效之於天子。天子所求於士。以其理天下者。正在於斯。以視取青妃白之章。不亦遠乎。然爲此說者。抑未體乎先王陶淑之深心。以養士習。定國是。知永終之敝。而調之於早者也。夫先王之造士。豈不欲人抒其規畫。以贊政紀哉。乃漢之始策賢良也。服官之後。品行已徵。成績已著。三公二千石。共保其爲醇篤之儒。而後策之始進之士。固不以此爲干祿之徑。而自獻以言。夫亦有深意存矣。道莫亂於多歧。政莫紊於爭訟。士莫惡於揣摩天下之形勢。而思以舊其所欲爲。夫苟以策問進之。則士皆於策問習之。陳言不適於時。則倚先聖以護其迂。

邪說不準於理。則援往事以文其悖。足未越乎閭門。而妄計九州之盈詘。身未試乎壁壘。而輒爭一綫之安危。於是詭遇之小夫。心胥史之心。學幕賓之學。依附公門。以察其條教。窺探時局。以肆其褻譏。人希范蔡之相傾。俗競儀秦之互辯。而淳龐簡靜之休風。斬焉盡矣。其用也。究以無裨於用也。其利也。乃以成其害也。言詭於下。聽熒於上。而民不偷。國不仆者。未之有也。且夫詩賦。則亦有所自來矣。先王之教士而升以政也。豈不欲規之使圓。削之使方。繫之使必正。束之使必馴。無言而非可用。無動而非可法。俾皆莊肅如神。乾惕如戰。勤敏如疾。風纖密如絲雨。以與天下相臨。而宏濟艱難哉。然而先王無事此也。幼而舞勺矣。已而舞象矣。已而安絃操縵矣。及其成也。賓之於飲。觀之於射。旅之於語。泮渙夷猶。若將遠於事情。而不循乎匡直之教。夫豈無道而處此。以爲人之樂於爲善。而足以長人者。唯其清和之志氣而已矣。不使察乎天下之利。則不導以自利之私。不使懦於天下之變。則不動其機變之巧。不使訐夫天下之隱。則無餘慝之伏於心。不使測夫天下之情。則無私情之吝於己。盪而滌之。不以鄙陋愁其心。泳而游之。不以紛拏鼓其氣。養其未有用之心。爲有用之圖。則用之也大。矜其無可尙之志。爲所尙之道。則其所尙也貞。詠歌愾歎於人情物態之中。揮斥流俗。以游神於清虛和暢之宇。其賢者進於道。而以容四海。宥萬民。而有餘裕。不肖者亦斂戢其喬野。攫之情。而不操人世之短長。以生事而賊民。蓋詩賦者。此意猶存焉。雖或沈溺於風雲月露之間。茫然於治理。而豈掉片舌。舞寸管。以倒是非。亂綱紀。貽宗社生民之害於無已哉。繇此言之。詩賦之視經義。弗若也。而賢於策問多矣。范希文奮起以改舊制。於是而浮薄之士。爭起而習爲揣摩。蘇洵以孫吳逞。王安石以申商鳴。皆持之以進。而爲之和者。實繁有徒。以裂宋之綱維。而速墜希



文之過不可辭矣。若乃執政之黨人。摘策問之短。爲之辭曰。詩賦聲病易攷。策論汗漫難知。此則卑陋已極。適足資希文之一笑而已。

上書糾察之言。有直有佞。有姦。是天下之公。是非天下之公。非昌言而無諱者直也。迎時之所是。而是之不顧其非。迎時之所非。而非之不恤其是。曲言而善辯者佞也。是天下之公。非天下之公。是大言以脅上者姦也。要其所言者。必明察其短長。或以爲病國。或以爲閭上。或以爲侵權。或以爲廢事。引國計之瀕危。指登進之失序。自言妨忌者何人。直摘失謀者何事。乃以是其所是。非其所非。雖佞且姦。亦託之愛君憂國之直。而不避怨以相攻擊。則人君爲其所動也。亦有繇矣。乃三者之外。有妖言焉。非徒佞也。非徒姦也。託之於直。以毀傷人之素履。言一發而無可避。無可辯也。若是者。於草爲葶。於蟲爲蛾。於鳥爲鵩。於獸爲狐。風一倡而所號爲君子者。亦用其術以加之。小人而不知其不可爲也。則其爲妖也。不可辭矣。凡爲此言者。其大端有四。曰謀爲叛逆。曰詛呪誹謗。曰內行不修。曰暗通賄賂。嗚呼。使雋不疑。陳平不遇明主。則廢鋼終身。狄仁傑非有天幸。則族滅久矣。不幸而爲其所惑也。君以殺其體國之臣。父以殺其克家之子。史氏且存其說。以汙君子於蓋棺之後。自春秋以來。歷漢唐而不絕。猶妖鳥鵩狐之不絕於林莽也。而宋爲甚。王拱辰之以陷蘇舜欽。搖杜衍也。丁謂之以陷寇準也。夏竦之以陷石介及富弼也。蔣之奇之以陷歐陽修也。章惇蘇軾之以互相陷也。莫非妖也。加之以無將之辟。則曰密謀。而人不覺。汙之以帷薄之愆。則曰匿醜。而跡不宜。誼之以誹謗。則文字皆索瘢之資。許之以關通。則禮際亦行私之迹。辱之以賊私。則酒漿亦暮夜之投。人所不能言者言之矣。人所不敢言者言之矣。人所不忍言者言之矣。於國計無與。

也。於官箴無與也。於民瘼無與也。於吏治無與也。大則施以覆載之不容。細亦被以面目之有覩。傾耳以聽道路之言。而藏身託於風聞之誤。事已白而自謂責備之嚴。事無徵而猶矜誅意之效。無所觸而興是怪鳥之啼於坐隅也。隨其影而射是蠶蟲之藏於深淵也。雖有曲謹之士。無得而防。雖有善辯之口。無從而折昏霾起而眉目不辨。疫厲興而沿染無方。亦且終無如之何矣。嗚呼。苟有明君。亦豈必其難辨哉。天下方定。大位有歸。懷逆何望也。君不殺諫臣。士不惜直言。誹謗何爲也。旣以登朝。誰能拒戚畹近信。而弗與接也。時方暇豫。誰能謝燕游歡笑。而無所費也。至於宗族有讒人。而小缺在寢門。則閒言起。婢妾有怨望。而嫌疑在歛笑。則醜詆宣。明主相信以素履。相知以人節。度以勢之所屈。揆以理之所無。則密陳之而知其非忠。斥言之而知其非直。而相質訐。而知君子之自愛。且代爲之慙。而恥與之爭。若夫人之爲賢。爲姦。當其舉之於鄉。升之於朝。進而與之謀國。獨契之知。衆論之定。已非一日。何待怨隙開而攻擊。逞乃俟宵人之吹索。而始知哉。而優柔之主。無救日之弓。以射妖鳥。則和顏以聽。使盡其詞。辱朝廷。羞當世之士。旣已成乎風氣。於是自命爲君子人者。亦倒用其術。以相禁制。妖氣所薰。無物不靡。豈徒政之所繇亂哉。人心波沸。而正直忠厚之風。斬焉。斯亦有心者所可爲之痛哭矣。王曾舍丁謂之大罪。而以山陵水石。詐其有不軌之心。唐介所稱真御史也。張堯佐之進用。除擬出自中書。責文彥博自有國體。乃以燈籠錦進。奉貴妃。詆訶之於大廷。曾言旣用。謂雖殛而罪不昭。介貶雖行。彥博亦緣之。而罷相。然則仁宗所終始樂聞者。以曖昧之罪加人。而曾與介身爲君子。亦利用妖人之術。行辛螫以快其心。風氣狂興。莫之能止。乃至勒爲成書。如壁雲駮諸錄。流傳後世。爲怪誕之嚆矢。是非之外。有毀譽。法紀之外。有刑賞。中於人主之

心則淫刑以逞。中於士大夫之心。則機械日張。風俗之惡。一邑一鄉之中。狂瀾亦日興而不可已。有憂世之心者。且勿以姦佞爲防。而急正妖言之辟。庶有瘳與。

傳曰。一薰一蕕。十年尚猶有臭。猶臭也。間之以薰。則臭有所止息。而何以臭之十年邪。知此者。而後可與言治。仁宗自明道二年。劉后殂。始親政。訖乎帝崩三十年。兩府大臣四十餘人。夷攷其人。韓富范杜諸公之大節炳然者。若而人矣。抑若呂夷簡夏竦陳執中高若訥清議所交謫者。抑繁有徒。他如晏殊宋庠王鬷丁度之浮沈而無定守者。抑與焉。其進也。不固進也。俄而退矣。其退也。抑未終退也。俄而又進矣。人言一及而輒易之。互相攻擊。則兩罷之。或大過已章。而姑退之。或一計偶乖。而卽斥之。且諸人者。皆有所懷。來持以爲用。一得位而卽圖嘗試。而所與倡和以伸其所爲者。勃然崛起。乘所宗主者之大用。以急行其術。計此三十年間。人才之黜陟。國政之興革。一彼一此。不能以終歲。吏無適守。民無適從。天下之若驚若駭。延頸舉趾。不一其情者。不知其何似。而大概可思矣。數進而數退者。或賢或佞。固不可保矣。則政之所繇亂。民之所繇傷。非但小人之亟代君子。君子之澤不及下逮也。以君子亟代君子。其同也。則何取乎代之其異也。則亦且之令不保於夕也。且以君子而亟代小人。吏民旣已受小人之虐。而降心茹荼以從之。從之已夙。亦不得已而安之。而代之者。又急反焉。則前勞費而後效。亦不易收。且抑不敢信以爲可久。而志愈感力愈誦矣。況以小人而亟代小人。小人者各有其私。以相傾而相制者也。則且託於鋤姦革弊之大名。以搖天下爲害之實相若也。而名與法則紛糾雜出。而不可紀。進者退矣。已而退者又進矣。輸忠者無可實之憂疑。懷姦者挾危機以觀望。自非清剛獨立之端士。且游移以冀兩容。雖以利病昭著之謀猷。

亦乍行而無成績。害者害而利者亦害。邪者邪而貞者不能固保其貞。舉慕之不定也。築室之不成也。以  
求社稷生民之安平鞏固於百年也。其可得乎。夫天子之無定志也。既若此矣。持之以靜正。養之以和平。  
需之以從容者。固將望之有學有守之宰執。與憂國如冢之諫臣。深知夫善政雖行而不能永也。危言雖  
聽而不能終也。無亦奉祖宗之成憲。以折其狂興。息搏擊之鋒鏑。以杜其反噬。猶庶乎其有定也。而爲大  
臣者。席未煖於紫禁。劍已及於寢門。議磨勘矣。毀任子矣。改科舉矣。均公田矣。皇皇然若旦不及夕。而一  
得當以爲厚幸。言路之臣。若蔡襄。唐介。孔道輔者。頓發於顏。髮豎於額。以與當路爭衡於筆舌。知不足以  
相勝也。而特以求伸於眉睫。乃至浮薄之士。心未喻君子之深衷。而聞風以遙和。身未試小人之沮害。而  
望影以爭攻。一波乍興。萬波隨涌。黨邪醜正之徒。亦相師以相報。天子且厭聞之。而姦邪亦不以彈劾爲  
恥。於是祖宗朝敦龐鎮靜之風。日陵月替。而天下不可爲矣。人知熙豐以後。議論繁興。毒痛四海。激盜賊。  
召遠敵。亦惡知濫觴之始。早在仁宗之世乎。伊尹之訓曰。咸有一德。一者。慎擇於先。而謹司之於後也。王  
心載甯。而綱紀定。法守專。廷有親臣。野無橫議。天下永綏。外侮不得而乘焉。嗚呼。三代以下。能以此言治  
者鮮矣。宜其舉四海而淪胥之也。

元昊死。諒祚初立。議者請餌其三將。破分其勢。可以得志。程琳曰。幸人之喪。非所以柔遠人。立說之非。人  
皆知之。誠哉。其不可與謀也。春秋重伐喪之貶。予士匄之還。彼有取爾矣。鄰國友邦。偶相失以相瘡。兵臨  
服罪。同好如初。則乖約肆淫。大傷人子之心。信不仁矣。元昊者。淪於夷之叛臣。爲我蝨賊者也。死亦不足  
恤也。喪亦不足矜也。如其可削平。以休息吾民。鞏固吾宇。惡容小不忍。以亂大謀哉。故琳說之非。不可託

春秋之義爲之解也。雖然宋至此而欲乘喪以圖諒祚。談何容易乎。昔者繼遷死。德明弱。曹瑋欲得精兵。俘孤雛。郡邑其地。廟算無成。而元昊嗣之以逞。今元昊死。爲破分其國之說。亦師瑋之智。而奚謂其未可邪。夫所謂理勢者。豈有定理。而形迹相若。其勢均哉。度之己。度之彼。智者不能違。勇者不能競。惟其時而已。繼遷雖悍。不內附。收衆侵邊。宋弗能討。而撫之。然猶定難一節。使耳。德明嗣立。需宋之寵命。以雉長其部落。君臣之分尙在。則予奪之政。猶行。力詘歸降。自有餘地。以相待。弗能爲資融也。猶不害爲田興。勿庸致死於我。而服之也。易。元昊已儼然帝制矣。宋之待之者。名之曰夏國。則固不能以臣禮畜。而視爲友邦矣。建郊廟。立宮闕。豈有一旦芟夷。俯首而從。臣列。則諒祚雖辱。處於無可卻步之勢。其以死爭存亡者必也。且不徒諒祚已也。當德明之始。爲之部曲者。亦節鎮之偏裨。幕府之參佐也。元昊僭而百官設。中國叛人如張元輩者。業已將相自居。束身歸闕。不誅不廢。而抑不能與徐鉉楊業同升顯列。則人懷有死無降之志。以爲諒祚效。其情其勢。豈可旦暮亟摧者哉。繼遷之叛也。雖嘗誘殺邊臣。襲據銀州。而宋不能懲。然未嘗一與交兵。受其挫衄。張彼勢而自見其弱也。及元昊之世。宋一敗於延州。而劉平石元孫駢首受刃。再敗於好水川。而任福全軍覆沒。韓范王龐分招討之任。僅保殘疆。無能報也。則中國落膽於西人。狡虜益增其壯氣。元昊死而餘威固在。度之彼勢。旣然矣。且宋當德明之世。去平江南。下西蜀。破太原也。未久。兵猶習戰。而曹瑋以知兵世將。奮志請纓。繇其後效。固知其足恃也。及仁宗之季。其夙將死亡殆盡。廂禁之兵。僅存名籍。王德用狄青。且顛倒於廷臣之筆舌。乃欲以機巧離其部曲。率屢敗疲民以求逞。未有不自貽僇仆者矣。度之己者。又然也。今之時。非昔之時。而勢可知。已知勢不若而安危存亡之理。亦昭然其

不昧矣。抑以天下之大勢言之。宋從曹瑋之謀而克也。則威建而可折。契丹之氣亦唯昔爲然。而今不可。狂也。當彼之時。宋與契丹猶相角而不相下。則宋苟平西夏。契丹且避其鋒。及澶州之役。一興而宋亟薦。賄矣。劉六符片言恐喝。而益幣稱納矣。契丹之得志於宋。不待夏人之撓。而盡宋之力以爭夏。則鷓蚌之持。契丹且坐乘其弊。卽如議者之志。三大將離叛。以捲土來歸。一隅孤懸。契丹順右臂而收之。一劉裕之俘姚泓。徒爲赫連效驅除耳。關隴且岌岌矣。奚能終有河西。以臨朔漠哉。宋於此時。急在北而不在西明矣。歲幣日增。力窮坐困。舍契丹以不慮。而外徼幸於斗絕之西陲。勝不足以立威。敗則益增召侮。瘠牛償於豚上。其如猛虎何邪。況乎利誘三將之策。尤童昏之智。祇爲夏人玩弄。以相傾覆也乎。以此思之。程琳之說非也。而有不能認言以示弱者。故假於伐喪之義。以止妄人之辯。琳或有深心焉。未可知也。難得而易失者。時也。德明方弱之日也。已去而不可追者。亦時也。元昊初喪之日也。齊桓陘亭之次。宋襄用之。而兵敗身傷。劉裕北伐之功。吳明徹效之。而師殲國蹙。知時以審勢。因勢而求合於理。豈可以概論哉。功名之際。難言之已。蔑論小人也。爲君子者。道相謀。志相叶。好惡相若。進退相待。無不可視人若己者。而於此有不能忘者焉。非其寵祿之謂也。出而思有爲於當世。得君而事之。才可以勝。志可以伸。心可以無媿。大功可以成。大名可以立。而不得與焉。退處於無能有爲之地。則悄悄之情。一動而不可按抑。於是而於友不純乎信。於君不純乎忠。於氣不純乎和。於品不純乎正。皆功名之念爲之也。故君子貴道德。而賤功名。然後坦然以交於上下。而永保其貞。嗚呼。難言之矣。韓富二公之相爲輔車也。舊矣。富任中樞。而韓出安撫。不以爲嫌也。富方升而望不爲貶。夫豈待是以收厚實哉。富亦辭榮有素。非有懷祿固寵之情也。

然而捏目空花。青霄爲障。幾成張耳陳餘之晚節。無他功不自己成。名不自己立。懷忠愛以求伸。不克遂其匡扶社稷之夙志。以正告天下後世。鬱悒周章。成乎褊衷而不自釋也。故曰功名之際。難言之也。是以君子以道義自靖其心。而賤功名爲末節。誠有以也。或且以致疑於韓公曰。大功之所就。大名之所居。君子於此。有讓道焉。則前之定議於密勿者。胡不待富於服闋之後。後之抗爭於簾前者。胡不留富於請外之時。幸得同心之侶。與協恭以允濟。而消疑忌於未形。韓公有餘歎焉之說也。其於君子之道。名取而不以誠者也。夫苟乘拓達光大之衷。則宗社之事。苟有任之者。奚必在我。韓公固不以狹小之量。擬富之必出於此。而大位去留之際。國家禍福之機。當開不容髮之時。如其恤謙讓之文。遲回而姑待。避怨憎之迹。作意以周旋。則事機一失。變故叢生。庸人誤國以全身。胥此道耳。而公豈屑爲之哉。且夫英宗之嗣。所欲決策者。仁宗之獨斷耳。英宗育於宮中。二十八年矣。而皇子之名未正。仁宗報罷而韓亟引退。深相信也。乃其後富有憾於韓。韓公死而不弔。隙末之釁。生死不忘。豈韓有以致之哉。仁宗之建儲也。范蜀公諍言於廷。諫官交起以應之。而富公居中力勸其成。韓公尙未與也。已而韓公入相。富自以母喪去位。於是韓公而對。不恤惡怒。迫請英宗之名。起復之。苦塊之中。正名皇子。韓公固獨任焉。而富不與。逾年而仁宗崩。英宗立。宦官樞曹后以思廢立。於是危言以鎮壓曹后。調和兩宮。宗社無動搖之釁。韓公亦獨任焉。而富不與。曹后無歸政之志。韓公厲聲迫請。撤簾於衣裾。尙見之餘。韓公又獨任之。而富不與。於是而富快。快求罷。出守揚州。嫌隙自此開矣。及乎英宗早折。韓公受憑几之命。請力疾書名。以定神宗。而折太后舊窠。求免之邪心。富旣出守。韓公自獨任之。富固不得而與也。凡此數不得與者。自後而言。富以含慍去。而自

不欲居其任。自前而言。富以子道在。而固不得與於聞。乃持此以開隙於趣向同歸之益友。富於是乎不得允爲君子矣。夫此二公者。或收功於西陲。或著節於北使。出入兩府。通顯已極。人望咸歸。君心式重。與乎定策而位不加。崇局外置之。遲回而審可。否者已熟。然而廷臣爭請。牘滿公車。未能決之一朝者。有間之者也。曹后之情。任守忠。翟宵人之計。已岌岌矣。則斯舉也。獨任之則濟。分任之則疑。韓公他日。或告以蹉跌而身不保。公歎曰。人臣盡力事君。死生以之。成敗天也。豈可豫疑其不濟。以此爲心。忘其身矣。而何有於人。功可分。名可讓。而死不可要人。而與共。專死也。非專功也。何容輕議哉。夫富公固非有異志者。而觀其生平。每多周防。免咎之意。故出使而發視國書。以免呂夷簡之陷。則奮不顧身。以彊人主。以犯母后。以折姦邪者。誠非富之所能與。使必相待而相讓。不我沮也。而固不能我決也。且從容審量。而授我疑也。仰質皇天。昭對皇祖。拊省夢魂。揭日月以正告於天下後世。可爲則爲之。可言則言之已耳。賓賓然以功爲不可獨成。名爲不可獨尸。期遠怨於朋友。而坐失事機。爲社稷臣者。豈若是。國家之不幸也多矣。伊尹遷桐。萊朱不與。周公破斧。君奭弗聞。富懷不平之心。自媿於君子。而韓公何憾焉。夫韓公不以功名之志期富。其待之也厚矣。惜乎富之未喻也。



此页空白

# 宋論卷五

## 英宗

集思廣益而功不必自己立。大臣之道也。而抑有不盡然者。非光大宅心而忠忱不渝者。其孰能知之。夫博訪於前以盡人之才。分功於後以獎人之善。是道也。則亦惟其當而已矣。用人則采公論。而後斷之。以其真。其合者則曰。此衆之所允。愜者也。行政則訪羣議。而後析之。以其理。其得者則曰。此衆之所襄成者也。此其所當者也。若夫宗社之所以安。大臣之所以定。姦邪窺伺於旁。主心疑貳於上。事機決於俄頃。禍福分於毫釐。則疏遠之臣民。既非其所深喻。卽同朝共事。無敢立異。而願贊其成者。或才有餘而志不定。或志可任而才不能勝。徒取其志。則清謹自矜之士。臨之而難折。羣疑抑取其才。則妄與微利之人。乘之而倒持。魁柄如是者。離人而任獨。非爲擅也。知之已明。審之已定。握之於幽微之存主。而其發也。如江河之決。不求助於細流。是道也。伊周之所以靖商。周慎守其獨知。而震行无眚。夫孰得而與之哉。三代以還。能此者。惟韓魏公而已矣。霍光之敢於易位也。張安世。田延年之共成之也。所以然者。光於大臣之道。未純。而神志不足以充也。且其居功受賞之情。不忘於事後。則固斷之以獨而不可也。而韓公超然遠矣。人主長矣。而母后之簾不徹。宵小持其長短。謗譖繁興。以惑女主。而英宗之操縱。在其掌中。於斯時也。非獨張昇曾公亮趙槩之不能分任其死生。卽文富二公。直方剛大之氣。至此而不充。故決取何日之言。如震雷之迅發。而叱殿司以速徹。但以孤忠託先君之靈爽。而不假片言之贊助。其坐政事堂。召任守。守忠斥其

惡而速驅以就竄。必不以告趙槩而制之。以勿敢異同。嗚呼。以如此事而咨謀於庶尹。會議於堂皇。騰書於章奏。求其事之不償也。幾何哉。劉瑾一導淫之小豎耳。非有熒惑宮闈。動搖神器之危機也。韓文偁之。李夢陽成之。九卿隨聲而和之。劉謝居中而應之。李東陽王鏊。俛仰其間。亦非素結瑾以徼榮者。而參差巨柄。竟以空朝廷而長宵人之氣。況守忠所挾者。垂簾之母后。所欲動搖者。入繼之嗣君。則天位危。而願命大臣之竄死。在俄頃間。此何如事。而呼將伯之助。以召不測之憂哉。韓公之獨任於己也。其志之真。盟於夢寐。其道之正。積於生平。其情之定。忘乎生死。其力之大。發以精神。功何必不自己成。名何必自己立。而初無居功立名之心。可揭日月以告之天下。易曰。或從王事。知如字光大也。知光大者之獨行。而無所恤。乃可以從王事。臣道之極致也。文富諸君子。且不難推而置之局外。而況他有所倚哉。趙汝愚之未能此也。非韓侂胄不足以立功。而事權失矣。雖有朱子。不能善其後也。夫韓公之坦然無懼。而以爲己任。非一日也。其請皇嗣也。仁宗曰。朕有此意久矣。誰可者。斯言也。在仁宗爲偶然之語。而使顧瞻。願謹者聞之。必震慄失守。而不敢爭。公且急請其名。以宣示中外。視神器之所歸。如獻酌之爵。惟所應得者。而揖讓以將之。此豈文富諸公所能任。而內無可援引之后妃。下無可居間之宦寺。則卽有姦邪。亦不能挾以爲名。而相枝害。爲仁繇己。豈襲義者之所可與於斯乎。無樂取人善之虛衷。不足以經庶務。無獨行其志之定識。不足以任大謀。剛復自用者。及其臨事。而待命於人。斗筲之器。所受盡而資於瓶盎。必然之勢也。漢王典禮之議。古今之公論集焉。夫粗而論之。亦易辨矣。精而論之。言心有所衷。道必有所察。彝倫不容以毫髮差。名義不可以形勢襲。未易易也。古有可引而引之。言有可以奪彼而抗言之。則匪徒其邪也。其

正者亦以斲天理而傷教本。豈易易哉。人之有倫也。有同焉者。有異焉者。同焉者。理之在天下者也。異焉者。理之在人心者也。胥天下而親其親。長其長。一也。統之於一。其義昭明。歷古今。統上下。而不容異。無所異。則無所容其辯矣。乃人各親其親。非以天下之所必親而親之。人各長其長。非以天下之所必長而長之。則名同而實異。道同而德異。義理同而性情異。執彼以概此。辯愈繁而心愈離。非精義以悅心者。弗能與於斯。故曰未易易也。以漢宣之於史皇孫。光武之於南頓府君。例英宗之於濮王者。非也。漢宣雖繼孝昭以立。而孝昭不以宣帝爲子。宣帝亦未嘗以孝昭爲父。非若英宗早育於宮中。業已正皇子之名也。光武上繼元帝。序七廟之昭穆而已。光武之生。不逮元帝。遭國中圯。奮起庶宗。自百戰以復漢社稷。其不父元帝。而必父南頓。尤烈者。漢宣。故必正名南頓府君曰皇考。親奉祀焉。不可委之伯叔之子。而自忘其所生也。則固與英宗無中興之功烈。而仁宗實爲其禰異矣。故以二帝擬英宗。而等仁宗於孝昭。孝元。不協於仁宗之心。不協於仁宗之心。則英宗之心。亦不協。此溫公欲以厚仁宗。而不知適以薄。故曰非也。若夫歐陽永叔。緣爲其父母之文。以正濮王。皇考之稱。其不中於禮。夫人而知之。而未知其所以非也。爲其父母服期。此大夫以降。世祿之家。爲人後者。得伸於其所生爾。天子絕期。不得於此。而復制期服。蓋天子者。皇天上帝明禋之所主。七廟先皇禘祫之所依。天下生民元后父母之所託。故於伯叔父之應服期者。生而臣之。沒而從爲諸侯。錫衰之禮。尊伸而親屈。是以絕期。而出後於天子。則先皇委莫大之任於其躬。可以奪其所自生之恩德。固與世祿之子。僅保其三世之祀者。殊也。則使英宗立而後濮王薨。不得爲之服。不得爲之服。則父母之稱。不足以立矣。而時無能以此折永叔之非也。溫公曰。宜準封贈期親尊屬故事。

稱爲皇伯。高官大爵。極其尊榮者。亦非也。漢王之始。繇節度使而封郡王。繇郡王而贈漢王。皆以英宗故。而受殊禮。則仁宗之爲英宗報本地也久矣。益其封贈。不爲加榮。卽如其前。不爲有闕。子不得以其尊加之於所生。而馭以爵祿。固心之所有憚。而實心之所弗忍者也。則封贈之說。不可行矣。以所生言之。則父也。以族屬言之。則猶之乎。凡爲伯父者。之爲皇伯也。固爲伯父。不待立名。實非伯父。名非繇我而爲之名。曰皇伯。固不如無爲之名。而心可以安。故溫公之說。亦曲就而非正也。至若王珪之言曰。陛下所以負扆端冕。萬世相承。皆先帝德也。此言何爲。而至於人子之耳哉。以貴爲天子。富有四海。傳之子孫。爲德而不可忘。則是以富貴故。而父非其父。以富貴所不在故。而不父其父。見利忘恩。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泯矣。孝子於此。將有懷慙自痛。追悔出繼之非。敝屣天下。脫之而逃耳。以小人之心。議天倫之大。沒天地祖宗之重任。懷榮其身。庇其子孫之私恩。珪乃昌言此不道之說於廷。而當時猶以爲允世教之衰。非徒小人之亂之矣。夫漢王旣不可稱考。抑不可稱伯。此中書所爲駁珪等議。而議以當稱何親。珪等窮矣。苟據典禮以求其允愜。自可不窮。漢王已薨。書召弗及矣。若祭則天子於伯叔無喪。畢致祭之禮。漢王自有子孫。世其爵。延其祀。俾奕世勿絕。則所以報本者已遂。而歲時修舉。自屬漢國之小宗。天子弗與焉。天子弗與。則稱謂可絕。又何必致疑於名之何稱。而徒滋聚訟哉。然而英宗有難處者於此。君子之守道也。不昧其初。漢王之薨。英宗嘗執三年之喪矣。未爲天子而父之。已爲天子而不父。則始末不相應。而前之哀戚。以大位而改其素。安能不耿耿焉。此則仁宗之過也。業已方四歲。而育之宮中者。二十五年。知之非不深矣。漢王超進大國之封。爲英宗故。立之非不決矣。而不早正皇子之名。別爲漢王立後。以定其世系。仁宗一

猶豫而授英宗以兩不自勝之情。故以韓公之秉正而俛仰以從歐陽之議。實有其難處者存也。處乎難處而容以率然之心議之乎。求盡人倫之至者。研義以極其精。乃能存仁以無所憾。孤持一義。不研諸慮。以悅諸心。其不勝於邪說也必矣。況如王珪之以人欲滅天理者乎。

此页空白

# 宋論卷六

## 神宗

言有大而無實。無實者。不祥之言也。明主知之。知其拓落。而以是相震。則一聞其說。而屏退之。惟恐不速。惟智小而圖大。志陋而欲飾其短者。樂引取之。以箝天下之口。而遂其非。不然。望而知其爲妄人。豈難辨哉。王安石之入對。首以大言震神宗。帝曰。唐太宗何如。則對曰。陛下當法堯舜。何以太宗爲哉。又曰。陛下誠能爲堯舜。則必有皋夔稷契。彼魏徵諸葛亮者。何足道者。嗚呼。使安石以此對。颺於堯舜之廷。則靖言庸違之誅。膺之久矣。抑誠爲堯舜。則安石固氣沮舌噤。而不敢以此對也。夫使堯舜而生漢唐之後邪。則有稱孔明治蜀。貞觀開唐之政於前者。堯舜固且揖而進之。以畢其說。不鄙爲不足道。而遽斥之。何以知其然也。舜於耕稼陶漁之日。得一善。則沛然從之。豈耕稼陶漁之侶。所言善言。所行善行。能軼太宗葛魏之上乎。大其心以函天下者。不見天下之小。藏於密以察天下者。不見天下之疏。方步而言趨。方趨而言走。方走而言飛。步趨猶相近也。飛則固非可欲而得者矣。故學者之言學。治者之言治。奉堯舜以爲鎮壓人心之標的。我察其情。與緇黃之流。推高其祖。以樹宗風者。無以異。韓愈氏之言曰。堯以是傳之。舜以是傳之。禹相續不斷。以至於孟子。愈果灼見其所傳者何道邪。抑僅高舉之以誇其所從來邪。愈以俗儒之詞章。安石以申商之名法。無不可曰。堯舜在是。吾甚爲言堯言舜者危也。夫堯舜之學。與堯舜之治。同條而共貫者也。安石亦知之乎。堯舜之治。堯舜之道。爲之。堯舜之道。堯舜之德。爲之。二典具存。孔孟之所



稱述者不一定以何者爲堯舜之治法哉。命岳牧放四凶。敬郊禋。覲羣后。皆百王之常法。惟以允恭克讓之心。致其精一以行之。遂與天同其巍蕩。故堯曰無名。舜曰無爲。非無可名而不爲其爲也。求一名以爲獨至之美。求一爲以爲一成之例。不可得也。今夫唐太宗之於堯舜。其相去之遠。夫人而信之矣。而非出號令頽科條之大有異也。藉令堯舜而舉唐太宗所行之善政。允矣其爲堯舜。抑令唐太宗而做堯舜所行之成蹟。允矣其僅爲唐太宗而止。則法堯舜者。不以法法明矣。德協於一。載於王心。人皆可爲堯舜者。此也。道貞乎勝。有其天綱。湯武不師堯舜之已迹。無所傳而先後一揆者。此也。法依乎道之所宜。宜之與不宜。因乎德之所慎。舍道與德而言法。韓愈之所云。傳王安石之所云。至簡至易。至要者。此也。皋夔稷契。以其恭讓之心。事堯舜。上畏天命。下畏民譽。匹夫匹婦。有一善而不敢驕。以所不屑。唐虞之所以時雍也。顛乃取前人經營圖度之苦心。以撥亂扶危者。而凌躐之。枵然曰。堯舜之道至易。而無難。旦夕致也。商鞅之以脅秦孝公者。亦嘗用此術矣。小人而無忌憚。夫亦何所不可哉。揚堯舜以震其君。而誘之以易。揭堯舜以震廷臣。而示之以不可攻。言愈高者趨愈下。情愈虛者氣愈驕。言及此而韓富司馬諸公。亦且末如之何矣。曹丕曰。吾舜禹也。則舜禹矣。源休曰。吾蕭何也。則蕭何矣。姦人非妄。不足以利其姦。妄人非姦。無因而生其妄。妄人興而不祥之禍。延於天下。一言而已。蔽其生平矣。奚待其潰隄決岸。而始知其不可遏哉。

君子之道。有必不爲。無必爲。小人之道。有必爲。無必不爲。執此以察其所守。觀其所行。而君子小人之大辨昭矣。必不爲者。斷之自我。求諸己者也。雖或誘之。而爲之者。必其不能自固。而躬冒其爲焉。不然。熒我

者雖衆。弗能驅我於叢棘之中也。必爲者。強物從我。求諸人者也。爲之雖我。而天下無獨成之事。必物之從。而後所爲以成。非假權勢以迫人之應。則銳於欲爲。勢沮而中止。未有可必於成也。以此思之。居心之邪正。制行之得失。及物之利害。其樞機在求人求己之間。而君子小人相背以馳明矣。夫君子亦有所必爲者矣。子之事父也。臣之事君也。進之必以禮也。得之必以義也。然君子之事父。不敢任孝。而祈免乎不孝。事君不敢任忠。而祈免乎不忠。進以禮者。但無非禮之進。而非必進。得以義者。但無非義之得。而非必得。則抑但有所必不爲。而無必爲者矣。況乎任人家國之政。以聽萬民之治。古今之變遷不一。九州之風土不齊。人情之好惡不同。君民之疑信不定。讀一先生之言。暮夜得之。雞鳴不安枕。而揣摩之一旦。執政柄而遽欲行之。從我者愛而加之膝。違我者怒而墜諸淵。以迫脅天下而期收功於旦夕。察其中懷。豈無故而以一人犯兆民之指摘乎。必有不可問者存矣。夫既有所必爲矣。則所迫以求者人。而所憚然忘者已矣。故其始亦勉自鈐束。而有所不欲爲。及其欲有爲也。爲之而成。或爲之而不成。則喜怒橫行。而乘權以逞。於是大不韙之事。其夙昔之所不忍。與其所不屑者。苟可以濟其所爲。而無不用。於是而獲其效於天人者。昭著而莫能揜。夫苟以求己求人。必爲必不爲之衡。而定其趨嚮。則豈待決裂已極。而始知哉。故王安石之允爲小人。無可辭也。安石之所必爲者。以桑宏羊劉晏自任。而文之曰。周官之法。堯舜之道。則固自以爲是。斥之爲非。而不服。若夫必不可爲者。卽令其反己自攻。固莫之能遁也。夫君子有其必不可爲者。以去就要君也。起大獄以報睚眦之怨也。辱老成而獎游士也。喜諂諛而委腹心也。置邏卒以察諛謗也。毀先聖之遺書而崇佛老也。怨及同產兄弟。而授人之排之也。子死魄喪。而捨宅爲寺。以丐福於浮

屠也。若此者皆君子所固窮瀕死而必不爲者也。乃安石則皆爲之矣。抑豈不知其爲惡而冥行以蹈汚塗哉。有所必爲。骨彊肉憤。氣溢神馳。而人不能遂其所欲。則荆棘生於腹心。怨毒興於骨肉。迨及一躓而萎縮以沈淪。其必然者矣。夫君子相天之化。而不能違者。天之時。任民之憂。而不能拂者。民之氣。思而得之。學而知其未可也。學而得之。試而行之未可也。行而得之。久而持之未可也。皆可矣。而人猶以爲疑。則且從容權度。以待人之皆順。如是而猶不足以行。反已自責。而盡其誠之至。誠至矣。然且不見獲於上。不見信於友。不見德於民。則奉身以退。而自樂其天。惟是學而趨入於異端。行而沈沒於好利。興羅織以陷正人。畏死亡而媚妖妄。則弗待遲回。而必不以自喪其名節。無他。求之己者嚴。而因乎人者不求。其必勝也。惟然則決安石之爲小人。非苛責之矣。或曰。安石而爲小人。何以處夫黷貨擅權。導淫迷亂之蔡京。賈似道者。夫京似道能亂昏荒之主。而不能亂英察之君。使遇神宗。驅逐久矣。安石惟不如彼。而禍乃益烈。譏諷之辯。經經之行。奚足道哉。

神宗有不能暢言之隱。當國大臣。無能達其意而善謀之者。於是而王安石乘之以進。帝初蒞政。謂文彥博曰。養兵備邊。府庫不可不豐。此非安石導之也。其志定久矣。國家之事。相仍者之必相變也。勢也。大張之餘。必仍之以弛。大弛之餘。必仍之以張。善治者酌之於未變之前。不極其數。持之於必變之日。不毀其度。不善治者反此。而大張大弛。相乘以勝。則國乃速敝。夫神宗固承大弛。而勢且求張之日也。仁宗在位四十一年。解散天下而休息之。休息之是也。解散以休息之。則極乎弛之數。而承其後者難矣。歲輸五十萬於契丹。而類首自名曰。納以友邦之禮。禮元昊父子。而輸繒帛以乞苟安。仁宗弗念也。宰執大臣待從。

臺諫皆在廷在野。賓賓嘖嘖以爭辯一典之是非。置西北之狡焉若天建地設而不可犯。國既以是弱矣。抑幸無耶律德光李繼遷鷲悍之力。而暫可以賂免。非然則劉六符虛聲恐喝而魄已喪。使疾起而捲河朔。以嚮汴雒。其不爲石重貴者何恃哉。於是而神宗若處梃棘之臺。盡然不容已於傷心。奮起而思有以張之。固仁宗大弛之。反授之以決裂之資。然而弗能昌言於衆。以啓勁敵之心。但曰養兵備邊。待廷臣之默喻。宰執大臣惡容不與其焦勞。而思所以善處之者乎。夫神宗之誤。在急以貧爲慮。而不知患不在貧。故以召安石聚斂之謀。而敵天下。然而無容怪也。凡流俗之說言彊國者。皆不出於聚財之計。太祖亦嘗爲此言矣。飽不宿則軍易潰。賞不重則功不興。器仗甲冑。牛馬舟車。糗糧芻橐。椎牛醢酒。不庀不腆。則進不速而守不固。夫孰謂其不然者。要豈有國者之憂哉。漢高起於亭長。無儋石之儲。秦據六國之資。斂九州之賦於關中。而不能與爭一戰之生死。且以爲興亡之大數。置勿論也。劉裕承桓元播亂。盧循內訌之餘。以三吳一隅之物力。俘姚泓。縛慕容超。拓拔氏束手視其去來。而莫之敢較。唐積長安之金帛米粟。安祿山擁之。而肅宗以朔方斥鹵之鄉。崛起東嚮。驅之速遁。德宗匹馬而入梁州。礪礪之土。困朱泚而誅夷之。則不待積財已豐。然後可彊兵而挫寇。亦較然矣。若夫仁宗之過於弛。而積弱也。實不在貧也。密勿大臣。如其有定識。與正告神宗曰。以今日之力。用今日之財。西北之事。無不可爲也。仁宗之休養四十年。正留有餘聽之人心。以待後起之用。而國家所以屈於小醜者。未得人耳。河北之能固圉以待用者。誰恃而可也。綏延之能建威以制寇者。誰恃而可也。守先皇之成憲。而益之殷憂。待之十年。而二虜已在吾指掌。則神宗不言之隱。早授以宅心定志之宏圖。而戢其求盈無已之妄。安石揣摩雖工。惡能攻無瑕之玉哉。

夫宋之所以財窮於薦賄。國危於坐困者。無他。無人而已矣。仁宗之世。亦孔棘矣。河北之守。自畢士安撤備以後。置之若遺。西事一興。韓范二公。小爲補葺。輒真心膽寒裂之謠。張皇自炫。二公雖可分閫。固不能出張子房李長源之上。藉使子房執桴鼓以敵秦項。長源佩橐鞬以決安史。勢固不能。而其爲彭韓李郭者何人。宋固不謀也。懷黃袍加身之疑。以痛抑猛士。僅一王德用狄青。而猜防百至。夫豈無可恃之才哉。使韓岳劉吳生北宋之代。亦且束身偏裨。老死行閒。無以自振。黃天蕩。朱僊鎮。藕塘和尙原之績。豈獲一展其赴雄邪。惟不知此。而早以財賈自沮。乃奪窮民之銖累。止以供無益之狼戾。而畜其所餘。以待徽宗之奢縱。若其所恃以挑敵者。王韶已耳。徐禧已耳。高遵裕已耳。又其下者。宦者李憲已耳。以兵爲戲。而以財爲彈鵠之珠。當國大臣。無能以定命之訐謖。爲神宗辰告。徒欲摧抑其有爲之志。宜神宗之厭薄已亟。固必曰。贊仁宗四十餘年。養癰之患者。皆此儔也。言之徒長。祇益其驕而已。嗚呼。宋自神宗。而事日難爲矣。仁宗之弛已久。仍其弛而固不可張。其弛而又已乖。然而酌其所自弛。以漸張之。猶可爲也。過此而愈難矣。安石用而宋敝。安石不用而宋亦敝。神宗急進富公與謀。而無以對也。宋之日敝。以卽於亡也。可於此而決之矣。

王安石之未試其虐也。司馬君實於其新參大政。而曰。衆喜得人。明道亦與之交好而不絕。迨其後悔前之不悟而已晚矣。知人其難。洵哉其難已。子曰。不知言。無以知人也。夫知言者。豈知其人之言哉。言飾於外。志藏於中。言發於先。行成於後。知其中。乃以驗其外。攷其成。乃以印其先。外易辨而中不可測。後易覈而先不能期。然則知言者。非知其人之所言可知已。商鞅初見孝公。而言三王。則固三王之言矣。王莽進

漢公而言周公。則固周公之言矣。而天下或爲其所欺者。知鞅莽之言。而不知三王與周公之言也。知言者。因古人之言。見古人之心。尙論古人之世。分析古人精意之歸。詳說羣言之異同。而會其統宗。深造微言之委曲。而審其旨趣。然後知言與古合者。不必其不離矣。言與古離者。不必其不合矣。非大明終始以立本而趣時。不足以與於斯矣。立聖人之言於此。以求似無不可似也。爲老氏之言者。曰虛靜。虛靜亦聖人之德也。爲釋氏之言者。曰慈閔。慈閔亦聖人之仁也。爲申韓管商之言者。曰足兵食。正刑賞。二者亦聖人之用也。匿其所師之邪隱。而附以君子之治教。奚辨哉。揣時君之所志。希當世之所求。以獵取彘訓。而跡亦可以相冒。當其崇異端。尙權術也。則弁髦聖人以恣其云爲。及乎君子在廷。法言羣進。則抑拊拾堯舜周公之影似。招搖以自詭於正。夫帝王經世之典。與貪功謀利之邪說。相辨者在幾微。則苟色莊以出之。而不易其懷來之所挾。言無大異於聖人之言。而君子亦爲之動。無惑乎溫公明道之樂進安石。而與之言也。夫知言豈易易哉。論期於理而已耳。理期於天而已耳。故程子之言曰。聖人本天。異端本心。雖然。是說也。以折浮屠惟心之論。非極致之言也。天有成象。春其春。秋其秋。人其人物。秩然名定。而無所推移。此其所昭示而可言者也。若其密運而曲成知。大始而合至仁。天奚在乎。在乎人之心而已。故聖人見天於心。而後以其所見之天。爲神化之主。知言者務知其所以言之密藏。而非徒以言也。如其有一定之是非。而不待求之於心。則惻怛不生於中。言仁者卽仁矣。羞惡不警於志。言義者卽義矣。飾其言於仁義之圃。而外以毒天下。內以毀廉隅。皆隱伏於內。而仁義之言。抑可不察。安石之所能使明道不斥絕。而與之交者此也。當其時秀慧之士。或相獎以寵榮。或相溺於詩酒。而有人焉。言不及於戲豫。行不急於進。

取則奉天則以鑒之而不見其過。將以爲合於聖人之言。而未知聖人之言。初不僅在於此。乃揖而進之。謂是殆可與其學者。與實則繇言之隱。與聖人傳心之大義。微言相背以馳。尤甚於戲諭。詭遇之徒。何則。彼可裁之以正。而此不可也。若溫公則愈失之矣。其於道也正。其於德也疏矣。聖人之言。言德也。非言道也。而公所篤信者道。其言道也。尤非言法也。而公所確持者法。且其憂世也甚。而求治也急。則凡持之有故。引之有徵。善談當世之利病者。皆嘉予之。而以爲不謬於聖人之言。於明道肅然敬之矣。於安石竦然慕之矣。乃至於蕩閑敗度之蘇氏。亦翕然推之矣。侈口安危。則信其愛國。極陳利病。則許以愛民。博徵之史。則喜其言之有餘。雜引於經。則羨其學之有本。道廣而不精。存誠而不知閉邪。於以求知人之明。不爲邪慝之所欺。必不可得之數矣。凡彼之言。皆聖人之所嘗言者。不可一槩折也。惟於聖人之言。洗心藏密。以察其精義。則天之時。物之變。極乎深。而研以其幾。然後知堯舜周孔之治教。初無一成之軌。則使人揭之以號於天下。此之謂知言。而人乃可得而知。固非溫公之所能及也。窮理而後詭於理者。遠。盡性而後淫於性者。詘。至於命而後與時偕行之化。不以一曲而蔽道之大全。知言者。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之謂也。明道早失之。而終得之。溫公則一失以彰。而又再失焉。悔之於安石敗露之餘。而又與蘇氏爲緣。無他。在知其人之言。而不知古今先哲之言也。

熙豐新法。害之已烈者。青苗。方田。均輸。手實。市易。皆未久而漸罷。哲徽之季。姦臣進紹術之說。亦弗能強天下以必行。至於後世人。知其爲虐。無復有言之者矣。其元祐廢之不能廢。迄至於今。有名實相仍行之不革者。經義也。保甲也。有名異而實同者。免役也。保馬也。數者之中。保馬之害爲最烈。保馬者。與民以值。

使買馬。給以牧地。而課其孳生。以輸之官。洪武以後。固舉此政於淮北山東。而廢牧苑。愚民貪母馬之小利於目前。幸牧地之免征於後世。貿貿然而任之。迨其子孫貧弱。種馬死。牧地徒。間歲納馬。馬不能良。則折價以輸。一馬之值。至二十五金。金積於闔寺。而國無一馬。戶有此役。則貧餓流亡。求免而不得。皆保馬倡之也。夫馬非其地弗良。非其人弗能牧也。水旱則困於芻粟。寒暑則死於疾疫。惟官有牧苑。而羣聚以恣其游息。官有牧人。而因時以蠲其疾。官有牧資。而水旱不窮於飼。則一虛一盈。孳產自倍。自成周以迄於唐。皆此制也。漢唐車騎之盛。用捍邊陲。而不憂其匱。奈何以之誘愚民。而使陷於死亡哉。行此法者。曾不念此爲王安石之虐政。徒以殃民。而無益於國。相踵以行。禍延無已。故曰害最烈也。保甲之法。其名美矣。好古之士。樂稱說之。飾文具以塞責之。俗吏亟舉行之。以爲可使民之親睦。而勸於善邪。則非片紙尺木之能使然矣。以爲團聚而人皆兵。可以禦敵邪。則寇警一聞。而攜家星散。非什保之所能制矣。以爲互相覺察。而姦無所容邪。則方未爲盜。誰能詰之。旣已爲盜。乃分罪於鄰右。民皆重足以立矣。以爲家有器械。盜起而相援。以擒殺之邪。則人持數尺之仗。蝕鏑之鐵。爲他人以與盜爭生死。誰肯爲之。責其不援。而加以刑。隸吏猾胥。且乘之以索賄。而民尤無告矣。如必責以器械之精。部隊之整。拳勇者賞之。豪桀者長之。始勸以梟雄。終任以嘯聚。常熙豐之世。乘以爲盜者不一。而禍危昭著者。則鄧茂七之起。殺掠徧於閩中。實此致之也。溺古不遁之士。無導民之化理。固國之洪猷。寶此以爲三代之遺美。不已愚乎。免役之愈於差役也。當溫公之時。朝士已羣爭之。不但安石之黨也。民寧受免役之苛索。而終不願差役者。率天下通古今而無異情。驅遲鈍之農人。奔走於不習知之政令。未受役而先已魂迷。旣受役而弗辭家破。輸錢



畢事。酌水亦甘。不復怨杼柚之空於室矣。故免役之害日增。而民重困者。有自來也。自宇文氏定租庸調之三法以徵之民也。租以田庸。以夫庸者。民之應役於官。而出財以輸官。爲雇役之稍食也。庸有征而役免矣。承平久而官務簡。則庸恆有餘。而郡庫之積以豐。見於李華所論清河之積財。其徵也。及楊炎行兩稅之法。概取之而斂所餘財歸之內帑。於是庸之名隱。而雇役無餘資。五代僭僞之國。地狹兵興。兩稅悉充軍用。於是而復取民於輸庸之外。此重征之一也。安石惟務聚財。復行雇役之法。取其餘羨以供國計。而庸之外又征庸矣。然民苦於役。乃至破產而不償責。抑不復念兩稅之已輸庸。寧復納錢以脫差役之苦。繇是而或免或差。皆瑣屑以責之民。民雖疲於應命。然止於所應派之役而已。朱英不審而立一條鞭之法。一切以輸之官。聽官之自爲支給。民乍脫於煩苛。而欣然以廉。乃行之漸久。以軍興設裁減之例。截取編徭於條鞭之內。以供邊用。日減日削。所存不給。有司抑有不容已之務。酷吏又以意爲差遣。則條鞭之外。役又興焉。於是免役之外。凡三徵其役。槩以加之田賦。而游惰之民免焉。至於亂政已亟。則又有均差之賦。而四征之。是安石之立法。已不念兩稅之已有雇費。而溫公之主差役。抑不知本已有役。不宜重差之也。此歷代之積弊已極。然而民之願雇而不願差者。則脂竭髓乾而固不悔也。若夫經義取士。則自隋進士科設以來。此爲正矣。納士於聖人之教。童而習之。窮年而究之。涵泳有中。而引伸之。則耳目不淫。而漸移其不若之氣習。以視取青妃白。役心於浮華蕩治之中者。貞淫之相去遠矣。然而士不益端。學不益醇。道不益明。則上之求之也。亡實。而下之習之也。不令也。六經語孟之文。有大義焉。如天之位於上帝。之位於下。不可倒而置也。有微言焉。如玉之韞於山。珠之函於淵。不可淺而獲也。極之於小。而食息步趨。

之節推求之而各得其安也。擴之於大，而經邦制遠之猷引伸之而各盡其用也。研之於深，而保合變化之真實體之，而以立其誠也。所貴乎經義者，顯其所藏，達其所推，辨其所異，於異端會其所同，於百王證其所得於常人之心，而驗其所能於可爲之事，斯馬尚矣。乃司試者無實學，而干祿者有鄙心，於是而王鑿錢福之徒起，而爲苟成利試之法，法非義也，而害義滋甚矣。大義有所自止，而引之使長，微言有所必宣，而抑之使隱，配之以比偶之詞，絡之以呼應之響，竊詞賦之陋格，以成窮理體道之文，而使困於其中，始爲經義者，以革詞賦之卑陋，繼乃以詞賦卑陋之成局爲經義，則侮聖人之言者，白首經營，傾動天下，而於道一無所覩，如是者，凡屢變矣。而因其變以變之，徒爭肥瘠勁弱於鏡影之中，而心之不靈，已瀕乎死。風愈降，士急偷，人爭一牘，如兔園之冊，復安知先聖之爲此言者，將以何爲邪？是經義之納天下於瞽瞍者，自成宏始，而潰決無涯，豈安石之爲此不善哉！合此數者觀之，可知作法之難矣。夫安石之以成憲爲流俗而亟改之者，遠奉堯舜，近據周官，固以脅天下曰：此聖人之教也。夫學聖人者，得其精意，而古今固以一揆矣。詩云：思無疆，思馬斯臧。此固自牧畜之證，而保馬可廢矣。子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此不責民以弭盜之證也。而保甲徒勞矣。周官行於千里之畿，而胥盈於千，徒溢於萬，皆食於公田，此民不充役之驗也。則差役之虐政，捐而免役之誅求，亦止矣。記曰：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則經義者，允爲良法也。而曰順者，明不敢逆也。爲瑣瑣之法，以侮聖言者，逆也。絀其逆，而士可得而造，存乎其人而已矣。誠得聖人之精意以行之，而天下大治，自立辟以擾多辟之民，豈學古之有咎哉。

老氏之言曰：以正治國，以奇用兵。言兵者，師之爲亂而已矣。王韶請擊西羌，收河湟以圖夏，王安石稱爲

奇策而聽之。誠奇矣。惟其奇也。是以進無尺寸之功。而退有邱山之禍也。以奇用兵。而利者有之矣。正不足而以奇濟之。可以暫試。不可以常用。可以脫險。不可以制勝。可乘疲寇。而速平。不可禦彊敵。而徐效。如其用之。抑必有可正而後可奇也。舍正用奇。而恃奇以爲萬全之策。此古今畫地指天之妄人。誤人家國者所以積也。論者皆咨陳餘之不用李左車也。使餘用左車之策。韓信抑豈輕入其阱中者。前車偶涉。伏起受挫。信亦自有以制之。以漢之彊。信之勇。加脆弱之孤趙。并陘小蹶。四面環攻。餘固無術以繼其後。惡足以救其亡哉。一彼一此。一死一生。視其力而已矣。惟在兩軍相持而不犯。不須與之頃。姑試其奇。發於其所不及防。而震撓之可矣。然而其不可震撓者。固自若也。議之於朝廷。傳之於天下。明示以奇。而延之歲月。以一試。吹劍首者之一映而已矣。夏未嘗恃西羌以爲援。西羌未嘗導夏以東侵。河湟之於朔方。不相及也。拓拔赫連。端視劉裕之拔姚泓。而不爲之動。知裕之道爲已滅泓也。則使宋芟盡羣羌。全有河湟之士。十郡孤懸。固不能守。祇爲夏效驅除。其能乘風席捲。進叩諒祚之壘乎。如其能大舉以西征。與擇大將。整六師。壓諒祚之疆。以討僭逆之罪。而諒祚據賀蘭以自保。如是遣偏師掠西羌。以潰其腹心。是或一策也。收蜀者。棧道劍門夾攻之術也。然而西羌各保其穴。固且阻頓。而不能前。今一矢不及於銀夏。而遠涉沙磧。河洮之險。薄試之於羌。一勝一負。一叛一服。且不能制羌之死命。夏人睥睨而笑之。然且栩栩自矜曰。此奇策也。安石之愚。不可殫矣。在昔繼遷死。德明弱。儻從曹瑋之請。捕滅之。可以震讐契丹者。彼一時也。席太宗全盛之餘。外無澶州納賂之辱。宋無所屈於契丹。內無軍士各散居歸農之令。兵雖力未有餘。而尙未自形其不足。且繼遷肉袒稱臣。與契丹爲唇齒。則威伸於德明。而契丹自震。固必然之勢也。抑

謂兵不可狃於不戰。而以征夏之役。使習勇而不倦。亦其時夙將猶存。部曲尙整。有可用之資。勿以不用竄之也。今抑非其時矣。弛不虞之防。狎安居之樂者。凡數十年。徒以羣羌散弱。乘俞龍珂內附之隙。徼幸以圖功。然且謀之五年。而始城武勝。七年而始降木征。操彈雀之弓。欲射猛虎。惡足以自彊。而使彼畏我。以不相侵乎。木征之降未幾。而孱懦之乘常。且憑凌而起。宋之死者六十萬人。其於正也。無毫髮之可恃。而孤持一奇以相當。且其奇者。又非奇也。然而不敗者。未之有也。是故奇者。舉非奇也。用兵者。正而已矣。不以猜疑任將帥。不以議論爲謀略。不以文法責進止。峙芻糧。精甲仗。汰老弱。同甘苦。習擊刺。嚴營陳。堂堂正正以臨之。攻其所必救。搏其所必爭。誠有餘也。而後臨機不決。間出奇兵。以迅薄之。而收速效。故奇者。將帥應變之權也。非朝廷先事之算也。趙充國曰。帝王之兵。以全取勝。此之謂也。老氏者。持機械變詐。以徼幸之祖也。師之者。速斃而已矣。

國民之交敵也。自苛政始。苛政興。足以病國虐民。而尙未足以亡政。雖苛猶然政也。上不任其君。縱欲以殄物。下不恣其吏。私法以戕人。民怨漸平。而亦相習以苟安矣。惟是苛政之興。衆論不許。而主張之者。理不勝。而求贏於勢。急引與己同者。以爲援。羣小乃起而應之。竭其虔矯之才。巧黠之慧。以爲之効。於是汎濫波騰。以導諛宣淫。蠱其君以毒天下。而善類壹空。莫之能挽。民乃益怨。釁乃倏生。敗亡沓至。而不可禦。嗚呼。使以蔡京王黼童貫朱勔之所爲。俾王安石見之。亦應爲之髮指。而羣姦尸祝。安石奉爲宗主。彈壓天下者。抑安石之所不願受。然而盈廷皆安石之仇讎。則呼將伯之助於呂惠卿蔡確章惇諸姦。以引凶人之旅進。固勢出於弗能自己。而聊以爲緣也。勢漸迤者。趨愈下。志蕩於始。而求正於末者。未之有也。是

故苛政之足以敗亡。非徒政也。與小人爲類。而害乃因緣以蔓延。倡之者初所不謀。固後所必至也。夫欲使天下之無小人。小人之必不列於在位。雖堯舜不能其治也。則惟君子勝也。君子勝而非無小人。其亂也。則惟小人勝也。小人勝而固有君子。其亡也。則惟通國之皆小人。通國之皆小人。通國之無君子而亡必矣。故苛政之興。君子必力與之爭。而爭之之權。抑必有所歸。而不可以泛。權之所歸者。德望兼隆之大臣是已。大臣不能持之於上。乃以委之於羣工。於是而爭者競起矣。其所爭者正也。乃以正而爭者成乎。風尚而以爭爲正。越職弗問矣。雷同弗問矣。以能言爲長。以貶削爲榮。以罷閒爲樂。任意以盡言。而惟恐不給。乃揆其所言。非能弗相刺謬也。非能弗相勦襲也。非能無已甚之辭。未然而斥其然也。非能無蔓延之語。不然而強謂然也。橋舉及於纖微之過。訐譎及於風影之傳。以激天子之厭惡。以授羣小之反攻。且躍起而自矜爲君子。而君子小人。遂雜糅而莫能致詰。如攻安石者。無人不欲言。無言不可出。豈其論之各協於至正。心之各發於至誠乎。乃至懷私不逞之唐炯。反覆無恆之陳舜俞。亦大聲疾呼。咨嗟涕洟。而惟吾是出。於是人皆乞罷。而空宋庭以授之小人。迨乎蔡京王黼輩興。而言者寂然矣。通國無君子。何怪乎通國之皆小人哉。乃其在當日也。非無社稷之臣。德重望隆。足以匡主而倚國是。若韓富文呂諸公者。居輔弼之任。而持之不堅。斷之不力。於先世李太初之拒梅詢。曾致堯。王子明之抑王欽。若陳彭年。識皆有所不足。力皆有所不逮。而以潔身引退。倒授其權於新進之庶僚。人已輕而言抑瑣。不足聳人主之聽。祇以益安石之橫。且徒使才氣有裨之士。挫折沈淪。不爲國用。而驅天下干祿者。懲其覆軌。望風遙附。以羣陷於邪。諸公過矣。而韓公尤有責焉。躬任兩朝定策之重。折母后之垂簾。斥權奄以獨斷。德威樹立。互

絕古今。神宗有營利之心。安石挾中商之術。發乎微。已成乎著。正其恩怨。死生獨任。而不可委者。曾公亮。王陶之瑣瑣者。何當榮辱。而引身遽退。虛端揆以待安石之縱橫哉。韓公尤過矣。雖然。抑非公之過也。望之已隆。權之已重。專政之嫌。先起於嗣君之肺腑。則功有不敢居。位有不敢安。權有不敢執。有身不可辱。公亦未如之何也。夫秉正以拒邪。而使猝起爭鳴之安石不得逞者。公之責也。斤曾公亮之姦。訟韓公之忠。以覺悟神宗。安韓公者。文富二公之責也。乃文之以柔居大位。而獨立之操。富抑以顧命不與。懷同堂之忌。睨韓公之遠引。而隱忍忘言。及安石之狂興。而姑爲緩頰。下與小臣固爭緒論。不得則乞身休老。而自詡不污。亦將何以質先皇而謝當世之士民乎。韓公一去而無可爲矣。白日隱而繁星熒。晬彼之光。固不能與妖孛競耀也。夫神宗有收燕雲定銀夏之情。起仁宗之積弛。宋猶未敝。非不可圖也。和平中正之中。自有固本折衝之道。而籌之不素。問之莫能酬答。然且懷私以聽韓公之謝政。安得謂宋有人哉。無大臣而小臣瓦解。小臣無可效之忠。而宵小高張。皆事理之必然者。司馬范呂諸公。強挽已發之矢。而還入於殼。宜其難已。然則宋之亡也。非法也。人也。無人者。無大臣也。李太初王子明而存焉。豈至此乎。論人之衡有三。正邪也。是非也。功罪也。正邪存乎人是非存乎言。功罪存乎事。三者相因。而抑不必於相值。正者其言恆是。而非亦有非。邪者其言恆非。而亦有是。故人不可以廢言。是者有功。而功不必如其所期。非者無功。而功固已施於世。人不可以廢言。而顧可以廢功乎。論者不平其情於其人之不正也。凡言皆謂之非。凡功皆謂之罪。乃至身受其庇。天下席其安。後世無能易。猶且摘之曰。此邪人之以亂天下者。此之謂不思其反。以責小人。小人惡得而服之。已庇其身。天下後世已安之。而莫能易。然且任一往之怒。效

人之訶誚而訶誚之。小人之不服。非無其理也。而又惡能抑之。章惇之邪。灼然無待辯者。其請經制湖北蠻夷。探神宗用兵之志。以希功賞。宜爲天下所公非。亦灼然無待辯者。然而澧沅辰靖之間。蠻不內擾。而安化靖州等州縣。迄今爲文治之邑。與湖湘諸郡縣齒。則其功又豈可沒乎。惇之事不終。而麻陽以西。沅淑以南。苗寇不戢。至今爲梗。近蠻之民。驅命妻子。牛馬粟麥。莫能自保。則惇之爲功爲罪。昭然不昧。胡爲樂稱人之惡。而曾不反思邪。乃若以大義論之。則其爲功不僅此而已也。語曰。王者不治夷狄。謂沙漠而北。河洮而西。日南而南。遼海而東。天有殊氣。地有殊理。人有殊質。物有殊產。各生其所。養其所。養。君長其君。長。部落其部落。彼無我侵。我無彼虞。各安其紀。而不相賣耳。若夫九州之內。負山阻壑之族。其中爲夏者。其外爲夷。其外爲夏者。其中又爲夷。互相襟帶。而隔之絕之。使胸膈肘臂。相亢悖。而不相知。非無可治而非不當治也。然且不治。則又奚責乎君天下者哉。君天下者。仁天下者也。仁天下者。莫大乎別人於禽獸。而使貴其生。苗夷部落之魁。自君於其地者。皆導其人。以騷戾淫虐。沈溺於禽獸。而培削誅殺。無間於親疏。仁人固弗忍也。則誅其長。平其地。受成賦於國。滌其腥穢。被以衣冠。漸之靡之。俾詩書禮樂之澤。興焉。於是而忠孝廉節。文章政事之良材。乘和氣以生。夫豈非仁天下者之大願哉。以中夏之治夷。而不可行之九州之外者。天也。其不可不行之九州之內者。人也。惟然而取蠻夷之士。分立郡縣。其功溥。其德正。其仁大矣。且夫九州以內之有夷。非夷也。古之建侯也。萬國皆冠帶之國也。三代之季。暴君代作。天下分崩。於是而山之陬。水之濱。其君長負固岸立。而不與於朝會。因異服異制。以趨苟簡。至春秋時。莒杞皆神明之裔。爲周之藩臣。而自淪於夷。則潞甲之狄。淮浦之夷。陸渾之戎。民皆中國之民。君皆諸侯之君。世

降道衰。陷於非類耳。昭蘇而覺。祓之。固有待也。是以其國既滅。歸於侯服。永爲文教之邦。而犛倫攸斂。故春秋特書以其大功。豈云王者不治。而任其爲梗於中區乎。永嘉之後。義陽有蠻夷號。仇池有戎名。迨及蕩平。皆與汴雒豐鎬無異矣。然則辰沅澧靖之山谷。負險阻兵者。豈獨非漢唐政教敷施之善地與。出之泥滓。登之雲遠。雖有誅戮。仁人之所不諱。而勞我士馬。費我芻糧。皆以保艾我與相接壤之婦子。勞之一朝。逸之永世。卽有怨咨。可弗避也。君天下者。所宜修之天職也。夫章惇之立心。逢君生事。以邀功。誠不足以及此。而旣成乎事。因有其功。旣有其功。終不可以爲罪。迄於今日。其所建之州縣。存者猶在目也。其沿之以設。若城步。天柱。諸邑之。綦布者。抑在目也。而其未獲平定。爲苗夷之穴。以侵陵我郡邑者。亦可覩也。孰安孰危。孰治孰亂。孰得孰失。徵諸事。問諸心。奚容揜哉。概之以小人。而功亦罪。是亦非。自怙爲清議。弗能奪也。雖然。固有不信於心者存矣。



此页空白

# 宋論卷七

## 哲宗

極重之勢。其未必輕。輕則反之也。易。此勢之必然者也。順必然之勢者。理也。理之自然者。天也。君子順乎理而善因乎天。人固不可與天爭久矣。天未然而爭之。其害易見。天將然而猶與之爭。其害難知。爭天以求盈。雖理之所可。而必過乎其數。過乎理之數。則又處於極重之勢。而漸以嚮輕。君子審乎重。以嚮輕者。之必漸以消也。爲天下樂循之。以不言而辨。不動而成。使天下各得其所。巖然以永定而不可復亂。夫天之將然矣。而猶作氣以憤興。若旦夕之不容待。何爲者邪。古之人知此也。故審於生民塗炭之極。察其數之將消。居貞以俟。徐起而順衆志。以圖成。湯之革夏。武周之勝殷。率此道也。況其非革命改制之時乎。漢武帝銳意有爲。而繁苛之政興。開邊牟利。淫刑崇侈。進羣小以荼苦其民。勢甚盛而不可撲也。然而溢於其量者。中必餒。馳於其所不可行者。力必困。怨浹於四海者。心必慌而不安。故其末年。罷兵息役。弛刑緩征。不待人言之游至。而心已移矣。圖已改矣。其未能盡革。以復文景之治者。霍光輔孝昭起而承之。因其漸衰之勢。待其自不可行。而報罷。於是而武帝之度。劉天下者。日消月沈。不知其去而自已。無他。惟持之以心。應之以理。一順民志。而天下不見德。大臣不居功。順天以承祐。承天之祐者。自無不利也。考神宗之初終。蓋類是矣。當其始也。開邊之志。聚財之情。如停水於脛土之隄。而待決也。王安石乘之以進。三司條例。使一設而震動天下。以從其所欲。於是而兩朝顧命之老。且引退而不能盡言。通國敢言之士。但一鳴

而卽逢貶竄羣小揣意指而進者喧不可息也。此勢之極重者也。然而固且輕矣。安石之所執以必爲者。爲之而無效矣。河不可疏而淤田不登矣。田不可方而故籍難廢矣。青苗之收息無幾而逋欠積矣。保馬之孳息不蕃而苑牧廢矣。民怨於下士怨於廷而徹乎上聽矣。高遵裕之敗死尸盈野。葉甲齊山而天子且爲之痛哭矣。安石則不肖之子撓之於內。反面之黨訟之於廷。神宗亦不復以心膂相信。鄧綰呂嘉問且嬰顯罰。王安禮糾兄之過而亟進升庸。手實方田自安石勗者皆自神宗而報罷矣。使神宗有漢文之年。其崩不速則輪臺之詔必自己先之。弗待廷臣之亟諫。蓋否極而傾。天之所必動無待人也。幾已見矣。勢已移矣。則哲宗立。衆正升。因其欲燂之餘焰。撤薪以息之者。平其情。澄其慮。抑其怒。張之氣以泄之。其不可行者已昭然。其不可行無所利者已昭然。其有害。敵而弗爲之修弛而弗爲之督。三年之中。如秋葉之日向於凋。坐而待其隕矣。而諸君子積怒氣以臨之。弗能須臾忍也。曾霍光也。弗若。奚論古先聖哲之調元氣而養天下於和平哉。牛之鬪虎已斃。而鬪之不已。牛乃力盡而死。安石旣退。呂惠卿與離叛而兩窮。呂申公司馬溫公以泊孫固吳充漸起。而居政地。彼蔡確章惇王珪曾布之流。無安石博聞強識之學。食淡衣麤之節。豈元祐諸公之勁敵哉。操之已蹙者畏之已甚。疾之已亟者疑之已深。授之以不兩立之權。而欲自居於畸重。則昔之重在彼者輕。而今之重在諸公者。能長保其重哉。天方授我而我不知。力與天爭而天且去之矣。夫豈有蒼蒼不可問之天哉。天者理而已矣。理者勢之順而已矣。此之不察。乃曰天祚社稷。必無此慮。天非不祚宋也。謀國者失之於天。而欲強之於人。以居功而樹德者爲之也。畢仲游之告溫公曰。大舉天下之計。深明出入之數。以諸路所積錢粟。一歸地官。使天子知天下之餘於

財而虐民之政。可得而蠲。大哉言乎。通於古今之治體矣。溫公爲之聳動而不能從。不能從者。爲政之通病也。溫公不免焉。其病有三。一曰惜名而廢實。二曰防弊而啓愚。三曰術疏而不逮。天子不言有無。大臣不問錢穀。名之甚美者也。大臣自惜其清名。而又爲天子惜。於是諱言會計。而一委之有司。是未察其立說之義。而蒙之以爲名也。不言有無者。非禁使勿知之謂也。不於有而言無。以求其溢。不於無而計有。以妄爲經營。知其所入。度其所出。富有海內。不當言無也。不問錢穀者。非聽上之糜之。任下之隱之。而徒以自標高致也。出入有恆。舉其大要。業已喻於心。而不屑屑然問其銖累也。若乃賓賓然若將浼已而去之。此浮薄子弟之所尙。而可以爲天子。可以爲大臣乎。自矜高潔之名。而忘立國之本。此之謂惜名而廢實。習以爲尙。而賢者誤以爲道之所存。其惑久矣。爲弼成君德之說者曰。天子不可使知國之富也。知之則侈心生。於是而幸邊功。營土木。耽玩好。濫賜予之情。不可抑止。李林甫丁謂之導君以驕奢。惟使知富而已。禁使勿知。而常懷不足之心。則不期儉而自儉之說也。尤其大謬。不然者。天子而欲宣欲以尙侈乎。豈憂財之不足。而爲之衰止哉。高緯孟景劉鋹。僅有一隅。物力凡幾。而窮奢以逞。漢文惜露臺之費。非憂漢之貧也。奄有九州之貢稅。卽不詳知其數。計可以恣一人之揮斥者。雖至愚暗。不慮其無餘。唐元宋眞。既有汰心。侵令日告虛枵。抑且橫征別出。夫嚙眉坐歎。而相戒以貧鄙野小人。施之狂子弟。而徒貽其笑。欲止天子之奢。而勿使知富。則將使其君如土木偶人。惟人提掇而後可乎。爲新法者。本以北失燕雲。西防銀夏爲憂。則亦立國之本圖。固不當以守財坐嘆。導其君以抱壁立枯也。此防弊者之迂疏爲謀已下也。乃若術疏而不逮。則雖博練如溫公。吾不能信其不然矣。天子之不能周知出入之數。畜積之實者。有故。

方在青宮之日。既無以此爲其所宜聞。而詳告者矣。迨其嗣立。耽宴樂而念不及之者。勿論已。卽在勵精之主。總其要。不能察其詳。抑以此爲有代我以來告者。而弗容亟問也。若大臣則亦昔之經生。學以應人主之求者耳。乃其童之所習。長之所游。政暇公餘之所涉獵。卽不以宴遊聲色蕩其心。而所聞所知者。概可見矣。下者詞章也。進而上焉。議論也。又進而上焉。天人性命之旨也。卽及於天下之務。亦上推往古數千年興廢得失之數。而當世出納之經制。積聚之盈歉。未有過而問者。故億其有而不知其未必有也。億其無而不知其未嘗無也。知其出而不知其出之何所支也。知其入而不知其入之何所藏也。知其散而不知合其散者之幾何也。知其合而不知合之散者幾何也。雖以溫公經濟之實學。上泝威烈。下迄柴氏。井井條條。一若日擊而身與之。然至於此。則有茫然若羣川之赴海。徒見其東流。而不知歸墟者。何天之池矣。則雖欲臚列租稅之所登。度支之所餘。內府之所藏。州郡之所積。計其多寡。而度以應人主有爲之需。固有莫捫朕舌。而終以吃吶者。則學之不適用於用。而一聽小人之妄爲。意計也。其能免乎。夫王安石之惟不知此也。故妄億國帑之虛。而以桑孔之術。動人主於所不察。元祐諸公欲誅其邪。而惛然者。亦安石耳。則相憫相值。勿問貞邪。而各以時競。何異兩盲之相觸於道。其交誅也必矣。夫惟大臣之不以此爲務。而俾天子之卒迷也。故其害有不可勝言者。守之者。胥隸也。掌之者。奄臣也。腐之者。暗室也。籍之者。蠹紙也。湮沈而不可問。盜竊而不可詰。嗚呼。此皆葑屋小民。粟粟而穫之。絲絲而織之。銖銖而經營之。以效立國久長之計。使獲免於夷狄盜賊之摧殘者。而君臣上下交置之。若有若無之中。與糞土均有委棄。智者所不能自己。抑仁者所不忍忘者也。天下大臣非山椒水涘。攜杖觀雲之畸士。而曰此非所宜知也。則孔

子曰。足食足兵。其爲俗吏之嚆矢與。丁謂上會計錄以後。至熙寧元年六十年矣。中歷仁宗四十一年之節儉。民無流亡。國之所積可知也。青苗均輸農田水利之所獲。一部婁之於泰山。諸君子不能舉此以勝安石之黨。且舌橋而不能下。徒以氣矜奚益哉。

易曰。天下之動貞勝者也。貞勝者。勝以貞也。天下有大貞三。諸夏內而夷狄外也。君子進而小人退也。男位乎外而女位乎內也。各以其類爲辨。而相爲治。則居正以治彼之不正。而爭勝矣。若其所治者貞。而所以治者非貞也。資於不正以求物之正。蕭望之之於恭顯。劉琨之於聰勒。陳蕃之於宦寺。不勝而禍不旋踵。小勝而大不勝。終以裁及其身。禍延於國。故君子與其不爭而勝也。寧不勝而必固保其貞。元祐諸公。昧此以成紹聖以後之禍。善類空。國事亂。宗社亦繇以傾。亦慘矣哉。新法之爲民病甚矣。諸公順民之欲。急起而改之。不謂其非貞也。卽疑於改父之非孝。而奉祖宗之成憲。以正先君之闕失。亦不可謂非孝之貞也。乃改之者。諸公不自任其責。嗣君不與聞其謀。舉而仰聽於太后。於是盈廷之士。僉曰。后堯舜也。普天之下。皆曰。后堯舜也。乃至傳之史冊。而後世道聽之說。猶曰。后堯舜也。取后而躋之堯舜。曰。后堯舜矣。其可抑堯舜而匹之后。曰。堯舜后邪。故曰。擬人必於其倫。倫者不相奪也。諸公躋后而堯舜之。羣小抑后而呂武之。以倫求之。呂武雖不肖。猶其等倫。而堯舜懸絕焉。則呂武之說。足以爭勝而亡忌。倫也者。類也。天之生是使別也。草與木並植。而芝蘭之芳。不可以爲梁棟。鳥與獸並育。而翟雉之美。不可以駕戎車。天子與后敵尊。而母后之賢。不可以制道法。非是者。自喪其貞。而欲以勝物。匪徒小人之反噬有辭也。天所弗佑。祖宗之靈所弗憑依。天下臣民亦懷疑而其情不固。不貞者之不勝。古今之通義。不可違也。哲宗之

立。雖僅十齡。乃迨高后之殂。又七年矣。后一日不亡。帝一日不得親政。則此七年者。月之朗於夜。非日之昱於晝也。且晝雖陰。而以炤物。其能俾人洞見者。視月遠矣。天子雖幼。而以涖衆。其能俾人信從者。視后多矣。而不但此也。位尊權重。可以惟其所爲。然且憚於惡而強爲善者。自非上哲。亦惟其名而已。夫爲惡而惡之名歸之人。而已不與。則無所憚而有委罪之路。爲善而善之名歸之人。而已不與。則不能強而徒挾不平之情。實則資己之權藉。以爲之名。則去之。嚴父不能得之於子。而爲人臣者。欲以得之君。不已悖乎。新法之弊。神宗之暮年。亦自知之矣。永樂之敗。悔不用王安禮之言。王安石死。魄喪。其志已衰。王雱。呂惠卿。自相齟齬。而神宗已厭之矣。鄧綰。呂嘉問。穢迹彰明。而見黜矣。蒲宗孟。詆司馬君實。而見訶矣。孫固。呂公著。漸進而登兩府矣。則使當國者。述神宗之志。以遺詔行之。蠲青苗之逋欠。弛保馬之孳生。緩保甲之練習。以次而待哲宗於識知之後。告以民生之艱苦。示以祖法之寬宏。次第而除之。使四海慕新主之仁。而不掠美。以歸牝雞之蹠曙。夫豈不可必得者。計不出此。擁女主以行其志。后一日不死。天子一日隅坐。畫諾如秉筆之內豎。奉教而行。即以韓維。蘇軾。劉摯。朱光庭。輩處此。其能頽首以聽焉否邪。故人謂溫公守貞有道。在未通乎變者。非也。溫公之所不足者。正未能貞也。貞之大者。天之經也。地之義也。人之彝倫也。事之綱紀也。以陰禦陽。以女制男。何殊乎以夷狄令中國。以小人治君子乎。坤之初六曰。履霜。堅冰。至當坤之初。陰無失德。非有堅冰之禍。而發端之始。與乾相革。則所秉不正。在希微之間。而詭於其塗。不可以復暄和高朗之宇。固無待而戰而始知其害也。溫公胡不聞焉。嗚呼。國之將亂也。黃髮者臣。老死而無與繼者。神宗之季年。韓富二公。先後而逝。文潞公雖存。年已遲暮。且仁柔以召物議。衆望所不歸也。

使有秉國鈞者如韓公於英仁二廟嗣立之初持德威以翼戴當元祐三四年間撤太后之簾以興革之權進退之柄歸之天子則羣小無言可執無隙可乘而國定矣溫公權藉既輕道亦遜焉徒恃愚氓浮動之氣遷客躍起之情迫於有爲而無暇擇焉其能濟乎權輕者非勢之勝也道遜者非理之貞也捷反捷覆捷興捷廢天下皆喪其貞則女貞之失先之也故曰古今之通義不可違也

置一說之短長以通觀一時之措施則其治亂安危可未成而決其必然於先曠千載而信其所以然於後無有爽也哲宗在位十有五年政出自太后者凡八年哲宗親政以還凡六年紹聖改元而後其進小人復苛政爲天下病者勿論矣元祐之政抑有難於覆理者焉紹聖之所爲反元祐而實效之也則元祐之所爲矯熙豐而抑未嘗不效之且啓紹聖而使可效者也嗚呼宋之不亂以危亡者幾何哉天子進士以圖吾國君子出身以圖吾軍豈借朝廷爲定流品分清濁之場哉必將有其事矣事者國事也其本德君也其大用治教政刑也其急圖邊疆也其施於民者視其所勤而休養之視其所廢而修明之拯其天災懲其吏虐以實措之安也其登進夫士者養其恬靜之心用其方新之氣拔之衡茅而相勸以君子之實也豈徒紹聖哉元祐諸公之能此者幾何邪所能卓然出其獨至之忱超出於紛紜爭論之外而以入告者劉器之諫覓乳媪而以伊川請就崇政延和講讀勿以暑廢而已范淳夫勸帝以好學而已自是而外皆與王安石已死之灰爭是非寥寥焉無一實政之見於設施其進用者洵非不肖者矣乃一惟熙豐所貶斥之人皇皇然力爲起用若將不及豈新進之士遂無一人可推轂以大任之樹百年之屏翰者而徒爲嶺海遷客仲久鬱之氣遂可無曠天工乎其恤民也安石之新法在所必革矣頻年豈無水旱而拯



救不行。四海豈無冤民。而清問不及。督行新法之外。豈無漁民之墨吏。而按劾不施。觸忤安石之餘。豈無行惠之循良。而拔尤不速。西陲之覆敗。孔棘不聞。擇一將以捍其侵陵。契丹之歲幣屢增。不聞建一謀以杜其欺侮。夫如是。則宋安得有天下哉。一元祐諸公。揚眉舒憤之區宇而已矣。馬呂兩公。非無憂國之誠也。而剛大之氣。一洩而無餘。一時螻屈求伸之放臣。拂拭於蠻煙瘴雨之中。惜惜自得。出不知有志未定之冲人。內不知有不可恃之女主。朝不知有不修明之法守。野不知有難仰訴之疾苦。外不知有睥睨不逞之彊敵。一舉而委之夢想不至之域。羣起以奉二公爲宗主。而日進改圖之說。二公且目眩耳熒。以爲惟罷此政黜此黨。召還此人。復行此法。則社稷生民。鞏固無疆之術。不越乎此。嗚呼。是豈足以酬天子心膺之託。對皇天質先祖。慰四海之孤惻。折西北之狡寇。而允稱大臣之職者哉。吾誠養君德於正。則邪自不得而窺。吾誠修政事以實。則妄自無從而進。吾誠慎簡干城之將。以固吾圉。則徼功生事之說自息。吾誠釐剔中飽之弊。以裕吾用。則掎克毒民之計自消。吾誠育士以醇靜之風。拔賢於難進之侶。爲國家儲才於百年。則姦佞之覬覦自戢。而善類之濯磨自宏。曾不出此。而夜以繼日。如追亡子。進一人。則曰此熙豐之所退也。退一人。則曰此熙豐之所進也。興一法。則曰此熙豐之所革也。革一法。則曰此熙豐之所興也。然則使元祐諸公。處仁英之世。遂將一無所言。一無所行。優游而聊以卒歲乎。未見其有所未理也。氣而已矣。氣一動而不可止。於是呂范不協於黃扉。雒蜀朔黨不協於羣署。一人瑩立於上。百尹類從於下。尙惡得謂元祐之猶有君。宋之猶有國也。而紹聖諸姦。駕駟馬。騁康莊以進。莫之能禦矣。反其所爲者。固師其所爲也。是故通哲宗在位十四年中。無一日而不爲亂媒。無一日而不爲危亡地。不徒紹聖爲然矣。

當其時耶律之臣主亦昏淫而不自保。元昊之子孫亦偷安而不足逞。藉其不然。靖康之禍不能待之他日也。而契丹衰。夏人弱。正漢宣北折匈奴之時會。乃恣通國之精神。敵之於一彼一此之短長。而弗能自振。嗚呼。豈徒宋之存亡哉。無窮之禍自此貽之矣。立乎今日。以覆考哲宗之代之所爲。其言洋溢於史冊。以實求之。無一是當人心者。苟明於得失之理。安能與登屋遮道之愚民同稱慶快邪。夫君子之自立也。有節而應天下也。有道心之無私。不待物之不我辱而後榮。爲之有實。不待法之無所擊而後治。故入其朝。觀其所爲。讀其書。觀其所成。聚天下之聰明才力。以奉一人而理萬物。不期正而無不正。然後其興也必也。此則君子以自靖而靖天下者也。豈徒伊呂哉。兩漢之盛。唐宋之初。無有不然者。夫誰如哲宗在御之世。賢賢終日而不知將以何爲也。

此页空白

# 宋論卷八

## 徽宗

徽宗之初政。粲然可觀。韓忠彥爲之。而非韓忠彥之能爲之也。未幾而向后殂。任伯雨。范純禮。江公望。陳瓘。以次廢黜。會布專。蔡京進。忠彥且不能安其位。而罷矣。銳起疾爲。而不能期月守。理亂之樞。存乎向后之存沒。忠彥其能得之於徽宗乎。循已覆之軌者。傾仗非其所仗者。躡以仁宗之慈厚。居心而無旁窺。懷妬之小人。然且劉后殂。而張耆。夏竦。不能復立於廷。王德用。章德象。以與劉后異。而急庸。若高后。晨隕羣姦。夕進。攻擊元祐。不遺餘力。前事之明鑒。固忠彥等所在。日方新者。仍擁一母后。以取必於盛年。佻達之天子。仗者非所仗也。則邢恕。章惇。蔡卞。雖已竄死。豈無繼者。禍烈於紹聖。而貞士播棄終身。以恣嗜沓之狂夫。動搖社稷。後車之覆。甚於前車。亦酷矣哉。忠彥雖爲世臣。而德望非溫公之匹。任伯雨諸人。亦無元祐羣賢之夙望。一激不振。士氣全積。舉天下以冥行。而趨於泥淖。極乎靖康。無一可用之材。舉國而授之它人。無足怪者。將雪之候。先有微溫。其溫也。豈暄和之氣哉。於是而諸君子之處此也。未易易矣。太后不可恃也。忠彥斯不可恃也。李清臣。蔣之奇。之雜進。愈不可恃也。曾布之與忠彥。互相持於政府。彌不可恃也。然而溫詔之頒。起用之亟。固自朝廷發矣。范忠宣曰。上果用我矣。死有餘責。伊川曰。首被大恩。不供職。何以仰承德意。蘇子瞻海外初還。欣然就道。夫固有不可恕於君臣之際者。知其不可恃。而猶欣躍以從。亦君子宅心之厚與。雖然。酌之以道。規之以遠。持之以貞。而善調元氣。以使無傷。固有道焉。天下有道。道

在天下則身從天下以從道。天下無道，道在其身，則以道愛身而卽爲天下愛道。以道愛身者，喜怒不輕動於心，語默不輕加於物，而進退之不輕，尤其必慎者也。執之仇仇，而知仇仇者之不必我力，不可得而執也。愛而加膝，念加膝者之無難投淵，不以身試淵也。夫且使昏庸之主，知我之不以訢訢而動，弗得以我爲賴寵。夫且使邪佞之黨，見我之遲遲以進，弗得疑我之力爭。夫且使天下之士，惜其名節，念榮寵之非榮，而不辱身以輕試。夫且使四海之民，知世之方屯，隱忍以茹荼苦，而不早計昇平，以觸苛虐而重其災。故范淳夫勸蜀公之不赴，而尹和靖疑伊川之易就，非獨爲二公愛其身也。爲天下愛道，而道尙存乎天下也。以愛君之切，而不忍逆君之命，以憂國之至，而迫欲爲國宣力，以恤民之篤，而輒思爲民請命，則小人之占風而趨，待隙而鑽者，固將曰：彼猶我也。一虛一實，迭相衰王，而凶威可試，不遺餘力，以掎采而盡劉之昏庸之主，亦將曰：此呼而可來者，麾而可去。天下安得有君子哉？惟予言而莫遠，否則竄之誅之，永銅而無遺種，亦不患國之無人也。後生者，不得與於直道之伸，亦將曰：先生長者，亦嘗亟於進矣，則弗待君之果明，臣之果直，未進而獲進焉，無不可也。奚必與世齟齬哉？於是而小人有可藉之口，庸主有輕士之情，人士無固勇之節，朝爲無人之朝，野爲無人之野，則大觀以後，迄於靖康，醉夢傾積，無有止訖，終無一人焉，能挽海宇之狂趨，以救死亡，不亦痛與？宋之不靖也，自景祐而一變矣。熙寧而再變，元祐而三變，紹聖而四變，至是而五變矣。國之靡定，不待智者而知也。乃數十年來，小人迭進，而公忠剛直之臣，項背相依，然求其立難進，易退之節，足以起天子之敬畏，立士類之坊表者，無其人焉。騏驥與鶩駘爭駕，明星與螢火爭光，道已貶，身已嫫，世安得而不波流？國安得而不瓦解哉？韓忠彥孤立以戴女主，而望起兩

世之傾危諸君子何其易動而難靜也。伊川貶而尹和靖張思叔諸學者皆懼僞學之禁韓侂胄之惡。自此倡之則非禍中於國家而且害延於學術矣。建中靖國之初政有識者所爲寒心也。奚粲然可觀之有。政之善者一再傳而弊生其不善者亦可知矣。政之善者期以利民而其弊也必至於厲民立法之始上。昭明之下敬守之國受其益人受其賜已而奉行者非人假其所寬以便其弛假其所嚴以售其苛則弊。生於其閒而民且困矣。政之不善者厲民以利國而其既也國無所利因以生害而民之厲亦漸以輕立。法之始刻意而行之令必其行禁必其止怨怒積於下而不敢違已而亦成故事矣。牧守令長之賢者可。與士民通議委曲以苟如其期會而止而不必盡如其法若其不肖者則雖下不恤民憂上亦不畏國法。但假之以濟其私而塗飾以應上亦苟且塞責而無行之之志則其爲虐於天下者亦漸解散而不盡如。其初則害亦自此而殺矣故卽有不善之政亦不能操之數十年而民無隙之可避繇此言之不善之政。未能以久賊天下而惟以不善故爲君子所爭乃進小人以成其事則小人乘之以播惡而其禍乃延故。曰有治人無治法則亂天下者非亂法亂之亂人亂之也。蔡京介童貫以進與鄧洵武溫益諸姦勦紹述。之邪說推崇王安石復行新法乃攷京之所行亦何嘗盡取安石諸法督責吏民以必行哉安石之畫謀。夜思搜求衆論以曲成其申商桑孔之術者京皆故紙視之名存而實亡者十之八九矣則京之所爲固。非安石之所爲也天下之苦京者非其苦安石者也。是安石之法未足以致宣政之禍惟其雜引呂惠卿。鄧綰章惇曾布之羣小以授賊賢罔上之祕計於京則安石之所以貽敗亡於宋者此爾。載攷熙豐之時。青苗保甲保馬市易之法束溼亟行民乃毀室鬻子殘支體徙四方而嘯號徧野藉令迨乎宣政無所寬。

弛則天下之氓死者過半。揭竿起者不滅秦隋之季。乃紹聖踵行又二十餘年。而不聞天下之怨毒倍於前日。方臘之反。毆之者朱勳。花石之擾。非新法迫之也。此抑可以知政無善惡。俱不足以持久。倚法以求羸。徒爲聚訟而已矣。神宗之求治也迫。安石之欲售其邪僻之術也堅。交相驚而益之。以戾氣力持其是。以與君子爭。無從欲偷安之志以緩之。故行之決而督之嚴。吏無所容其曲折。民無所用其推移。則如烈火之初炎。而無幸存之宿草。及哲宗而以怠心行之。及徽宗而抑以侈心行之矣。則吏民但可有盈餘。以應誅求。飾文具以免勘督者。自相遁於下。而巧避之。且如保甲之法。固可以一紙報成功。青苗之息。固可洒派於戶口。土田。醉夢之君。狹邪之相。苟足其欲。而以號於人曰。神宗之所爲。吾皆爲之矣。而民之害亦至此而稍紓矣。繇此言之。政無善惡。統不足以持久。吏自有其相沿之習。民自有其圖全之計。士大夫冒譴以爭訟於庭而不足。里胥牖戶協比以遁於法而有餘。故周公制六官。敍六典。纖悉周詳。規天下於指掌。勒爲成書。而終不以之治周。非不可行也。行之而或遁之。或乘之。德不永而弊且長也。人主而爲國計。無疆之休。任賢而已矣。大臣而爲君建有道之長。進賢而已矣。所舉賢而以類升者。卽不如前人之懿德。而沿流風以自淑。必不爲蠹賊者也。所舉不肖而以類升者。豈徒相效以邪哉。趨而愈下。流而愈淫。卽求前人之不避。而不可得。嗚呼。安石豈意其支流之有蔡京哉。而京則曰。吾安石之嫡系也。諸君子又從而目之曰。京所法者安石也。京之惡乃益以昌矣。故善治天下者。章民者志也。貞民者教也。樹之百年者。人也。知善政之不足恃。則非革命之始。無庸創立己法。知惡政之不可久。則雖苛煩之法。自可調之使馴。讀一先生之言。欲變易天下而從己。吾未見其愈於安石也。徒爲蔡京之口實而已。

靖康之禍。自童貫始。狡夷不可信而信之。叛臣不可庸而庸之。逞志於必亡之契丹。而授國於方張之女真。其後理宗復尋其覆軌。以訖其大命。垂至於後。猶有持以夷攻夷之說。取敗亡者。此其自蹈於凶危之阱。昭然人所共喻矣。而宋之一失。再失。以隕命者。不僅在此。藉令徽宗聽高麗之言。從鄭居中。宋昭之諫。斥童貫王黼之姦。拒馬植張穀之請。不以一矢加遼。而且輸金粟。起援兵。以衛契丹。能必耶律淳之不走死乎。能必左企弓之固守燕山而不下乎。能使女真不壓河北。而與我相追乎。能止女真之不馳突渡河而嚮汴乎。夫然。則通女真之與不通等也。援遼之與夾攻等也。童貫興受其敗。而宋之危亡。非但貫之失算也。輟夾攻之計。以援遼。遼存而爲我捍女真。此一說也。宋豈能援契丹而存之者。以瓦解垂亡之契丹。一攻之而童貫敗於白溝矣。再攻之而劉延慶郭藥師敗於燕山矣。攻之弗能攻也。則援之固弗能援也。不可以敵。爇火將熄之蕭幹。而可以拒燎。原方熾之黏沒喝乎。拒契丹而勿援。拒女真而勿夾攻。則不導女真以窺中國之短長。守舊疆以靜鎮之。此一說也。近之矣。乃使女真滅遼。有十六州之地。南臨趙魏。以方新不可遏之銳氣。睥睨河朔之腴土。遣一使以索歲幣。應之不速。而激其忿怒。應之速。而增其狎侮。抑能止鋒戢銳。晝燕自守。而不以吞契丹者。齧我乎。然則夾攻也。援遼也。靜鎮也。三者俱無以自全。蓋宋至是而求免於女真也難矣。自澶州講和而後。畢士安撤河北之防。名爲休養。而實以啓真宗粉飾太平之佚志。興封祀營土木者十八載。仁宗以柔道爲保邦之計。劉六符一至。而增歲幣。如不遑。坐銷歲月於議論之中者。又四十一年。神宗有自彊之志。而爲迂謬之妄圖。內敵其民於培克。而遠試不教之兵於熙河。契丹一索地界。則割土以畀之。而含情姑待。究無能一展折衝之實算。元祐以還。一彼一此。聚訟盈廷。置



北鄙於膜外者。又二十餘年。闔無可任之將。伍無可戰之兵。城堡湮積。戍卒離散。徽宗抑以嬉遊敗度。忘日月之屢遷。凡如是者。幾百年矣。則攻無可攻。援無可援。鎮無可鎮。請罷夾擊之師者。罷之而已。抑將何以爲。旣罷之後。畫一鞏固之謀邪。故曰。童貫誤之。非徒童貫誤之也。雖然。宋卽此時。抑豈果無可藉以自振者乎。以財賦言。徽宗雖侈。未至於楊廣之用若泥沙也。盡天下之所輸。以捍蔽一方者。自有餘力。以兵力言。他日兩河之衆。村爲屯。里爲砦者。至於飄泊江南。猶堪厚用。周世宗以數州之士。乘擾亂之餘。臨陣一麾。而彊敵立摧。亦非教練十年而後用之也。以將相言。宗汝霖固陶侃之流匹也。張孝純張叔夜劉子羽張浚趙鼎俱已在位。而才志可徵。劉張韓岳。或已試戎行。或崛起草澤。而勇略已著。用之斯效。求之斯至。非無才也。有財而不知所施。有兵而不知所用。無他。惟不知人而任之。而宋之亡。無往而不亡矣。不知猶可言也。不任不可言也。是豈徒徽宗之闇。蔡京之姦。敗壞於一旦哉。自趙普獻猜防之謀。立國百餘年。君臣上下。惴惴然。惟以屈抑英傑爲苞桑之上術。則分關臨戎者。固以容身爲厚福。而畏建功以取禍。故平方臘。取熙河。非童貫以奄宦無猜。不敢尸戰勝之功。嘒嘒者滿堂也。而窺其戶久矣。閱其無人矣。雖微童貫挑女真以進之。其能免乎。漢用南單于。攻北單于。而匈奴之禍。訖閉關謝絕西域。而河西之守固。惟其爲漢也。廟有算圖。有政夾攻可也。援遼可也。靜鎮尤其無不可也。惟其人而已矣。姦人得君。久持其權。而以傾天下者。抑必有故。才足以代君。而貽君以宴逸。巧足以逢君。而濟君之妄圖。下足以彈壓百僚。而莫之敢侮。上足以脅持人主。而終不敢輕。李林甫。盧杞。秦檜。皆是也。進用之始。卽有以聳動其君。而視爲社稷之臣。旣用之。則信嚮而尊禮之。權勢已歸。君雖疑而不能動搖之。以使退。故高

宗置刀韞中以防秦檜而推崇之益隆。盧杞貶而德宗念之不衰。李林甫非楊國忠之懷伎以相反。元宗終莫之輕也。而其時盈廷之士無敢昌言其惡。微詞譏諷而禍不旋踵矣。而蔡京異是。徽宗之相京也。雖嘗賜坐而命之曰。卿何以教之。亦戲也。實則以弄臣畜之而已。京之爲其所欲爲也。雖奉王安石以爲宗主。持紹述之說。以大殘善類。而熙豐之法。非果於爲也。實則以弄臣自處而已。其始進也。因與童貫遊玩。持書畫奇巧以進。而託之紹述。以便登揆席。其云紹述者。戲也。所師安石以周官飾說者。但惟王不會之一言。所以利用夫戲也。受寵旣深。狂嬉無度。見安妃之畫像。形之於詩。縱稚子之牽衣。著之於表。父子相仍。迭爲狎客。乃至君以司馬光謔。臣以仁宗謔。君則皆灼然知其爲俳優之長。與黃幡綽敬新磨等。帝亦豈曰。此可爲吾任社稷者。京攸父子亦豈曰。吾爲帝腹心哉。惟帝之待之也。媿而京攸父子之自處也。賤。故星變而一黜矣。日中有黑子而再黜矣。子用而父以病免。不得世執朝權矣。在大位者侯蒙。陳顯。斥之爲蝨賊。而獨優游以去。宄散之臣如方軫。草澤之士如陳朝。陳正彙。訶之如犬豕。而猶不陷於刑。未嘗有蟠固不可擢之勢也。徽宗亦屢欲別用人代之矣。而趙挺之何執中。張商英之瑣瑣者。又皆懷私幸進。而無能效其尺寸。是以寵日以固。位日以崇。而耆者不死。以久爲賊於天下。計自其進用。以迄乎南竄之日。君亦戲也。臣亦戲也。嗣之者攸也。條也。偕之者王黼也。朱勗也。李邦彥也。莫非戲也。花鳥圖畫。鐘鼎竹石。步虛受籙。倡門酒肆。固戲也。開熙河。攻交趾。延女真。滅契丹。策勳飲至。獻俘肆赦。亦莫非戲也。如是而欲緩敗亡之禍。庸可得乎。故有李林甫。不足以斬肅宗之祚。有盧杞。不足以陷德宗於亡。有秦檜。不足以破高宗之國。京無彼三姦之驚悍。而禍乃最焉。彼之爲惡者。猶有所爲。以箝服天下。而此之爲戲者。一無

所爲也。彼之得君者，君不知其姦，而姦必有所飾。此之交相戲者，君賤之而不能舍之，則無所忌，以無不可爲也。卽無女真，而他日起於草澤。王善李成楊么之徒，一呼而聚者百餘萬。北據太行，南蹂江介，足以亡宋而有餘矣。櫻狡彊銳起之天驕，尙延宋祚於江左，幸也。雖然，惟其戲也，含垢忍恥，以偷嬉宴，則其施毒於士民者亦淺。固有可以不亡者存焉。京年八十，而與子孫竄死於南荒，不得視林甫杞檜之保軀命於牖下也，足以當之矣。

楊龜山應詔而出論者，病之亦何足以病龜山哉。君子之出處，惟其道而已矣。召之者以道，應之者以道，道無不可。君子之所可也。徽宗固君也，進賢者君之道也。蔡京固相也，薦賢者相之道也。相薦之，天子召之，爲士者無所庸其引避。天下雖無道，而以道相求，出而志不行，言不庸，然後引身而退，未失也。龜山何病哉。當其時，民病亟矣，改紀一政，而緩民之死，卽吾仁也。國危迫矣，匡贊一謀，而救國之危，卽吾義也。民卽不能緩其死，而吾緩之之道，不斬於言。國卽不能救其危，而吾救之之方，不隱於心。則存乎在我者，自盡而不以事之從違爲憂。君子之用心，自有弗容已者。徽宗雖闇，而猶吾君。蔡京雖姦，而猶吾君之相。薦以禮，相召以義，奚容逆億其不可與有爲，而棄之。病龜山者，將勿隘乎。雖然，試設身以處，處龜山之世，當重和之朝廷，而與當時在位之人相周旋，固有大難堪者。不知龜山之何以處此也。易於艮之三日，艮其限，列其夤，厲熏心，曷厲乎厲，以其熏也。立孤陽於四陰之中，上無與應，熏之者，莫非陰濁也。故危也。孔子之道大矣，非可凌躡而企及者。然而其出也，以衛靈公之荒淫，而固有遽瑗史魚者也。則立乎其廷，周回四顧，而可與爲緣者不乏，則羣小之熏，不能亂君子之臭味。故季斯公山弗擾佛肸，皆可褰裳以涉，而

女樂一歸。則疾舍宗國而不爲忍。何也。姦邪者。君子之所可施其繫括。而同昏之朝。腥聞燔然。環至以相熏。則欲姑與之處。而無以自置其身。孔子且然。況不能爲孔子者乎。龜山方出之時。何時耶。徽宗如彼矣。蔡京如彼矣。蔡攸王黼童貫梁師成之徒。又如彼矣。而一時人士相趨以成乎風。尙者章醜也。花鳥也。竹石也。鐘鼎也。圖畫也。清歌妙舞。狹邪冶遊。終日疲役而不知倦。觀乎靖康禍起。虜蹂都城。天子嘯號。萬民震慄。而抄劄金帛之役。洪芻王及之輩。皆一時自標文雅之士。劫宮娥以並坐。歌謔酣飲。而不以死爲憂。則當時豈復有姦邪哉。聚烏獸於君門。相爲躡躅而已。龜山以嚴氣正性之儒者。孤立於其間。槐棘之下。誰與語者。待漏之署。誰與立者。歲時往還之酬答。誰氏之門。可以報謁。棊棘及膚。叢錐刺目。彼則無慙。而我能自適乎。莊生曰。攫而後寧。亦必有以寧也。亦必相攫而後相拒以寧也。不能攫我。而祇以氣相熏。染厲而已矣。奚寧哉。念及此。則龜山之出。誠不如其弗出矣。於是而尹和靖之堅不欲留。尙矣。良之上曰。敦良吉。超出羣陰之上。與三異志而時止則止。非道之必然。心之不得不然也。道生於心。心之所安。道之所在。故於亂世之末流。擇出處之正者。衡道以心。而不以心做道。無以熏其心。而心泰矣。尙奚疑乎。勢極於不可止。必大反而後能有所定。故易曰。傾否。先否後喜。否之已極。消之不得也。傾之而後喜。惜其傾而欲善保其終。則否不傾而已。自傾謀國者。志非不忠。道非不正。不忍視君之瑣尾。民之流離。欲因仍而補救之。其說足以聳動天下。乃弗能救也。而祇甚其危亡。則惟惜傾而斬於傾者使之然也。宋至徽宗之季年。必亡之勢。不可止矣。匪徒女真之彊。不可禦也。匪徒童貫之借金亡遼之非策也。尤匪徒王黼受張穀之降。以挑狡虜也。君不似乎人之君。相不似乎君之相。垂老之童心。冶遊之浪子。擁離散之人心。以

當大變。無一而非必亡之勢。於是而宇文虛中進罪己之言。吳敏李綱定內禪之策。不可謂非消否之道也。乃汴都破。二帝俘。愈不可挽矣。內禪者。死守之謀也。死守則必有死守之具矣。任廟算者。惟綱。綱之外無人矣。任戎闔者。惟种師道。師道之外無人矣。盡綱之謀。竭師道之勇。可以任此乎。朱子固已論之曰。不足恃也。且徵徒綱與師道也。嬰孤城。席懶散之勢。一日未亡。一日有處堂之計。人心不震。規畫不新。雖諸葛孔明不能止荊州之潰。雖郭子儀不能已陝州之奔。何也。勢已傾者不傾。而否亦不傾也。亂起於外者。制之以中。亂集於中者。制之以外。處於有餘之地。而後可以自立。可以自立。而後可以禦人。先王衆建諸侯。以爲藩屏。時巡其守。王迹以通。五服四方。皆天子之外舍也。故幽王死於宗周。而襄王存於汜。水春秋記之曰。天王出居於鄭。居者。其所宜居也。舉天下而皆其所居。則皆其所自立矣。皆其所居。而拘繫於不可久居者。以自困。則有餘之地。皆非其地。有餘之人。皆非其人。畏傾而傾必及之。否豈有自消之理哉。徽宗南奔。以避寇。勢迫而不容弗避。避之尙未足以亡也。以勢言之。頭不剝者。命不傾。以理言之。死社稷者。諸侯之道也。非天子之道也。諸侯棄其國而無國。天子棄都城而固有天下。未喪其世守也。故未大失也。其成乎必亡者。內禪而委位於欽宗也。委位於欽宗。則徽宗非天下之君矣。本不可以爲人之君。而又委位以自失其柄。爲蕭然休老之人。則處有餘之地。而非其地。撫有餘之人。而非其人。權藉之所歸。據之以抗彊虜者。猶然子處危城之嗣主。是出奔猶未失。而內禪之失。不可救矣。唐玄宗走蜀。而太子北走朔方。猶太子也。元宗猶隱繫東南人心。而人知有主。太子雖立。而置身於外。以收西北之心。故可捲土重來。以收京闕。欽宗受內禪之命。是天子固在汴京。走而東者。已非天子也。盈廷之士。類皆讒賊之餘。嬰城之衆。

徒戀身家之計。綱以此曲徇其意。擁欽宗以遲回於棧豆。爲之名曰。效死弗去。肩貨賄以惜遷徙之愚。氓羣起譴呼。以偷一日之安。懷愍之覆轍。憫莫之懲。以冥行而蹈之。不亦悲乎。嚮令內禪不行。徽宗卽出。人知吾君之尙在。不無奮死之心。帝持大柄以旁招。尙據河山之宮。羣小抱頭以駭散。不牽築室之謀。太子受鉞以撫軍。自效廣平之績。揆其時勢。較康王之飄泊濟州者。尙相什百也。惟綱昧此。惜此四面受敵之孤城。仍此議論猥繁之朝廷。率此姦邪怙黨之僉壬。殉此瞻戀穠華之婦稚。虜兵乍退。歌舞仍前。夫且曰。微綱之使有君而有國也。安得此宴處之休哉。是奠已潰之宗祊。而寧我婦子也。功施不朽矣。盤庚曰。肯動以浮言。非此謂與。徽宗以脫履自恣之身。飄然而去。翩然而歸。旣不能如德宗之在奉天。欽宗以脆弱苟延之命。有召不應。有令不行。抑不能如肅宗之在靈武。都城官吏軍民。以浮華安佚之累。條然而髮。俄然而喜。終不能如朔方邠寧之軍。憤起反攻。以圖再造。禍在轉瞬。而猶爲全盛之圖。綱何未之思也。其在當日。城連萬雉。闕啓千門。雞犬方寧。市廛未改。不忍棄之一朝。而思奉一人以固守。夫豈非憂國守民之至意。而目前之殷盛。一俄頃之浮榮。轉盼之凋殘。成灰飛之幻夢。卒使兩君俘。六宮虜。金帛括盡。凍餓空城。曾不得逸出以謀生。而上下交絕。其大命如是。而以爲不忍。其忍也不已。慘乎。故所咎於綱者。有所惜而忘所大惜也。邪說行。狂夫逞。敷天之痛。綱其罪之魁與。

此页空白

# 宋論卷九

## 欽宗

扶危定傾有道。於其危而扶之，不可得而安也。於其傾而定之，不可得而正也。傾危者，事勢之委也。末也。所以致傾危者，本也。循其所以危，反之而可以安。矯其所以傾，持之而可以正。故扶危定傾者，其道必出於此。雖然，本之與末，有發端而漸起者，有切近而相因者。則正本之圖，有疏有親，有緩有急，必審其時而善持之。不然，則窮泝其本而不足以救其末，無益也。發端而漸啓者，其始之弊，未至於此，相沿以變，而並失其舊，乃成乎切近相因之害。於此圖之，而已得傾危之本。若其始之所啓，雖害繇此以漸興，而時移勢易，無所復用其匡正其本也。而固非其本矣。今夫河之爲患，遏之於未流不得也，神禹爲之疏之，循其本矣。然載始者，壺口也。而冀州平，泝其橫流於中州者，則抑以底柱以東出山而溢於滎，滎者爲衆流之本。若其發源崑崙，在西極之表者，豈非河之大源哉。而於彼窮之，終不能已。堯豫之汜濫，故言治河者，未有欲窮之於其源者也。靖康之禍，則王安石變法以進小人，實爲其本。而蔡京之進，自以書畫玩好介童貫，投徽宗之好，因躡大位，引羣小，導君於迷，而召外侮。其以紹述爲名，奉安石爲宗主，繪形館閣，配食孔廟者，百假之以彈壓衆正，售其佞倖之私而已矣。夫安石之脩申商之術，以漁獵天下者，固期以利國而居功，非懷私而陷主於淫惑。此其不可誣者也。安石之志，豈京之志。京之政，抑豈安石之政哉。故當靖康之初，欲靖內以禦外，追其禍本，則蔡京、童貫、朱勗亂於朝，問鑿於邊，允當之矣。李邦彥白時中、李梈唐



格之流尸位政府。主張割地。罷入衛之兵。撤大河之防者。皆京貫輩同氣相求。因緣以進者也。出身狹邪。其習嬉淫。志茶氣枵。抱頭畏影。而斬以苟安。豈復知有安石之所云云者。師京貫之術。以處凶危。技盡於請和。以恣旦夕之佚樂而已。京貫等雖漸伏其罪。而所彙引之宵人。方興未殄。則當日所用爲國除姦者。惟昌言京貫之爲禍本。以斥其黨類。則國本正而可進。羣賢以決扶危定傾之大計。惟此而可以爲知本矣。骨已冷。黨已散。法已不行。事勢已不相謀。之安石。其爲得爲失。徐俟之。安平之後。而追正之。未爲晚也。舍當前腹心之蠱。究已往萌蘖之生。龜山崔鷗等從而和之。有似幸國之危。以快其不平之積者。而政本之地。叢立者。皆疲茸淫蕩之織人。固弗問也。則彼且可挾安石以自旌曰。吾固臨川氏之徒也。彈射我者。元祐之苗裔。求伸其屈者。非有憂國之忱者也。熒主聽。結朋黨。固寵利。壞國事。惡能復禁哉。楊國忠受戮於馬嵬。而唐再造。無庸究。李林甫之姦也。辨學術。正人心。善風俗。定綱紀。前不能伸於建中靖國之初。而事已大敗。乃洩其久蘊之忿怒。所本者非本矣。遼絕而不相及。泮渙而不相濟。何爲者邪。迨及建炎之後。安石之說。不待攻擊而自銷亡。亦足以知安石之不足攻。而非靖康之急務矣。竭忠盡力。直糾京貫之黨。斥其和議之非。以爭存亡於廟算。言不溢而事不分。此之謂知本。

女真脅宋以割三鎮。割兩河。宋廷之臣爭論不決。於其爭論而知宋之必亡也。抑以知宋亡而貽中國之禍於無已也。李邦彥。聶昌恪之徒。固請割地以緩須臾之死者。勿論已。徐處仁。吳敏以洎李伯紀。楊中立之堅持不割之策。義正矣。雖然。抑有能得女真之情。而自善其不割之計者乎。不得其情。雖爲之計無補也。況乎其無能爲保固三鎮兩河之計也。脅人以割地者。契丹之脅石晉也。秦人之脅三晉也。皆未能

得而須其自割也。契丹脅石晉於求緩之日，地猶王從珂之地，而兩非所有。秦人之脅三晉，三晉雖弱，抑嬰城固守，必覆軍殺將，曠日持久，而後得之。故脅其割而後得不勞，而女真之勢異，是自敗盟南侵以來，馳突於無人之境，至一城則一城潰，一城潰則一路莫不潰矣。欲三鎮即可得三鎮，欲兩河即可得兩河，何爲嘵嘵然競使命之脣舌，而莫能使其必從邪？嗚呼！當時議者盈廷，曾無一人焉。察及於此，中國之無人久矣。禍乃延及無窮，而不可遏矣。遼之既滅，女真之志已得，未嘗有全舉中國之成心也。宋人召之挑之，自撤其防以進之，於是而欲逞志於宋，乃且無定情焉。而教之以脅地脅路者，郭藥師也。藥師者，亦習乎契丹之所以加宋者，而欲效之女真，求地耳，求賂耳，求爲之屈耳。是故終女真之世，止於此三者，而大河以南，國破君俘，城空千里，且舉以授之張邦昌、劉豫，而不欲自有。夫豈貪之有所止，而戢自焚之兵哉？永嘉以來，南北分而夷夏各以江淮爲守，沿而習之，局定於此，志亦僅存乎此也。汴京破而立張邦昌、劉豫者，修石晉之故事也。和議成而畫淮以守者，循拓拔氏之已迹也。蓋自苻堅潰敗以後，王猛之言，永爲定鑒。故拓拔佛狸臨江而不敢渡，正統之名，天貳臨之，天塹之設，地固限之，雖甚鴟張，罔有越志。然則宋持其不敢擅有中夏之情，苟須地，必待我之割之也。則固有以處此矣。不割三鎮，必有以守三鎮。不割兩河，必有以守兩河。欲守三鎮兩河，必固守大河，以爲之根本。欲守大河，必備芻糧，繕成堡，集秦隴吳蜀三楚之力，以衛京邑。此之不謀，但曰祖宗之疆土不可與人，卽不與人，不能禁其不取。空談無實，坐廢遷延，而三鎮兩河不待割而非已有矣。輕騎馳突於汴京，而宗祧永喪矣。疆土任人之吐茹，而何割與不割之有哉！然而女真之所欲者，且自三鎮而止，彼且曰：天以中原授中原之主，吾不得而力爭，故撻懶兀朮人

異其志。金山之匹馬。且以得返爲幸。完顏亮馬一南牧。而羣下叛離。以致之死。然則處當日之情形。勿問三鎮也。勿問兩河也。抑可弗問汴京之守與不守也。名號存。呼召集。親統六師。以與相頡頏。充彼之欲。得河北。而其願已畢。氣已折。力已疲。且安坐而飽飫。以嬉遊天下事。尙可徐圖其大定。卽令不克。亦豈授女。真以意想不及之弋獲。而無所訖止乎。意想不及之獲。可以獲矣。立邦昌而邦昌不能有。立劉豫而劉豫不能有。大河以南。人無主而戴之以爲君。則江淮以南。何不可戴之以爲君。蒙古氏乃以知天之無有定情。地之無有定域。而惟力是視。可有者無不可有矣。嗚呼。不測其不敢深求之情。弱者靡彊者。豈縱使汜瀾而流。及於廣遠。天且無如人何。而萬古之綱維以裂。故曰。中國之無人。非一晨一夕之故也。謝安石之知及此矣。故以一旅抗百萬之衆。而不懼。自立也有本。則持重以待之。而其鋒自折。氣矜取勝。茫然於彼己之情。僞徒爲大言。以聳衆聽。流俗驚爲偉人。而不知其無當於有無之數也。是可爲大哀也矣。

上與下交爭者。其國必傾。惟大臣能得之於上。而不使與下爭。惟君子能輯之於下。而不使與上爭。聽其爭而不能正者。具臣也。以身爲爭之衡。而上下交因之。以爭者。自居於有爲有守。而實以貽上下之戕。衰亂之世。恆多有之。是人望之歸也。而有道者弗取焉。凡爭之興。皆有名可據。有故可循。而上不見信。下不相從。乃相持而不相下。迨乎爭矣。則意短而言長。言順而氣烈。烈氣之已烈。得失利害。存亡生死。皆所不謀。而憤與於不自已。故盤庚之誥曰。而肯動以浮言。言勿問是非。一浮而是者。已非。有道者甚畏天下之有此。而豈其以身爲之的乎。氣之浮也。必乘乎權。而後其動也。無所復憚。上之權。以一人而爭天下。以其崇高也。下之權。以匹夫而爭天子。以其衆多也。權者。勢之所乘。發以氣。乘以勢。雖當乎理。而亦爲亂倡。故曰。

其國必傾。漢唐之季，其傾也皆然。而宋爲甚。上之爭下也，斥之誅之，竄之禁之，乃至刊之於籍，勒之於石，以大聲疾呼而告天下。自熙寧以後，一邪一正，皆歸於此。而王安石司馬光實以身受其衝。於是而下之爭起矣。登屋援樹，喧呼以爭命相之權者，其流風所鼓。乃至萬衆奔號，蹙君門而爲李綱鳴。其不平，上旣遠之，下乃憤之。下且競之，上愈疑之。交相持而利害生死俱所不恤。夫新法之病民，迫欲司馬之相以蠲除之者，猶情理之正也。然則朝廷之用舍，國政之興革，豈此喧呶一往之氣所可必取者哉。至若綱之得衆心者，惟請內禪，守京都，保市廩廬舍之鮮華，偷朝茵螻蛄之宴樂，而他日者，括金帛掠子女，百萬生齒，流離於雨雪洊至之下，死者過半，則固不如早捐其總於貨賄之情，遠避凶危，以保妻子，尙可生自庸也。而婦人稚子，感綱之德，交質於室，以動蚩蚩之衆，攘臂而前，蔑君民之禮，踐蹂宮門，國其尙可以安存乎。且夫司馬之不得行其志者，正以此也。故哲宗親政之後，天子厚其疑忌，以爲是牽亂民而魯上以相己者，固已目無君主，則勒名黨碑之首，盡反元祐之爲，以恣章惇蔡京之姦，皆此致之。若綱識雖不足，忠則有餘，闇主姦臣，固無得閒以相爲讎忌，而一竄再竄，志終不伸。迨高宗之世，可以白矣，而指爲朋黨，以宋世不再舉之刑，施之陳東，無他，惟伏闕呼號者不逞，而與天子爭權，迹已逆，而心終不可白矣。溫公律己之嚴，非有所召致，而引兒童走卒，以爲羽翼，固已卽在綱也。危亡在目，殷憂在心，抑必不操券以致陳東，使率衆以頌己，其當衆情沸騰之下，固且無如之何，而不足爲二公病。雖然，君子靜天下之人心，以靖國者，固有道矣。盡忠以與君謀，其可贊以必行者，言不容長也。秉正以與僚友謀，其所引以自任者，旁無所待也。同乎我者受之，而得當以行，喜勿遽也。異乎我者聽之，裁之在義，怒勿形也。退而緘之於心，不以

慷慨之容動衆。而使依己以爲宗也。不用而奉身以退。不自暴白其心。而激人以歸怨於上也。失職之士。怨咎之民。達其憤。恤其隱。而勿引之。以使盡其不平之鳴也。夫然。則謀定而人不知。功成而言不洩。忠不行。道不試。而微罪以去。恆有餘地。以待君之悟。而無所激。以成乎不可已之爭。則朝野兵民。各居靜以待命。雖有巨姦猾寇。亦弗能窺我之涯際。而閒宵小以起。收其利。如其終不見信於天子。不勝於姦邪。則亦天也。吾之自靖。自獻者。無尤。則一死以報宗祊。而無媿。而士民蠶陵之戾氣。無自而開。則禍亦不永。君子之以靖其爾位。邀神聽之和平者。此而已矣。以此來之。豈徒綱哉。溫公固未之逮矣。謝安石抗桓溫。卻苻堅。而民不知感。郭子儀扞於程元振。困於魚朝恩。而衆不爲仲。种師道耄老無能。而褰帷呼躍。成敗之殊。其持之者異也。已亂者先已其爭。爭不甚者危不亟。存乎任國事者之有道也。子曰。君子無所爭己。且不言。況使君與民挾己以爲爭端乎。

曹操之雄猜也。徐庶以劉先主之故。終身不爲一謀。操能殺荀彧。而不能殺庶。委順可爲也。然猶曰。庶未嘗觸操之忌也。司馬昭之很也。阮籍爲草表。而以箕穎之節期之。昭能殺嵇康。而不能殺籍。隱默可爲也。然猶曰。微辭而未斥言之也。邳惲上書王莽。陳讖緯。諫其復漢室。而歸臣服。莽弗能殺。而及見光武之興。婉曲可爲也。然猶曰。詭託符命。以術制莽也。馬仲於張邦昌之僭立。上申狀以請復辟。至再至三。而不已。邦昌懼而從之。弗畏於逆臣。弗懼於狡虜。弗憂於吳玠莫儔之羣小。志至氣充。不知有死。而死亦終弗及焉。然則士苟有志。昭昭然揭日月而行之。夷齊扣馬之諫。奚必武王而後可施哉。嗚呼。士不幸而生於危亡之世。君已俘。宗廟已墟。六官盡辱。宗子無餘。舉國臣民。寄死生於他人之手。而聽其嚼齧。姦宄施施。且

擁叛逆而爲主。不死而何以自堪。乃自梅執禮、吳革、劉翰、李若水、張叔夜之外，非有可死之幾，死且無裨於名義。故張浚、趙鼎、胡寅，惟匿形免污，以自全，無死地也。仲居臺諫之職，欲求死地以致命，則惟有直責邦昌，使奉康王之一說，可以自慰其夢魂，而無疚憾。忤邦昌者，死地也。邦昌之從己，而避位，非仲之所取必者也。豈有人方求爲天子，而助逆者，又進騎虎之說，以怵之，可以筆舌力爭，奪其尊富哉。故曰：死地也。稍一遲回，而姑爲隱忍矣。以死爲心，以成敗委命，以綱常名義自任，而不求助於人，則亦何不可揭日月以行，而言猶嚙嗚乎。子曰：邦無道，危行言孫。無道者，君不明而猶故國之君，俗不美而猶中國之俗，非國破君辱，逆臣竊位之謂也。言孫者，道不可亟明，則以微言待後，志不可急白，則以謙讓自居，非談笑以道君父之危，緩頰而免亂賊之怒也。當仲之世，操仲之志，以爲仲之所得爲，豈謂此哉。且仲之言，亦未嘗不孫也。其申狀於邦昌也，仍以臺官上申宰相之禮，其進說也，仍期以定策立元輔之功，則以視段秀實之笏繫朱泚也，猶從容而不迫，非仲之氣，茶於秀實也。彼已成乎，不可挽之勢，而此則有可轉之機矣。然使邦昌怙惡而不從，羣姦交黜，其異已，則仲亦與秀實同捐其肝腦，其危也。孫也，而其孫也，未嘗不危也。仲於是合乎剛柔之節矣。夫人之於義也，豈患不知哉。患無其志耳。抑徒患其志之不存哉。患其氣之不充耳。邦昌之不可帝也，天子之不可聽女真立也，爲宋之臣民，不可戴邦昌爲君也，夫人而知之。夫人而亦有其心矣。若有所覆，而不得露，若有所掣，而不得舒，若有所隔，而不得吐，皆氣不勝也。故持其志者，以氣配義，而志乃伸。

此页空白

# 宋論卷十

## 高宗

光武跳身河北。僅有漁陽一旅。而平定天下者。收羣盜之用也。故有銅馬帝之號焉。宗汝霖之守東京。以抗女真。用此術也。攷之史冊。光武所受羣盜之降。幾二十萬。王莽之季。盜雖蠭起。亦不應如彼其多。蓋降而或復叛。歸於他盜。已而復降。至於三四。以有此數。不然。則建武之初。斥土未廣。何所得粟以飼此衆邪。宗汝霖所收王善等之衆。二百餘萬。其聚而有此衆者。亦非盡慄悍質死之壯夫也。徽宗之世。河北之盜。已興。迨及靖康。女真破汴京。而不有張邦昌僭大號。而不尸。高宗遠處淮左。而不能令郡邑無吏。吏無法。遊奕之虜騎。往來蹂踐。民莫能自保其命。豪彊者聚衆砦處。而農人無可耕之土。市肆無可居之廛。吏則相率依之。而據太行之麓。以延旦夕之命。室無終歲之計。甕無宿春之糧。烏獸聚而飛蟲遊。勿問彊弱。合而有此數也。聞汝霖受留守之命。依以自活。爲之美名。曰忠義。以撫之。抑豈誠爲忠義者哉。故汝霖用之也。欲其急也。光武之用羣盜。惟知此也。故用之以轉戰。而不用之以固守。來者受之。去者不追。迨其有可歸農之日。則自散歸其田里。是以天下既定。此千餘萬者。不知其何往。用之以轉戰。而不用之以固守者。乘其方新之氣也。來者受之。去者不追。可不重勞吾河內宛雒之民。竭之力以養之也。汝霖之在當日。蓋東京尚有積粟。可支二百萬人。一二歲之食。過此而固不能矣。是以汝霖自受命守京。迄於病卒者。僅一年。而迫於有爲。屢請高宗歸汴。以大舉渡河。知其乍用。而可因糧於敵。不可久處。而變生於內也。姦邪中



沮志不遂而鬱邑以隕命。渡河之呼。豈徒憫大計之不成。抑且慮此二百餘萬人。非一汴之所能留也。汝霖卒而復散爲盜。流入江湘閩粵。轉掠數千里。不待女真之至。而江南早已糜爛。非韓岳亟起而收之。宋必亡矣。無食不可以有兵。無土不可以得食。不進不可以有土。得食足而興兵者。處全盛之宇。捍一方之寇。如趙充國之策。羌是也。不可以用烏合之衆。攫方張之虜。保已破之國。審矣。念吾之且必窮。知衆之不久聚。憂內之必生變。更無餘法以處此。惟速用其方新之氣而已。急用而捷。所殺者敵也。急進而不利。所殺者盜也。鼓之舞之。使無倒戈內向者。則存乎主帥之恩威。夫此二百餘萬之盜。固皆有山柴。可爲退處之穴。而收吾簡練之禁旅。進可爲之援。退亦不恚其反噬。然此要非久留聚處。耗吾芻粟。擾吾農人。以生其狎侮之所能勝。是則汪黃內蠱。高宗中餒。曠日遷延。遲回汴土。卽令汝霖不沒。而事亦漸難矣。羣盜之流入內地者。韓岳竭力以芟夷之。殲殺過半。弱者抑散而備食於四方。然後收其僅存之可用者。以爲吾用。非盡此食蕘之鴟。可帥之以所嚮無前也。故汝霖亦知獨力任此之不足也。亟請高宗返駕京闕。以彈壓羣桀。且可輦輸東南之粟帛。調發入援之兵卒。而爲可繼之圖。若孤恃汝霖之志義。而無劉裕匡復之盛望。以讐羣雄。抑無郭子儀朔方之部曲。以立根本。仰給不貲。徒貽怨玩。劉越石之困於段匹禪者。其前鑒也。上無君內無相。始而盛者漸以衰。悲憤中來。坐視其敗。雖欲不悒悒。以自隕天年。其可得乎。故謂汝霖不死。憑恃此衆。可席捲燕雲者。非能知汝霖茹荼之苦心也。馭之必有其權。養之必有其具。然後此二百餘萬烏合之旅。可收其利。而不逢其害。非光武之聰明神武。而欲馴擾不軌之徒。以與虎狼爭生死。豈易言哉。豈易言哉。

高宗之畏女真也。竄身而不恥。屈膝而無慚。直不可謂有生人之氣矣。乃攷其言動。察其志趣。固非周赧晉惠之比也。何以如是其餒也。李綱之言。非不知信也。宗澤之忠。非不知任也。韓世忠岳飛之功。非不知賞也。吳敏李稅耿南仲李邦彥。主和以誤欽宗之罪。非不知貶也。而忘親釋怨。包羞喪節。乃至陳東歐陽澈。拂衆怒而駢誅於市。視李綱如仇讐。以釋女真之恨。是豈汪黃二豎子之能取。必於高宗哉。且高宗亦終見其姦而斥之矣。抑主張屈辱者。非但汪黃也。張浚趙鼎。力主戰者。而首施兩端。前卻無定。抑不敢昌言和議之非。則自李綱宗澤而外。能不以避寇求和爲必不可者。一二尤敢言之士而止。以時勢度之。於斯時也。誠有旦夕不保之勢。遲回憚畏。固有不足深責者焉。苟非漢光武之識量。足以屢敗而不撓。則外競者中必枵。況其不足以競者乎。高宗爲質於虜廷。熏灼於慄悍凶疾之氣。俯身自顧。固非其敵。已而追帝者濱海。而至明州。追隆祐太后者。薄嶺而至阜口。去之不速。則相肯爲俘而已。君不自保。臣不能保。其君震懼無聊。中人之恆也。亢言者惡足以振之哉。靖康之禍。與永嘉等。而勢則殊矣。懷愍雖俘。晉元猶足以自立者。以外言之。晉惠之末。五胡爭起。亂雖已極。而爭起者非一。則互相禁制。而滅晉之情。不果。女真則勢統於一。惟其志之欲爲而無所顧也。以內言之。江南之勢。荆湘爲其上游。襄漢爲其右臂。晉則劉宏夙受方州之任。財賦兵戎。聽其節制。而無所掣曳。顧陸周賀諸大族。自孫氏以來。世繫三吳之望。一歸琅琊。而衆志交孚。王氏合族擁衆。偕來以相扶掖。宋則雖有廣土。而無綏輯之人。數轉運使。在官如寄。優游偃息。民不與親。而無一兵之可集。一粟之可支。高宗盱衡四顧。一二議論之臣。相與周旋之外。奚恃而可謀。一夕之安。瑣瑣一苗。劉之懷忿。遽奪其位。而幽之蕭寺。劉光世韓世忠。翱翔江上。亦落拓而不效頭。

目之捍。自非命世之英。則孑然孤處。雖懷悲憤。抑且誰爲續命之絲。假使晉元處此。其能臨江踞坐。弗憂繫組之在目前哉。故高宗飄搖而無壯志。諸臣高論而無特操。所必然矣。於是而知國之一敗而不可支者。惟其孤也。有蕭何在關中。而漢高泗水之敗。得有所歸。有寇恂在河內。而鄧禹長安之敗。散而復合。崛起者且如是矣。若夫唐室屢復而朔方有可藉之元戎。江淮有可通之財賦。儲之裕而任之人者。勿猜非一朝一夕之積矣。宋則奄有九土。北控狡夷。西禦叛寇。而州無綏撫之臣。郡無持衡之長。軍衛爲罪人之桔。租庸歸內帑之藏。吏其土者。浮游以需。秩滿而颺去。一旦故國傾頽。竄身無所。零丁江介。頽海濼以容身。陳東歐陽澈慷慨而談。其能保九子僅存之一綫。不隨二帝以囚死於燕山乎。傳曰。周之東遷。晉鄭焉。依言其必有依也。詩曰。池之竭矣。不云自頻。外已久枯。而中存之勺水。一涸而無餘也。宋自置通判於諸州。以奪州鎮之權。大臣出而典郡者。非以逸老。則爲左遷。富庶之江南。無人也。巖險之巴蜀。無人也。扼要之荆襄。無人也。樞要之淮徐。無人也。峨冠長佩。容與於天下。賢者建宮牆以論道。其次飾亭榭以治遊。其下攘民財以自潤。天子且安之曰。是雖不肖。亦不至攘臂相仍。而希干吾神器者也。則求如晉元以庸懷之才。延宗社而免江淮之民於左袵。不亦難乎。故以走爲安。以求和爲幸。亦未可遽責高宗於一旦也。乃其後猶足以支者。則自張浚宣撫川陝。而奉使宜之詔始。宋乃西望而猶有可倚之形。且掣肘之防漸疏。則任事之心咸振。張韓岳劉諸將競起。以盪平羣盜。收爲部曲。宋乃於是而有兵。不繫其足者。不仆其身。不劉其枝者。不槁其本。故垂及秦檜楛削之餘。而逆亮臨江。高宗不爲駭走。且下親征之詔。則使前此者。有威望之重臣。鎮江淮以待高宗之至。亦未必氣沮神銷之至於如斯也。首其謀者。惟恐天下之不弱。繼

其後者。私幸靡散之無憂。國已蹙。寇已深。而尸位之臣。爭戰爭和。戚中相訟。無一人焉。懲諸路勤王之潰散。改覆轍以樹援於外。宋本不孤。而孤之者。猜疑之家法也。以天子而爭州郡之權。以全盛而成貧寡之勢。以垂危而不求輔車之援。稍自樹立。而秦檜又以是惑高宗矣。和議再成。依然一畢士安之策也。岳飛誅死。韓世忠罷。繼起無人。閫帥聽短長於文吏。依然一趙普之心也。於是舉中原以授蒙古。猶撥之矣。豈真大驕之不可嚮邇哉。有可藉之屏藩。高宗猶足嗣唐肅之平安史。無猜忌之家法。高宗猶足似唐德之任李晟。故壞千萬世中夏之大閑者。趙普也。以太祖之明。而浸潤之言。已沁入於肺腑。況後之袞養深宮。以藐躬洩四海者乎。光武不師高帝之誅夷。上哲能之。非可期於中材以下也。

言有綱。道有宗。綱宗者。大正者也。故善言道者。言其宗。而萬殊得。善言治者。言其綱。而萬目張。循之而可以盡致。推之而可以知通。傳之天下後世。而莫能擿其瑕璽。然而抑必有其立誠者。而後不僅以善言著也。且抑必聽言者之知循知推。而見之行事者確也。抑亦必其勢不迫。而可以徐引其緒。事不疑。而可以弗患其迷也。如是。則今日言之。今日行之。而效捷於影響。乃天下之尙言也。不如是以言者多矣。疏庸之士。剽竊正論。亦得相冒。以自附於君子之言。宗不足以爲萬殊之宗。綱不足以爲萬目之綱。尋之不得其首。究之不得其尾。汎然而廣列之。若可以施行。而莫知其所措。天下有樂道之者。而要爲整頓之華。亦奚用此喋喋者爲哉。高宗南渡。李伯紀之進言數矣。其言皆無可非也。顧其爲綱宗者。報君父之讐也。復祖宗之宇也。又進而加詳焉。遠小人。親君子也。議巡幸。決戰守也。擇將帥。簡兵卒也。撫河北。鎮荆襄也。如綱之言。循之推之。以建中興之業。允矣。其無瑕璽矣。故天下後世。無有得議其非者。而咎高宗之不用。雖然。

以實求之而奚足以當綱宗哉。足以立綱宗而非其誠。則綱宗者虛設之綱宗。固無當也。君父之痛。土宇之蹙。誠不容已者。然其容已與不容已。繫乎嗣君之志而已。有其志不待言也。無其志言無益也。有其志而不知所以爲之。弗示以方。固弗能獎也。故此二者。人皆可言。人皆可信。而究止於空言也。進而加詳。則固願終其說以導之。而出於迷塗。天下後世之所樂聽。或亦高宗之所欲聞乎。其云親君子遠小人。尙矣。苟非清狂不慧者。孰以爲不然。乃君子小人有定名。而無定指者也。以小人爲君子。而君子矣。以君子爲小人。而小人矣。故諸葛出師表。必曰列其人以當之。今不直簡賢而求其進。斥姦而請其退。則奚以知汪伯彥黃潛善之非君子。而趙鼎胡寅之非小人邪。議巡幸決戰守急矣。而行伍之憑藉。孰爲干城。疆敵之爭趨。何從控禦。芻糧何庠。以不匱。器仗何取。以求精。豈天子匹馬以前。疲卒扶羸以進。遂足定百年之鼎。成三捷之功乎。擇將帥簡兵卒。尤其要者。抑就洩戎行而數奔者。擇之邪。無亦求之。偏裨求之。卒伍求之。草澤而擇之邪。天子自擇之邪。綱可代爲之擇邪。天子自擇之。則亦非不有所任用矣。綱可代擇之。則胡不心維口誦於坐論之下。如趙普之爲太祖謀者。而但虛懸一擇之之號。以聽人之詭遇乎。驚奔之餘。兵卒之不足久矣。集之必有其方。部之伍之。必有其制。教之練之。督之綏之。必有其將。河北之南來。閩海楚蜀之新募。必有其可使戰。可使守之勢。合其散而。使壹振其弱。而使彊。必有其道。綱誠以一身任安危之寄。則躬任之。默識之日積月累。以幾於成。尤非大聲疾呼。懸一榜下一令之所能勝也。則尤不可以空言效也。撫河北鎮襄鄧。誠形勢之不容緩矣。河北之待撫。豈徒號於上曰。吾不割也。衆志遂以成城乎。其吏民爲朝廷守者。孰可任也。孰未可任。而急須別揀將帥以任之也。張所傳亮。固未足以勝任。卽令任之。

而所以安所亮而使盡其力者何術也。襄鄧之財賦兵戎。其可因仍者何若。其所補苴者何從。專任而無旁撓者何道。凡此皆就事而謀之。因勢而圖之。非可一言而據爲不拔之策。國政在握。成敗在於目睫。追與天子謀之。進羣策以酌之。固有密藏於夙夜。而研幾於俄頃者。豈建鼓而亡子可追哉。乃綱但琅琅乎其言之矣。一言而氣已竭矣。則汪黃之黨且笑之曰。是老生之常談。謂飢當食。而爲無米之炊者也。惡足以拯吾君於危殆。而措之安哉。於斯時也。二帝俘矣。兩宮陷矣。自河朔以嚮江淮。數千里城空野潰。飄搖徐竟之郊。內顧而零丁子處。綱以一身繫九鼎之重。則宜以一言而析衆論之歸。猶且組練篇章。指未可遽行之規畫。以祈免乎瑕壘。夫豈賈董際漢盛時。高論以立名之日。則言之善者。不如其無言也。夫宋之所以浸弱浸削。至於亡者。始終一綱宗之言。坐銷歲月而已。繼綱而獻策者。楊中立胡敬仲。猶是也。後乎此而陳言者。劉其父真。西山猶是也。乃前乎此而倡之者。景祐以來。呂范諸公。以洎王介甫之邪僻。蘇子瞻之縱橫。無非是也。以擬諸道。皆提其宗。以考諸治。皆挈其綱。孰得指其瑕。舉者而求其言之即可行之。即可效者。萬不得一焉。故曰。其言之不忤。則爲之也。難不忤者。可正告於天下後世。而不違於綱宗之大正者也。叩其所以爲之而不得。則難矣。夫言也。而僅以祈免於忤也。與哉。陸敬輿以奏議輔德宗。而反奉天之駕。一議爲一事而已。非建立綱宗。統萬殊萬目於數紙之中也。斯則誠爲善言者乎。屈身逆亂之廷。隱忍以圖存社稷。人臣之極致也。而抑視乎其所處矣。測其有可圖之幾。以待天下之變。姑且就之。兩處於有餘之地。以存其身。與其祿位而遽許之。爲行權以濟險。則名義之途寬。而忠孝之防禦。君子所必嚴爲之辨者也。其所處者。可以置吾身。身雖危。猶安也。安其身。而動動而利。可以出君父於

險動而不利。不喪其身之所守。則生死成敗。皆可以自靖。如是者尙矣。其次則身非可安。而無可安之土。乃以身試不測。而思以濟其志。志之得。則可以大有爲於天下。志之不得。猶不以身爲罪。而毀分義之防。故陳平周勃。俛仰於呂后之側。非徒志在安劉也。惠帝崩。後宮之子。猶高帝之苗裔。可以爲君者。依之以待呂氏之變。而伸其誅鋤。固未嘗一日辱其身於異姓也。王導之於蘇峻。王坦之謝安之於桓溫。忍其熏灼。陽與相親。賊未篡。吾君尙在。弗容立異。以激禍之成。峻誅溫死。而其志伸。峻不誅。溫不死。晉社已移。終弗能效。而後死之。未晚也。蘇武節之誚。不足以爲之病矣。狄仁傑之仕於僞周也。廟已改。君已囚。無可仕矣。而仁傑當高宗之世。未與大臣之列。則舍武氏不仕。而更無可執國柄。進忠賢。以爲興復之基。灼知其逆。而投身以入。不恤垢辱。以與從逆之臣齒。非但一死之不惜。操心愈隱。懷貞愈烈。尤非夫人之所可託者也。審此。則呂好問朱勝。非無所逃。其同逆之辜。不能爲之揜覆矣。好問自中丞遷少宰。參國政久矣。張邦昌受虜冊。以篡大位。此何時也。馬伸等犯死以爭。而好問無言。趙鼎胡寅。潔身以逃。而好問不出。邦昌舞蹈。以受冕旒。好問從容而充陪列。已知衆志之不歸。乃問邦昌曰。真欲立邪。否耶。邦昌遽有不敢當之對。則亦探邦昌不決之情。而姑爲變計。然則高宗不繫人望於濟州。通國且戴邦昌以爲主。好問受僞命之已久。又奚以自拔於逆廷哉。夫好問之心。固非若吳玠莫儔之誇佐命也。亦非決志不污。如洪皓之誓死以不從劉豫也。權處於進可宋退可邦昌之歧途。以因風而草偃。則募人通帛書於高宗。亦游移兩全之巧。無往而不足以自容。及玉賓摘發已窮。猶曰。世被國恩。受賢者之責。將誰欺邪。且使於邦昌無真立之間。於高宗無尺帛之書。宋遂終無如邦昌何哉。密奏不足爲有無。嗣君非因其護戴。惟此七尺之軀。

一汙而終不可洗。好問曰：閉門潔身，實不爲難。潔身而身存之，非難。潔身而身死之，豈易乎？果其爲段司農不辱之身，則又能閉門而全其軀命邪？以此質之，好問之論定矣。若夫朱勝非者，尤不足齒於士類者也。苗劉二健卒耳，權藉不重，黨類不滋，逆謀不夙，所欲逞志者，王淵、康履而止。浸淫及上，遂敢廢人主而幽之蕭寺，勝非躬秉大政，繫百僚之望，使有不可奪之節，正色立朝。夫二賊者，詎敢爾哉！乃內禪之舉，勝非且尸陪列之長，爲下改元之詔，德不重，才不贍，志不固，賊之貌之也久，故其脅之也輕，而勝非之從也易，乃使其禍不懲，則宋之危也亦亟矣。夫二賊所挾持以逞者，其心可洞見也。女真臨江而思渡，江東之不保，在旦夕矣。二賊豈有爲宋守吳會之心乎？始立嬰兒以待變，女真至則弑高宗，執子塹以納降，女真不至，則徐攬衆權，要九錫而規篡，藉令三方之義師不星馳而至，賊勢已成，虜兵且進，勝非其能事從中起，梟賊首以復辟乎？如其能之，則他日之自辯曰：偷生至此，欲圖今日之事，固可解也，而悲憤始於張浚，成謀定於呂頤浩，奮勇決於韓世忠，勝非何與焉？其志欲圖者，果何圖也？察所懷來，一馮道、范質之心而已。勝非之生，無毫毛之益也，如其死也，則以明夫苗劉之爲賊，而激忠義之人心，以起誠重於泰山矣。無靖康之禍，有所奉之君，名義自己，而立衡存亡，卽於已而取決，事易於邦昌，挾女真之勢，而抑無好問、通聞道之書，事定之餘，優游以去，而貶竄不加焉。宋安得復有王章哉！士所出身以事者，君也，所以事君者，身也。身之以辱，功且不足以蓋之，而況其不足以言功也？身之所履，因乎心之所安，心之所安，因乎時之所處，有以處身而心乃裕，有以處心而事乃貞，大白不緇，有其大白者存也，屈以求伸，有其必伸者在也。功名授之事外之人，節義存乎當局之正，好問死，不患擁戴康王之無將相，勝非死，不患革除明受之無



義師王蠋捐軀而齊復振。翼義夷族而漢復興。死且非徒死而無益也。然而非果於義者之所期也。立身則有本末矣。立朝則有風裁矣。立志則有衾影矣。安能一日緩煩於亂賊之前。以觀望其情。而徐圖轉計哉。留餘地以待他日之辯。辯則辯矣。吾不知其啓口之際。何以自捫其心也。

兀朮渡江而南。席卷吳會。追高宗於四明。東迤海濱。其別將追隆祐太后。南至於虔州之阜口。西掠楚疆。陷岳潭。而武昌在其懷袖。當是時也。江南糜爛。宋無一城之可恃。韓岳浮寄於散地。而莫能自堅。此苟堅所幾幸。而不得。拓拔佛狸所遷延。而憚進者也。舉天下而全有之。奚待蒙古於他日哉。然而兀朮急於渡河而歸。高宗且可畫淮而守。此可以知國家安危之機。非一朝一夕之故矣。女真之不能久處江東也。若有所怵惕。而夢寢不安。非其欲之有所厭也。非其力之不足恃也。攻有餘。而守不足者。無與故也。杜充之降。疑有與矣。而充不足以當有無之數。孑然自以其身降。而號令不能及衆。則女真之不能憑藉。以有江淮。深知之矣。深入國境。而能因而據之者。必有擁衆降附。代爲招集之人。故劉整呂文煥降於蒙古。而後宋不能免於土崩。地非其地也。人非其人也。風土之剛柔。山川之險易。人心之向背。乍履其地。而無以相知。安能孤軍懸處。設守令。索芻糧。以無憂其困。師行千里。而不見敵者。心必危。烏合以附。而無任其安輯者。信之必不固。則兀朮之方勝。而懼得地而不敢有所必然矣。夫宋之得此於天下。雖無片土之安。而將帥牧守。相持以不爲女真用。固有以致之也。其於士大夫也。亦幾失其心矣。然而誅夷不加也。鞭笞愈不敢施也。祖宗之家法定。姦邪雖逞。而天子不爲之移。則姦邪亦知所禁。而弗能播其囚德。其於武臣也。猜防之而不使展其勇略。是以弱也。然而有功而未嘗故挫抑之。有過而未嘗深求之。危困而未嘗割棄之。

敗衄而未嘗按誅之待之也。既使有餘而馭之也。亦有其制。不使之擅部曲。而聽其去來。不使之幸寇存。以脇吾權寵。不縱之於先。而操之於後。則怨不深。不操之已窮。而縱之使傲。則情不悖。故武人猶思媚於君。而部曲不從逆。以靡天下之大勢。十已去其八九。而士心協。民志定。軍情猶固。宋之所以立國。自餘年如一日。而濱危不改其恆也。至於史嵩之賈似道起。盡毀祖宗之成法。理宗汶弱。而莫能問。士心始離。民心始散。將帥擅兵。存亡自主。而不與謀。然後望風瓦解。蒙古安驅以入。晏坐以撫。拾天下如一羽。而無所疑。不然。劉呂雖降。安能舉我所豢養之吏士。直前相搏。而樂附狡夷。如其父兄也哉。斬刈亟。則小人易激。鞭笞用。則君子亦離。部曲衆而封賞早。則去來自恣。孤旅危而應援絕。則反噬必深。上與下泮。渙而不相知。敵乃坐收之。而反爲吾腹心之患。宋之亂政。至蔡京當國。童貫臨戎。而極矣。而凡數者之病。猶未劇也。是以高宗跳身航海。而終不亡也。

人之爲言也。質實而思之。縣縣而弗絕。天可指。地可畫。聖人可惟其攀引。六經可惟其摭拾。而以成乎其說。遠道之宜。而以爲德。大害於天下。而以爲利。探其所終。必不能如其言以行。而輒欲行之時。而有達情以體物。因勢以衡理者。主持於上。必不聽之以行。乃以號於天下曰。吾說之不行。世衰道降。無英君哲相。志帝王之盛治者使然也。於是而有傳於世。乃使殃民病國之邪臣。竊其說以文其惡。則民之憔悴國之敗亡。舉繇乎此。要其徒以賊民。而無能利國。則亦終莫能如其說以行也。祇爲亂而已矣。當建炎之三年。宋之不亡如縷。民命之死生。人心之嚮背。岌岌乎求苟安而不得矣。有林勳者。勒爲成書。請行十一之稅。一夫限田五十畝。十六夫爲井。井賦二兵一馬。絲麻之稅。又出其外。書奏。徼一官以去。嗚呼。爲勳干祿之

資則得矣。其言之足以殺天下而亡人之國，亦慘矣。時亦知其不可而弗行，而言之娓娓，附古道以罔天下，或猶稱道之弗絕，垂至於賈似道而立限以奪民田爲公田，行經界以盡地力而增正賦，怨讟交起，宋社以墟，蓋亦自此啓之也。古之言十一者，曰中正之賦，而孟子曰輕之者，貉道也。漢乃改之爲三十而一，然則漢其貉乎？何以一人陶濟萬室之邑，歷千年而不憂其匱也？夫以天下而奉一人，禮際祿廩宮室車服之費，則已約矣。非百里一邦，制度繁殷之比也，而不但此也。古者建國分土，民各輸於其都，自遠郊而外道里之遠者，卽在王畿，亦五百里而近，莫大諸侯，不過二百餘里而已，而大夫之有采地者，卽其都邑以出納，惟然則名十一而實亦十一已耳。自漢合四海以貢天府，郡縣去天子之幾，有逾於五千里者矣。其以輸塞下養兵衛民者，又過於是，逆流而漕，車輿驢馬，任輦以行，其費不貲，使必盈十一以登太倉，三倍而不足以充，故合計民之所輸，將名三十而實且溢於十一矣。且欲立取民之制，求盈於十一，民之膏脂盡於此，而尙足以生乎？今使勦計其畝田，令輸十一於京邊，勦其能之而無怨邪，抑徒爲此不仁之言，以導君於貪暴耶？況乎古之十一者，有田有萊，有一易再易之差，則亦名十而實二十，漢之更制，乃以革李悝之虐，而通周制之窮，百王之大法也，其何容輕議哉？至欲於一井四百五十畝之中，賦二兵一馬，以充戎行，不知勦之將以何爲也？將以戰與？則歐慝懦之農人，以與慝不畏死之盜賊，樂殺無厭之外夷，質軀命於喋血屠肝之地，一兵死而更責一兵，不殺盡農人而不止，無誅夷之峻法以督之，則聞金鼓而駭潰，國疾以亡，將以戍與？則荷戈而趨數千里之絕塞，饑寒冰雪，僅存者其餘幾何？抑且重爲徵發，而南畝之餘以耕者，又幾何也？三代之兵，所戍者百里之疆場也，所戰者乍相怨而終相好之友邦也，所爭勝負

者車中之甲士也。追奔不窮日，俘馘不盡人，乃欲以行之。後世流血成渠之天下，雖微仁人，亦不禁爲之慟哭矣。若馬則國有坳牧，而益以商賈之征，固未嘗責農人供戎車之用。勦欲更取盈焉，商鞅李悝所不忍爲，而欲爲之，亦可謂覆載不容之凶人矣。夫勦固曰：此先王之法也。從而稱之者，亦曰：此先王之制也。建一先王以爲號，而脅持天下之口，誠莫有能非之者。而度以先王之時，推以先王之心，其忍此乎？抑使勦自行之，而保民之不揭竿以起乎？且使行之於勦之田廬，而勦不棄產以逃乎？夫亦捫心而自問乎？奉一古人殘缺之書，掠其迹以爲言，而亂天下者，非徒勦也。莊周之言秦氏也，許行之言神農也，墨翟之言大禹也，乃至御女燒丹之言黃帝也，篡國之大惡，而言舜禹也，犯闕之巨盜，而言湯武也，皆有古之可爲稱說者也。古先聖王之仁育而義正者，精意存乎象外，微言善其變通，研諸慮，悅諸心，徵之民而無怨於民，質之鬼神而無恫於鬼神，思之慎而言之訥，惡容此吮筆濡墨，求充其幅者爲哉！前乎勦而爲王安石，亦周官也。後乎勦而爲賈似道，亦經界也。安石急試其術，而宋以亂，似道力行其法，而宋亡。勦惟在建炎，驚竄不遑之日，故人知其不可行，而姑置之。陳亮猶曰：考古驗今，無以加也。嗚呼！安得此不仁之言而稱之也哉！

紹興諸大帥所用之兵，皆羣盜之降者也。高宗渡江以後，弱甚矣。張浚、岳飛受招討之命，韓劉繼之。於是而范汝爲、邵青、曹成、楊么之衆，皆降而充伍，乃以復振。走劉豫，敗女真，風聞驚竄之情，因以有定。蓋羣盜者耐寒暑，撻鋒鏑，習之而不驚，甲仗具，部隊分，仍之而無待，故足用也。不然，舉江南廂軍配囚，羸弱之衆，惡足當巨寇哉！乃考之古今，用羣盜者，大利大害之司也。受其歸者有權，收其用者有制。光武收銅馬而

帝曹操兼黃巾而彊。唐昭用朱溫而亡。理宗撫李全而削。盜固未可輕用也。以弱而受彊。則資欺其主。以彊而受彊。則相角以機。以彊而受弱。則威生其信。無故而來歸者。詐也。挫於彼而歸於此者。弗能爲助者也。以名相服而無其實者。乍合而終離也。故欲撫羣盜者。必先之以剿。而羣盜之欲降也。抑先戰勝而後從。雖已爲我之部曲。猶以彊弱與我爭主客之權。唐何挾以受朱溫。宋何恃以受李全。溫與全且睥睨我。而倒持其制。翱翔自得。復將誰與禁之。惟紹興諸帥之知此也。風馳雨驟而急與之爭。一敗之。再敗之。無不可敗之盜。而後無不可受。羣盜豈徒畏我哉。抑信其可恃爲吾主。而可無耻折死亡之憂矣。此其受之之權也。若夫所以用之者。尤有可用不可用之辨焉。均爲盜而旣爲之長矣。固褻然自大。而以爲我有此衆也。受命歸降。而又崇其秩。以統其衆。則雖有居其上以控制之者。尊而不親。而不能固保其尊。其來也因之而來。則其去也。因之而去。其順也。因之而順。則其逆也。因之而逆。天子且擁虛名。元戎徒爲旒綴。天且肉袒而市我於敵。夫且懷姦而代我。矧望其策心戮力。以死相報乎。故盜可用。而渠帥不可用也。乃竟有固不可用者。卽其戢志無他。而必不可圖功。蓋其初起也。皆比閭之儔伍。無權藉以相事使。而羣推一人以爲長。此一人者。何以能折稟傲之衆。使不離哉。固有工於爲盜之術。而衆乃弭耳以聽。其爲術也。非有規恢天下之略也。抑非智勇過人。而戰無不勝也。不以敗爲憂。不以走爲恥。不以旦夕彼爲疑。進之務有所鹵獲。以保衆。退之知不可敵。而急去以全其軍。得地而無固守之情。以善其規避。一戰而不求再戰。以節其勞疲。志在偷以求全其部曲。而不期乎功之必成。於是徜徉不幸之地。憑恃山川之險。以免其人於屠戮之苦。而有旁掠之利。於是貿貿而起者。樂推奉而戴之爲尊。夫如是。欲使之爭封疆於尺

寸賢身首以立功。未有能勝者也。敗亦走。勝亦走。無所不走者。無所不掠。甚則坐視國家之傾危。而乘之收利。或叛或篡。皆其習氣之無恆。熟用之而不恤者也。威不足以讐之。恩不足以懷之。非徒唐昭宋理之無以馭之也。卽光武亦奚能洗滌其頑詭。使媚己以其死生哉。故光武於赤眉之帥。誚以鐵中錚錚。惟待以不死。曹操收黃巾之衆。終不任以一將之功。而朱溫李全。仍擁部曲。屹爲巨鎮。進則敗。而退則逆。爲盜魁者。習與性成。終不能悛也。紹興諸帥。用羣盜而廢其長。張用曹成黃佐。僅得生全。范汝爲楊么。皆從斬滅。李成劉忠。寧使之北降劉豫。而不加收錄。則根旣拔者。枝自靡。垢已滌者。色以新人。皆吾人也。用惟吾用也。指臂相使之形成。以搏擲有餘力矣。宋之撫有江淮。貽數世之安在此也。盪滌盡則民力裕。戰勝頻則士氣張。大憝誅則叛逆警。部曲衆則分應。周控制專則進退決。故以走劉豫。挫兀朮。而得志於淮汴。垂及異日。完顏亮猶不能以一葦杭江而逞。皆諸帥決於滅賊之功也。非高宗之志變。秦檜之姦。舊宋其興矣。

上有不能言之隱。下有不能變之習。賢者且奉之。以爲道之綱。姦人遂乘之。以售其伎害之術。迨乎害之已著。且莫知弊之所自。而但曰。知人其難。故賢爲姦惑。而庸主具臣勿論也。夫豈然哉。嘗讀胡氏春秋傳。而有憾焉。是書也。著攘夷尊周之大義。入告高宗。出傳天下。以正人心。而雪靖康之恥。起建炎之衰。誠當時之龜鑑矣。顧抑思之。夷不攘。則王不可得而尊。王之尊。非唯諾趨伏之能尊。夷之攘。非一身兩臂之可攘。師之武。臣之力。上所知。上所任者也。而胡氏之說經也。於公子翬之伐鄭。公子慶父之伐於餘邱。兩發兵權不可假人之說。不幸而翬與慶父終於弑逆。其說伸焉。而攷古驗今。人君馭將之道。夫豈然哉。前之

允侯之於夏。方叔召虎。南仲之於周。後之周亞夫。趙充國之於漢。郭子儀。李光弼之於唐。抑豈履霜弗戒。而必於今將也乎。天下有道。征伐自天子出。自出者。命自上行之謂也。故易曰。在師中。王三錫命。錫命者。王在師中者。長子在其中。任其事。而以疑忌置之。三軍之外。恩不浹。威不長。乍然使之。俄然奪之。爲弟子而已。弟子者。卑而無權之謂也。將而無權。與尸之凶。未有免焉者也。惟胡氏之言如此。故與秦檜賢姦迥異。而以志合相獎。非知人之明不至也。其所執以爲道者。非也。然此非胡氏專家之說也。宋之君臣上下。奉此以爲藏身之固也久矣。石守信。高懷德之解兵也。曹翰之不使取幽州也。王德用。狄青之屢蒙按劾也。皆畜蘊醢之心。而不惜長城之壞。天子含爲隱慮。文臣守爲朝章。胡氏沿染餘風。沁入心腎。得一秦檜。而善其有同情焉。嗚呼。夫豈知疑在岳韓。而信在滔天之秦檜。其子弟欲爲之。蓋愈徒觸怒以竄死。而終莫能挽哉。檜之自虜歸也。自謂有兩言可以聳動天下。兩言者。以河北人歸女真。河南人歸劉豫也。是其爲說。狂騃而必不可行。匪直資千秋之笑罵。高宗亦怒而榜其罪於朝堂。然而胡氏以管仲荀彧期之高宗。終委國而聽之。雖不知人。寧至於此。夫檜所欲遣歸女真。劉豫者。非汎謂淪處江東之士民也。凡扈從南來。分節建旄。諸大帥皆夾河南北之部曲。各有其軍。而高宗宿衛之旅。不能與較。盈虛。高宗懲苗劉之難。心惴惴焉。檜以爲盡遣北歸。則枝弱者幹自彊。而芒刺之憂以釋。蓋亦與胡氏春秋之旨相符。特其姦計未周。發言太驟。故高宗亦爲之愕異。而韓岳之勳名尙淺。高宗亦在疑忌相參之際。故不卽以爲宜。而胡氏促膝密談。深相契合者。猶未可卽喻之高宗也。已而羣盜平矣。諸帥之軍益振矣。屢挫女真之功日奏矣。三軍之歸嚮已深。萬姓之憑依已審。士大夫之歌詠已喧。河北之企望已至。高宗之忌之也。始甚。檜

抑術愈工志愈慘。以爲敵之北而不可者。無如殺之罷之。權乃盡削而事易成。故和議不成。則岳飛獄不可起。韓世忠之兵不可奪。劉光世張浚不戢翼而效媚以自全。高宗之爲計也。以解兵權而急於和。而檜之爲計也。則以欲堅和議。而必解諸將之兵。交相用而曲相成。在廷之臣。且以爲子輩慶父之禍。可永杜於百年。嗚呼。亦孰知檜之別有肺腸。睥睨宗社。使不死。烏可制哉。

高宗決策。選太祖後立以爲嗣。道之公也。義之正也。保固宗祧之大計也。而其議發於上虞丞婁寅亮。疏賤小臣。言疏而天子之位定。大臣無與者。宋之無人久矣。寅亮之言。定一代之綱常。協千秋之公論。誠偉矣哉。顧其爲人。前此無學術之表見。後此無德業之傳聞。固非議定於誠。以天下爲己任者也。高宗於此。猶在盛年。度以恆情。必逢惡怒。越位危言。曾不憂及罪罟。夫寅亮何以任此。而無疑哉。蓋高宗之畜此志久矣。其告范宗尹者明矣。故溢傳於外。寅亮與聞而深信之。以爲先發夫人之所未發者。功可必名可成。有榮而無辱也。是謀也。宗尹聞之。中外傳之。寅亮處下位而深知之。在位大臣。充耳結舌。曾無有能贊一言者。故曰。宋無人也。夫宗尹誠不足道矣。張德遠新平內難。任授分陝。趙惟重系屬本支。尊參坐論。君有志而不能知。君有美而不能成。君有宗社生民之令圖而不能決。所謂焉用彼相者。責奚辭哉。故高宗之任二相也不專。謀和與戰也不定。以其無憂國之忱也。乃使自虜來歸之秦檜。一旦躡級其上。而執誅賞之大權。誠有以致之者。而不足深怪也。治末者先治本。治外者先治內。匡君之失者。必獎其善。欲行其志者。必有以大服君民上下之心。當其時。雪二帝之恥。復祖宗之地。正夷夏之防。誠切圖矣。而抑猶其末也。闡太祖之幽。蓋太宗之愆。立義自己。以感天人之丕應。付畀得人。以垂統緒於靈長者。本也。故張子房當



草昧之初而亟垂家法。李長源當擾亂之世而決定嫌疑。然後天子知有憂國如家之忠愛。而在旁之浸潤不入。宵人知我有贊定大策之元功。而甌夷之流丸自止。自宮中以迄四海。咸知國家之祚允方新。而謀自我成。道惟君建。則傾心壹志。以待我之敷施。身居百僚之長。日與密勿之謀。曾此弗圖。而藉手望輕。志末之小臣。進而與天子商天位之簡畀。是猶足推誠委國。爭存亡勝敗於疆敵者乎。張德遠之不及此。猶有說也。皇子寡之速斃。有物議焉。不敢稱立嗣於高宗之前。有所避也。趙惟重何爲者。而亦憐然弗問耶。高宗之世。將不乏人。而相爲虛設久矣。其賢者皆矜氣近名。一往而無淵停嶽立之宏猷者也。高宗幾信幾疑。而不見其可恃。故汪黃秦湯術雖陋。志雖邪。而猶傾心吐意。以違衆直行。敢於自任。無遲回濡待之情。是以去此取彼。而從之若崩。藉令韓范以爲肺腑之臣。則引社稷之存亡於一身。生死以之。而密謀皆夙。夫豈姦回之能遽奪哉。濟濟盈廷。而不能爲寅亮之言。其爲上所輕。而斥之竄之。不伸其志。非其自處者之自致乎。

自宋以來。州縣之庭。立戒石銘。蜀孟景之詞也。黃庭堅書之。高宗命刻石焉。讀者僉曰。勵有司之廉隅。恤生民之疾苦。仁者之言也。嗚呼。儒術不明。申韓雜進。夷人道之大經。蔑君子之風操。導臣民以喪其忠厚和平之性。使懷利以相接。而交怨一方者。皆此言也。孟景僭僞亡國之主。無擇而言之可矣。君天下者。人心風化之宗也。而可揭此以正告天下乎。夫謂吏之虐取於民者。皆其膏脂。謂夫因公而科斂者也。峻罰其錢金者也。納賄而鬻獄者也。市賈而無值者也。若夫俸祿之頒。惟王所詔。吏不自取也。先王所制。例非特創也。小人耕而以其有餘養君子。君子治而受其食。以勤民事。取之有經。班之有等。民不怨於輸將。上

不勤於督責，天尊地卑，而其義定，典敍禮秩，而其分明。若曰：是民之膏脂也，則天子受萬方之貢賦，愈不忍言矣。率此言也，必天下之無吏而後可也。抑將必天下之無君而後無不可矣。是之謂夷人道之大經也。君子之道，以無傷於物者，自旌其志。苟非人所樂與者，一介不取，弗待於人之靳之也。如其所受之祿，斥言之曰：此民之膏脂矣。惡有君子而食人之膏脂者乎？上旣酬而升之，揖而進之，寄之以民社，而謂之曰：吾取民之膏脂，以奉汝，辱人賤行。至於此極，欲望其戒飭自矜，以全素履，其將能乎？是以謂毀君子之風操也。易動而難靜者，民之氣也。得利爲恩，失利則怨者，民之情也。故先王懼其懷私挾怨之習，不可滌除，而政之所揚抑，言之所勸戒，務有以養之，而使泳游於雍和敬遜之休風，以復其忠順之天彝。故合之於飲，烝觀之於鄉射，逸之於大蜡，勞之於工作，敍之以禮，裁之以義，遠之於利，禁之於爭，俾怨讎不生，而民志允定。今乃揭而示之曰：凡吏之受祿於國者，皆爾小民之膏脂也。於是乍得其歡心，而疾視其長上，其情一啓，其氣一奔，則將視父母之食於其子者，亦其子之膏脂，趨利棄義，互相怨怒，而人道夷於禽獸矣。先王以君子長者之道期天下，而人猶自棄，則克己自責，以動之於不言之化。今置其土木狗馬聲色宴遊之糜民財者，曾不自省，而以升斗之頒，指爲脍削，倡其民以囂陵詬諱之口實，使賊其天良，是之謂導臣民以喪其忠厚和平之性也。迪君子以仁民者，教之有術也。進賢士以綏民者，選之有方也。飾吏治以無虐民者，馭之有法也。仁不能教，義不能擇，法不能整，乃假禍福以恐喝之曰：上天難欺，無可如何，而恃鬼神之幽鑒，惟孟景以不道之身，御交亂之衆，故不得已，而姑爲詛咒爲人君者而焉事此乎？王者之道，無不敬而已。敬天而念天之所鑒者，惟予一人而已。非羣工庶尹之得分其責也。敬民而念民有秉彝

之性不以懷利事其長上務獎之以坦然於好義也。敬臣而念吾之率民以養賢者禮必其至物必其備。辭必其順而與其盡天職勤民事也。天子敬臣民臣民相胥以敬天子而吏敬其民以不侮民敬其吏以不囂無不敬者無不和則雖有墨吏猶恥譏非雖有頑民猶安井牧畏清議也。甚於鬼神賤貨財也甚於鞭撻以寬大之心出忠厚之語平萬族之情定上下之紀夫豈卞急刻峭之夫所得與也。君子出其言不善而千里遠之詛怨之言何爲在父母斯民者之庭哉。

盡南宋之力充岳侯之志益之以韓劉二吳可以復汴京收陝右乎曰可也。由是而渡河以進得則復石晉所割之地驅女真於塞外不得亦可據三關東有滄瀛西有太原仍北宋之故宇乎曰不能也。凡得失之數度之於彼必察其情度之於此必審其勢非但其力之彊弱也情有所必爭力雖弱未可奪也。彊者勿論已勢有所不便力雖彊未可恃也弱者勿論已以河南陝右言之女真之初起也積怨於契丹而求洩既勝以還亦思奪其所有之燕雲而止及得燕而俯視河朔得雲而下窺汾晉皆伸臂而可收也。遂有吞并關南之志乃起海上捲朔漠南掩燕南直數千里斗絕而難於遙制故乘虛襲取三河兩鎮而所欲已厭矣。汴雒關陝宋不能守勢可坐擁神皋而去之若驚不欲自有以授之叛臣則中原之士非其必爭之地明矣。朱僊一敗捲甲思奔非但其力之不足也情不屬也。而宋自收羣盜以後諸帥憤盈東西夾進東清淮泗略梁宋有席捲之機西扼秦鳳指長安有建瓴之勢岳侯從中而銳進交相輔而不慮其孤走兀朮收京闕畫河以守新復之疆沛然無不足者故可必也以河北燕南言之女真自敗盟而後力未能得而協割於衆以其爲燕之外護也以其爲芻糧金帛之所取給也以其士馬之可撫有而彌彊也。郭藥

師一啓戎心而女真垂涎以歆其利久矣爲必爭之地矣軍雖屢折而宿將未凋餘威尙振使宋渡河而北則悉率海上之梟決死以相枝拒河阻其歸敵摧其進求軍之不覆沒者十不得一也宋之諸將位相亞權相埒力相等功亦相次岳侯以少年崛起而不任爲元戎者以張俊之故爲主將從中而沮之也韓劉二吳抑豈折節而安受其指麾則雁行以進麋駭而奔功不任受咎亦無歸故五國合從之師衄於鹵關山東討卓之兵阻於兗豫九節度北伐之軍潰於河南其不如劉豫孤軍直進擒姚泓俘慕容超者合離定於內而成敗券於外未有爽焉者也乃欲合我不戢攫彼必爭當百戰之驕虜扼其吭而無愛其反噬乎若此則雖高宗無疑畏之私秦檜無腹心之蠱張俊劉光世無從旁之撓且將憂爲吳明徹淮北之績退且河南之不保而遙指黃龍期飲策勳之爵亦徒有此言而必不能幾幸者也是故易言鬼方之伐憂其難爲繼也春秋許溍亭之次謂其可以止也白趙普沮曹翰之策而燕雲不可問矣自徽宗激郭藥師之叛而河北不可問矣任諸帥闔外之權斥姦人乞和之說棄其所不爭攻其所不可禦東收徐兗西收關隴以環拱汴雒而固存之支之百年以待興王之起不使完顏氏歸死於蔡州以導蒙古之毒流四海猶有冀也然抑止此而已矣如曰因朱僊之捷乘勝渡河復漢唐之區宇不數年而九有廓清見彈而求鴟炙不亦誕乎

相臣而立武功周公而後吾未見其人也帥臣而求令譽吾未知吉甫之果能稱焉否也帥臣之得令譽也也有三嚴軍令以禁掠奪爲輓語以慰編氓則民之譽歸之修謙讓以謹交際習文詞以相酬和則士之譽歸之與廷議而持公論屏姦邪以交君子則公卿百僚之譽歸之岳侯之死天下後世皆爲扼腕而稱

道之弗絕者。良繇是也。惟然而君子惜之。惜其處功名之際。進無以效。成勞於國。而退不自保其身。遇秦檜之姦而不免。卽不遇秦檜之姦。而抑難乎其免矣。易曰。安其身而後動。定其交而後求。謂名之不可亟居。功之不可乍獲也。況帥臣者。統大衆。持大權。立大功。任君父安危存亡之大計。則求以安身而定上下之交。尤非易易矣。身不安。則志不寧。交不定。則權不重。志不寧。權不重。則力不足以宣。而撓之者起。撓之者起。則欲忘身以救君父之危。而不能畢遂其事。非但身試不測之淵。而逢其沈溺也。君非大有爲之君。則才不足以相勝。不足以相勝。則恆疑其不足以相統。當世材勇之衆。歸其握。歷數戰。不折之威。又爲敵憚。則天下且忘臨其上者之有天子。而惟震於其名。其勢旣如此矣。而在廷在野。又以恤民下士之大美。競相推誦。猶不審而修儒者之容。以藝文抒其悲壯。於是浮華之士。聞聲而附。詩歌詠歎。洋溢中外。流風所被。里巷亦競起而播爲歌謠。且爲庸主宵人之所側目矣。乃君之有得失也。人之有賢姦也。廟算之有進止也。廷臣無匡救之力。引己爲援。己復以身任之。主忌益深。姦人之媚疾益亟。如是而能使身安以效於國者。未之有也。故漢之功臣。發縱指示。一聽之蕭張絳灌。無文不與。隨陸爭春華之美。郭子儀身任安危。知李泌崔祐甫之賢。而不與納交。以結君子之好。知元載魚朝恩之惡。而不相攻訐。以觸姦佞之機。李光弼改紀其軍政。而不競其長。僕固懷恩固屬其部曲。而甘與爲伍。乃以廢斥之餘。一旦躍起。而卒拯吐蕃之難。以是動而動。罔不利也。以是求而求。無不得也。岳侯誠有身任天下之志。以奠趙氏之宗祊。而胡不講於此耶。宋氏之以猜防待武臣。其來已夙矣。高宗之見廢於苗劉。而益疑其情易見矣。張浚之褊而無定情。已見乎辭矣。張俊劉光世之以故帥先達。不能相下。其隙已成矣。秦檜之險。不可以言語爭。名義

折其勢已堅矣。而且明張紀律，柔聲下氣，以來牛酒之歡迎，而且綴采敷文，網羅文士，以與張九成等相爲浹洽，而且內與諫臣迭相揚詡，以辨和議之非，而且崖岸自矜，標剛正之目，以與姦臣成不相下之勢，而且譏評張俊，歷詆羣將，以折張浚之辨，合宰執臺諫館閣守令之美，而皆引之於身，以受羣言之贊頌，軍歸之民歸之，游士墨客，清流名宿，莫不歸之，其定交盛矣，而徒不能定天子之交，其立身卓矣，而不知其身之已危，如是而欲全其社稷之身，以衛社稷也，庸可得乎？嗚呼！得失成敗之樞，屈伸之閒而已，屈於此者，伸於彼，無兩得之數，亦無不反之勢也。故文武異用，而後協於一，當屈而屈者，於伸而伸，非迫求而皆得也。故進退無恆，而後善其用。岳侯受禍之時，身猶未老，使其弢光斂采，力謝衆美之名，知難勇退，不爭旦夕之功，秦檜之死，固可待也。完顏亮之背盟，猶可及也。高宗君臣固將舉社稷以惟吾是聽，則壯志伸矣。韓劉錡二吳不懲風波之獄，而畜其餘威以待承女，真內亂以躡歸師，大河以南，無難席捲，卽不能犁庭掃穴，以靖中原，亦何至日斲月削，以迄於亡哉！故君子深惜岳侯失安身定交之道，而尤致恨於譽岳侯者之適以殺岳侯也。悠悠之歌誦，毒於謗誦，可畏矣。夫知畏之，則所以弭之者，亦必有其道矣。岳鵬舉鄜城之捷，太行義社，兩河豪傑，衛相晉汾，皆期日興兵，以會北討，秦檜矯詔班師，而事不成，然則檜不中沮，率此競起之衆，可以長驅河朔乎？曰：所可望者，鵬舉屢勝之兵，及劉錡韓世忠二吳之相爲犄角耳。若所謂豪傑義社者，固無能爲也。奚以明其然邪？義兵之興，始於翟義，嗣其後者，爲徐敬業，其志可嘉，而其成敗固可觀矣。故定大略，戡大難，摧大敵，成大功者，無所恃於此焉。夫恃人者，無之而可恃也，久矣。所恃者，彊於己乎？則是己固弱也。己弱而恃人，盼盼然目有所望，而其志不堅，弱者爲主，彊者爲賓，敵

且攻其弱而主潰。彊者失主而駭散。以失其彊。莫能救己也。所恃者弱於己乎。則弱固不可恃也。己不弱而猶資弱以自輔。弱者不能勝敵。敵一當之而靡。則勢且先挫。而三軍之氣爲之餒。敵人之氣以勝而益爲之增。己雖彊氣不勝而必傾矣。定大略。戡大難。摧大敵。成大功者。力足以相乘。智足以相乘。氣足以相震。一與一相當。有死無生。有前無卻。上不恃天時。下不恃地利。而後可以決勝於白刃之下。復奚恃而可哉。況乎義兵者。尤其不足恃者也。義軍之興也。痛故國之淪亡。悲衣冠之滅裂。念生民之塗炭。惻怛發中。而不惜九族之肝腦者。數人而已。有聞義之名。而羨之以起者焉。有希功之成。而幾幸其得者焉。其次則有好動之民。喜於有事。而蹻蹻以興者焉。其次則有徼幸掠獲。而乘之以規利者焉。又其次則有弱不能自主。爲衆所迫。不能自己者焉。又其次則佃客。厮養。聽命於主。伯弗能自免焉。其名曰萬。而實不得半也。卽其實有萬。而可戰者不得半也。可戰者千。而能不大勝則前。小挫則卻者。不得百也。無軍令以整齊之。則遊弈無恆。無芻糧以饋給之。則掠奪不禁。遊奕無恆。則敵來而不覺。掠奪不禁。則民怨而反戈。故以王莽。武氏之易誅。而翟。徐旋起。而旋仆。況女真之駭。戾馳突。而不易當者乎。梁輿渡河。率之。而有垣。曲。沁水之捷者。非其果足以勝也。義軍之號。皆稱岳氏。梁輿往而爲之聲援。女真不辨其非真。而爲之震動。垣。曲。銳師以搗之。則糜爛無餘。所必然矣。一方旣燬。而勃然以興者。皆茶然以返。屢前屢挫。則吾三軍之氣亦沮喪而失所憑。依當日之未至於此也。班師故也。今試設身而審女真與宋。彼己之情形。其盈。涌。而前。翻。飛。而散。不炯然在心目之間乎。義社特大軍以成。故鵬舉一班師。而數十萬人不知何往。大軍恃義社以

進止則義社一敗。而大軍不足以孤存。兩相恃則兩相失。女真以專壹之兵直前而無待。左披右靡。又惡足以當之。夫用衆不如用獨久矣。故謝安石力卻桓沖入援之兵而勝。苻堅兼帥鮮卑氐羌河西之衆而亡。揭竿以爲幟。揮鉏以爲兵。野食鶉棲。以爲屯聚。此羣羊距虎之形也。而安可恃也。宗汝霖之用羣盜。猶之可也。已爲盜則不畏死者也。因爲盜則自我洗滌之。其不任爲兵者可汰也。爲盜而有渠帥則固可使就吾東伍也。去家爲盜則無身家之累。不以敗爲憂。故諸帥收之於江南。而藉其用。若義社則旣以義爲名矣。汰之不忍其無歸。帥之不能以行法。進退惟其意。而我不任爲之主。則馭之也難矣。馭之且難。而況可恃之乎。宋之將亡也。江湘閩廣之間起者衆矣。而終不救綱門之禍。文信國無可恃而後恃之。不得已之極思。非有可恃者之所宜恃也。

勢無所藉。幾無所乘。一念猝興。圖度天下。而期必於爲天子者。自古迄今。未之或有。帝王之興也。無心干祿。而天命自歸。先儒之言詳矣。非虛加之也。帝堯之世。岳牧盈廷。九男非皆敗類。耕稼陶漁者。而謂帝將禪我乎。武王養晦。年已耄矣。使大命未就而崩。非不壽也。沖人方弱。保國不遑。而況及天下。然且俟之十年。而後秉鉞以麾。假之年而贊其精魄。天也。非武王之可必也。故聖王無取天下之心。而乘時以御。因之而已。聖人且不可必。而況下此者乎。一介之士。策名於當時者。或爲偏裨。或爲文吏。目之所規。心之所成。雖拓落而不可涯量。而其大概可知也。生死屈伸。榮辱貴賤。且乘於不測之數。志所至者。望之而不能必。至志所未至者。姑試之。而漸進焉。非其所期也。使方小得志之日。遽蹶蹕以躍起。曰。吾將奄有方國。南面以馭四海之英。尤使俯首而稱臣妾。非狂人其孰念及此。藉其有此。必蹶然一起。而疾就誅夷。故以知



亂臣賊子之成乎篡奪者亦初無此固獲之情也。曹操之自言死而題征西將軍之墓豈盡欺人哉。橋元未嘗期以天子而操感其知己則出身仕漢之初無窺奪劉宗之志明矣。知此則人主之馭臣防其所不防而不防其所防者非明於豫防之道者也。秦檜專政之暮年大起刑獄將盡殺張趙胡洪諸公逮及宗室當斯時也諸公竄處遐方不得復進一議論和議之非於檜無忤也和已成諸將之兵已解檜總百揆膺世祿其所欲者無不遂也。檜死而高宗勿釋趙汾召還遷客則檜之深甚諸公非必逢君也。檜之誅逐異己不欲整留一人者豈僅快一時之忿忤哉。徧置其黨於要津而不使宋有一親臣之可倚骨鯁已空發蒙振落者疾起而收之。檜之厚植其勢者勢無不成也。高宗之年已耄矣普安拔自疏遠未正嫡嗣之名一旦宮車晏駕檜猶不死則將拔非所立之冲幼暫立之旋起奪之外有女真以爲援引內有羣姦以爲佐命趙氏宗祊且在其心目之中易於掇芥檜之志豈待吹求而始見哉。乃當靖康之年始立臺端與馬伸等共請女真立趙後未嘗念及此也及其自虜來歸受撻嬾旨力主和議亦祇求和成而居功受賞已也。卽至逢高宗之欲班北伐之師解諸將之兵獨立百僚之上猶未能遽取必於邪逆之成也已而諸賢竄矣。岳侯死矣韓世忠謝事閒居劉錡二吳斂手聽命張俊總領諸軍之顛不遂而亦廢處矣。所欲爲者無不可爲所不可致者無不致也。周回四顧知天下之無能如己何。高宗亦惴惴然不知所以馭已然後睥睨神器而以誅逐先試其凶威勢之所激鼠將變虎亦奚待操心已久而後成乎大惡哉。易曰履霜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馴致者初非所至而漸以成乎至也。嗚呼宋之猜防其臣也甚矣。鑿陳橋之已事懲五代之前車有功者必抑有權者必奪卽至高宗微弱已極猶畏其臣之彊盛橫加鉞削乃

檜以文墨起家。孤身遠至。自可信其無他。而罅從中決。成巨浸。以滔天。成乎蕭衍楊堅之勢。高宗藏刀韞中。思與爭死。而莫能自振。固非前此所能逆睹。則欲辨霜冰於早。亦奚辨而可哉。夫霜非冰也。而陰森慘冽之氣。一夕流空。則愴然怵栗之情。自感人之志氣。欲辨之。亦何難辨之有乎。不可辨者。志也。所可辨者。人也。志無定者也。志於正者。勢溢而志或以淫。志於邪者。力窮而志因以詘。人有定者也。賢者之志。雖已移。而必有所憚。而不敢爲。姦人之志。雖未萌。而必有所恃。以操其利。故察之於始。檜非有操懿之心。勿容苛論也。考之於其所行。不難爲石敬瑭劉豫之爲者。豈有察之而不易知者乎。其被囚而北也。與何處孫傅司馬朴同繫。而獨不見殺。其羈於女真也。與洪皓朱弁同留。而不與同拘。其脫身以返也。保有其妻孥。而盡室以安歸。則其狎凶狠之驕虜。使帖然聽己之徜徉者。可畏也。張浚趙鼎李綱胡寅。皆高宗患難之君臣。屢退屢進。而莫能相捨。朝野兵民衆望所歸。而共倚其成。檜一得志。而屏息竄逐。莫敢與爭者。可畏也。岳侯所收羣盜。力戰中原。將士樂爲之死。而削之斥之。囚之殺之。曾莫有敢爲之鳴控者。可畏也。韓世忠撫數萬之衆。脫高宗於幽繫。上得君心。下孚羣望。獨於檜不能一詞相拒。俯首解兵。苟以自全者。可畏也。張俊位望最隆。與檜合謀。夷岳氏之族。思得其兵。而檜轉盼相違。奪兵去位。曾不能以夙約責檜。而帖耳伏從。尤可畏也。挾此數可畏之才。欲爲則爲之。爲之甫成。而又進爲之力。甚驚機甚巧。其銳往而無定情也。甚狡。其執持扼要。而操以必得也。甚堅。則不必久懷篡奪之心。乘乎可篡而篡焉。復何所戢而中止乎。主和議者。前有汪黃。後有湯史。而人敢與爭者。有可爭之勢也。君不固信者。無可信之術也。故旋用旋黜。而終不勝公論之歸。檜獨盡箝天下之口。盡反數十年之爲。狡夷且入其牢籠。六軍皆安其解散。爪

角距。豈一旦之能快搏噬哉。當其時。覲其面目。觀其設施。聞其言說。苟有庸心於鑒微知著者。奚問其志哉。卽其人而不知之有矣。堅冰者。非霜志也。勢也。或馴致之。或不終致之。存乎辨之者。爾。弗庸猜防也。弗庸禁制也。尤弗進而問其心也。固已辨矣。胡康侯之爲檜欺也。據日前之志。忘馴致之變。宜其惑已。以勢震人者。其傾必速。震之而不震者。其守必堅。其閒必有非望之禍。與之相乘。非望之福。與之相就。非一幸而一不幸也。理之所必有。勢之所必致也。楚虔之於乾谿。夫差之於黃池。苻堅之於淝水。完顏之有瓜步。傾之速也。有合符焉。其特威以震人者均。故其速傾均也。是以羊祜得西陵而固守。高潁聞陳喪而班師。拓拔佛狸臨江而不渡。周世宗得淮南而許和。誠知夫極盛於外者。中且枵而難必起。自固其本而後可徐圖於後也。知此則人震己以不可禦之勢。而凝立以待其自斃者。固必有道矣。德不足以綏。義不足以震。名無可執。釁無可乘。竭己之威力以加於人。是浮動之氣也。氣者。一浮而無乎不動者也。合數十萬人而動其浮氣。則一夫蹶起。而九軍之情皆蕩。況乎不恤其內之已空。而淫於外。授人以鈔地。使無憚以生其心。有不可坐而待其斃者乎。且其極乎盛以相震者。數十萬人也。其士卒則彊與弱之相閒也。其將領則忠與姦之相雜也。拊循不能周。而怨起於內也。遷延以相待。而進無所決也。功成而無所專歸。則欲進而情已漫也。奔北而無能盡詰。則雖退而罪可避也。部分進而不相知聞。則無望其相援也。簇進而壅於道路。則名衆而實亦寡也。交相倚而恃人。則自固之謀必速也。本以相震而非以生死相質。則不受其震而必自沮喪也。如是。則以我孤立之軍。敵彼雲集之旅。制在我而不在彼明矣。故謝安談笑而待捷。曹虞允文乍至而決進戰。非幸也。實有其可以相禦之理也。然則晉鄭銳起而嚮楚虔。當無楚矣。趙鞅蹶

興而薄夫差當無吳矣。然而不能者爲其所震而不知其不足震也。若夫公子比之入句踐之興。慕容垂之叛完顏雍之篡。豈可幾幸其必然哉。而一往之氣不恤其歸。必得之情不防其失。則不可幾幸者固可期也。是故居整以御散。用獨以制衆。散者必潰。衆者必離。處靜以待動。奮弱以抗彊。動者必折。彊者必摧。無他。虛與實之分。禍與福之紐也。君子觀此而知所以自求。知所以應天下矣。見可憂者非憂也。見可懼者非懼也。所憂者無可憂之形。所懼者無可懼之迹也。妬之危也。始於羸豕。剝之孤也。終以得廬。守其大常。以御其至變。貞勝者勝之以貞而已。榮悴之際難言之已。貧賤者悴且益難勝也。崇高者榮愈不能割也。故代謝之悲。天子與匹夫均而加甚焉。太宗冊立愛子。猶不擇曰。人心遽屬太子。置我何地。高宗之於孝宗。未有毛裏之恩也。乃年方盛而且育之宮中。天下粗定而亟建爲冢嗣。精力未衰而遽授以內禪。迨其退養。德壽歲時歡宴。如周密所記者。和氣翔洽。溢於色笑。條然無累。忘其固有天下之榮。得不謂高人一等乎。人之於得失也。甚於生死。一介之士。身首可捐而不能忘情於百金之產。苟能夷然澹定。以處得失而無惜之心。是必其有定力者也。則以起任天下之艱危。睠懷君父之隱痛。復何所顧惜。而不可遂志孤行。以立大節。物固莫禦也。然而高宗忘父兄之怨。忍宗社之羞。屈膝稱臣於驕虜。而無媿怍之色。虐殺功臣。遂其猜妨。而無不忍之心。倚任姦人。盡逐患難之親臣。而無寬假之度。孱弱以偷一隅之安。幸存以享湖山之樂。憊滯殘彊。恥辱不恤如此。其甚者求一念超出於利害而不可得。繇此言之。恬淡於名利之途者。其未足以與於道。不僅尋丈之間也。人之欲有所爲者。其志持之已盈。其氣張之已甚。操必得之情。則必假乎權勢。而不能自釋。人之欲有所止者。其志甫萌。而卽自疑。其氣方動。而遽求靜。恆留餘地以

藏身則必惜其精力而不能自堅。二者之患皆本原於居心之量。而或踰其度。或阻其幾。不能據中道以自成。要以遠於道之所宜。而墮其大業。皆志氣之一張一弛者爲之也。夫苟弛其志氣。以求安於分量之所可勝。則於立功立名之事。固將視爲願外之圖。而不欲與天人爭其真勝。故嚴光周黨林逋魏野之流。使出而任天下之重。非徒其無以濟天下也。吾恐其於忠孝之誼。且有所推委。而不能自靖者多也。誠一弛而不欲固張。則且重抑其情。而所以自保。末流之弊。將有不可勝言矣。己與物往來之衝。有相爲前卻之幾焉。己進而加乎物。則物且退縮。而聽其所御。御之者。有得有失。而皆不能不受其御也。己退而忘乎物。則物且環至。而反以相臨。己者。有順有逆。而要不能勝其臨也。夫苟不勝其臨矣。力不可以相禦。與則柔巽卑屈。以暫求免於害者。無所復容。力可以相禦。與則畏之甚。疑之甚。忍於忤害。以希自全。故莊生之沈溺於逍遙也。乃至以天下爲羿之殼中。而無一名義之可恃。以逃乎鋒鏑。不獲已而有機可乘。有威可假。則淫刑以逞。如鋒芒刺於衾篋。以求一夕之安。惟高宗之如是矣。故於其力不可禦者。稱臣可也。受冊可也。割地可也。輸幣可也。於其力可禦者。可逐則逐之已耳。可殺則殺之已耳。迨及得孝宗而授之。如脫桎梏。而遊於閭風之圃。不知有天子之尊。不知有宗社之重。不知有辱人賤行之可恥。不知有不共戴天之不可忘。蕭然自遂。拊髀雀躍於無何有之鄉。以是爲愉快而已矣。三代以下。人君之能享壽考者。莫高宗若也。其志逸。其氣柔。其嗜欲淺。而富貴之戕生者。無所耽溺。此抑其恬淡知足之自貽也。然而積漸以天下之生氣。舉皇帝王霸。留之宇宙。而授之異族。自此始矣。故曰。無欲然後可以語王道。知其說者。非王道之僅以無欲得也。退而不多取之利欲者。進而必極其道。力自非聖人。則乘權處勢。以免

天下於凶危者尙矣。是豈徒人主爲然哉。雞鳴不起。無所孳孳。進不爲舜。退不爲跖。行吟坐嘯。以求無所染。迨其勢之已窮。則將濫入於跖之徒。而不自戢。所必然矣。竄李綱。斬陳東。殺岳飛。死李光。趙鼎。於瘴鄉。其爲跖之徒也。奚辭。君子鑒之。尙無以恬然自矜潔已哉。

此页空白

# 宋論卷十一

## 孝宗

漢之於匈奴也。高帝圍呂后嫚。掠殺吏民。烽火通於甘泉。文帝顧若忘之。而姑與款之。垂及於景帝。休養數十年。人心固。士馬充。武帝承之。乃始舉有餘之力。拔將於寒微。任其方新之氣。以絕幕窮追。而匈奴破。敗以遁。東晉之勢弱。不能支。祖逖死。桓溫敗。廷議不及中原者數十年。謝安端默。凝立聲色。不顯。密任謝元。練北府之兵。而苻堅百萬之師。披靡以潰。劉裕承之。俘姚泓。斬慕容超。拓拔赫連。無能與競。使孝宗而不知此。亦何至苻離一敗。萎敝而不復振。以迄於宋之亡哉。孝宗初立。銳志以圖興復。怨不可旦夕忘。時不可遷延失。誠哉其不容緩已。顧當其時。宋所憑藉爲折衝者。奚恃哉。摧折之餘。凋零已盡。唯張德遠之孤存耳。孝宗專寄腹心於德遠。固舍此而無適與謀也。然而德遠之克勝其任。未可輕許矣。其爲人也。志大而量不宏。氣勝而用不密。量不宏。則天下交通其志。而氣以盛。而易虧。故自秦檜擅權以來。惟盛氣以爭得失。而不早自圖。惟虜盟已敗。檜姦已露之餘。事權一旦歸我。而何以操必勝之術。兵孰老而孰壯。將孰賢而孰姦。芻糧何取而不窮。馬仗何從而給用。呼而卽應者。何以得吏士之心。合而不乖者。何以成同舟之濟。謀之不夙。則臨事四顧而徬徨。信之不堅。則付託因人而卽授。乃自其一竄再竄。顛倒於姦邪之手。君情不獲。羣望不歸。觀望者。徒倚而諒其志之難成。媚嫉者。側目而幸其功之不就。當其飄搖遠徙。禍切焚身。避影銷聲於當世。無周爰之諮訪。雖曰老臣。而拔起遷謫之中。猶新進也。一旦勃興。與天子



訂謀於內，遂欲奮迅以希莫大之功，率一往之情，無可繼之略，豈乘塵建旆，大聲疾呼，張復仇讎，驅匪類之義聲，遂足以抗百戰不摧之驕虜哉！一敗而終不復興，固其所必然者也。夫孝宗而果爲大有爲之君，德遠而果能立再造之功也，則處此固有道矣。完顏亮南犯而自殤矣，完顏雍新撫其衆而不遑遠圖，未有尋盟索賂之使，渡淮而南，則固可急修內治，擇帥簡兵，繕備積儲，而從容以求必勝之術也。湯思退可逐而未逐，尹樞王之望可竄而未竄，史浩可戒之以正，而聽其浮沈，虞允文、陳康伯可引與同心，而不違信任，朱元晦、劉共父可使秉國成，而尙淹冗散，如其進賢遠姦，成畫一之朝章，則國是定而無伏莽之宵人，乘小挫而進其邪說，於是廟議輯矣，人心翕矣，猶無事遯爾張皇，迫於求獲也。楊存中、吳璘雖老，猶可就訪所託之偏裨，張韓、劉岳部曲雖凋，猶可求慣戰之材，勇將未得人，草澤不無英尤之士，兵雖已弛，準襄川、陝自多技擊之材，能湖山之游，幸以鼓舞人心，嚴漁侵之姦，欺以廣儲，芻粟繕淮、泗、襄、漢之城，堡進可戰而退可憑，簡西南谿峒之蠻兵，氣用新而力用壯，經營密定於深宮，威信無猜於關外，竭十年生聚，教訓之勞，收積漸觀，豐乘時之效，然後絕其信使，責以駭奔，彼且懷忿而起不戢之兵，我固堅立以待狂興之躡，如是以岡之燕雲，卽未可期，而東收汴、雒，西埽秦、川，可八九得矣，此之弗慮，猝起德遠於摧抑之餘，積不平之志氣，視舉朝如醉夢而已獨醒，卻衆議以憤興，而激其妒忌，孝宗企足而望澄清，德遠攘臂而爭旦夕，孤遣一軍，逍遙而進，橫擊率然之腰，姑試拚鋒之螫，李顯忠萬里初歸，衆無與親，卻宏淵百戰未經，懷私求試，則苻離之潰，虜不躡迹而相乘，猶其幸也。蕭思話一潰而劉宋日削，吳明徹一奔而陳氏族亡，契丹之送死於女真，女真之輿尸於蒙古，皆是也。宋之不亡，其能幾乎！人言和而我言戰，義足以相

勝名足以相壓。而彊敵窺見其無成謀。則氣益振。異己者坐待其無成績。而互相搖。天下亦共望其有成。功而終不可得。史浩曰。一失之後。恐陛下不得復望中原。未必非深識之言也。孝宗在位二十七年。德遠雖沒。未嘗不可有嗣。以圖功者。惜哉。其一仆而終不能興矣。情愈迫者。從事愈舒。志愈專者。諮謀愈廣。名愈正者。愈盡其實。斷愈堅者。愈周其慮。大有爲之君。相務此而已矣。

孝宗奉養德壽宮。極愛敬之。忱。俾高宗安老以終壽考。三代以下。帝王事其親者之所未有。爲人後者爲之子。道無以尙矣。夷考嗣立以後。多歷年所。大典數行。徒於所生父母。未聞有加崇之舉。奉大義。尊正統。抑私恩。矯定陶濮邸之失。其可爲後世法乎。夫議道以垂大法。正大經者。固未可一概論也。禮曰。爲人後者。爲所生父母。服期。統之曰。所生父母。則於所後者之族屬。雖功總以降。迄於服絕之遠支。而皆期也。名之曰。父母。則尊之曰。皇。曰。帝。立廟以閒所後者之祖考。固不可也。而竟沒其父母之實。夷之所疏遠之族。人抑不可也。光武之於南頓。無所加尊。而不失其親親之報。情伸而義無不正。奚不可哉。然而禮以義起。而求遂其心之所安。非一概之論可執也。則孝宗於此。未可以英宗之例例之矣。其於秀王。僞無追崇之典。可無遺憾也。王珪之諫英宗曰。陛下富有四海。傳之子孫。誰所貽而忍忘之。鄙哉。其爲小人之言也。仁宗以崇高富貴貽之。已而爲父母。濮王無崇高富貴貽之。已而卽非父母。然則利之所在。父母歸之。而人理絕矣。而孝宗則異是。太祖之得天下。雖幸也。而平西蜀。定兩粵。下江南。距北狄。偃戈息民。布寬政。興文治。以垂統於後。固將夷漢唐而上之。其曰。傳長君。以靖篡奪。法雖未善。而爲計亦長。乃德昭不能保其軀。命其子以團練使降爲疏屬。是宋未亡。而太祖之亡久矣。幽明交恫者。於茲六世。爲其子孫者。弗能興起。

而聊長其子孫。是亦不容已於仁孝之心也。然則自秀王僭以上。至於德昭。含不敢言之恤。以俟後之興者。九原當無異心。高宗嗣子雖天。徽宗八子雖絕。而自真宗以下。族屬不乏賢者。乃創義以興復之。而歸神器於德昭之裔。是高宗者。非徒允爲孝宗之父。實爲太祖之雲孫者也。秀王悅服。而願以子孫爲其子孫。情之至。卽理之公矣。孝宗壹盡其忱。以致孝於高宗。卽以追孝於太祖。則無所推崇於秀王也。庸何傷。知此者。然後可以通天下之變。斟酌典禮。而無所遺憾於人心。不然。執一概之說。堅持一理。以與天下爭。則有隙以授邪說之歧。而爲所屈服。故張璠桂萼相反。激而極乎汎濫。故曰。唯忠信可以行禮。謂盡己以精義。循物而無違其分也。研諸慮。悅諸心。準諸道。稱諸時。化而裁之。存乎變。而及其得也。終合於古人之尺度。而無銖釁之差。夫古人之尺度。固非執一槩之說。所可取合也久矣。今且有說於此。藩王之子。入爲天子之嗣。迨及踐阼。王猶未薨。若謹高官大爵。稱爲叔伯。則天子之制。臣諸父。將使三朝拜表。北面稱臣。如咸邱蒙之說。而豈人子之所忍爲乎。故執一槩之說。未有不窮者也。誠使有此。而當國大臣。早爲之慮。所不容事。至周章。而羣起以爭得失矣。則唯有一道焉。可以少安。而講之不容不豫也。以先皇之遺詔。冊王之次子。嗣爵。以守侯度。而迎王入養於宮中。謝老安居。無所與聞。以終其壽。其薨也。葬以王祭。以天子廢絕期之制。而行期服於宮中。以是爲恩義兩全之大略。變而能通。心得而道可無違。其庶幾乎。雖然。準諸大義。順乎人子之心。猶未可以此爲不易之經也。自非若孝宗之上。繼太祖者。有父在。固不當貪大寶。而出繼天子也。

人才之摧抑已極。則天下無才。流及於百年之餘。非逢變革。未有能興者也。故邪臣之惡。莫大於設刑網。

以摧士氣。國乃漸積以亡。迨其後。摧折者之骨已朽矣。毛擊鉗網之風。亦漸不行矣。後起者出而任當世之事。宜可盡出其才。建扶危定傾之休烈。而熏灼之氣。挫其初志。偏側之形。囿其見聞。則志淫者情爲之靡。而懷貞者德亦已孤。情靡者相沿而濫。德孤者別立一不可辱之區宇。退處以保其貞。於是而先正光昭。俊偉之遺風。終不可復。如是者。其弊有三。要以無裨於國者均也。其下目之所睹。耳之所聞。皆見夫世之不可抗志以相撓也。而求一深淵之區宇。以利其游泳。正與邪迭相往復。無定勢矣。而正勝邪。小人之蒙譴也。淺邪勝正。君子之受禍也。深則趨彼避此。以徼所行之利。雖有才可試。亦樂用之於詭隨。而奚有於國事之平陂。其次其志亦懷貞。而不欲託足於邪途矣。以爲士自有安身利用之術。進不貽君子之譏。退不逢小人之怒。可以處閒散。可以試州郡。可以履臺端。可以位宰執。不導淫以蠱。上不生事以疲民。不排擊以害忠良。不氣矜以激水火。無必進之情。而進之也不辭。無必退之心。而退之也不吝。故當世習與相安。而獲吉人之譽。如是則才有所不盡效。而抑不求助於才以自輔。其究也。浸染以成風尚。而不可問矣。始以容容。終以靡靡矣。又其上。則固允矣。爲秉正之君子矣。觀其所志。與其所爲。天下之所想望。後世之所推崇。伊傅之德業。舍此而不能與焉。故一時有志之士。樂就之以立風軌。然而終不能者。則惟德之孤也。天下無能與其德者。而德孤矣。視天下無能與其德者。因舉天下置之德外。而德愈孤矣。其好善也篤。而立善之塗已隘。其惡惡也嚴。而摘惡於隱已苛。以義正名。名正而忘求其實。以言衛道。言長而益啓其爭。以視先正。舍宏廣大之道。默以持之。如淵涵慎。以斷之。如嶽立。操扶陽抑陰之權。密用而姦邪自斂。受智名勇功之集。挹取而左右皆宜。其意似不欲然也。而考其所成。則固不能然也。欲託以伊周者。定之

元功而未逮。卽以絜韓琦李沆定國是濟危疑之大猷。而亦有所未遑及此者。使當休明之世。無姦邪之餘威。以激其堅忍。無詭隨之積習。以觸其惡怒。無異端之競起。以勞其瑣辯。無庸儒之波流。以待其氣矜。則道以相挾而盛業以相贊而成。其所就者。豈但此哉。故摧抑人才者。雖不受其摧抑。而終爲摧抑。害乃彌互百年而不息。故曰。邪臣之惡。莫有大於此者也。宋自王安石倡舜殛四凶之說。以動神宗。乃執大政。廣設祠祿。用排異己。其黨因之。搏擊無已。迄於蔡京秉國。勒石題名。錮及子孫。而天下之士。有可用者。無不入於罪罟。延及靖康女。眞長驅以入。二帝就俘。呼號出郭。而宋齊愈洪芻之流。非無才慧。亦有時名。或談笑而書逆臣之名。或挾虜以亂宮嬪之列。於是時也。雖有憤恥自彊之主。亦無如此痿痺不仁者之充塞何矣。高宗越在江表。士氣未復。秦檜復起而重摧之。趙張胡李。幾不保其死。羣情震懾。靡所適從。姦惡相沿。取天下之士氣。抑之割之者。且將百年矣。士生而聞其聲。長而見其形。泛泛者如彼。以相搖蕩也。岌岌者如此。以相驚歎也。則求其擴心振氣。以復出而規天下於方寸。庸詎能乎。故孝宗立。奮志有爲。而四顧以求人。遠邪佞。隆恩禮。慎選而篤信之。乃其所得者。大概可睹矣。陳康伯。葉禹。陳俊卿。虞允文。皆不可謂非一時之選也。內不失身上。不誤國。興可興之利。而民亦不傷。辨可辨之姦。而主亦不惑。會君之不迷。幸敵之不競。而國以小康。至若周必大。王十朋。范成大。楊萬里之流。亦錚錚表見。則抑文雅雍容。足以緣飾治平而止。絜之往代。其於王茂宏。謝安。石長源。陸敬輿。匡濟之宏才。固莫窺其津涘。卽以視郝鑑之方嚴。謝宏微之雅量。崔祐甫之清執。杜黃裳之通識。亦未可與相項背也。下此則葉適。辛棄疾。之以才自命。有虛願而無定情。愈不足言矣。推而上之。朱元晦。張敬夫。劉共父。三君子者。豈非曠代不易見之大賢。

哉。乃懲姦邪之已淫。故崖宇必崇。而器使之途。或隘。鑿風波之無定。故潔身念切。而任重之志不墜。正報讎復宇之名。持固本自彊之道。亦規恢之所及。而言論之徒長。其洗心藏密之神武。若有不敢輕試者焉。嗚呼。能不爲亂世所憐。而獨立不悶。然且終爲亂世之餘風所窘。而體道未宏。德之孤。宋之積漸以亂。德者孤之也。不得不孤。而終不能不自孤。其德則天下更奚望焉。即使孝宗三熏三沐。進三君子於百僚之上。亦不敢必其定命之訐謨。廓清九有也。藉其摧抑之不深也。則豈但三君子之足任大猷哉。凡當日之能奉身事主而寡過者。皆已豫求尊俎折衝之大用。以蘄免斯民於左衽。惟染以熏心之厲。因其惕翫之謀。日削月衰。坐待萬古之中原。淪於異族。追厥禍本。王安石妒才自用之惡。均於率獸食人。非但變法亂紀。虐當世之生民已也。詩曰。周王壽考。遐不作人。如鳶之戾於天也。魚之躍於淵也。各自得也。壽考作人。延及遐遠。故周之衰也。魯衛多君子之器。齊有天下之才。乃以維中夏。攘四夷。延文武之澤於不墜。世胄之子。不染患失之風。崛起之英。不抱孤危之恤。沈潛而能剛克。不荏苒以忘憂。彊毅而能宏通。不孤清以遠衆。言可昌而不表暴於外。以淺其藏。節可亢而不過於絕物。以廢其用。後世可無傳書。天地且從其志氣。作人者之用大矣。不知出此。而持申商之法。以解散天下之心。而挫其氣。囂然曰。天下無才也。然後天下果不能有才也。斯可爲痛哭者也。

乾道元年。和議再成。宋與女真。無兵革之爭者四十年。論者謂二主皆以仁恕宅心。而天下咸被其澤。嗚呼。此偷安之士。難與慮始之民。樂懷利以罷三軍。而不恤無窮之禍。流俗之言。一倡而天下交和。夫孰能聽之哉。宋之決於和。非孝宗之心也。孝宗嗣立以來。寢寢不忘者。興復之舉。豈忍以割地終之。完顏雍雄

心雖戢然抑豈有厭足之欲。顧江左而不垂涎者。故和者皆其所得已。而姑以息民爲名。賢賢者從而信之。交起而譽之。不亦愚乎。宋與女真相枕而亡。其幾兆於此矣。宋自秦檜持權。摧折忠勇。其僅免於死亡者。循牆而走。不敢有所激揚。以徯國家。他日干城之用。諸帥老死。而充將領者。皆循文法。避指適之庸材。其士卒則甲斷矛撓。逍遙坐食。抱子以嬉。視荷戈守壘之勞。如湯火之不可赴。其士大夫則口雖競而心疲。心雖憤而氣茶。不肖者耽一日之娛。嬉賢者惜生平之進止。苟求無過。卽自矜君子之徒。談及封疆。且視爲前生之夢。如是則孝宗雖蹶蹕以興。疾呼心亟。固無如此充耳無聞者何也。故苻離小衄。本無大損於國威。而生事勞民之怨。謗已喧囂而起。及其稍正敵禮。略減歲幣。下卽以此獻諛。上亦不容不以自安。無可奈何。而委之於命。而一仆不能再起。奄奄衰息。無復生人之氣矣。女真之初起也。以海上之孤軍。跳梁而不可禦。駭駭而有中夏者。恃其力之彊也。以力立國者。興衰視乎其力。至完顏亮之時。梟雄之將。敢死之兵。或老或死。而存者僅矣。逆亮又以猜忌之威。虔劉其部曲。牽率以南犯者。皆疲弱離心之下驢也。故采石間渡。虞允文以不教之兵折之。而有餘。完顏雖爲衆所推。實篡弑也。乘機委順。徇衆志以藏身。而幸保其富貴。夫豈能秉鉞一麾。操生死以制人。使冒白刃以馳蕩乎。天下者。衆胥曰。逆亮之毒我。而藉爾以圖安也。雍亦曰。吾亦懲亮之佳兵。而安爾也。遑問江左乎。且以海濱穴處之衆。浮寄於中華。衣錦含甘。笙歌燕婉。蕩其犢雛之心。雍方四顧徬徨。無可託以騁雄心。而窺江海。則延首以待王之望之來。與宋共謀。姑息無可奈何之情。猶之宋也。講敵國之禮。得四州之地。爲幸多矣。而抑又何求。是則宋之爲宋。一女真也。女真之爲女真。一宋也。相效以趨於銷鑠。何賢乎。而豈果有不忍斯民之情。使脫干戈以安衽。

席乎。君爲之名曰吾以息民也。下之貢諛者僉曰：息民者，大君之仁也。質質之民，偷旦夕之安，爭效其順。曰：吾君與當國者之能息我也。汝欲息而有不汝息者，旁起而窺之一息之餘，波流日靡，大不可息之禍。互百餘年而不息，自其所必致者，奚待禍之已烈而始知哉？乃害已烈而論者猶不知其兆先於此矣。則甚矣。古今之積惑不可瘳也。故曰：天下雖安，忘戰必危；安而忘戰，其危可必。況在危而以忘戰爲安乎？女真則去其故穴，盡部落以棲直於客土，耽鹵獲之樂，解驕悍之氣，據廣斥之中原，無江淮之米粟，其危也。如彼。宋則冀代之士馬不存，河山之險阻已失，撫文弱之江東，居海陬之絕地，其危也。又如：此危之不懲，亡將何恃？繫之苞桑，猶恐不固，而繫之春華浮豔之卉草，奚待有識而後爲之寒心邪？以旣衰之女真，而宋且無如之何，則孺於女真者愈可知矣。以積弱之宋，而女真無如之何，則苟非女真，固將能如之何也。女真一傾，而宋隨以潰。奇渥溫氏談笑而睥睨之，俟其羽翮成而已。羽翮成而復能以旦夕延哉，使宋能深入以伐女真，則威伸於北方，而踵起者亦有懼心。宋不能大逞志於女真，而女真之兵不解，則女真日習於戰，而不自弛其備，即使女真能窺宋而犯江淮，宋亦知警而謀自壯之略，尙不至蒙古之師一臨而疾入於海以亡。故兀朮之南侵，而岳韓劉吳之軍日增其壯，迫之者激之成也。拓拔氏通好於齊梁，晏坐雒陽，緣飾文雅，而六鎮寇起，元氏之族以赤驕之者陷之溺也。乍然一息，而國旣危，民且終不保其生。此有通識者之洞觀，非流俗之所得與知也。



此页空白

# 宋論卷十二

光宗

孝宗急傳位於其子。何爲者也。春秋方盛。國步未康。廷無心膂之臣。子有愚蒙之質。而遽以天下委之。誠不知其何爲者也。以謂高宗崩。哀慕切。欲執三年之喪。謝絕庶政。日奉几筵。曾是以爲孝。非其飾辭。則愚甚矣。古之宅憂於諒陰者。總百官以聽冢宰。六官之常職。無與聞耳。至於宗社安危。生民生死。大臣進退之大政。則天子固居大位。操大權。而不敢以先君之付畀委之人。而孤致其哭踊。且所聽之宰。抑必綽有餘裕。於負荷之親臣。夫豈不欲專致其哀哉。盡道以盡孝。初不相爲妨也。況乎高宗之恩。均於生我者。惟其以天下授己也。則所以慰高宗於冥漠者。亦唯以社稷有主。爲精爽之所憑依。則孝宗之視天下也。如視高宗。亦殫心竭力。以奠安天下。而以報高宗者至矣。若夫几筵之侍。必躬必親。則但不息心以燕處。不分志於聲色。罷昏祭之吉禮。停慶賞之覃恩。正自有餘日餘力。以伸饋奠。奚必塞耳閉目。一不與物相接。而後可終喪紀哉。故以爲哀之至。而不能復居天位者。吾未之能信也。夫身未耄倦。而遽傳位於子。以自處於一人之上。於古未之前聞。始之者趙主父。繼之拓拔宏而已矣。斯皆蔑禮敗度。以襲大位者也。若高宗之內禪也。則又有說。己未有嗣。而孝宗以久廢之宗支。七世之疏屬。拔之於幼沖。膺元良之休命。高宗年垂六十。內禪時五十。有七爲三代。以後人君之所希。有國無可顧命之宗臣。一旦危病至而姦邪乘之。不容不早防其變。且於時女真寒盟。兵爭復起。衰年益餒。抑無以支不固之封疆。知孝宗之可與有爲也。

用其方新之氣。以振久弛之人情。則及身之存。授以神器。亦道之權而不失其中也。自非然者。天子者既至尊而無尚矣。積累而上之。又有人焉。以俯而相臨。則天位不尊。而事權相錯。持兩端者。得起而售其姦矣。亦唯孝宗之猶堪負荷也。故高宗得優游於琴書花鳥之側。而國事一無所問。則兩宮之歡。無有從中間之。非此而理亂安危。不能盡釋諸懷抱。小有箴砭。遂授宵人以離間之隙。基累者必傾。棟隆者且撓。大羞之嗟。焚如之咎。必不能保其終矣。又況光宗者。愚頑之聲。音笑貌。千載而下。猶可想見。其情形抑非有楊廣之姦。可矯飾以欺其君父。則其不可以高宗之付己者。付光宗。灼然易見。而何造次之頃。遽委神器於浮沈邪。與子之法。定於適長。誠大常之經矣。然而漢武舍燕王旦。而立昭帝。光武舍東海王彊。而立明帝。卒以允臧。則變而能通。未爲失也。晉武帝拒衛瓘之諫。以立惠帝。賈氏之惡。以宣。唐太宗徇長孫之請。以立高宗。武氏之禍。以烈。則守而不變。未爲得也。夫光宗之視晉惠。差辨菽麥耳。其於唐高。猶在層累之下也。孝宗卽守成憲。而不以意廢置乎。則輔以正人。導以正學。懲其宵小。飭其宮闈。迨及彌留之際。簡德望之大臣。受顧命而總百揆。卽有雷允恭。任守忠之內蠱。無難施竄。殛之刑。光宗雖闇。亦何至滅絕天彝。貽宗社以阽危之勢哉。教之無方也。輔之無人也。俟之不待其時也。昏懦之習不察也。悍妻之煽無聞也。俄而使參國政矣。俄而使卽大位矣。己已處於貴。而无位。高而无民之地。乃惡李氏。而有廢之之語。嚙於閒宮。以激其悖逆。豈非教不肖者。以冥行乎。菀結。而不永其天年。亦自貽之矣。高宗經營密勿者數十年。裁之以道。審之以宜。舉以授之於己。己乃無所圖維。急遽以授不肖之子。而坐視其敗。孝宗之於孝也。抑未矣。汶汶無擇。與其在位之用人行政。殊不相肖。繇今思之。誠不測其何心意者。嗣位之初。銳意有爲。

而功墮不就。故不欲居此位也。已久特以高宗在而不容釋。甫在苦次。迫欲脫屣。憤恥之餘。激爲鹵莽。誠然。則亦悄悄悻悻。非君子之度矣。在位二十七年。民心未失。國是未亂。自可保遺緒以俟後人之興。功不自我成。而謂得守所付畀者。卽其功也。亦何用此卞蹠爲也。

朱子知潭州。請行經界法。有詔從之。其爲法也。均平詳密。宜可以行之天下而皆準。而卒不能行。至賈似道乃竊其說以病民。宋繇是亡。而法終沮廢。然則言之善者。非行之善。固如斯乎。蓋嘗探其原而論之。天下之理。思而可得也。思而不得。學焉而愈可得也。而有非思與學之所能得者。則治地之政是已。今試取一法而思之。無形而可使有形。無迹而可使有迹。張之使大。研之使密。委曲經營。卽若有可繪可刊之圖。了然於心目。如是者。自信以爲至矣。乃更端思之。又有一成型者。亦未嘗不至也。則執其一以槩見於施行。其不盡然者必多。而執其信諸心者。堅人固弗能辨也。故思者利與害之交集也。故曰。殆也。無已。其學乎。所學者。古之人屢言之矣。古人之所言者。亦既有行之者矣。然而言者非行也。古人之行。非我之行也。我之行。非天下之所行也。五味無定適。五色無定文。五音無定和。律呂在。而師曠之調。師延之靡也。規矩在。而公輸之巧。拙工之撓也。古之人教我以極深研幾之學。而我淺嘗而躁用之。舉天下萬民之情。皆以名相籠。而驅入其中。故曰罔也。所以然者。何也。天下之思而可得。學而可知者。理也。思而不能得。學而不能知者。物也。今夫名利則有涯矣。數則有量矣。乃若其實。則皆有類焉。類之中。又有類焉。博而極之。盡巧歷之終身而不能悉舉。大木之葉。其數億萬。求一相肖而無毫髮之差者。無有也。而名惡足以限之。必有變焉。變之餘。又有變焉。流而覽之一日夜之間。而不知其故。晴雨之候。二端而止。擬一必然而無意外之。

差者。無有也。而數惡足以期之。夫物則各有情矣。情者實也。故曰。先王以人情爲田。人情者。非一人之思所能皆慮。非古人之可刻畫。今人而使不出於其域者也。乃極其所思。守其所學。以爲天下之不越乎此。求其推行而準焉。不亦難乎。今夫經界何爲者邪。以爲清口分之相侵越者乎。則民自有其經界矣。而奚待於上。先世之所遺。鄉鄰之所識。方耕而各有其埒。方穫而各計其獲。歲歲相承。而惡乎亂。若其積漸。自不能理。鄉鄰不能詰。則以南北殊方。乍來相流之文吏。唯辭是聽。睹此山川相繆之廣甸。亦惡能以一日之聰明。折羣疑於不言之塊土乎。徒益其爭。而獄訟日繁。智者不爲也。以爲辨賦役之相詭射者乎。詭射者人也。非地也。民卽甚姦。不能沒其地而使之無形。而地之有等等之。以三等等之。以九亦至粗之率耳。實則十百其等。而不可殫。今且畫地以責賦。豪民自可詭於界之有經而圖其逸。貧民乃以困於所經之界而莫避其勞。如之何執一推排之法。而可使均邪。故均者有不均也。以不均均而民更無所愬矣。以爲自此而可限民之田。使豪彊之無兼并乎。此猶割肥人之肉。置瘠人之身。瘠者不能受之以肥。而肥者斃矣。兼并者。非豪民之能鉗束貧民而彊奪之也。賦重而無等。役煩而無藝。有司之威。不可嚮邇。吏胥之姦。不可致詰。於是均一賦也。豪民輸之而輕。弱民輸之而重。均一役也。豪民應之而易。弱民應之而難。於是豪民無所畏於多。有田而利有餘。弱民苦於僅有之田。而害不能去。有司之鞭笞。吏胥之挫辱。迫於焚溺。自樂輸其田於豪民。而若代爲之受病。雖有經界不能域之也。夫豈必陘其溝洫。夷其隧埒。而後畸有所歸哉。誠使減賦而輕之。節役而逸之。禁長吏之淫刑。懲猾胥里蠹之恫喝。則貧富代謝之不常。而無苦於有田之民。則兼并者無可乘以恣其無厭之欲。人可有田。而田自均矣。若其不然。恃一旦之峻法。奪彼

與此而不恤其安疲懦之民且匿走空山而不願受無已則假立疆畛而兼并者自若徒資嫻笑而已若夫後世爲經界之說者則以搜剔民之隱田而盡賦之於是逐畝推求而無尺寸之土不隸於縣官嗚呼是豈仁人君子所忍言乎三代之制有田有萊萊者非果萊也有一易有再易者非果易也留其有餘以勸勤者使竭力以耕耕盡地利而無憂賦稅耳今彼此相推而情形盡見塊泥珠粟無能脫也夫是之謂箕斂也奚辭哉夫田爲姦隱不入賦額者誠有之矣婢妾曰竈之姦不足爲富人病也況仁君之撫四海者乎抑有地磽确而勤民以有餘之力強加水耕火耨之功幸歲之穫而薄收者亦有溪江湖渚乍涌爲邱危岸穹崖尙傾未圯目前之鱗次相仍他日之沈坍不保者亦有昔屬一家今分異主割留橫互於山隈水曲而不可分疆場者若此之類難以更僕而數必欲執一畫定之溝封使一步之土必有所歸以悉索而徵及毫末李愷之盡地力用此術也爲君子儒以仁義贊人君之德政其忍之乎是則經界之弊必流爲賈似道之殃民仁邪暴邪問之天下問之萬世必有審此者矣夫原本周官因仍孟子不可謂非學也規畫形勢備盡委曲不可謂未思也乃抑思商周之天下其於今者何如哉侯國之境土提封止於萬井王畿之鄉遂采邑分授公卿長民之吏自鄼鄙之師至於鄉大夫皆百里以內耳目相習土著之士爲利爲病周知無餘因仍故址小有補苴而已定今則四海一王九州殊壤窮山紆曲廣野浩漫天子無巡省之行司農總無涯之計郡邑之長遷徙無恆乃欲懸一式以驅民必從賢智者力必不任昏暴者幸以圖成在天則南北寒燠之異候在地則肥瘠高下之異質在百穀則疏數穉壯之異種在疆界則陂陀畝整之異形在人民則強弱勤惰之異質在民情則愿樸詭譎之異情此之所謂利者於彼爲病此之所欲

革者彼之所因。固有見爲甚利。而民視之如茶棘。見爲甚害。而民安之如衽席。學不可知也。思不可得也。言之娓娓。行之汲汲。執之愈堅。所傷愈大。以是爲仁。其蔽也愚。而害且無窮久矣。故善治地者。因其地而治之。一鄉之善政。不可以行之一邑。一邑之善政。不可以行之一州。一州之善政。不可以行之四海。約略其凡。無所大損於民。而天下固已大均矣。均之者。非齊之也。設政以驅之。齊民固不齊矣。則必刑以繼之。而後可齊也。政有成型。而刑必濫。申商之所以爲天下賊。唯此而已矣。若夫匹夫以錙銖之利。設詐以逃。惟正之供。則惟王者必世後仁之餘。自輸忱以獻。豈元后父母所宜與爭論也哉。以君子競。小人之智。以王章察聚斂之謀。以雞鳴夢覺所虛揣之情形。以閉戶讀書所乍窺之經史。東四海兆民而入於圖績之中。言之誠是也。行則非所敢也。雖然。亡慮也。言此者。未有能行之者也。

君拒諫以宣欲。臣嫉賢而獻諛。其於正諫之士。名之曰沽名。夫亦念名之所自生乎。名者。義之所顯也。天下後世。公是非之衡也。有名可沽。則名在諫者矣。自處於不可名之隱。而以名授諫者。使可沽焉。其爲無道之尤也。奚辭。故沽名者。使人君知有名。而不可干者也。君非無名。而沽者無可沽矣。雖然。人臣以此事君。而國又奚賴哉。君有巨慝。大臣任之。大臣不能言。而後諫臣任之。諫臣不能言。而後羣工下至士民。皆可奮起而言之。若夫羣然競起。合大小臣民。言之恐後。則首其議者。蓋亦誠出於不容已。而相踵相附。未問從違。喧爭不已。則其間以沽名故。喋喋相仍者。十有八九矣。於是而激庸主。姦臣以不相下。言者且競以削斥爲榮。空國以去。置宗社於姦邪之掌。徒自獎曰。吾忠而獲罪之正人也。則沽名之咎。又奚遑邪。且夫君之過。不至於戕天彝。絕人望。猶可浣濯於他日。則相激不下。失猶小也。若夫天倫之敝。獸人禽之

界存於一綫。一陷於惡。而終無可逸。是豈可雷同相競。使處於無可解免之地者哉。子之事其親也。仁之發也。卽義之恆也。然豈以爲義在當孝。而始孝乎。其不孝者。固非謂宜於不孝。而孝非義也。故稱說孝道於孝子之前者。皆無當於孝子之心。稱說孝道於不孝之前者。亦無能動不孝之心。無他。可言者義之當。然而惻怛內動。細縕不解之忱。固非言之所能及。其或利欲熒之。婦人宵小聞之。奪其心以背其初志。皆藏於隱微。非可以言言者也。故舜之孝也。至矣。蔑以尙矣。在其以人倫授契教民者。曰敬敷五教。在寬上不可以法繩。其下優而游之。乘罇而導之。去其熒之閒之者。以使自顯其初心。則知悔者若吾訓以漸啓。仁愛之天懷。怙惡者抑不相激。以成人倫之大變。寬之用大矣哉。而能以此導人主以全恩。李長源而外。難其人矣。長源始用之肅宗。繼用之德宗。皆以父處子者也。涕泗長言。密移其情於坐論。而不洩。獨任其調停之責。而不待助於羣言。其轉移人主之積怨。猶掇輕羽也。乃至於肅宗事父之逆。獨結舌而不言。夫豈忘其爲巨慝。而吝於規正哉。力不與張良。姊李輔國爭。則言且不聽。而激成乎不測之釁。則弗如姑與含容。猶使不孝者有所惜。而消不軌之心。長源之志苦矣。而唐亦苟安矣。嗚呼。人君之忍絕其心。公爲不孝。以對天下。而無怍者。唯光宗獨耳。豈光宗者。曠古彌今。人貌禽心之無偶者乎。於是而留正之咎。不能逃矣。叩闈牽衣。百僚庶士之喧爭。無與弭之。而委大臣之責。以倒授之。乃使甯宗之立不正。韓侂胄之姦得逞。毒流士類。禍貽邊疆。其害豈淺鮮哉。蓋閔然羣起而爭者。皆有名心。非能以推己之孝。成盡己之忠者也。正之所自處者。諫不從則去。而已去者。名之所歸也。君益彰其不孝之名。而已得潔身之名。以去天理民彝。爭存亡於一閒。而心膂大臣。忍以覆載不容之名。歸之君父乎。若以去言。則光宗之不足相與爲。



莖幸灼然易見者也。知不可相而不去之於早。其去也。又且行且止。反覆於郊關。以搖衆志。舉動之輕。適足資姦邪之笑久矣。夫光宗之惡。非若劉劭之凶威。不可嚮邇者也。悍婦宵人。噂沓而成。否塞。正爲大臣上被孝宗之知遇。內有兩宮太后之倚任。誠能忘生死以衛社稷而救人。心之數絕。夫不有雷允恭任守忠之家法乎。楊舜卿陳源。抑非有李輔國魚朝恩擁兵怙黨之威。得兩宮片紙。竄逐在須臾之間爾。而正不能如其不能。則留身密語。涕泣以道之。從容以引之。諱其大惡於外。而俾有可自新之路。李氏雖悍。而光宗易位。不能從中以起。則固未嘗不可銜勒使馴者。而正又不能如其不能。則姑已。唐肅之逆。情嫌之甚。南內一遷。幾有主父之危。而朝廷不爲驚擾。國方亂而不害其固存。當是時也。強敵無壓境之危。宗室無窺覷之憂。大臣無逼篡之謀。草澤無弄兵之變。靜正之朝野。自可蒙安於無事。正乃無故周章。舍大臣之職。分其責於百僚。招引新進。喜言之士。下逮太學高談之子。一鳴百和。呼天籲地。以與昏主妒后。爭口舌之短長。不勝則相率而奔。如烈火之焚身。須臾不緩。此何爲者哉。昏悖之主。固將曰。吾不孝之名。大臣已加我矣。羣臣已加我矣。海內士民。莫不加我矣。無可謝於後世矣。卽以身試危機。就兩宮而見幽廢人。且曰。非吾之能事吾親也。舉國之人。以大義束我。而使修寢門之節。倚廬之文也。惡不可浣。而惡用浣爲。彼分崩而去者。自少昧而反。奚所恤。而不任吾之高臥哉。於斯時也。張皇失據者。若有大禍之在旦夕。而不知其固無妨也。疑愈深。人心愈震。而後易位之策。突起以詫再造之功。揆其所繇。非正使然而孰使然乎。人而與人爭名。名得而實已虧矣。大臣而與君爭名。名在己而害在國矣。況君子而與至不肖之人爭名。爭其所不待爭。而徒啓其爭爲愈陋乎。一諫一去。又惡足以增益留正君子之名哉。故以正爲宗社計。

非也。宗社尙未有危。危之者。正之倡衆以去國也。以正爲大倫計。尤非也。光宗之不孝。光宗自致之。正莫能救之。寧宗之不孝。背父以立。則正實使之然也。且使盈廷呼號奔散之後。光宗懼而就苦次以執喪。其於不孝之名。十不能減其一。二不孝之實。百不能救其毫末。正乃引以自居曰。此吾帥衆以爭之力也。則謂之曰沽名。亦非求全之毀矣。奚以知大臣之能盡其道哉。不倚諫臣以興。雷同之議。則體國之誠明矣。奚以知諫臣之能盡其職哉。不引羣臣士庶以興。沸騰之口。則直道之行伸矣。若留正諸人者。任氣以趨名。氣盈而易竭。有權而不執。有幾而不審。進退無恆。而召物之輕。生死累懷。而不任其害。宜乎其爲庸主。悍后奄人所目笑。而不恤其去留者也。

此页空白

# 宋論卷十三

## 寧宗

趙忠定不行定策之賞。致韓侂胄趙彥逾之怨。竄死湖湘。國乃危亂。或謂金日磾不受擁立之封。丙吉不言護養之勞。此君子之高致。不宜以望小人。薄酬以厭二豎之欲。國庶以靖。嗚呼。是豈足以知忠定之心哉。忠定之言曰。身爲貴戚之卿。侂胄爲椒房之戚。宣勞於國。不宜膺賞。此其可以言言者也。乃若中心內蘊。有必不可以策功賞者。則不可以言言者也。光宗雖云內禪。其實廢也。寧宗背其生父。正其不孝之罪。而急奪其位。且以扶立者爲有大勳勞而報之。天理民彝。其尙有毫髮之存焉者乎。寧宗以是感侂胄而重任之。加以不貲之榮寵。人知光宗之不孝。而不知甯宗之不孝。尤倍於光宗。忠定其忍以此自待。忍以此待其君乎。寧宗之立。忠定處於不得已之勢。無可曲全。而行非常之事。揆其所自。非事勢之必然。留正爲之耳。於斯時也。廷臣空國而逃。太學捲堂而噪。都人失志而驚。乃亦何嘗至此哉。光宗絕父子之恩。誠不足以爲人君。而以視唐元武之戈。南宮之錮。猶爲未減。以害言之。唐且無宗社之憂。而況於宋。方其時外戚無呂武之謀。支庶無七國八王之釁。李氏雖逆。而無外援。楊舜卿陳源雖姦。而無兵柄。徒以舉國張皇。遂若有不能終日之勢。迫忠定以計出於此。而忠定之心滋戚矣。所冀者。寧宗而有人之心邪。婉順以事父母。而消其嫌隙。抱媿以臨臣民。而勤於補過。塗飾以蓋君父之愆。隆恩以報孝宗之德。則寧宗可無疚於天人。忠定亦自安其夙夜。此之不務。施施然佩扳己者。以爲德。獎廢父者。以爲功。若奪拱壁於盜賊。

之手而勒其勳勞於旂常以告天下則忠定之生不如其竄死宋室之安不如其瀕危矣何也無君有君而父子之倫必不可滅也桀無道而湯代以興猶曰慙德父爲桀子爲湯爲之臣者居割正之功以徼榮利是可無慙則其違禽獸奚遠哉褚淵沈約之所不敢爲而爲君子者忍之邪夫忠定不欲以禽獸自處不敢以禽獸處君且不忍以禽獸處同事之勞人厚之至也顧不能以此言告人者一出諸口而寧宗卽無以自容也故曰心滋戚矣然則忠定之爲相者何也曰相非賞功之官也忠定旣決策造非常之舉扶危救弊惟其任而不可辭也光宗無釋位之心李后有驕橫之逆嗣主童昏姦回充塞弗獲已而引大任於躬生死之不謀而又何多讓焉舍忠定而他求爲者舊者則留正爾時艱則逃之江上事定則復立廷端其不足以規正宮闈讐服羣小也久矣正而可任也亦何至倒行逆施以致有今日哉其復起也聊以備員而已矣然則其朱子乎忠定則已急引而督之與共圖宗社矣資序未及而進以漸其常也賢者之所可受也拔之於儔伍躋之於上位惟英主之獨斷非大臣之自我而專之抑賢者所必不受也升居館閣以俟嗣已而興則亦惟已旣相而後志可伸也利有所不徼害有所不恤嫌有所不避怨有所不辭昭昭然揭日月而行之何足以議忠定哉

小人蠶君以害善類所患無辭而爲之名曰朋黨則以鉗網天下而有餘漢唐以降人亡邦瘁皆此之繇也而宋之季世則尤有異焉更名之曰道學道學者非惡聲也揭以爲名不足以爲罪乃知其不類之甚而又爲之名曰僞學言僞者非其本心也其同類之相語以相誚者固曰道學不言僞也以道學爲名而殺士劉德秀京鐘何澹胡紘等成之韓侂胄尸之而實不自此始也高宗之世已有請禁程氏學者迨及

孝宗謝廓然以程氏與王安石並論請禁以其說取士自是而後浸淫以及於侂冑乃加以削奪竄殛之法蓋數十年蘊隆必洩之毒非德秀等突起而遽能然也夫人各有心不相爲謀諸君子無傷於物而舉國之狂狷如此波流所屈乃至近世江陵踵其戾氣奄黨襲其炎威也又如此察其所以蠱惑天下而售其惡者非彊辨有力者莫能也則爲之倡者誰邪揆厥所繇而蘇軾兄弟之惡惡於向魑久矣君子之學其爲道也律己雖嚴不無利用安身之益渣物雖正自有和平溫厚之休小人之傾妒亦但求異於國事之從違而無與於退居之誦說亦何至標以爲名惑君臣朝野而其相排擯哉蓋君子之以正人心端風尚有所必不爲者淫聲冶色之必遠也苞苴賄賂之必拒也劇飲狂歌之必絕也談諧調笑之必不屑也六博投瓊流連晝夜之必不容也緇黃遊客嬉談面諛之必不受也凡此者皆不肖者所耽而求以自恣者也徒以一廁士流而名義相束君子又從而飭之苟踰其閑則進不能獲令譽於當官退抑不能以先生長者自居於士類狂心思逞不敢自遂引領而望曰誰能解我之桎梏以兩得於顯名厚實之通軌哉而軾兄弟乘此以興矣自其父洵以小有才而遊丹鉛之壘弋韓愈之章程卽曰吾韓愈也竊孟子之枝葉卽曰吾孟子也軾兄弟益之以汜記之博飾之以巧慧之才浮游於六藝沈湎於異端倡爲之說曰率吾性卽道也任吾情卽性也引奏觀李廌無行之少年爲之羽翼雜浮屠黃冠近似之卮言爲之談助左妖童右遊妓猖狂於花月之下而測大易之旨掠論語之膚以性命之影迹治道之偏端文其耽酒嗜色佚遊宴樂之私軒然曰此君子之直道而行者也彼言法言服法服行法行者皆僞也僞之名自此而生矣於是苟簡卑陋之士以爲是釋我之縛而遊於浩蕩之宇者欲以之遂而理卽以之得利以之亨而名

卽以之成。惟人之意欲。而出可爲賢臣。處可爲師儒。人皆仲尼。而世皆樂利。則褻裳以從。若將不及。一呼百集。羣起以敵君子。如仇讎。斥道學如盜賊。無所憚而不爲矣。故謝廓然之倡之也。以程氏與安石並論。則其所推戴者可知矣。視伊川如安石者。軾也。廓然曰。士當信道自守。以六經爲學。以孔孟爲師。夫軾亦竊六經而倚孔孟爲藏身之窟。乃以進狹邪之狎客。爲入室之英。逞北里之淫詞。爲傳心之典。曰。此誠也。非是則僞也。抑爲鈎距之深文。謔浪之飛語。搖闔君以逞其戈矛。流濫之極。數百年而不息。軾兄弟之惡。夫豈在其驢下哉。故不念其狐媚以誘天下。後世之悅己者。乃至裁巾割肉。東坡巾東坡肉爭庖人縫人之長。辱人賤行之。至此極乎。眉山之學不熄。君子之道不伸。禍訖於人倫。敗貽於家國。禁講說。毀書院。不旋踵而中國淪亡。人胥相食。嗚呼。誰與衛道而除邪慝。火其書以救僅存之人紀者。不然。亦將安所屆哉。孝宗升祔。趙丞相議祧僖宣二祖。毀其廟。朱子力爭以爲非。繇此觀之。朱子之講祭法也。不用漢儒之說。刻畫周制。禁後王之損益多矣。漢儒之言周制。周固未盡然也。說周制者曰。天子七廟。太祖一也。文武二世室三也。自禰至高祖。四世而已。遞祔遞祧。高祖以上。則撤榱桷。更新之。抑考周公定禮之日。武王已升祔矣。上至太王。四世已訖。而云上祀先公。自組紉以上。至於公劉。則與壇墠無禱乃止。去墠爲鬼之說。顯相背戾。故六經之文。不言毀廟。周公之遺典。孔孟之追述。未有異也。言毀廟者。漢儒始之。鄭元王肅互相競諍。或七或九。或云藏之祖廟。或云瘞之階閒。洵使其然。後王尙可損益。況其不然。何爲安忍哉。古之有天下而事其先者。必推其所自出。立太祖之廟。非漫然也。古之天子。自諸侯而陟其上世。以元德顯功。既啓土受封。而有社稷之事矣。則或守候服。或膺大位。屈伸之閒。其爲君一也。有天下而非驟享其榮。失天

下而不終絕其食。則自太祖以後。世守其祀。綿延不絕。情以相引而升。理以相沿而格。而閒其中。斷其續。則四世之祖。上承太祖。所亦遼闊而不相爲紹。互塞陵躡。精氣不聯。其所以事太祖者。亦蒼茫恍忽。而不信之以心矣。若曰。繼世之君。雖承大位。而德不足以享無涯之位。則子孫之事。其先惟所評隲。而生我之德。不足以當一獻之恩。固非人心之所忍自信也。況乎近者非無失德。遠者或有累仁。固未可芟夷先世之休光。置若行路矣。且其言曰。壇墠有禱。則祭。無禱。則止。禱而能庇佑。及我者。必其精爽之在希微。固有存焉者也。精爽未亡。待有禱而後詔之。山川土木之神。且將厭惡。而況一本相嗣。子孫之於先祖乎。又其說曰。誠之所至。祭乃可通。五世以上。生不相及。情不相慕。雖仁人孝子。居崇高之位。度其精意。不能昭格。無事以虛文爲致孝。此抑非也。情文之互相生起也久矣。情生文者。文爲輕。文生情者。文爲重。思慕篤而祭行焉。情生文者也。思慕易忘。而因昭格之頃。感其洞洞屬屬之心。以思成而不忍斲。文生情者也。故禘所自出之帝。祖其始封之君。思慕不逮。而洋洋如在者。百世如旦夕焉。祭之爲用大矣。而惡可以情所不逮。遂棄其文邪。且夫繼世之君。非必有聿追之忱矣。中材之主。知有禩而不知有祖。其在下愚。則方在殯。而情已睽。其抑將並虞祔之祭。問其情之奚若。而後行乎。天子之祀。靡所不通。名山大川百神之享。身未履其域。心未諳其實。遙聞以耳。因循以舊。柴祭沈埋。未嘗廢也。奚徒其祖。而以遠不相知。澹忘若非有也。三代以降。與子法立。親親之道。尙於尊賢。上以事其先祖。下以傳其子孫。仁至而義行焉。一也。自身以下。傳之子。傳之孫。傳之曾元。以放神器攸歸。無所限止。徒於其祖遠。而斥之。壇墠橫於四世以上。太祖以下。爲之割絕。何其愛子孫者無已。而敬祖考者易窮。度及此。能勿慘怛於中乎。嗚呼。一代之興。傳至五世七



世祚運已將衰矣。百年內外。且有滅忘之憂。一旦天不佑而人不歸。宗廟鞠爲茂草。子孫夷乎輿阜。陌紙杯漿。無復有過陵園而洒涕者。乃此國步尙康之日。惜錙銖之牲帛。憚一日之駿奔。倡爲以義裁恩之說。登居椽削。棄主土壤。不待仁人孝子。而可爲寒心者矣。漢儒之叢喙以爭。言祧言毀。奉一若信若疑之周制。制人心不忍背之恩。固君子所撫心推類。而惡聞其說者也。漢高之祀。止於太上皇。或其先世之弗傳也。光武之親廟。止於四世。以其承漢之大宗也。抑叔孫通曹褒保殘守陋。不卽人心。而以天下儉其親也。惡足以爲萬世法哉。四世以上。相承而紹統者。爲祖禰之所自出。則親無尙矣。保世滋大。以君萬邦。則尊無尙矣。親至而不可諉。尊至而不可誦。曾不得與井竈之神。貓虎之彪。歷百世而享一朝之報乎。稽之聖訓。未有明文。周道親親。其不然也必矣。天子有禘。諸侯有祫。大夫士有饋食。庶人有薦。降殺因乎其分。而積累弗絕者。因乎其情。則後世無毀廟。而同堂異室。以儉而可久。順人情。合天理。聖人復起。當無以易也。朱子之欲復斯世於三代。言之詳矣。獨於祧廟之說。因時而立義。誠見其不忍祧也。則後之言禮者。又胡忍以喋喋辯言。導人主以薄恩邪。

韓侂胄立僞學之禁。以空善類。其必不兩立者。留趙二相。其次則朱子也。蔡季通隱處論學。未嘗持清議。以譏朝政。未嘗作詞章。以斥權姦。其於侂胄遠矣。乃朱子雖罷。猶得優游林泉。爲學者師。而季通獨嬰重罰。竄死遐方。且爲之罪名。僞不足。以盡之。而斥之曰妖。夫真與僞難誣者。心。而可倒者。言也。真者。僞其所僞。僞者。僞其所真。相報以相誣。而名亦可立。今所講者。日用彝倫之事。而題之曰妖。雖佞人之口。給其能無據。而恣其狂詞哉。蓋季通亦有以取之。而朱子於此。亦不能無惑矣。侂胄之深怨朱子者。以爭殯宮故。

也。當是時，侂胄勤勞方著，惡蹟未彰，即欲防其姦而斥遠之，亦無可施其憲典。惟殯宮一議，足以傾動宮府，置諸不赦之罪。王孝先以加諸丁謂，而俯首以死海濱者，此而已矣。今朱子之言曰：不爲宗社血食久遠之計，侂胄之奪魄寒心，與朱子不並立之勢成矣。朱子既以此爲侂胄罪，而抑請廣詢術人以求吉地，其所欲詢者誰也？蔡神與以葬師爲世業，季通傳其家學，而參之理數，以精其說，推崇邵氏，以與濂雒相抗，是季通者，儒之淫於小道，而爲術人之領袖者也。殯宮之吉否，朱子未能知之，而季通自謂知之。朱子即知，而亦以季通之術知之。然則其云術人者，蓋有季通之徒，挾術思售，而季通隱主其取舍也。禮曰：假於時，日卜筮以惑民者，殺。則挾指天畫地之說，以撓仁人孝子之心者，謂之曰妖，亦奚不可哉！此季通所以授小人以名，而使戕士類，誠有以致之。故早自知其不免於禍，誠哉其不可免也。嗚呼！學君子之學，使小人得加以惡名而不能辭，修邈世無悶之德，而情移於吉凶，覆以與凶相觸而危其身，處亂世之末流，正學衰，邪說逞，流俗之好尚，易以移人，苟欲立於無過之地，履坦道以守貞者，可襲其身心，以殉游食者之言，而自耀於咎哉！夫道之與術，其大辨嚴矣。道者，得失之衡也。術者，禍福之測也。理者，道之所守也。數者，術之所窺也。大易即數以窮理，而得失審，小術託理以起數，而禍福淫，審於得失者，喻義之君子，淫於禍福者，喻利之小人，故葬也者，藏也。仁人孝子，不忍暴其親之形體而藏之也。知慎此而已矣。而喻利之小人，舍死者之安危，就生人之利害，則斲倫斲而天理滅矣。今有人焉，役其父母之手足，飾其父母之色笑，以取富貴，則鮮不以爲禽獸矣。身已死，骨已寒，乃欲持此以求當於茫茫之土，而希福焉，則是利其死，以徼非望之獲爲君子者，何忍出於此邪！且夫以禍福言，而其說之妄，亦易知矣。自古有天下，而祚永者，

莫周若也。諸侯世其國。大夫士世其祿。傳家之永者。亦莫周若也。攷之於禮。有墓大夫以司國君之墓。有墓人以司卿大夫之墓。正始祖之兆域於上。而後世以昭穆序葬於東西。非有擇於形勢也。天子七月。諸侯五月。大夫三月。士踰月。春秋雨不克葬。日昃而葬。非有擇於時日也。而血食之長。子孫之庶。後世莫能及焉。豈徒後世之士能以福澤被其尸。而施及子孫乎。祈天永命者。德也。保世滋大者。業也。內政修。外侮禦。而宗社必安。君不漁色。后不妒忌。而子孫必衆。推以及乎士庶。厚以傳家。勤以修業。則福澤自遠。舍此不務。而以所生之骨骸。求大塊之榮施。仁者所不容。尤智者所不齒也。小人之欲售其術也。必詭於道。以惑君子。故爲葬師之言者。亦竊理與氣之迹。似以藻輓之。而君子坐受其罔。乃亂道者。道之所必窮。故京房之諫邪佞。非不正也。而爲倖臣所困。郭璞之折篡逆。非不義也。而爲權姦所殺。妄言天者。天所不覆。妄言地者。地所不載。侮陰陽者。陰陽之災必及之。房與璞之窮。自窮之也。充其說以浸淫於後世。於是而有委之野而不葬。以權水火之災者矣。於是已有葬復遷。割析之。焚烈之。以極乎慘毒者矣。導天下以梟獍之惡。而以獲罪於天。卒隕其世者。接踵相繼。夫君子方欲闢異端。以閑先聖之道。奈之何尸瑣陋之術。會不足以望異端之後塵者。公言於朝廷。姑試之君父也。以季通之好學深思也。於以望道也。近矣。而其志亂其學。淫卒以危其身於桎梏。爲君子者。不以一眚喪其大德。可弗慎哉。可弗慎哉。

言期於相勝而已邪。則言之非難也。是之勝非。直之勝曲。正之勝邪。操常勝之勢。揆之義。而義存。建以爲名。而名正。何患乎其不勝哉。故言之也。無所復屈。其或時不能用。覆以得禍。而言傳於天下。天下感之。言傳於後世。後世誦之。其殆貞勝者乎。貞勝則無患。其不勝矣。雖然。勝者勝彼者也。彼非而勝之。則勝者是

矣。彼曲而勝之，則勝者直矣。彼邪而勝之，則勝者正矣。是勝者僅以勝彼也，非貞勝也。且夫立兩說而衡其得失，有定者也。就一事而計其初終，有恆者也。然而固無定而無恆也。特以庸主佞臣之所陷溺，而其爲失也。天下交起而憎惡之，已而又有不然者。天下又起而易其所憎惡。故一事之兩端，皆可執之以相勝。然則所以勝者之果爲定論乎？定論者，勝此而不倚於彼者也。定論者，隨時處中而自求之道，皆得也。斯得貞勝者也。故言者以此而扶天下之危，而定其頃，皆確乎其有不拔之守，推而行之，皆有不匱之業。不僅以勝彼者取天下後世之感誦，而言皆物也。故曰：君子之言，有物也。物也者，實也。言吾之是非，以折彼之非，言吾之直，非以辨彼之曲。言吾之正，非以爭彼之邪。故曰：訐謖定命，遠猶辰告。惟其有定，故隨時以告，而猶皆以致遠。斯以爲謖之訐者也。宋自南渡以後，所爭者和與戰耳。當秦檜之世，言戰者以雪讐復宇爲大義，則以勝檜之邪也有餘。當韓侂胄之世，言和守者以固本保邦爲本計，則以勝侂胄之邪也有餘。於是而爲君子者，不遺餘力而言之，以是而忤權姦，獲罪罟，而其理之居勝者，煌煌奕奕，莫有能揜之者矣。乃誠如其言，絀秦檜而授之以兵柄，其遂能雪讐復宇邪？抑否也。斥侂胄而授之以國政，其果能固本保邦邪？抑否也。奚以知其未之逮也？其言也。至於勝檜與侂胄而止，而旣勝之後，茫然未有勝之之實也。執檜之說，則可以勝侂胄矣。檜未嘗不以固本保邦求當於君也。執侂胄之說，則可以勝檜矣。侂胄未嘗不以雪讐復宇言於衆也。反檜而得侂胄，反侂胄而又得史彌遠，持之皆有故號之皆有名，而按其其實，則皆義之所不許，名之所不稱。故檜死和議不終，苻離之師先侂胄而沮敗，侂胄誅兵已罷，宋日以坐敵而訖於亡，無他，操議者，但目擊當國者之非，遽欲思反而退，求諸己，所以扶危定傾之實政，足以

勝彼而大服其心。使無伺我之無成。以反相嗤笑者。一無有也。不世之功。豈空言相勝之可坐致乎。侂胄倡北伐之謀。而岳飛之恤典。行秦檜之惡諡。定彌遠修講好之說。而趙汝愚之孤忠。顯道學之嚴禁。弛是宜足以大快人心者。而人心益其危懼。徒相勝者。一洩而無餘。天下亦何恃此清議哉。嗚呼。宋自仁宗以後。相勝之習。愈趨而下。因以相傾。皆言者之氣矜爲之也。始以君子而求勝乎小人。繼以小人而還傾君子。繼以君子之徒。自起相勝。繼以小人之還。自相勝而相傾。至於小人之遞起相傾。則竊名義以大相反戾。而宗社生民。皆其所不恤。乃其所竊之名義。固卽前之君子所執以勝小人者也。言何容易哉。言而不自省於心。爲己之所有餘。則是之與非。曲之與直。正之與邪。其相去也不遠。何也。義在外則皆襲取。助以氣之長者也。故君子知爲之難。而言之必訥。豈懸一義以爲標準。使天下後世爭誦之。遂足以扶三綱。經百世。無所疚於天人乎。熟慮之於退思。進斷之於密勿。舍之而固有所藏。用之而實有所行。持至是之術。充至直之用。盡至正之經。有弗言也。言之斯可行之。經之緯之。幹之旋之。道備於己。功如其志。則姦邪之異己者。不能攻。相傾者。不能竊。斯以爲貞勝也矣。

唐之中葉。禍亂屢作。而武宣之世。猶自振起。禦外侮。修內政。有可與之幾焉。宋則南渡以後。孝宗欲有爲而不克。嗣是日羸日荼。以抵於亡。非其主之狂惑。如唐僖懿比也。惟其當國大臣。擅執魁柄者。以姦相傾。而還以相嗣。秦檜韓侂胄史彌遠賈似道。躡迹以相剝。繇辨及膚。而未嘗有一思效於國者。聞之也。然而抑有辨焉。春秋之法。原情定罪。以爲差等。同一惡而罪殊。同一罪而法殊。欒書荀偃。不與公子歸生均服。汙瀦之刑。齊之滅紀。晉之滅虞。不與衛燬滅邢等。膺滅同姓之誅。知此然後可以服小人之心。而元無惡。

所分咎抑君子以馭小人處置有方足以弭其惡而或收其用衡有定而權可移權不可移則衡弗能爲準也夫然則取史彌遠而等之三凶未可也且取韓賈二豎而等之秦檜抑未可也秦檜者其機深其力驚其情不可測其願欲日進而無所訖止故以俘虜之餘而駕耆舊元臣之上以一人之力而折朝野衆論之公惟所誅艾藉其有子可授而天假以年江左之提封非宋有也此大憝元凶不可以是非概論者也韓侂胄賈似道狹邪之小人耳託宮闈之寵乘閒以竊權心計所營不出於納賄漁色驕蹇嬉遊之中上不知有國之瀕危下不知有身之不保其挑釁開邊重斂虐民者皆非其本志獻諛之夫爲之從與以分微幸之榮利彼亦懵焉罔覺姑且以之爲戲則抑楊國忠王黼之儔而固不如檜之陰慘也然以之而亡人之國有餘矣夫彌遠則固有不然者其一擅置君之柄以私怨黜濟王竑而立理宗非寧宗意也然寧宗亦有以致之而竑亦自有以取之也仁宗之立英宗也與韓魏公密謀之韓公且不敢誦言其名以須仁宗之獨斷高宗之立孝宗也以秦檜之挾權罔上而不能與聞其事寧宗則一任之彌遠而已無所可否虛懸儲位以聽彌遠之游移彌遠懷變易之心然且密屬余天錫鄭清之以徐察其德性非若王莽梁冀貪立童昏以爲竊國地固欲遠己之害而不忘措國之安等爲支庶而理宗之靜固賢於竑之躁也是可原也其一函侂胄之首以媚女真損國威而弛邊防也然誅止侂胄而不及將領密謀預備固未忘北顧之憂非若秦檜之陷殺人宗族而盡解諸帥之兵大壞軍政粉飾治平延及孝宗而終莫能振也其一進李知孝梁成大於臺省以攻真魏而二公之進彌遠固推轂焉及濟邸難行二公執清議以置彌遠於無可自全之地而激以反噬禍福生死決於轉移之頃自非內省不疚者未有不決裂以逞而非堅持

一意與君子爲難。無故而空人之國者也。故彌遠者。自利之私。與利國之情。交繫於衷。而利國者。不如其自利。是以成乎其爲小人。平情以品隲之。其猶在呂夷簡夏竦之間。以主昏而得逞。故惡甚於呂夏。乃以視彼三凶者。不猶愈乎。君子之道。以人治人者也。如其人以治之。則誅賞之法。允如其人治之。而受治。則駕馭之道。得不然。任一往之情。見天下無不可殺之小人。反激而成鼎沸之朝廷。此漢唐以來亂亡之階也。而奚足尙哉。故使明主秉鑒於上。大臣持正以贊之。而酌罪以明刑。則惟秦檜者。當其履霜。而早謹堅冰之戒。自虜來歸。巧行反閒。其膺上刑。不宜在宋齊愈之下。蓋其陰鷲之才。抑之而彼自伸。遠之而彼自近。嚴以制之。而不敵其懷蠱之毒。柔以化之。而適入其網阱之中。則非服上刑。莫之能戢。若侂冑似道。則世固不乏其人矣。不投以權。則亦與姜特立張說均爲佞幸。弗能爲天下戎首也。若彌遠則槩之使正。導之使順。損其威福。錄其勤勞。邪心不侈。而尺効可收。固弗待於迸逐。而惡不及於宗社。馭之之術。存乎其人而已矣。秦檜擅而趙鼎張浚不能遏。侂冑專而趙汝愚留正不能勝。似道橫而通國弗能詰。君子之窮也。當彌遠之世。君子未窮而自趨於窮。亦可惜也夫。

# 宋論卷十四

## 理宗

濟王竑之死。真魏二公力訟其冤。責史彌遠之妄殺。匡理宗以全恩。以正彝倫。以扶風化。噫。哉。其言之也。弗得而訾之矣。雖然。言之善者。善以其時也。二公之言此也。不已晚乎。潘壬誅。湖州平。濟王之於此也。危甚。彌遠積恨而益之。以懼理宗。隱憂而厚用其疑。夫誠欲全竑。以敦厚道。固當乘其未卽殺竑之時。迪天良。以詔理宗。明大義。以告彌遠。擇善地。簡守令。以護竑。而俾遠於姦人。則竑全。而理宗免殘忍之愆。如其不聽。引身而退。無可如何。而聊以自靖君子之道。如斯而已。竑旣殺矣。復其王封。厚其祭葬。立嗣以世奉其祀。皆名也。塗飾之以掩前愆。非果能小補於彝倫也。而竑之受誣旣白。則彌遠擅殺宗親之罪。不可道。彌遠之罪不赦。則必追論其廢立之惡。以爲潘壬昭雪。追論廢立之非。則理宗不可無所受命。聽彌遠之扳己。而遂爲天下君。引其端者。必竟其緒。以此而望之庸主。與不令之臣。其將能乎。夫潘壬之起。其禍亦酷矣。使李全如壬之約。舉兵內嚮。則與何進之召董卓也。奚殊。宋之宗社。不一旦而糜爛也。幾何哉。天下方岌岌焉。而我咎旣往。以起風波。言則善矣。抑將何以保其終也。夫竑先之以避匿。繼之以入告。而討壬。謂其無心爭立。而終可無他者。非也。李嗣源爲亂。兵劫以同反。嗣源跳出會師。以討反者。亦未嘗遽與同謀。不思自拔。而後竟如之何也。竑之始。亦與壬有勿傷太后及官家之約矣。李全不至。闕然起者。皆太湖漁人知事不成。而後改圖入告。以勢爲從。違非以義爲逆。順竑可弗殺。而豈必其不可殺乎。若夫廢立。



之故。寧宗汝汝而委之彌遠。當其時亦未有昌言爲竑定策者。且竑之不足以爲人子。卽不足以爲人君。西山亦旣知之矣。均之爲宗支也。以族屬言。則更有親焉者。以長幼言。則更有長焉者。知其不可而更易之於未册立之前。非奪適亂宗道法之不可易者也。均可繼而擇之也。惟其人。理宗無君人之才。而猶有君人之度。竑以庶支入嗣。拒西山之諫。而以口舌筆鋒。睨彌遠而欲致之死。其爲躁人也。奚辭。躁人而能不喪其匕鬯者。未之前聞。孝宗之銳志恢復。爲皇子時。非無其志。秦檜乘權而緘默以處。岳飛入見。交相信愛。抑視其死而不爭。乃至李林甫之姦。迫脅肅宗。髮生不保。形容槁悴。妃孕而欲墮之。然不敢斥林甫之姦。以恤投鼠之器。爲人子者。道固然也。梁昭明小有同異。而懷鬱以死。戾太子致恨江充。而身膺國刑。竑曾不察。而忿戾形於聲色。且以未受誓命之國儲。延眊宮車之晏駕。以逞志於君父之大臣。見廢固其宜也。潘壬亂人耳。名曰義舉。何義哉。匹夫不逞。挾賊興戎。竑弗能遠。則其死也。較之子糾。尤爲自取其視。涪陵廢錮。背約幽冥。推刃同氣者。不愈逕庭乎。君子於此。姑置之可也。擱遠病國之姦。欲爲國而斥遠之。也不患無名。乃挾此爲名。伸竑以抑彌遠。則彌遠無所逃其死。理宗亦不可居人上。已論伸而國惡彰。將孔子爲司寇。掌國刑。亦必追季氏逐君之惡。俾定公不安其位。而後變魯以至道哉。言不可以無擇。情不可以不平。奉一義以赫赫炎炎。而致人於無可容之地。豈非君子之過與。

自史彌遠矯韓侂胄之姦。解道學之禁。褒崇儒先。而請諡請贈請封請錄子孫。請授山長。有請必得。迄於蒙古渡江。旦夕垂亡之日。而不輟儒者之榮也。嗚呼。以此爲榮。而教衰行薄。使後世以儒爲羶。而儒爲天下賤。胥此啓之也。夫君子之道。異於異端者。非徒以其言。以其行也。非徒以其行。以其心也。心異端之所

欲行異端之所尙。以表章儒者之言。而冀以動天下之利於爲儒。則欲天下之弗賤之也。不可得已。古之治教。統於一君師。皆天子之事也。天子建極。以爲立教之本。而分授於司徒師保司成。皆設官以任教。非因其能教。而寵之以官。人習於善。士習於學。學成而習於教。各盡其職分之所當爲。無假於寵。而抑豈人爵之所能寵哉。周衰教弛。而孔子不用於天下。乃以其道與學者修明之。不得已而行天子之事。以紹帝王之統。故上不待命於宗周。下不假權於魯衛。其沒也。哀公以下大夫之禮。誅之曰尼父。而無謚。子思自列於士。而無世官。非七十子不能請。而哀公缺於尊賢也。君子之道。行則以治邦國。不行則以教子弟。以治邦國。則受天位。而治天職。以教子弟。則盡人道。以正人倫。其尤重者。莫大於義利之分。受天位者。利之所歸。而實義之所允。極乎崇高。而非有所讓。盡人道者。義之所慎。而必利之所遠。世雖我貴。而必有所不居。崇廉恥。謹取舍。導天下以遠於榮利。俾人知雖在衡茅。而分天降下民。寵綏以善之。重任斯孔子所以德逾堯舜。而允配乎天也。孔子沒。七十子之徒。學散而教淫。於是。有異端者。興若田駢。惠施之流。道不足以勝天下之賢智。乃假借時君之推尙。以誘人之師。已故齊王欲以萬鍾養弟子。而孟子爲壟斷之賤夫。退而著書。以開來學。其視世主之尊禮。如塵垢之在體。而浣濯之惟恐不夙。存義利之大閑。而後不辱君子之道。嚴哉舜蹠之分。其不容相涉久矣。老子之學。流而爲神仙。其說妖。其術鄙。非得勢不行也。故文成五利之於漢。寇謙之於拓拔氏。趙歸真。柳泌之於唐。王老志。林靈素之於宋。錫以師號。加以官爵。沒而祀之。而後天下之趨黃冠也。如鶩。浮屠之學。流入中國。其說纖。其術悖。非得勢不行也。故佛圖澄之於石虎。鳩摩羅什之於苻堅。寶誌之於梁。智顛之於隋。乃至禪學興。而五宗世繼。擅名山之利者。必倚詔命。錫

以金紫寵以師號。沒而賜以塔廟。加以美諡。而後天下之趨緇流也如鶩。奈之何爲君子儒者。一出登朝。急陳其所師者。推爲教主。請於衰世之庸君。姦相。徼一命以爲輝光。與緇黃爭美利。而得不謂之辱人賤行乎。夫君子之道。宏傳奕世。非徒以迹美而名高也。使後起之君相知之。眞行之力。學其所學。以飭正其身。行其所行。以治平其天下。則曠百世以相承。而君子之志得矣。如其不能。而徒尙以名。則雖同堂而處。百拜以求。登之於公輔。而視之無異於褐夫。祿之以萬鍾。而視之無殊於草芥。則身沒以後。片語之褒。一官之命。以莛叩鐘。漠乎其不相應也。爲之徒者。弗能推此志以尊其師。而營營汲汲。伏伺於輦轂。奔走於權門。迨其得之。乃以驕語於儔伍。身辱者自取之也。辱其所師以辱道。不已甚乎。夫爲此者之志。大可見矣。志之未壹也。業之未崇也。大義弗能服躬也。微言弗能得意也。委瑣因仍。以相授受者。非浸淫於異教。則自比於蒙師。所恃以自旌於里塾。曰。吾理學之正傳。推所淵源。而天子尊之矣。天下其何弗吾尙也。非是則豐屋之下。三歲而不覲一人。其爲儒也。亦鮮味矣。燿枯木之餘燄。續白日之光輝。故朱子沒而嗣其傳者。無一人也。是可爲長太息者也。理宗之爲理也。未矣。則朱門之儒。爲山長者。愈不足道矣。宜其借光於史彌遠。賈似道之竈場也。

會女眞以滅契丹。會蒙古以滅女眞。旋以自滅。若合符券。懸明鑑於眉睫。而不能知。理宗君臣之愚。不可瘳。通古今天下。未有不笑之者也。雖然。設身以處之。理宗之應此也。亦難矣。會女眞以滅契丹。非女眞之爲之也。女眞無藉援於宋之情。亦無遽思吞宋之志。童貫聽趙良嗣開道以往約。而後啓不戢之戎心。使宋閉關以固守。則女眞不能測宋之短長。以思凌奪。且宋之於契丹也。無君父之讎。則援而存之。以爲外

蔽亦一策也。不此之慮而自挑之，其咎無可委也。會蒙古以滅女真，則宋未有往迎之心，而王楙自來，其勢殊矣。蒙古之蹂女真也，聞之則震，當之則靡。左馳右突，無不逞之願，欲其將渡河而殄絕之，豈待宋之夾攻而後可取必。然且閒道命使求之於宋者，其志可知矣。女真已歸其股掌，而涎垂及宋，殆以是探其情真，使遲回於爲訴爲拒之兩途，而自呈其善敗。故曰：宋之應此亦難矣。藉不許其約而拒之，則必有拒之之辭矣。有其辭，抑必有其踐之之實矣。拒之而不以其理，則辭先誦，如其辭之不誦，而無以踐之，則爲挑釁之媒，而固恭然不敢盡其辭。將應之曰：金吾與國也，世與通好，盟不可寒。今窮而南依於我，固不忍乘其危而規以爲利，如是以爲辭，而我誦矣。君父囚死於彼，宗社傾覆於彼，陵寢發掘於彼，而以迫脅要盟之約爲信，抑將誰欺。明恃女真爲外護，以緩須臾之禍，而陽託不忍乘危，以誇志義，怯懦之情不可揜，而使其謀我之志益堅，則辭先誦而勢亦隨之以誦矣。惟其不可，故史嵩之亦無可如何。寧蹈童貫敗亡之軌，而不容已於夾攻之約，昏庸之臣主，勢所不能自免也。誠欲拒之而善其辭，必將應之曰：金吾世讎也，往者我有不令之臣，聽其詐誘，資之兵力以滅遼，謂舉燕雲以歸我，遼命旣剿，猝起敗盟，乘我不備而傾我宗社，吾之不與共戴天久矣。徒以挫折之後，國本未固，姑許之和，以息吾民，而用之今者，生聚於數十年之餘，正思悉率師，武臣力以洒前恥，而天假於彼，驅之渡河，使送死於汴蔡，今河北之地，彼且漸收之以入版圖，河南爲吾陵寢之土，我固將起而收之，俘守緒而獻之祖廟，定河北者，在彼有餘力，而不須我也。河南者，固在我運籌之中，而抑可不重煩於彼。吾視吾力以進，各以所得爲疆域，待至金孽盡殄，封豨相聯，然後遣使修好，講睦鄰之盛事，今方各有中原之事，未遑將幣信使之來，欽挹嘉問，敬聞命。

矣。如是以答之。則我義旣伸。彼姦亦擿。辭不詘矣。而實不足以踐之。狡焉思逞之。猶虜豈可以虛聲讐報者哉。志不定。膽不充。固咽焉不能出諸口也。雖然。宋於此時。誠欲踐此言。抑豈無可恃之甚哉。童貫之夾攻契丹也。與劉延慶輩茸闕之將。率坐食之軍。小入則小敗。大入則大潰。殘遼且競起而笑之。禍已成。勢已傾。所仰望以支危亡者。又种師道之衰老無能者也。及理宗之世。而勢屢變矣。岳韓劉吳之威。挫於秦檜。而成閔邵宏淵王權張子蓋習於選慊。故韓侂胄蹶起而旋仆。乃至侂胄之樂進武人而重獎之也。於是而虔矯之才。亦爲之磨厲。孟宗政趙方孟珙余玠彭大雅之流起。而兵猶足爲兵。將猶足爲將。戰猶有以戰。守猶有以守。勝猶非其微幸。敗猶足以自持。左支右拒於淮襄楚蜀之間。不但以半割殘金。而且以抗衡蒙古。垂至於將亡之際。而西川之爭旋陷旋復。襄樊之守愈困愈堅。呂文煥劉整反面倒戈。而馳突無前。率先阿朮伯顏以進。如使君非至闕。相匪甚姦。則盡東南之力。以撲滅分崩之女真。而收汴雒。固其可奏之功。以視昔之聞聲而慄。望影而奔者。彊弱之相差亦遠矣。誠奉直詞以答蒙古。奚患言之不踐。徒資敵笑乎。君國者。理宗也。秉成者。史嵩之也。繼之者。賈似道也。通蒙古亦亡。拒蒙古亦亡。無往而不亡。則雖欲善爲辭以應之。而固無可應。不得已。而姑許之。明懸一童貫王黼之昭鑒。爲異日敗亡之符券。而有所不能避。固其必然矣。通而計之。酌時勢而度之。固有可不可亡之道。而要非徒拒蒙古會師之約。可以空言爲宋救也。空言者。氣矜而不以實者也。

嘗論之曰。浮屠氏以生死爲大事。生死者。一屈一伸之數。天之化人。無得而與焉。知命者。不立乎巖牆之下。而可矣。惡足以當大事哉。君子之大事。在仕與隱。仕隱者。君子之生死也。方仕而隱。伸而必屈也。而惟

己自屈物不能屈焉。方隱而仕，伸其所屈也。而惟己自伸，物不能伸焉。有可以仕，有不可不仕，有可以隱，有不可不隱。持之以大貞而存其義，酌之以時宜而知其幾。生以之生，死以之死，生不虛而死不妄，不輕以身試天下，不輕以天下試其身。終身守之，俄頃決之，皆存乎一心。故曰：仕隱者，君子之生死也。君子之道，仕者其義也，隱者其常也。知仕則知隱矣。故君子之仕，其道非一，而要皆以可於心者爲可於道。則一也。天下待以定，民待以安，君待以正道，誠在己，時不可違。此其不可不仕者也。魯兩生之德，不足以勝之，而高自驕語，無謂也。其次則天下已治安矣，出而無以大異於出也，而君以誠求賢以彙生治，以贊襄而益盛，則義在必仕，而時順之。雖可以隱，弗隱也。周黨嚴光，魏野林逋之欲自逸者，非也。其次則治與亂介，而國是未定，賢與姦雜，而流品未清，君子急將伯之呼，小人深側目之妒，可弗仕也。而自牖之約可納，同聲之應不鮮，志誠貞而憂患誠不能以中輟，則出入於風波之中，而猶可不爲之憊退。固志士之自命者然也。其下則君昏而不察，相姦而不容，懷悲憤以感顛隳，忤權臣而爭邪正，於是斥之罷之，竄之逐之，乃至誣以罪，罟羅以朋黨，而伏尸於都市。此誠不可仕矣。而業已在位，無可避之鈇鉞，則逢比之遺烈，未嘗不可追，而勿爲挾全軀保妻子之謀，以引身佚處。仕與死相因，死不可畏，仕亦不可爲之中沮矣。嗚呼！小人之殺君子，君子弗避焉者，假以君之威靈，誣以國之刑典，旣分義之不可逃，而其死也，昭昭然揭日月以正告於天下，則奚必死之愈於生哉！凡小人之賊賢以亂國者，類出於此。惟理宗之世，史嵩之當國，其殺人獨異於是，忌之也愈甚，而讎之也愈隱。議論弗爭也，祿位弗奪也，醜醉如相忘也，宴笑如相好也，投醑於杯酒，孟羹之中，倉卒以死，而片語不能自伸。天子莫能測其械，益廷莫能訟其冤。若此者，猶與之共

立於朝以相牴牾。是抱蝮以寢。而采葦以茹也。則誠所謂巖牆者矣。焉有君子而隕其生於杯酒孟羹者乎。需遲顧眄。不勇退於崇朝。不亦惑乎。不可死則不可仕。不可仕而不謀隱。可不死而不貴生。死有輕於鴻毛。徐元杰劉漢弼杜範當之矣。乃於時環顧在廷。無有引身而去者。則當時之人才。亦大可見矣。尙望得能扶人之社稷之亡。而致之存哉。嗚呼。不可仕而猶可隱。以視進不可仕。退不可隱者。又奚若邪。嵩之殺士之日。去宋之亡。猶三十餘年。則知命貴生以不自辱。固有餘地。以置此身。若嵩之者。不與爭權。而毒亦釋矣。過此而愈難矣。謝皋羽龔聖子鄭憶翁汪水雲諸子者。仕既無君。隱亦無土。欲求一曲之水。一卷之山。散髮行吟。與中原遺黎較晴雨。采橡枲而不可得。然後君子之道果窮。如之何。可隱不隱。而以死殉簪紱也哉。

不仁者不可與言。不可與言而言。失言。不仁之尤。冒不孝之惡。爲清議所攻。猶多其口說。以相拒。惡至斯而極矣。如是而可執名義。以與之爭。得失哉。尸大臣之位。徼起復之命。以招言者之攻擊。自史嵩之始。而李賢張居正楊嗣昌仍之。徐元杰抗論以強抑之。而死於毒。至不仁者。爲蛇蠍以整人。無足怪也。然則羅彝正鄒爾瞻黃幼元之昌言名義。娓娓而不窮。不已贅乎。夫子之斥宰予也。曰。女安則爲之。弗與爭也。但言安而其天良之剿絕。不可復容於覆載。君子一字而烈於鈇鉞。自此以外。無足與不仁者辨矣。先王之使人子終喪而後從政。豈以禁制之哉。以仁人孝子之道。相期深惑而慰安之意。良厚也。以爲子之所致於親者已窮矣。但此三年之內。可薄效其哭踊奠送之忱。創鉅痛深。但毀瘠滅性之憂。不忍復以國事相勞而重困之也。是上之所以待之者。方舉而登之。君子之堂。而顧自滅裂之。以陷於禽獸之阱。則惻隱之

心亡而羞惡之心亦絕矣。夫至於羞惡之心絕，則莠言自口，誰捫其舌，而立身揚名，移孝作忠之說，皆惟其口給以與人相齧，蹄復何所忌，而尙可與之正言乎？且夫庸主之徇其邪心，而必欲逆衆論以起復之也，豈果謂此一人者不可旦夕不立於廷哉？藉其觸嚴寒，犯炎暑，五日不汗以死，而社稷遂無所託，邪益不仁者之得此於庸主，亦非易易也。或側媚宮闈，以傾主志，或結交宦寺，以窺主心，或援引邪朋，以稱其才，或簧鼓吏民，以頌其功，當父母尙存之日，早億其且死，而爲不可去之情形，脅上以禍福，留未了之殘局，待己以始終，汶汶者遂入其囿，而堅信之曰：是誠不可使旦夕去我者也。夫然則其爲此也亦勞矣，而起復在位之日，覩顏以居百僚之上，氣必有所沮，事必有所掣，終不能昂首伸眉。若前此之得志而驕，夫終喪之日短，而仕進之日長，亦何吝此三年之姑退，以需異日之復興，然而決忍於禽獸之爲，亦有繇已持大權，居大位，與開國之大計，而進退綽然，可因時以任己志者，惟君子能也。否則居心以坦，制行以恪，無險陂刻覆之政，可寡過以免於彈射者也。且進之而夕可退矣，夕退之而旦又可進矣，任事數十年而決去一朝可矣，投閒已久，而復起一朝可矣。若夫不仁者，褻妒以妨賢，其積怨者深也，飾姦以罔上，其匿情者多也，擅權以遠衆，其欲相代以興者夥也，所恃以箝盈廷之口，揜不軌之情者，惟魁柄在握，日得與宮廷相接納，而欲指摘之者，不得其要領耳，非無同惡之淫朋，而兩姦相曜者，必隱而相傾，則一離乎其位，大則禍亟隨之，小亦不能以更進，故史嵩之一退，而徐元杰果大反其所爲，不得已而以酖毒殺正士以自全也，不然，嵩之誤國之辜，其不爲丁謂章惇之竄死也幾何哉？知小人之情出於此，則知其滅絕天彝之繇，實爲國家之大蠹，直揭其所以求容之隱，勿但以求君子者責之於仁，孝姦無所容，而惡亦戢矣。



賓賓然取仁人孝子孺慕之哀。天經地義人禽同異之理。與之相析。使得違違心之邪說。蒙面以相詰。復惡從而禁之。斬蛇者不責其大之吞小也。防其毒也。馘鼻者不責其子之食母也。惡其妖也。爲毒爲妖。足以當一死矣。是故諸君子之以仁孝攻史李張楊也。喪道而失言。不如其已之也。

刑具之有木梃竹箠頭櫟指絞踝立枷匣牀諸酷具。被之者求死不得。自唐武氏後。無用此以毒民者。宋之末年。有司始復用之。流及於今。法司郡邑。下至丞尉。皆以逞其暴怒。而血肉橫飛。不但北寺緹帥爲然也。嗚呼。宋以此故。腥聞於上天。亟剿其命。不得已授赤子於異姓。而冀使息虐。亦慘矣哉。宋之先世。以寬仁立國。故其得天下也不正。而保世滋大。受天之祐。不期後之酷烈至此也。揆其所繇。自光宗以後。君皆昏痿。委國於權姦。吏以賄升。恣行其汙暴。雖理宗製疾痛猶己之刑箴。降延及無辜之禁令。而不爲之式遏。祖宗矜恤之至意。炳於日星。數小人殄滅之。而有餘。小人之害亦烈矣。雖然。端本清源。以究其害之所自興。則不但自小人始也。大臣之不法。小臣之不廉。若唐之有韋保衡。路巖。宋先世之有蔡京。秦檜。惡豈滅於史賈哉。而有司不爲之加暴。故知淫刑之害。不但自小人始也。異端之言。治與王者之道。相背戾者。黃老也。申韓也。黃老之弊。培禮樂。擊刑政。解紐決防。以與天下相委隨。使其民宕佚。而不得避於仁義之圃。然而師之爲政者。惟漢文景。而天下亦以小康。其尤弊者。晉人反曹魏之苛核。蕩盡廉隅。以召永嘉之禍。乃王導謝安。不懲其弊。而仍之以寬。卒以定江左。二百餘年。五姓之祚。雖有苻堅。拓拔宏之彊。莫之能毀。蓋亦庶幾有勝殘去殺之風焉。若申韓。則其賊仁義也。烈矣。師之者。嬴政也。曹操也。武曌也。楊堅也。其亡也忽焉。畫一天下。而齊之以威。民不畏死。以死威之。而民之不畏也。益滋。則惟慘毒生心。樂人之痛。

徹心脾而自矜其能也。以君子慎修畏咎之道責小人，小人固不能喻。以小人愚惰頑惡之禁禁君子，君子亦所不防。以閨房醉飽之愆督人於名義，而終陷於污，以博奕嬉遊之失束人於昏夜，而重困其情。於是薄懲之而不知戒也，則怒激於心，忿然曰：此驕悍之民，恃其罪之不至於死，而不我從，則必使之慘徹肌膚，求死不得，而後吾法可行焉。其爲說亦近似乎治人之術也。而宋之爲君子者，以其律己之嚴責愚賤之不若，隱中其邪顧且曰：先王之勅法明刑，以正風俗，起教化者，必是而後不與黃老之解散綱維者等。於是，有狡悍不輸情實之姦民，屢懲不知悔改之罷民，觸其憤懣，而以酷吏虐民之刑具施之，痛苦亦其所宜也。瘐死亦其自取也。乃更渙然釋其惰疾之心曰：吾有以矯惡俗而沮之矣。夫惟爲君子者，不以刑爲不得已之事，而利用之，則虐風乘之以扇，而酷吏益以此市威福，而導天下以樂禍之情。懦民見豪民之罹此，則快矣。愚民見黠民之罹此，則快矣。貧民見富民之罹此，則快矣。無藉之民，見自矜之民罹此，則抑快矣。民愚而相肯以快也，乃反栩栩自慰曰：吾人所爲大快人心也。嗚呼！人與人爲倫，而幸彼之裂肌肉折筋骨以爲快，導天下以趨於殘忍，快之快之，而快人者行將自及，抑且有所當悲閱而快焉者。浸淫及於父子兄弟，不知爲政者期於紓一時愚賤之忿疾，而使之快，其率天下以賊仁也，不已甚乎。毒具已陳，亂法不禁，則且使貪墨有用之以責苞苴，懷毒者用之以報睚眦，則且使飲食之人用之以責廚傳，淫酗之夫用之以逞酒狂，避道不遑，而尸陳於市，鷹犬不收，而血流於婦稚，爲君子者雖欲挽之，而莫能孰知其自己先之哉。帝王之不得已而用刑也，惡之大者罪極於死，不使之求死而不得也，其次流之也有地，釋之也有時，其次杖之笞之也有數，荆竹之長短大小也有度，所以養君子之怒，使有所止，而

不過意甚深也。無所止而怒。雖以理抑。且以覆蔽其惻隱之心。而傷天地之和。審是則黃老之不尙刑者。愈於申韓遠矣。夫君子之惡惡已甚。而啓淫刑之具。豈自以爲申韓哉。而一怒之不止。或且爲申韓之所不爲。故甚爲宋之君子惜。而尤爲宋以後之愚民悲也。

世降道衰。有士氣之說焉。誰爲倡之。相率以趨。而不知戒於天下無裨也。於風俗無善也。反激以啓禍。於士或死或辱。而辱且甚於死。故以士氣鳴者。士之羨稗也。嘉穀以荒矣。夫士有志有行有守。修此三者。而士道立焉。以志帥氣。則氣正。以氣動志。則志驕。以行舒氣。則氣達。以氣鼓行。則行躁。以守植氣。則氣剛。以氣爲守。則守窒。養氣者不守其約。而亟以加物。是助長也。激天下之禍。導風俗之澆。而還以自罹於死辱。斯其爲氣也。習氣而已矣。且夫氣者。人各有之。具於當體之中。以聽心之所使。而不相爲貸。不相爲貸者。己之氣。不以人之動之而增。人之氣。亦非己氣之溢出。以相鼓動。而可伸者也。所謂士氣者。合衆人之氣。以爲氣。嗚呼。豈有合衆氣以爲氣。而得其理者哉。今使合老少羸壯。饑飽勞佚之數十百人。以闐然與人相搏。其不爲敵所撓敗者鮮矣。故氣者用獨者也。使士也以天上爲志。以道義爲行。以輕生死。忘貧賤爲守。於以憂君父之危。傷彝倫之數。恤生民之苦。憤忠賢之黜。而上犯其君。下觸權姦之大臣。以求直。則一與一相當。捐頂踵以爭得失。雖起草茅於九闈。越其畔矣。而氣固盈也。乃憂其獨之不足以勝。貸於衆以襲義。而矜其君是先餒也。於己不足。而資闐然之氣。以興。夫豈有九死不回之義哉。以爲名高。以爲勢盛。惟名與勢。初無定在。而彊有力者。得乘權以居勝地。於是死與辱及其身。而益彼之惡。以爲天下害。斯豈足爲士氣之浩然者乎。宋之多有此也。不審者以爲士氣之昌也。不知其氣之已枵也。當李伯紀之見。

廢而學宮之士闕然一起矣。逮史嵩之之復起，闕然再起矣。徐元杰、劉漢弼以毒死而蔡德潤等闕然三起矣。丁大全之逐董槐而陳宜中等闕然四起矣。凡其所言皆憂國疾諛，飭彝倫正風化者也。理以御氣而氣固可伸，乃以理御氣而氣配理，亦從乎人之獨心而已。已正而邪者屈，已直而枉者伏，乃凡此羣競而起者，揣其志果皆憂國如家，足以勝諸姦之誣上行私者乎？稽其行果皆孝於而親，信於而友，足以勝諸姦之汙辱風化者乎？度其守果皆可貧可賤可窮可死，而一介必嚴，足以勝諸姦之貪叨無厭者乎？倡之者或庶幾焉，而聞風而起，見影而馳，如驚如奔，遂行隨隊者之不可保。十且八九也。諸姦且目笑而視之，如飛鳥之集林，庸主亦厭聽之，如羣蛙之喧夜，則弋獲國士之名，自詡清流之黨，浸令任之，固不足以拯陸危之禍。國家亦何賴有此士哉？政之不綱也，君之不德也，姦之不戢而禍至之無日也，無能拯救而徒大聲以號之，怨詛下逮於編氓穢迹，彰聞於疆敵，羣情搖動而墮其親上死長之情，則國勢之衰風俗之薄，實自此貽之矣。緝緝翩翩游談之習，勝物極必反，裁必逮身，迨至蒙古入杭，羣毆北徙，瘞足墮指，啼饑餓食於原野，曾無一人焉，捐此蝻蛄之生，就孔子之堂，擇乾淨土以爲死所，則歛之浮氣，空與山搖川決者，今安往邪？先王之造士也，賓之於飲序，之於射節，之以禮和之，以樂其尊之也，乞之而後言，其觀之也，旅而後語，分之於黨，熟州序以靜其志，升之於司馬而卽試以功，其以立國體也，卽以敦士行也，馴其氣而使安也，卽以專其氣而使昌也，使之求諸己而無待於物也，卽以公諸天下而允協於衆也。故雖有亂世暴君，姦人逆黨，而不能加以非道之刑戮，戰國之士氣張而來，嬴政之坑，東漢之士氣競而致，奄人之害，南宋之士氣蹶而召，蒙古之辱，誠以先王之育士者待士，士亦誠以先王之育士者自育，豈至此哉。

詩云。鳶飛戾天。魚躍于淵。各安於其所。而作人之化成。魚亂於下。鳥亂於上。則網罟興焉。氣機之發。無中止之勢。何輕言氣哉。

恃險亡道也。棄險尤必亡之道也。恃險而亡。非險使之亡也。任非其人行。非其政。民怨而非其民。兵竄而非其兵。積金粟而糜之。非其金粟。險無與守。均於無險。恃險之亡。亦棄險亡之也。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是故守國者。不可以不知險。知險者。明乎險與非險之數。非一山之崖。一水之波。濤足以爲險也。有可據之險。而居高積厚。以下應乎應衍之神。泉如手足。處末而衛其頭目。夫是之謂真險。善攻者。期於爭此。善守者。亦守此而已矣。江東自孫氏以來。東晉南宋。因之以立國者。皆百餘年。長淮大江。爲其障蔽。天塹之號。繇此而興。而以實求之。險固不在是也。曹魏臨濡須而退。石勒至壽春而返。苻堅渡淝水而奔。拓拔飲江水而止。周世宗破滌陽而罷。完顏亮窺采石而潰。則旣已全有長淮。而分江之險。乃至兀朮直搗建康。立馬金山。東陷四明。南馳豫章。終以寢不安席。遠求北走。蓋一葦之可杭。無重關之足擬。江東之險。不在此悠悠之帶水。明矣。險不在此。則其立國而不可拔者。固有在也。昭烈有漢中而曹仁乃卻。劉宏鎮襄漢而琅邪乃興。桓溫縛李勢而氐羌不敢內犯。張浚督荆襄。二吳爭秦鞏。而女真息其南窺。其亡也。秦滅巴蜀。而捍關破。鄢郢舉。走楚於吳。而楚以燬。魏滅蜀。漢迫西陵。王濬因以興。師東指。而孫氏以亡。宇文氏滅蕭紀。下蕭巋。而隋人南渡之師。長驅無忌。宋僭孟昶。下高季興。而南唐之滅。易於摧枯。以是驗之。江東之險在楚。楚之險在江。與漢之上流。恃大江者。非所恃。棄上流者。棄其所依。得失之樞。未有爽焉者也。蓋吳越委也。江漢之上流。源也。以攻者。言從源而輸於委。順也。不得其源而求諸委。逆也。應援之相踵。芻

糧之相濟。甲仗車牛之相輔。順以及之。而軍無中匱之憂。順而下攻。易也。逆而上退。難也。知進之易於攻。而退之難於卻。則人有致死之心。此橫江而渡者之無成功。而憑高以下者之得勝算也。以守者言。擊其頭而手足應。制其手足而頭不能援。江與漢之上流。芻糧之所給也。材勇之所生也。故吳越雖已糜爛。而巴蜀湘粵可阻險以爭衡。上游已就沈淪。則吳會越閩先魂奪而坐斃。蘇峻據石頭。而陶侃溫嶠率江湖之義旅。揜取之如籠鳥。侯景陷臺城。而王僧辯陳霸先以脆弱之粵人。網舉之如游鯨。險在千里之外。而機應於桴鼓之捷。古今轍迹。無有不同焉者。然則宋當理宗之世。豈其必亡哉。棄險以自亡。而賈似道之罪。不可勝誅。非但其納款拖雷。而背之以召寇也。以賄賂望闔帥。以柔媚掌兵權。以伉直爲仇讎。以愛憎爲刑賞。於是余玠死而川蜀之危不支。劉整叛而川蜀之亡以必。呂文煥之援絕。而陽邏之渡不可復遏。迨及臨安已破。江南瓦解。揚州之守猶巋然。而存江淮之塹。不足以固江東。勢所不趨。非存亡之紐。明矣。故知險者。知天下之大險也。非一山一水在眉睫之間。見爲可恃。以使人驕玩者也。以南爲守。而失漢中。巴蜀以孤江湘以北爲守。而失朔方雲中以危河朔。北倚南之資糧。而徐泗無銜尾之運。南恃北之捍蔽。而相魏無屯練之兵。雖英主不能以撫中夏。況中材而際運會之屯者乎。故險者非可恃也。尤非可棄也。此千秋之永鑒也。

此页空白

# 宋論卷十五

## 度宗

宋迨理宗之末造。其亡必矣。然使嗣立之主。憤恥自強。固結衆志。卽如劉繼元之乘城堅守。屢攻而不下。猶有待也。抑不能然。跳身而出。收潰散之卒。勉以忠義。如苻登之誓死以搏姚萇。身雖死。國雖亡。猶足爲中原存生人之氣。而偷一日之安富。懷擁立之私恩。委國以授之權。至於降席稽顙。恬不知怍。而後趙氏之宗祊。瓦解飛。莫之能挽。嗚呼。迹其爲君。蓋周赧晉惠之流。得死牖閒。猶爲幸矣。晉惠之立也。議者猶咎武帝之託非其人。以分則適。以年則長。嗣國之常經在焉。苟非通識。莫能易也。而度宗異是。理宗無子。謀立之於吳潛。潛曰。臣無彌遠之才。忠王無陛下之福。夫豈言之無擇。而鹵戇若斯哉。度宗之不任爲君。而足以亡宋者。臣民具知之矣。出自庶支。名位未正。非有不可廢者存也。選於太祖之裔孫。豈無愈者。而必此是與。則理宗晚多內寵。宦寺內熒。姦臣外擁。度宗以柔選。無骨貌。似仁孝。宵小以此惑上。幸其得立。而居門生天子之功也。故吳潛以爲不可者。正似道之所深可。一立乎位。而屈膝無慚。江萬里莫能掖止。果以遂小人之願欲。其所以得立者可知已。河山虛擲。廟社邱墟。豈似道之所置諸懷抱者乎。則甚矣。理宗之愚以召亡也。夫選賢以建元良。謀之大臣。以致慎也。而決之於獨斷者。大臣之不敢尸焉。故與開定策以相翼戴。雖優以恩禮。而必不可懷之。以爲私恩。非是。則權柄下移。而禍必中於家國。故昭子不賞豎牛。而叔孫氏以安。漢文之於周勃。漢宣之於霍光。雖曰寡恩。亦宰制綱維之大義。不可徇矣。天子者。極



乎尊而無上者也。有提之攜之以致之上者，則德可市，功可居，而更臨其上，故小人樂以其身任廢立之大權，而貪立非才，以唯己之志欲亂之所繇生，莫可救藥，必然之券也。且夫拔起而登天位，遺大投艱於眇躬，亦甚難矣。況在彊寇壓境之日，其難尤倍。錦衣玉食處堂之嬉，亦奚足爲惠而懷之。卽令膺祚以及子孫，抑亦宗廟之靈先君之義，天下臣民之所推戴，豈贊我立者之所嚮販以爲厚德哉。自寧宗委廢立於彌遠，而理宗感之以爲恩，彌遠以享厚利，姦人垂涎而思效之，無足怪者。吳潛曰：臣無彌遠之才，非無其才也。無其市天位以擅大權之姦謀也。夫彌遠避禍之情，深於邀福，雖懷私以廢濟王，猶知密訪理宗之器識，以冀得人。故理宗雖闇，早歲之設施，猶有可觀者。其隙旣開，其流愈下，似道乃利建此行尸坐肉之童昏，匍伏以聽已。於是而一絲九鼎之殘疆，惟其所棄擲，而莫敢誰何。要其禍之所自生，則寧宗始之。理宗成之，非旦夕之效也。夫以韓魏公之公忠，而兩朝定策引退不遑，豈可望之史賈之流者乎。孝宗嗣而斐寅亮張壽之賞不行，小人懷惠而天下隨傾，亦烈矣。故王珪之言曰：陛下有富貴傳子孫，皆先帝之恩。君子甚惡其言，以有天下享崇高之奉，而感之以爲恩，此鄉里小生得一舉而感舉主者，尊之爲師，戴之如父，寒乞之情也。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

恭宗

端宗

祥興帝

文信國之言曰：父母病，知不可起，無不下藥之理。悲哉！身履其時，爲其事，同其無成，而後知其言之切也。今夫父母之病，當其未篤，則无妄之藥，不敢輕試，無所補而或有所傷，寧勿藥也。故春秋傳曰：於許世子止見孝子之至，言孝子之情，不敢不慎也。迨及革矣，望其愈而終不可愈，冀其生而不可得生，於斯時也。

苟有以療之者。不以藥之珍而患貧也。不以炮製之難而憚勞也。不以迂而罔濟而忽之也。不以緩而弗及而輟之也。不以前之屢試無功而中沮也。不以後之追悔太過而懷疑也。其求之也。瞿瞿乎其若貧也。其營之也。惘惘乎其若愚也。夫豈不知有命自天之不可強哉。欲已之而心不我許。抑竭力殫心。以爲其所能爲而已矣。然而或爲之謀者。謫雞封豕。以媚山獠妖狐之神而乞命。則孝子弗爲。其弗爲也。非有所吝也。不敢以辱吾親。不忍以辱吾親也。夫忠臣於君國之危亡。致命以與天爭興廢。亦如是焉而已。當德祐時。蒙古兵壓臨安。亡在旦夕。求所以存宋者。終無術矣。誠不忍國亡而無能爲救。則嬰城死守。君臣畢命以殉社稷可也。奉君出走。收餘燼以借一不勝。則委骨於原隰可也。死不我值。求先君之遺裔。聯草澤之英雄。有一日之生。盡一日之瘁。則信國他日者。亦屢用之矣。乃倉卒之下。聽女主乞活之謀。銜稱臣納貢之命。徽封豕長蛇之恩。以爲屬國於江介。愛君而非所以愛。存國而固不可存。信國之忠。洵忠而過矣。曾元請及旦以易箚。而曾子斥之曰。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姑息云者。姑貸須臾之安。以求活鮒於霑濡。婦寺之忠孝也。以堂堂十五葉中國之天子。匍伏丐尺土於他族。生不如死。存不如亡。久矣。信國自處以君子。而以細人之道愛其君乎。且夫爲降附稱臣之說。其愚甚矣。卽令蒙古之許之。與蕭歸臣於宇文以保一州。而旋以滅亡。錢俶臣於宋。以免征伐。而終於納土。朝菌之晦朔。奚有於國祚之短長。況乎徐鉉之辨言。徒供姍笑。徽欽之歸命。祇取俘囚。已入虎吻。而猶祝其勿吞。詞愈哀。志愈辱。其亡愈可傷矣。信國之爲此也。搖惑於婦人之柔靡。震動於通國之狂迷。欲以曲遂其成仁取義之心。而擇之不精。執之不固。故曰忠而過也。或曰。句踐之請命於吳也。自請爲臣。妻請爲妾。而卒以沼吳。信國之志。其在斯乎。而奚爲不

可曰。巽以行權者。惟其理也。屈而能伸者。惟其勢也。吳之與越。以爵土言。皆諸侯也。以五服言。皆蠻夷也。以先世言。一爲泰伯之裔。一爲大禹之胄也。春秋之世。友邦相伐。力不敵而請降者多矣。受其降者。不得而臣之。已而復與於會盟。仍友邦也。上有守府之天子。其以彊大相役屬。同是冠帶之倫。而義可以相服者也。故句踐卽不沼吳。而終不爲吳之臣妾。宋之於蒙古。豈其比哉。宋之亡於屈而已。澶淵一屈矣。東京再屈矣。秦檜請和而三屈矣。至於此而屈。至於無可屈。以哀鳴望瓦全。弗救於亡。而徒爲萬世羞。時異而勢異。勢異而理亦異。句踐之所爲。非宋所得假以揜其恥也。故楊后之命。可以不受。而後信國之忠。純白而無疵。擇義以行仁。去其姑息者而得矣。

漢唐之亡。皆自亡也。宋亡。則舉黃帝堯舜以來道法相傳之天下而亡之也。是豈徒徽欽以降之多敗德。蔡秦賈史之挾姦私。遂至於斯哉。其所繇來者漸矣。古之言治者曰。覲文。匿武。匿云者。非其銷之之謂也。藏之也。固用之也。密不待覲而自成其用之謂也。故書曰。迪惟有夏。乃有室大競。競之不大。棟折榱崩。欲支之也。難矣。其競之也。非必若漢武隋煬。窮兵遠塞。而以自疲也。一室之棟。一二而已。櫛櫛榱桷。相倚以安。而不任競之力。故用之專者。物莫能盛。守之壹者。寇莫能侵。率萬人以相搏。而其相敵也。一與一相當。而羣無所用。自遼海以西。迄於夏朔。自賀蘭以南。垂於洮岷。其外之逐水草。工騎射。好戰樂殺。以睥睨中土者。地猶是地。人猶是族。自古迄今。豈有異哉。三代之治。千有餘歲。天子不以爲憂。其制之道。無所考矣。自春秋以及戰國。中國自相爭戰。而燕趙獨以二國之力。控制北陲。秦人外應關東。而以餘力獨捍西園。東不貸力於齊。南不藉援於韓魏。江淮以南。則尤其不聞朔漠之有天驕也。及秦滅燕代。併六合。率天

下之力以防胡。而匈奴始大。漢竭力以禦之。而終莫之能抑。至於靈獻之世。中國復分。而劉虞、公孫瓚、袁紹不聞有北塞之憂。曹操起而撫之。鮮卑、匈奴皆內徙焉。蜀、吳不相聞也。晉兼三國。而五胡競起。垂及於唐。突厥、奚、契丹相仍內擾。及安史之亂。河北叛臣各據數州之土以抗天子。而薊雲之烽燧不聞者百年。繇此言之。合天下以求競。而不競。控數州以匿武。而競莫加焉。則中國所以衛此覲文之區者。大略可知矣。東漢之疆。不敵西漢。而無北顧之憂者。有黎陽之屯在也。天寶以後。內亂方興。不敵開元以前。而無山後之驚者。有魏博之牙兵在也。外重漁陽。上郡雲中之守。而黎陽承其後。外建盧龍。定難振武之節。而魏博輔其威。以其地任其人。以其人守其地。金粟自贍也。士馬自簡也。險隘自固也。甲仗自營也。無巡邊之大使。以督其簿責。無遙制之廷臣。以掣其進止。雖寡而衆矣。雖弱而彊矣。故曰。天子有道。守在四夷。言四裔之邊。臣各自守。而不待天子之守之也。牽帥海內。以守非所自守之地。則漫不關情。而自息。奔走遠人。以戰非所習戰之方。則其力先竭。而必殫。然而庸主具臣之謀。固必出於此者。事已迫。則不容不疲。中國以爭難未形。則惟恐將帥之倚兵而侵上也。嗚呼。宋之所以裂天維。傾地紀。亂人羣。貽無窮之禍者。此而已矣。其得天下也不正。而厚疑攘臂之仍。其制天下也無權。而深懷尾大以忌。前之以趙普之佞。逢其君猜妒之私。繼之以畢士安之庸。徇愚氓姑息之逸。於是關南河北。數千里。閱其無人。迨及勅敵介馬而馳。乃歐南方不教之兵。震驚海內。而與枝距未戰。而耳目先迷於嚮往。一潰而奔。保其鄉曲。無可匿也。斯亦無能競也。而自軒轅迄夏后。以力挽天綱者。糜散於百年之內。嗚呼。天不可問。誰爲爲之。而令至此極乎。嚮令宋當削平僭僞之日。宿重兵於河北。擇人以任之。君釋其猜嫌。衆寬其指摘。臨三關以扼契丹。卽不

能席捲燕雲而契丹已亡。女真不能內蹂。亦何至棄中州爲完顏歸死之穴。而召蒙古以臨淮泗哉。人本自競。無待吾之競之也。不挫之而亦足以競矣。均此同生並育於聲名文物之地。以相爲主輔。而視若芒刺之在背。威之弗能也。信之弗固也。宰之弗法也。棄其人。曠其土。以攘支宇。而棟之折也。已久。孰令宋之失道。若斯其愚邪。天地之氣。五百餘年。而必復周亡。而天下一宋興。而割據絕。後有起者。鑒於斯以立國。庶有待乎。平其情。公其志。立其義。以奠其維。斯則繼軒轅大禹。而尤爲天地之肖子也夫。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國難後第一版

平七一五六D

張

國學基本叢書 宋論 一冊

(93003)

每冊實價國幣貳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撰者 王夫之

發行兼印刷者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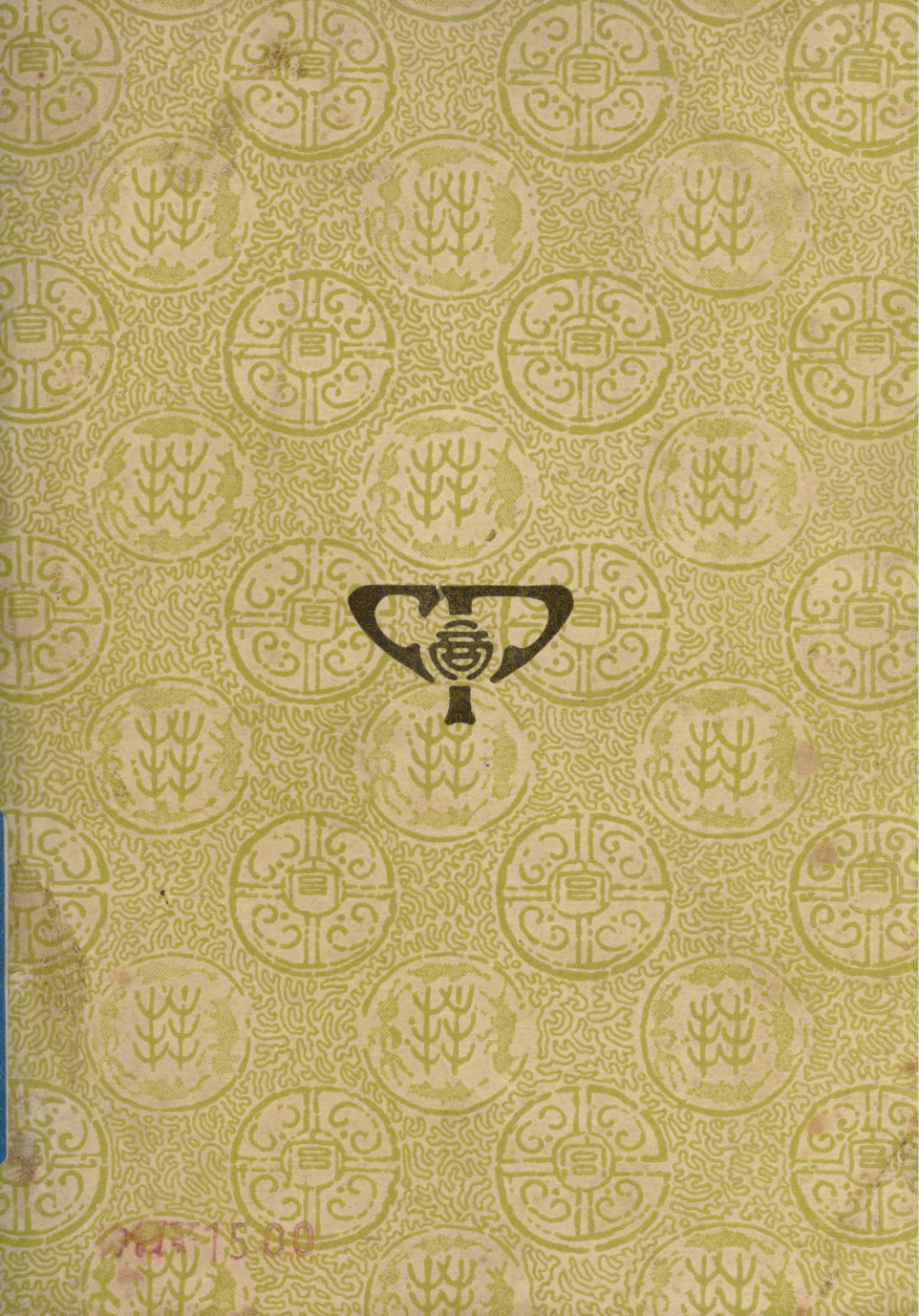
上海及各埠

(本書校對者楊瑞文)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6 1623B



777 15.00